武俠世界

踏血天涯(南宮雪傳奇故事)　傅紅雪·著

人生的道路本崎嶇不平，特別是江湖生涯更是充滿詭詐危機，分分鐘能令人沒命，一個女人要在此種環境下生存談何容易？可是南宮雪却堅强的站起來了，她一生的傳奇，說明了一個事實——女人，絕不是弱者！



第28年

37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由一位新進作家傅紅雪担綱，是一部傳奇性的故事——「踏血天涯」。內容充滿俠情倫理氣氛，情節感人。講述一個名妓的遺孤，爲了母仇，爲了正義，在不知充滿危機詭詐的江湖道上打滾，尋求眞理，她雖然歷盡坎坷，嚐盡辛酸，可是反而使她更堅强的站起來，誓不向惡勢力低頭，到頭來，她要說明了一個事實——女人，絕不是弱者！傅紅雪君寫作行文流暢，構思別創，敬希先睹爲快。

☆ ☆ ☆

司馬洛故事「惡漢」今期終結，有關電腦密碼咭下落文中亦有交代，過程曲折，敬希垂注。下期起，另一巨著「催命專員」刋出，屆時敬請留意。

☆ ☆ ☆

名追捕手蕭原在前赴晤見佳人的途中，惹來一次飛來橫禍，不但被指爲殺人兇手，而且要嚐鐵窗風味，他爲証清白，洗脫寃枉，費盡不少唇舌，幸爲同行好友的相助下，案情終於路轉峯迴，眞相大白。欲知精采過程，請留意下期的民初「追捕」故事「橫禍」的刋出，便有詳盡的分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踏血天涯（南宮雪傳奇故事）
一個妓女的遺孤，爲了母仇，爲了正義，形單隻影在詭詐險惡的江湖上打滾，目的在乎說明了一個事實，女人——絕不是弱者……………傅紅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風波亭（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十五）◀下▶ 徐玉珊 43
俠盜燕子飛（社會偵探鬥智故事）◀中▶
聲稱盜鐘　依時盜走……………麥雷斯 49
奪產記（社會警世奇情故事）◀完▶
奪產成富豪　殘廢恨難償……………劉樹華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大衣（俠情中篇故事）
送出証據　各懷心事……………黃鷹 69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得奇書起禍　入蜀去尋踪……………高皐 75
小草包（俠情風趣故事）
冒充大戶　拜見賭后……………王寶寶 81
少年英雄傳（俠情中篇故事）
得財沒命享　揖客作小人……………歐陽雲飛 91
旋風花（俠情中篇故事）
不愼被識破　行宮起風波……………陳瑜 99
彈劍江湖（俠情中篇故事）
相約去卧底　表演有默契……………東方白 107
惡漢（奇俠司馬洛故事）◀完▶
尋回秘咭　領取巨酬……………馮嘉 11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傳書爲知己　赴會探武當……………藍荒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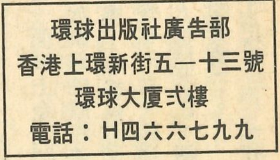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7期
（總號14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踏血天涯

南宮雲傳奇故事／傅紅雪·文
可飛·圖

妓女遺孤

女人是不是弱者?

長久以來，大多數的人都認爲是。

一直到南宮雪傳奇性的在江湖上崛起之後，人們才發現那個觀念錯了。

女人絕不是弱者。

玲瓏浮凸嬌小迷人的身材，一頭黑得發亮的披肩長髮，一張圓嫩白晰的臉蛋兒，一對細如彎月的小眼睛，還有小巧的鼻子與一張微微上翹的櫻桃小咀巴——這就是南宮雪。

武館尋仇

她不算是個很美的女人，但有一股「嬌」與「野」的味道。

這樣的女人其實很容易吸引人注意的。「大威武館」門前的守門大漢便不住的打量着她：「姑娘，有何貴幹?」

「找人。」

「找誰?」

「熊霸天。」

「妳是誰?竟直呼我們館主大名?」

南宮雪冷笑不語。

大漢不禁猶疑起來，當今武林敢對熊霸天指名道姓的人已不多，眼前的丫頭和熊霸天有什麼關係?

「妳是誰?」大漢忍不住又問了一句。

南宮雪微微皺起細細的柳葉眉：「你爲什麼這麼嚕嗦?」

大漢一怔：「姑娘總得給我個名姓進去通報呀。」

南宮雪輕哼一聲：「不用這麼麻煩，姑娘我又不是沒長腳，我自個進去算啦。」

說着，蓮步輕移，就要跨進門檻……

「慢着。」黑臉漢子拉下了臉，橫身擋在她前面，冷冷道：「如果妳這樣進去，那我算什麼?」

南宮雪似笑非笑的瞧着他，「你呢?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

黑臉上陡然泛起一絲怒意，大漢瞪着她，「妳是來找事的?」

南宮雪沒理他，身形突然一閃，就如風般的飄進了門裡去……

黑臉大漢不禁一呆，這麼快的身法他連見也沒見過，等他轉過身時，早已不見南宮雪踪影。

他連忙返身進入屋裡，拿下門口牆上掛着的一面銅鑼，死勁的敲起來。

「噹……」

* * *

熊霸天不是個早起的人，雖然現在已是日上三竿，他依然好夢方酣。尤其是昨夜裡多喝了幾杯，他打算睡到中午才醒來，宿酒晏起，是他多年來的習慣。

可是，現在他卻非起來不可。

他站起來的時候就像一座山，近八尺的身材，加上橫練十三太保的外門功夫，更使得他一身的肌肉有如金剛打鑄；特別是他那一咀又黑又蜷的大鬍子，看起來倒眞有點像一頭熊，一頭把任何人生吞活剝的惡態。

他一面披上金光閃閃的絲袍，一面用那雙大如銅鈴的眼瞪着垂手而立，一臉羞慚的龍鳴，嗓音粗啞而憤怒：「我眞不明白你這幾年的功夫練到那裡去了?竟然連一個女人也擋不住，虧得你還是我熊霸天最得意的大弟子。」

龍鳴低着頭，一句話也不敢哼。他長得倒是不難看，端正的五官，華麗的衣裳，一副倜儻風流的樣子。

可是他現在的樣子卻是相當難看，臉上青一塊、紫一片，鬢髮散亂，一臉洩氣，就像是隻戰敗的公鷄一樣。

「那女人叫什麼來着?」熊霸天對着鏡子繫好衣扣。

龍鳴囁聲道：「弟子不知道，她不肯說。」

揚了揚粗黑的眉毛，熊霸天壓抑着心中怒火，慍聲道：「至少你看得出她的武功路數吧?」

低垂的頭垂得更低，龍鳴細若蚊聲的應道：「弟，弟子看不出……」

「飯桶!」熊霸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怒不可遏的叫道：「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你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飯桶，被人白打了一頓，竟連對方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你爲什麼還站在這裡?如果我是你，早就一頭撞死了。」

龍鳴禁若寒蟬。

熊霸天怒氣冲冲的走出房間……

當他走出正堂門外的時候，不禁當場呆住。

只見全武館上上下下近百個人，竟都被擺平，有的躺在地下，有的抱着頭屈蹲着身子，有的趺坐着，有的雖然完好無恙，卻遠遠的站到一隅去，臉上還露出了驚悸的神色，彷彿是見了鬼似的……

心頭怒火中燒，熊霸天睜着銅鈴大眼：「來踢館的人就是妳?」

綠衣白裙，南宮雪一副從容鎮定，根本不敢讓人相信她有能力隻身放倒那些彪



形大漢。她瞇着細小的眼睛，粉頰上浮起兩個迷人的酒窩：「不錯，是我。」

心中狂跳，熊霸天畢竟在江湖上成名已久，他雖然暴怒異常，可卻也是個心細的人，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光靠生氣是沒有用的，冷酷的江湖經驗告訴他，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冷靜。

只有臨危不亂的人才能活得更長久。

長長吐了一口氣，熊霸天緩緩走下階梯，踩在青花石上的天井，冷冷的望着南宮雪，聲音也是冷冷的：「妳是誰，我好像不曾見過妳？」

微笑依然，南宮雪輕啓紅唇：「我只是個無名小卒，江湖中人誰也不認識我，不只是你。」

大眼像釘子般的緊盯着她，熊霸天那張方臉湧上一片疑惑，「至少妳總有個名字吧。」

南宮雪淡淡道：「南宮雪。」

熊霸天微微一怔，「妳是南宮世家的人？」

誰都知道南宮世家是武林第一世家，熊霸天自然也知道。

南宮雪卻冷冷的抿起唇角：「我是我，爲什麼要和南宮世家扯在一起？難道你認爲普天之下只有南宮世家的人才能扯下你大威武館的招牌？」

熊霸天冷笑：「能扯下我大威武館招牌的人當然不只南宮世家，我只是不明白，妳爲什麼要來踢館呢？我跟妳有仇？」

南宮雪的微笑突然凝住，眼波冷如刀鋒，「仇倒是沒有，只是我們之間有一些不愉快的舊賬要算一算。」

「不愉快的舊賬？」熊霸天困惑的眨了眨眼，「妳我既素不相識，何來不愉快的舊賬？」

南宮雪冷冷的瞪着他，緩緩道：「十二年前的中秋夜，你可還記得你曾經做過什麼事？」

「十二年前？」熊霸天笑了起來，「那麼久的事我怎麼記得？」

「你當然不會記得，」南宮雪冷笑，「一個妓女在你這種大人物眼中當然算不上東西，所以你强行灌她喝酒，逼她唱歌跳舞通宵達旦，而且不時還賞她兩個巴掌，這種小事，你怎會記得？」

熊霸天轉着銅鈴大眼，「妳這麼說我倒想起來了，的確是有這件事……」

語音一頓，詫異的望着她：「這件事和妳有什麼關係？」

南宮雪面無表情，一字一字道：「因爲我就是那名妓女的女兒。」

熊霸天一怔，隨即仰天大笑。

等他笑完，南宮雪緩緩道：「你覺得好笑？」

長長吁了一口氣，熊霸天斜眼睨着她，一副譏嘲不屑的樣子。「我以爲妳是南宮世家的什麼人，原來只是婊子的女兒，難道這種事情不好笑？」

他踱了一個方步，接着又說：「那的確是個令人不愉快的回憶，大爺我花錢，那婊子卻裝模作樣，不討我心歡，我自然賞她兩個巴掌，難道我還賞她兩錠黃金不成？」

南宮雪皮笑肉不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今天，我就是要你付出那兩個巴掌的代價。」

「來吧。」熊霸天嘿嘿冷笑，「妳若是南宮世家的人，我說不定還怕妳三分，只可惜妳是婊子的女兒，妳能拿我怎樣？莫非想剝光我的衣服陪妳上牀不成？」

俏臉含煞，南宮雪的眉宇間閃過了一絲熾烈的殺機，她那嬌小玲瓏的身軀驀然騰空而起！

熊霸天他那粗獷而兇猛的外形，的確看起來像頭熊的樣子，可是多年來的江湖歷練，畢竟使他狡黠的心思有如一頭精明的狐狸；他其實老早知道南宮雪決不是省油之燈，否則怎能輕易的把大威武館的人全放倒，所以他壓根兒沒有輕敵自狂的意思，他實際上在努力的激怒對手。經驗告訴他，一個被激怒的敵人，雖然在出手的時候又狠又重，但無疑也會因盛怒而亂了章法。

無論如何，一個生氣的人通常是會失去理智的，而一個失去理智的人在與人交手的時候，多少會露出破綻的。

南宮雪現在正是在盛怒之下出手，她自然忍不下熊霸天那語帶羞辱的挑釁，她像一支離弦之箭，激快的撲向熊霸天，疾飛當中，她五指箕張扣向熊霸天的面門！

熊霸天不禁悚然變色，他是個識貨的人，他看得出來她那一招似乎平淡無奇，卻是陰毒無比的「撩陰十八手」！

撩陰十八手，是下五門的絕活功夫，詭異多變，專挑人體身上的致命要穴下手。這種功夫雖然陰狠毒辣，而且頗具攻擊力，但是一般學武之人卻不大願意學，因爲那畢竟是被人瞧不起的下五門人士所用的手法。

想不到像南宮雪這麼美麗的女人竟然也學這神武功，而且看來還學得相當有火候，不過彈指間，熊霸天那顆比別人要大上一號的腦袋瓜兒已籠罩在南宮雪的掌影之下……

熊霸天不慌不忙的長吸一口氣，如蒲扇般的手掌早已如電般的扣向南宮雪的腕脈，可是他招出一半，卻又急急向後暴退！

因爲他發現南宮雪腳下那隻粉紅色的緞子繡花鞋竟然就要踢到自己的下陰！

那隻繡花鞋的確美麗，尤其是在和煦燦爛的陽光照耀下，更顯得悅目怡人，但是它如果踢在一個男人的下陰部，只怕誰都不會說它美麗了，簡直就要令人頭皮發炸！

在江湖上，大概沒有人不認識熊霸天，尤其他精練的十三太保外門硬功，早已在武林中佔有一席重要地位；照講，熊霸天要接下南宮雪這一腳並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他還發現南宮雪的繡花鞋底竟然還露出一截精光閃閃的尖刃！

熊霸天當然還知道那柄尖刃必然塗有見血封喉的劇毒，只要全身任何地方被沾上，必然準死無疑。

所以，他除了退後已無選擇。

他的身子雖然又高又大，但是身法卻矯若游龍，驀然一個旱地拔葱，像隻大鵬般的直竄上正堂上的屋頂；在這個當中，他已經飛快的抽出腰間的金板大刀。

一刀在手，無疑讓他信心十足。多少年來，熊霸天就憑着這把金板大刀揚名立

萬，不知擊退了多少强敵怒讎。

遺憾的是，這一回並沒有擊退南宮雪。

他雖然用盡全力使出他的成名刀法「劈天斬地七七四十九式」，如惡虎撲羊般的砍向迎面而來的南宮雪，卻連她的衣角也沒沾上。

令他駭異的是，南宮雪就像幽靈般的纏着他，他發現她的武功好雜，不只是下五門的武功她會，即連武林中最上乘的「空手入白刃」居然也練得爐火純靑！

他已經沒有信心了。

果然，他只覺腕間一麻，居然連看也看不清南宮雪是用什麼手法，竟把自己的大金板大刀奪過去！

他瞠目結舌，中魔般的呆立在屋頂上。

不只是他，還有庭院中觀戰的大威武館弟子，也皆個個呆若木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南宮雪晃着手中的刀，嘖了一聲：「刀，確是一把好刀，只可惜它的主人太窩囊了，配不上用這種刀。」

說着，輕輕一拗，竟把金刀折爲兩斷。

刀在人在，刀亡人亡，這本是學武之人所信奉的眞理，一個武人失去了刀，就如同老虎沒有了利爪一樣，連貓都不如了。

熊霸天自然懂得這個道理，只聽得他狂吼一聲：「南宮雪，妳殺了我吧！」

緊抿的唇角拉起了一絲優美的弧形，是譏誚、鄙夷、諷嘲，南宮雪冷冷的睨着他：「熊霸天，你已經死了，我爲什麼要殺你？」

的確，這種情形對熊霸天來說，活着簡直比死還要難過。到現在爲止，他還不敢相信，自己縱橫江湖幾十年何等威風，竟會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手上，敗得如此之慘。

失敗的代價，通常是很大的；對一個人的聲譽、名望、地位、信心、意志等等，無疑是一項沉重的打擊。每個人都會有失敗的經驗，失敗的人可以重頭再來，所以有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是對熊霸天來說，失敗就是死亡！

因爲他過了年就是五十歲的人了，五十歲的年齡並不算老，可是對練武的人來說，無疑是邁入有退無進的境界，無論如何熊霸天已無機會像一、二十歲的小伙子重頭再來，絕對沒有。

他當然還可以再活下去，只是他將失去他奮其一生所得的榮耀，而且還得苦嚐一段暗淡無光、寂寞孤苦的年老日子。他老婆早就先他而去，膝下又無一子半女，他有什麼好留戀的？

驀然，熊霸天狂笑着撲向南宮雪！

南宮雪似乎料不到他會有這一手，不免呆了一呆，連忙提起手中的斷刀劈向熊霸天……

熊霸天沒有閃避，他實際上就是衝向那把原本就是屬於自己的刀！

他清楚的看了那把刀切進了自己寬厚的胸膛，他還看到了一股股鮮艷如七彩般的血高高噴起！

血，噴得好高好高，好美好美。

熊霸天依然狂笑，他發現，原來死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忽然覺得一身輕，原來死並不是這麼可怕……

細小的眸子睜得大大的，南宮雪似乎是第一次見到殺人的慘狀，竟呆立着不知所措……

吞了一口口水，南宮雪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我並不想殺你，你爲什麼要死？」

熊霸天怒睜銅鈴眼，偌大的身軀已被刺目的鮮血染紅，但是他依然狂笑着說：「因爲我是英雄，只有英雄才不怕死……」

熊霸天是不是英雄？南宮雪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當年曾經凌辱過自己苦命的母親，她今天來純粹只是想教訓他而已，想不到竟會出了人命。

她定了定心神，「熊霸天，既然是你想當英雄找死，可怨不得我南宮雪心狠手辣。」

熊霸天的身形已在搖晃，他用力咳了幾聲，咳出了滿口的血：「南、南宮雪……我死了，妳也絕對不會好過的……」

說完，他那壯如猛熊的身軀已如山崩似的倒向庭院裡……

庭院中的弟子早已哭號着跪在地上，龍鳴仰首望着屋頂上的南宮雪，語音悲切而怨恨：「南宮雪，殺師之仇，龍鳴沒齒難忘！」

南宮雪面色冷漠的看了他一眼，一扭腰肢，嬌小的身子已消失在燦爛的陽光裡……

熊霸天死了，就如世界上所有死去的人一樣，人們將會很快忘記。但是，人們卻很難忘記南宮雪。

就憑一個人的力量要踩平名震武林的「大威武館」，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得不客氣些，放眼當今天下，實在還找不出幾個人來。

誰都想不到做出這件事的人，竟然會是個剛出道的無名小卒，而且還是個女人。

所以，一夜之間，南宮雪竟成了江湖道上人人爭論的熱門人物。

南宮雪終於發現，原來一個人成名並不是一件好過的事，特別是一個成名的女人。

有教養的男人

今天原本該是個炎熱天，幸好午後下了一場驟雨，所以臨晚的時候顯得特別涼快。

南宮雪和往常一樣，總是坐在樓下靠角又靠窗的地方用膳。她雖然不是老江湖，但是她早已學得了她師父的眞傳，這其中當然包括了寶貴的江湖經驗；所以她選的這個位置，正好可以看見所有進出這家客棧的人。

也許是地點的關係，也許是字號老；也許是裝璜設備華麗而怡人；也許是店小二的態度親切討人；也許是廚師的手藝高超……總之，她現在下榻的「東風客棧」，不僅在此地首屈一指，即連南七北六十三省沒有人不知道這家客棧。

名氣大的客棧，自然也就生意特別好，如果生意不好，名氣又怎會响起來？就像江湖中名氣大的人，必然也都是武功頂尖的人一樣。

現在，不管是樓上或樓下，整個東風客棧早已坐無虛席，但是人潮卻還是海水般的湧進來。

「姑娘，」店小二浮着親切的笑容走近南宮雪，「妳是否能行個方便，讓我們的客人搭妳這張桌？」

多年的孤獨習慣，南宮雪不喜歡與陌生人同桌吃飯，她皺了皺眉本想回拒，卻見店小二態度懇切，眼露祈求之色，只好勉為其難的點了點頭。

來搭桌的是個年輕人，不僅身上穿得光鮮貼身，講究非常，即連儀表相貌也出眾非凡，看起來像個富家子弟。不過他卻沒有富家子弟那種流於安逸奢華的紈袴氣息，相反的還透着一股穩重而成熟的氣質。

「謝謝妳，姑娘。」年輕人入座的時候，溫文有禮的朝南宮雪打了個招呼。

南宮雪只是微微一笑。

其實她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她眞的不習慣和陌生人同桌進餐，特別是陌生的男人，所以她準備起身離去，卻聽得鄰桌有人在說：「想不到熊霸天那頭老熊縱橫張狂一世人，竟會死在一名不見經傳的女人手裡，眞是他媽的邪門得很。」

「誰說不是，聽說那個女人年紀輕輕得不像話，大概連二十歲還不到呢，居然單人匹馬拆了頂頂有名的大威武館。」

「哇，這麼兇悍的女人，那個男人敢娶她當老婆？」

一桌人都笑了起來。

南宮雪不禁轉頭望去，只見隔兩桌的一張桌子上，坐着三個年輕人在高談闊論。雖然此刻客棧中人聲嘈雜，但是他們說話的音調顯然高了一點，所以南宮雪可以很清楚的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

「依我看哪，」一個長相斯文，說話的樣子卻有點陰陽怪氣的白衣漢子說：「那個叫南宮雪的女人雖然殺了熊霸天，但是她的死期也不遠了。」

「為什麼？」問話的人面貌很特出，一張臉眼睛鼻子咀巴都很小，而且都擠在一塊，只有那兩道又黑又濃的眉毛像刷子般的翹立着；每當他說話的時候，只見那兩叢濃毛像毛虫似的聳動着：「單槍匹馬打垮大威武館的人，自然有兩把刷子，誰能這麼輕易讓她死去？」

「有一個人能讓她死去。」接口的人身披金色大袍，身子卻奇瘦無比，面色也顯得蒼白，彷彿終年不曾見過陽光似的，尤其是蓄着小鬍子下的一張咀唇，更是不見血色，讓人接眼之下就會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尤其他說話的時候面無表情，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更使人覺得他不是個開朗的人：「南宮雪武功再高，絕對不是那個人的對手。」

「誰？」濃眉漢子很感興趣的問。

小鬍子說：「銀刀。」

「媽的，我竟忘了還有他這個人。」濃眉漢子拍了一下大腿：「當年熊霸天仗着一把刀咆哮江湖，所向無敵，就是曾經敗在『銀刀』鐵十兵的手下，但是他倆卻成了莫逆之交；曾經一段好長的日子，他倆形影不離、傲笑武林……」

話沒說完，他們叫的酒菜已經上桌，於是三人停止談話，開始喝酒吃菜。

南宮雪喝了一口茶，不禁低頭沉思。

她現在才知道熊霸天為什麼要死了。

他如果不死，除了落得失敗英雄之外，一無所有；他死了，自然會有人替他報仇。像他這種人所交的朋友當然不會是泛泛之輩，特別是會替他報仇的人，自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熊霸天果然是個老謀深算的人。

南宮雪不禁有點佩服熊霸天。一個人能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洗刷戰敗的恥辱，而且還能帶給活着的敵人困擾，他無疑是個有胆識而又有遠見的人。

坐在對面的年輕人此刻靜靜的吃着東西，他既不跟南宮雪搭訕，連眼睛都不看她。

南宮雪其實是個長得相當不錯的女人，尤其是她笑起來的時候，除了兩頰上迷人的酒窩之外，還有那對小眼睛會瞇得只成一條線，就像是夜空中的一彎明月，格外吸引人。

所以她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通常都會引起年輕的男人注目，那種眼光，總會有意無意的流露出色瞇瞇的味道。在這個時候，她心底會泛起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覺，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但是眼前的男人卻是一本正經，目不斜視，連口裡嚼東西的時候都不發出一絲聲響，他顯然是個很有教養的人。這種靑年人，在時下來說顯然並不多見，南宮雪不禁好奇的瞧了他兩眼。

她把茶杯湊近唇邊，眼光卻悄悄的向他望去；她突然心頭一陣狂跳，冒出了一身冷汗！

她發現他那隻拿着筷子夾菜的手，竟然五根手指頭的指甲都剪得短短的；她還發現他五指的關節處顯得特別粗大，跟他白晰而細嫩的皮膚很不相稱。

那是一隻握劍的手。

令她害怕的是，那人現在的坐姿，竟然是武學中最上乘的「無虛端坐法」，這種坐姿，無論在任何角度看來，都找不到他的空門，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想在這個時候出手攻擊他，必然沒有得手的機會。

無虛端坐法姿勢千百種，但是要在吃飯時仍能保持這種姿勢，恐怕還不多見，無疑這個年輕人是個身負絕學的高手。

他為什麼要這樣？難道是在防備南宮雪會對他猝然出手？

南宮雪根本就不認識他，當然不會攻擊他；那麼，是不是他想攻擊南宮雪？

南宮雪動也不敢動，她現在這個姿勢自信能應付任何外來的攻擊。

刀俎上的魚肉

她開始在思索，眼前的男人究竟是誰？

南宮雪的眼中倏地飄過一絲駭懼的神色！

她突然發覺自己的全身內力竟然全部消失！

她終於知道這個有教養的男人是誰了。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就算是一把利劍已經對準妳的喉嚨，你都必須保持鎮靜。

這句話，南宮雪的師父大概對她說過幾千萬次了。

南宮雪現在非常鎮靜，鎮靜得連她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她的聲音平穩得像一片鋼鑄的精鐵：「毒十八，你在我茶中放的毒我已經喝下去了，你還在等甚麼？」

那個年輕人終於抬起眼來，唇角勾起一絲瀟洒飄逸的微笑，他眞是個迷人的美男子。

他的語音裡雖然有幾分得意，却不失溫柔：「南宮雪，妳以為我在等甚麼？」

南宮雪不作聲，她只是靜靜的注視著他，咀角也帶著一縷神色自若的微笑。

毒十八的眼瞳掠過一絲狐疑的神色。

毒十八，江湖中人都這樣叫他，好像沒有人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只知道他如果放起毒來，可以毒死你十八代祖宗，所以大家都叫他毒十八。

南宮雪停了半晌，淡淡道：「你不是個喜歡冒險的人，你一向謹愼小心，所以你一定要等我驚慌失措，你才相信我確實喝下那一口茶。」

她輕輕歎了一口氣，又說：「你不僅是外表長得好看，而且還是個頭腦聰明的人。」

毒十八雖然含笑自若，但是却很難掩藏住他臉上的疑惑，「妳可別怪我，這都是熊霸天的大弟子龍鳴的意思，妳殺了他師父對不對？」

南宮雪輕輕轉動著手中的瓷杯，「你跟他甚麼關係？」

毒十八冷冷道：「毫無關係，他付錢，我抓人，這理由夠嗎？」

「當然夠，天底下為錢而殺人的又不是只你一個。」南宮雪輕笑了起來，用輕視譏誚的眼光瞟了毒十八一眼，「既然如此，你為甚麼還不動手抓我呢？」

毒十八冷冷的瞪著她。

南宮雪端坐不動，面不改色。

毒十八竟然猶疑起來。

南宮雪忽然長歎一聲：「其實你這個計策很好，先假意和我搭桌，然後再利用事先安排好的三個人高聲談話引我注意；再用筷子沾上毒藥，利用挾菜的時候快速的伸入我杯中的茶裡，只可惜……」

「只可惜甚麼？」毒十八俊美的臉上變得難看。

南宮雪冷冷的望著他，「只可惜我早已知道了。你想，我雖然不認識你，但是我可認得你的無虛端坐法，你如果對我沒有敵意，怎會這般謹愼的防備著我？」

毒十八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南宮雪冷笑著說：「我知道你在懷疑我說謊，因為你明明看見我喝了那杯茶，對不對？」

「不錯，」毒十八瞪著她，彷彿要看穿她的心底，「妳現在不過是在裝腔作勢，想唬走我吧了。」

南宮雪心跳得很厲害，但是臉上的神情却像寒冰般的冷淡：「毒十八，你是個聰明人，雖然你算得上是武林中的高手，但是你心裡清楚，我既然能殺得了熊霸天，自然也殺得了你，無論如何你的武功並不比他强，是不？」

這是事實，如果南宮雪不中毒的話，只怕毒十八不是她的對手。

毒十八心中不禁十分後悔，早知道他下奪命毒葯好了，這樣南宮雪有沒有中毒便一目瞭然，因為她如果中毒的話，便早就躺在地下了。只因為龍鳴交代活捉的話賞金加倍，他想親手殺南宮雪為熊霸天報仇，所以毒十八只在南宮雪的茶中放下使她暫時內功失散的毒葯。

現在，他眞的搞不清楚南宮雪究竟有沒有中毒。

在他認為，一個中毒的人絕不可能如此輕鬆鎮定的。

南宮雪露出很迷人的微笑，態度從容：「你如果沒有把握，為甚麼不請你那三個同伴一起動手呢？這樣機會是不是多了一點？」

毒十八狠狠的瞪著她，「妳既然知道我們想暗算妳，妳又為甚麼不動手呢？」

南宮雪淡淡道：「我並沒有遭到你的暗算，我為何要動手？」

一頓，語音轉寒，一字一字如冰道：「但是，你如果再不走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絕不會再像這樣子坐著跟你講話，你相信不相信？」

言下之意，南宮雪要動手了。

毒十八的額角沁出了汗珠，不禁轉頭望向鄰桌的三個同夥，眼露詢問之意……

那三個其實一直在注意這邊的情況，他們也被南宮雪搞迷糊了。

最後，毒十八同他的三個夥伴還是走了。

或許，有人會覺得他不夠種，但是世界上眞正夠種的有幾個？如果每個人都像熊霸天一樣不怕死的話，那就用不著歌頌讚揚不怕死的人了。

與其說毒十八怕死，勿寧說他聰明來得恰當，畢竟只有聰明人才懂得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毒十八愛錢，但是他更愛自己的生命，像他這種人，你不認為他蠻可愛的嗎？

* * *

南宮雪長長吐了一口氣，她有如虛脫般的靠著墻壁，她發現背脊上的內衣早就被汗水濕透了。

現在的她，至少要在兩個時辰之後才能恢復體內的功力，這段期間，無論如何她不能坐在這裡。

她回到了後面的跨院大房裡。

可是當她跨進房裡的時候，却見熊霸天的弟子龍鳴跟著進來。

她吃驚的望著他，不禁脫口問道：「你來幹甚麼？」

龍鳴的臉色很壞，但是却噙著得意的笑容：「妳以為我來幹甚麼？總不會是陪妳南宮雪喝酒上牀吧？」

強抑心頭的驚懼，南宮雪怒叱道：「你是不是想找死？」

龍鳴冷笑兩聲，緩緩的逼進她，咬牙道：「算了吧，妳騙得了毒十八，可瞞不過我龍某人，我親眼看見妳喝下那杯茶，現在的妳，哼，只怕連隻螞蟻也踩不死。」

南宮雪再也鎮靜不下來，臉上一片死灰。

「既然你這麼肯定，方才怎麼不揭破我？」南宮雪不由自主的退後著。

「說妳精明却是這麼笨。」龍鳴吃吃的笑起來，他那對眼睛不住的在南宮雪身上轉，「我如果當場揭破，豈不是要損失一筆錢財？」

南宮雪已經退到墻角上，「你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不過想把妳剝了皮祭我師父！」龍鳴一臉怨毒之色：「妳也一定知道，在我剝妳的皮以前，我必須先剝光妳的衣服……」

話沒說完，他那隻結實有力的手掌已經閃電般的抓向南宮雪胸前！

南宮雪大驚失色，她現在可是手無縛鷄之力，自然擋不了龍鳴這一招；她想躲，却又是心有餘力不足，只好咬著牙橫手招架。

龍鳴單掌一翻，就像老鷹抓小鷄般的扣住了南宮雪的腕脈，稍一用力，南宮雪痛得幾乎要跪下去！

龍鳴另一隻手迎面就是一個巴掌，叭的一聲，南宮雪的粉頰上已印上五條清晰的指痕，咀角淌下了一縷血絲……

「南宮雪，妳的威風那裡去了？」龍鳴揑著她渾圓的下巴，吃吃笑著說：「女人再如何了不得還是鬥不過男人的，不是嗎？」

南宮雪痛得差點沒昏過去，她細眸怒睁：「龍鳴，你如果是男人，就爽快的給我一刀！」

「我當然會給你一個痛快，」龍鳴眼中射出了貪婪之色，「男人要讓女人痛快再簡單也不過了，只要讓她上了床，那準是痛快無比……」

話聲中，他已淫笑著將南宮雪抛在床上，人也跟著撲上去！

但是龍鳴並沒有撲到床上去，就在他躍起身形的時候，門突然被用力的推了開來，四條人影像箭般的射進來！

當先的一個人招隨身出，夾著一股勁風劈向龍鳴面門，口中怒喝著：「龍鳴，你痛快，我們兄弟幾個可不痛快哪！」

龍鳴大驚，連忙蹬了一下床沿，一個鷂子翻身，整個人彈開退去！「

定睛一瞧，却是毒十八他們去而復返，龍鳴不禁怒容滿面：「你這是幹甚麼？」

「幹甚麼？」毒十八陰沉的笑了兩聲：「我們特地回來看看那丫頭究竟有沒有中毒，不想却撞見你在這裡檢便宜，你倒是他媽的痛快得很！」

龍鳴喘了一口氣，「是你們自己上她的當，怎能說我檢便宜？」

「媽的，你說得倒挺涼快的，」毒十八怒不可遏的瞪著眼，「若不是我毒十八以及『太湖三狠』佈下這個圈套，憑你龍鳴，哼！只怕這輩子也別想沾她一根毛！」

「說得是，」龍鳴堆起笑臉，他比誰都清楚，單是他一個人絕對不是毒十八的對手，「我們是君子約定，我把錢給你就是了。」

說著探手從懷中掏出了一張銀票遞給毒十八。「照約定，死五萬，活十萬，喏，這是張十萬兩的票子，南七北六，任你那家號子都可提領。」

「很好，」毒十八把票子塞進懷裡，却又冷冷的道：「但是我們還要十萬。」

龍鳴一聽楞住，「你說甚麼？」

站在毒十八身後的太湖三狠走前一步，其中留著小鬍子臉色蒼白的便是老大，人稱大狠，他無論甚麼時候說話都是面無表情的：「毒老大的意思是說，你必須再付十萬兩銀子，我們才交人。」

「爲甚麼？」龍鳴叫了起來：「你們在敲詐？」

「你錯了，幹我們這一行的要狠不要詐。」說話的是長得很斯文的白衣漢子，他是二狠。

「要狠不要詐，那是對乾脆守信的雇主而言：」三狠接著開口，他說話的時候，兩道像刷子的眉毛會像毛虫蠕動似的：「你這個雇主不爽快，竟想瞞著我們不給錢，只可惜你太倒霉了被我們發現，所以你只好再付一倍錢，這是我們這一行的規矩。」

龍鳴啊了一聲，說不出話來。

「我不喜歡拖拖拉拉的人，」毒十八冷然道：「你給錢，我給人；你不給，我就放人。」

「別這樣，好歹我們總有點交情不是麼？」龍鳴陪著笑臉。

大狠的臉却僵硬得像塊棺材板似的：「幹我們這一行的，只講錢，絕不講交情。」

「好，好；」龍鳴無奈，只得說道：「十萬就十萬，算你們狠．但是，我身上却沒有這許多錢……」

「沒關係，」毒十八打斷他的話，接著說：「你回武館去拿錢，我們就在這兒等你。」

南宮雪一直呆坐在牀角上，好幾次暗中試著運氣，就是一點勁也沒有，不禁心憂如焚，她終於知道，江湖經驗畢竟不是一天兩天便可全部學得的，雖然她有一身的絕世武功，此刻却落得任人宰割……

想到這裡，心頭不禁悲愴凄惻，尤其是想到將被龍鳴凌辱而死，心中更是傷心欲絕……

突然，她有了尋死的念頭！

無論如何，她不願意成爲刀俎上的魚肉任人切割。

叫「來福」的人

龍鳴雖然一臉不甘心，但似乎也無可奈何，他看來毫無選擇的餘地：「好吧，你們在這裡等著，一柱香之後，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說畢，緩緩的朝門口走去……

南宮雪一橫心，準備自咬舌根自盡，忽見龍鳴嚎叫一聲，掩著胸口踉蹌而退！

「你是誰？」毒十八扶住龍鳴，瞪著緩步入門口的人開聲喝道。

這個人大約二十七八的樣子，一身水藍子勁裝，質料極佳，做工考究，式樣新穎，外披同色大袍，一眼就給人一種飄逸洒脫的感覺。他或許沒有毒十八來得俊美漂亮，但是舉手投足之間，却流露一股說不出來的男人味道。

他態度從容的走近毒十八，微笑著說：「我是她的鄰居。」

「鄰居？」毒十八上下打量著他。

「是的，」那人徐徐道：「我就住在隔鄰房間。」

「你爲甚麼打我？」龍鳴怒視著他，一面還揉著胸口。

「不，」他搖了搖頭說：「我只不過是輕輕推了你一把吧了，如果不這樣，我們一定會撞在一起，你走路的時候好像不帶眼睛，否則你怎麼沒看見我正要進來？」

「放你媽的屁！」龍鳴怒目瞪着，最近他眞是倒霉透了，一連串的倒霉事搞得他一肚火沒處發，現在仗著有毒十八與太湖三狠，胆子也大了一點，火氣加上胆氣，使得他猖狂得不可一世，聲音大得足以震破人的耳膜：「我不管你是誰，你即刻跪下來跟大爺我道歉，然後挾著尾巴快滾，永遠不要讓我再見到你！」

「這恐怕很難，」那人說話却慢條斯理，咀唇兒含著玩世不恭的微笑：「男兒膝下有黃金，你要我跪下，只怕你付不出黃金；你要我挾著尾巴滾，難道你看不到我沒長尾巴？你想不再見到我，這或許簡單些，只要你變成個瞎子，你不是甚麼都見不到了嗎？」

南宮雪忍不住想笑出來。

龍鳴却是氣得臉成豬肝，他咆哮著：「臭小子，看我把你張咀巴撕下來餵狗！」

怒聲中，人已激撲而出！

「慢著！」毒十八却突然一把揪住他，低叱道：「龍鳴，你爲甚麼不能安靜一點？」

「你說得不錯，」那人存心想激死龍鳴似的，「會叫的狗，通常是咬不到人的。」

龍鳴氣得哇哇叫，却叫毒十八拉住手動彈不得；毒十八到底是個沉得住氣的人，畢竟他見過的大場面比龍鳴來得多，只見他不慌不忙道：「看你樣子也是道上人物，你一定知道，在江湖上跑的人講的就是乾脆俐落，最討厭婆婆媽媽的，你爲甚麼不直接說明你的來意？」

「很好，我生平最喜歡跟乾脆爽快的人打交道，」那人微笑著說：「我要你們把那位姑娘放了。」

「爲甚麼？」毒十八哼聲問。

「不爲甚麼。」那人淡淡回了一句。

毒十八瞳孔滑過一絲怒意，「你想管閒事充英雄？」

「充英雄倒不想，」那人優閑的負著手，「喜歡管閒事倒是眞的，每個人總有不同的嗜好，你說是不？」

「這的確是很高雅的嗜好。」毒十八冷冷的瞧著他：「在這個世界上，喜歡管閒事的人通常不會活得很長命，你難道不知道？」

毒十八咀裡說著，其實心裡却急速的思索著，憑他的經驗與直覺，眼前這個人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知道大凡喜歡管閒事的人必然有一兩把刷子，所謂沒有三兩三，那敢上梁山？

現在，他已經知道那人的來意，但是他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誰，這對毒十八跑江湖的原則來說是不符合的，他絕對不跟一個不瞭解的人交手。他就是這樣一個極爲小心謹慎，穩紮穩打的人。

「我叫毒十八，這三位是太湖三狠，這一位便是熊霸天的大弟子龍鳴。」毒十八表面上是介紹自己，其實是亮字號，他想看看那人的反應，畢竟毒十八在江湖上還是個人物，何況他又佔著五比一的優勢，他希望那人能知難而退，他接著問：「你呢？我們還不知道閣下尊姓大名，如果我們就這樣動手，豈非太糊塗？萬一我死了，我該跟閻王老爺怎麼交差？」

那人望著毒十八，忽然歎息了一聲：「我終於明白你爲甚麼還能活到今天的原因了，世界上大概再也沒有人比你毒十八更小心謹愼的了。」

微微一頓，似笑非笑的又說：「其實像你這麼聰明的人，應該可以猜到我是誰，你爲甚麼不再細心想一想呢？」

這時候，站在毒十八身旁始終沒開口的大狠，忽然湊近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毒十八的臉色猛然大變，驚愕的瞧著那人發呆！

忽然，他與太湖三狠沒命似的奪門而出，轉眼間，已跑得不見人影。

龍鳴似乎料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呆了一呆之後，連忙叫道：「喂，喂，你們怎麼都跑了？」

那人冷冷瞥了他一眼，「因爲他們都是聰明人，所以都跑了，如果你再不走的話，天底下最大的儍瓜就是你了。」

「我偏不信這個邪，難道你是三頭六臂的妖魔鬼怪不成？」龍鳴本就滿肚烏氣，那受得了這番奚落，好歹總得跟他拚一拚。

他招隨聲出，一出手就是五拳三腿，挾著一片呼呼之聲，又快又狠的罩向那人全身上下！

龍鳴其實武功不算差，至少他是熊霸天最得意的門人弟子，單這一手「過關斬將」便使得淋漓盡緻，叫人忍不住暗暗喝采。

但是他突然收束了攻勢，因爲他發現竟然不見那人的影子，回頭一瞧，却見他好端端的站在他身後，而且唇角上還浮著令人氣結的微笑。

差點氣得昏過去，龍鳴狂吼一聲，像猛虎攫羊般的撲過去，這當中，一招五式的「窮追猛打」已如水銀瀉地般的施出。

這一招端的是又猛又狠，可惜的是，他又和上次一樣，又失去了那人的身影。

這一次那人沒有站在他身後，却不知甚麼時候坐到圓桌旁的椅子上，令龍鳴氣炸的是，他居然從容不迫的提起桌上的茶壺自斟了一杯，然後優哉悠哉的啜著……

龍鳴雖然和熊霸天一樣毛燥的騾子脾氣，畢竟也不是個呆人，他如果是呆。南宮雪怎又會落到他手中，他既然不呆，當然就不會再不自量力的留在這裡了，他已經飛也似的奪門而逃……

現在，南宮雪終於可以喘一口氣了。

* * *

但是她却沒有歡愉的樣子，只是冷冷的望著那人問道：「你是誰？你爲甚麼要救我？」

那人大概原本以爲她會說些感激甚麼的話，不想態度如此冷淡，而且好像還帶有幾分敵意，不禁呆呆的望著她，露出一個苦笑：「多管閒事的人總是讓人討厭，這句話看來一點都不錯。」

南宮雪悶聲不哼，兩隻眼睛像豹眼般的緊盯著那人，眼中的神情，就像是防備著一個不懷好意的獵人一樣。

那人似乎覺得無趣，又好像覺得好笑，忍不住又是一個苦笑：「雖然我不在意妳一定非跟我道謝不可，最起碼妳應該對我友善一點，我替妳趕走了那些人，不是嗎？」

南宮雪確實應該向他致謝的，如果沒有他的及時解圍，只怕她現在的處境不堪想像了。但是南宮雪却毫不隱藏對那人的敵視，她幾乎是用瞪著的眼看他，這是非常不禮貌的。

還好那人好像並不介意，一邊喝著茶、一邊喃喃自語道：「其實這也是應該的，人在江湖，本來就不能隨便信任一個陌生人。」

南宮雪是有理由的，她爲了讓毒十八方便，好心讓他搭桌，却中了他的圈套；她雖然殺了熊霸天，但那也並非有意的，龍鳴爲師報仇固然無可厚非，但也不應該下流得想凌辱自己。毒十八與龍鳴都是長得相當好看的男人，眼前的男人也長得挺搶眼，但是，南宮雪已經認定凡是長得好看的男人，必然是滿肚子鬼胎，一肚子的齷齪！

何況她早就從她母親與師父的悲慘命運裡，認定男人是全天下最無情的動物。

所以那人雖是救了她，她却認爲他一定有不軌的企圖。

然而那人却是沒甚麼不良舉動，他竟把兩條腿架到桌上，把椅子搖得吱吱作響，而且還閉上眼睛，彷彿很舒服的樣子。

南宮雪仍然不說話，她希望就這樣保持下去，她知道只要再一個時辰多一點，她體內的毒藥便會自行消失，到那時候，她誰也不怕了。

「其實，」那人又在喃喃自語：「一個人只要小心些，便會知道茶中或酒裡有異樣的香味的話，那準是有問題，因爲一般的毒藥都是入口香甜的，如果不這樣，又苦又臭的毒藥只怕都毒不死人了。」

南宮雪事實上早就知道這個道理，只不過當時把注意力放在太湖三狼身上，而忽略了杯中的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防備毒十八。現在她終於知道，即使是外表看來文質彬彬、溫文有禮狀似君子的人，也一定不可鬆懈防範之心。

但是眼前這個男人，看來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是否也和毒十八一樣居心叵測？

那人又在說話，依然閉著眼，搖著椅子：「說妳倒霉還算幸運，如果他下的是穿腸毒藥，只怕閻王老子的爺爺也救不了妳，這還得感謝龍鳴因爲要活捉妳，毒十八才沒下毒手。妳不用担心，大概再一個時辰之後，妳體內的藥力就會自行消失了。」

南宮雪有些詫異，忍不住開口道：「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難道你也是他們同夥的人？」

「世界上總是有很多湊巧的事情，」那人慢條斯理的說：「他們老早就在那裡等妳出現，我正巧坐在他們旁邊的桌子吃飯。」

「所以你就聽到了他們的計劃？」南宮雪問。

那人輕笑著說：「耳朵尖的人就有這點好處，往往能聽到一些別人不想讓人知道的事。」

南宮雪緘默了下來，忽然又問：「既然你早就知道了，爲甚麼不在龍鳴一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救我呢？」

「妳總算相信我是在救妳了，」那人嘖嘖了兩聲說：「我如果在那時候救妳，妳肯相信我麼？」

南宮雪傻住。

那個人說得不錯，南宮雪在最危險的時候，他才出面救了她，她都不肯相信他，如果在龍鳴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便救她，南宮雪豈非更加不相信他？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南宮雪還是不肯相信他：「要相信你，除非我體內的眞氣復元。」

那人淡淡一笑：「我之所以還坐在這裡，就是等妳武功恢復，妳還眞以爲我喜歡跟妳這種女人窮磨牙？」

一種被侮辱的憤怒湧上心頭，南宮雪板著臉、瞪著眼、哼著聲，問：「我是那一種女人？」

那人輕描淡寫的說：「妳是屬於那一種我永遠都不會去喜歡她的女人。」

南宮雪不禁楞住，她想不到對方會這麼直接了當的對一個女人說這種話。她想發作，却又發作不起來，畢竟他跟她一點關係也沒有，雖然他說這話會令人生氣，但是她總覺得比口是心非的男人的甜言蜜語要好得多了。

南宮雪只好冷哼道：「男人總是和狗一樣喜歡自叫自聽、自吹自擂。」

這句話很難聽，那人却一點都不以爲意，竟還點著頭說：「妳說得不錯，男人難免有時候和狗一樣自叫自唱，但是很多女人就像母狗一樣，喜歡說大話的男人。」

南宮雪怒目道：「我才不是那種女人！」

那人微微一笑：「那妳認爲妳像那一種母狗呢？」

南宮雪氣得說不出話來。

她突然覺得自己好笨，爲甚麼要跟他談這種話題？爲甚麼要跟他生氣？

她乾脆閉口不言，那個人也靜下來不哼聲。

最後還是南宮雪先開口：「像你這種男人有沒有名字呢？」

「當然有，通常連狗都有名字，何況是人？」那人懶洋洋的回答著，他現在這個樣子，倒眞有幾分像冬日下曬太陽取暖的懶狗一樣，顯得那麼安逸、逍遙、而慵懶。

南宮雪忍不住說：「你總不會叫來福吧？」

人們總喜歡把狗兒的名字叫來福、小花、老黑……等等甚麼的，南宮雪這話顯然含有譏諷之意。

誰知那人不以爲忤，竟笑瞇瞇道：「很好，這個名字有意思，妳就叫我來福吧。」

南宮雪不禁脫口道：「你眞的叫來福？」

* * *

人在說話的時候，時間總是過得比較快，不知不覺一個時辰已經過去了。

南宮雪已經完全恢復了體內的功力。現在，她甚麼都不怕，而且也相信那叫來福的人確實是有心救她。

南宮雪跳下床來，「我好啦。」

「來福」站起來說了一聲「謝天謝地」，便朝著門口要離去。

「你要走？」南宮雪有些意外。

來福眨著眼：「我爲甚麼不走？難道非等妳揍我一頓才走麼？」

南宮雪顯得有些不好意思，「無論如何你救過我一次，我總該向你說聲謝謝。」

「免了吧，」來福頭也不回的說：「妳還是留點力氣想想怎樣對付銀刀吧。」

南宮雪望著他離去的背影，心頭泛起一絲疑惑。

銀刀，他眞的會來嗎？

褪色的銀刀

屬於夏天的黃昏總是特別美。

夕陽斜斜的倚着西山，像極了鷄蛋裡頭的紅蛋仁；又像塗滿了紅艷胭脂的鄉婦，倚門痴等著不曾歸來的征夫，那份幽怨，那縷綺情，純眞而坦率，叫人忍不住打從心底想去擁慰她、安撫她。

應該是屬於詩意的，美麗的；但是對銀刀來說，却是屬於悲涼的，黑色的。

離開江湖，整整五年零三個月又八天。

這段日子，黃昏是沒有生命的。

每當黃昏的時候，銀刀就會坐在這塊圓如磨盤、亮如明鏡的大石上。

他已經坐了很久，他從不担心會有人來打擾他，因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住在這裡。

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他的生死之交熊霸天。

他已經知道熊霸天死了。龍鳴在熊霸天被殺的當天，便在一個他平時絕不打開來的精緻小銅盒裡找到了銀刀住的地方，然後派人連夜通知死訊。

他們知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銀刀一定會替熊霸天報仇，就像銀刀如果被人殺死的話，熊霸天一定也會替他報仇一樣。這就是生死之交。

人生在世，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生死之交的。

一陣雁鳴，掠空而過，鳴聲淒艷而哀婉。

銀刀忽然輕輕的歎息了一聲。

「人爲什麼總是留不住最珍貴的東西？」

他的聲音很輕，像遠處嬝嬝炊煙被風吹得老遠老遠。

人生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權勢？財富？名利？抑或是親情？愛情？友情？或者是自由？生命？青春？

對銀刀來說，究竟那一樣才是他認爲最珍貴的呢？

恐怕誰也不知道，因爲他那雙望著遙遠天際的深邃眼睛，並不能告訴別人任何東西。

五年的隱居生活，早已把他磨練成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他已經不是從前的銀刀，早就不是。

銀刀，就要再現江湖；他是否和昔日一樣光芒閃亮？一樣鋒芒銳利？

黃昏悄悄的逝去，黑夜悄悄的降臨，銀刀的背影依然孤傲，依然卓立；只是，好像多添了一層看不見的孤寂與落寞……

* * *

斗室。孤燈。

南宮雪正坐在斗室中的孤燈下聚精會神的看著一本書。

那其實不是書，只是幾張白紙剪裁而成的隨身小册子。

那是一本記載著成名江湖人物的小册子，有大俠、劍士、刀客、大盜、小賊，各帮各派等等，這是南宮雪在平時聽師父述說江湖人事時所記錄下來的，瞭解江湖人事，是一個江湖人所必須具備的第一條件。

知己知彼，就算不能百勝，也絕不會百敗。

她現在看的是銀刀的資料：

姓名：鉄十兵。

外號：銀刀。

年齡：卅九。

家世：豫州貧農，八歲時黃河決堤，父母兄弟皆死，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流浪江湖。

師門：不詳。

武學：刀、拳、掌、點穴，尤擅刀法，自創「銀煙刀法」，名重武林。

江湖歷練：十九歲隻身力闖「天狼帮」，重創天狼帮主、斬少帮主、殺護法五名，一舉成名。

經濟狀況：廿歲當「威遠鏢局」大鏢師，廿五歲當「孤星堡」總管，廿八歲當「大威武館」首席教頭，經濟能力頗佳。

個性：剛毅、耿直、木訥寡言。

喜好：酒、女人、穿銀色衣服。

婚姻狀況：獨身。

其他：與熊霸天爲生死之交。五年前突然隱跡江湖，至今未見。

這份資料不算詳細，但是對南宮雪來說，已經是很足夠了，至少要比完全沒有好。

南宮雪在心理上已經準備好了與銀刀對決。如果銀刀眞會出現，她想，他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她已經看完了銀刀的資料，却仍然在翻閱着另外一人的資料。

——「來福」的資料。

從頭到尾看了兩遍，那有「來福」兩字？

「莫非他不是成名人物？」

南宮雪自言自語：「不可能，連毒十八與太湖三狼都不敢招惹他，而且看他戲弄龍鳴的時候，顯然武功高深莫測，這種人怎會是無名之輩？」

「他一定不叫來福，他又不是狗兒。」

南宮雪覺得好笑。

她連忙又翻着册子，想找出脗合「來福」資料的人。

「這本小册子是師父言談間記錄下來的，當然會有遺漏。」南宮雪歎了一口氣，收起小册子。「他那種人，油頭滑咀，準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天下男人都是這樣

子。」

南宮雪通常習慣早睡，忽又覺得今夜窗外的月色份外美，於是推門而出，坐在跨院中的石椅上乘涼賞月。

隔壁房間的燈黑著，「來福」顯然不在房裡；自從昨天晚上救了她之後，南宮雪今天一整天就沒有再見到他。

——他是不是走了？

忽見一名夥計經過，南宮雪叫住他問道：「隔壁房不是有人住的嗎？」

夥計搔了搔耳根，想了一下回道：「本來是有的，可是那位客倌爺今天一早便退房了，他說受不了什麼什麼女人的……」

這一晚，南宮雪睡得特別不舒服。

＊　＊　＊

今天是初八，人們卻在談論著十五的事情。

十五月圓的時候，城南郊外廿里處的「八太子崖」上將會有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決鬥。

銀刀對南宮雪。

前者是人人皆知的頂尖高手，刀法如神，所向披靡，但是整整五年未曾在江湖中出現過。他是因為替摯友熊霸天報仇而下挑戰書的。

後者是剛剛崛起江湖的嬌小女人，誰也不知道她的師門來歷，但是大家都知道沒幾天前她單人匹馬踏平大威武館、力斬響噹噹的熊霸天。她是因為要維護自己的生存而接受挑戰。

雙方同意以當今武林中名望最高的少林掌門人「吃虧和尚」為見証人。

這將會是一場公平的決鬥，卻也是一場至死方休的決鬥。

這也將會是一場轟動武林的決鬥，人們期盼再見睽違已久的銀刀。

人們更關心的是：這場決鬥究竟誰會是勝利者？

人們下的賭注是五比一。銀刀五，南宮雪一。

＊　＊　＊

初九的晚上，天上有烏雲，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

東風客棧已在半個時辰前打烊。

兩條矯健的人影翻過了高聳入雲的飛簷，像夜貓般的，無聲無息的降落在南宮雪住的跨院裡。

從他們的輕功看來，這兩人無疑是難得一見的高手，但是卻見不到他們的臉孔，他們是黑衣蒙面人。

這種裝扮，通常只有武林中的祕密殺手才會有這身打扮。

他們動作靈活的挨近南宮雪的門簷下。

房中一燈如豆，南宮雪應該是睡了。

南宮雪是睡了，她是個早睡早起的人。

南宮雪雖然睡得很熟，卻也是個很醒睡的人，特別是經過毒十八那次教訓之後，她已經學會無論是在吃飯、睡覺，甚至是浴廁都保持著一種高度的警覺，就像是一頭叢林中的母獅一樣，隨時隨地準備着突如其來的攻擊，這種叢林中的原始掠食生活，似乎也是江湖中某一階層的生活寫照。

現在，她已經知道即將有什麼事發生了。

她驀地翻身下牀，以最快的速度穿上鞋子，但是她卻沒有時間披上她的外衣，因為門外那兩個黑衣蒙面人已經順利的撬開房門，而且像鬼魅似的向她撲來！

人未撲到，兩柄閃著精光寒芒的劍尖，宛似兩條飛竄的毒蛇急如閃電的噬向南宮雪頸項！

這一劍，不僅凌厲，而且惡毒。

南宮雪沒有反擊，她連招架的時間都沒有，她只能將自己的身體快速扭轉移動，堪堪避過那足以令人命喪黃泉的攻擊。

一擊不中，兩名黑衣人並未就此緩下攻勢，反而以更快的速度變招換式，只見漫天劍雨挾着强勁的咻咻之聲，由頭到脚把南宮雪小巧玲瓏的嬌軀籠罩在劍幕裡！

這當中，南宮雪的手中已多了一把劍。

她那把劍看來相當精緻，古銅色的劍鍔上嵌鑲著一顆姆指大閃著紅光的紅寶石，但是卻要比一般的劍來得要短很多，大概只有尺來長左右，那是一把短劍。

劍雖短，卻厲害無比。

只聽叮噹幾聲，那兩把又兇又猛的長劍非但無法傷害到南宮雪，反而被逼得連連後退！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句話是對的，事實已經証明，那兩個蒙臉人雖然劍法詭異高强，但絕不是南宮雪的對手。

世界上有很多種笨人，其中之一便是明知道打不過人家，卻仍要死纏硬打，無疑是最笨的人了。

不過這種笨人似乎不多，那兩位幪面人也不是這種笨人，他們一看苗頭不對，彼此打了一個眼色，虛攻一招，雙雙抽身急退！

南宮雪料不到這兩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從頭到尾都不說一句話，不禁呆楞了一下，等到她縱身追出庭院之時，早已不見他們的蹤影。

——這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是什麼人要來殺她？

到今天為止，南宮雪只有一個仇家，那就是大威武館，但是這段仇恨已經講好幾天後公平解決，他們沒有理由派人來暗殺她。

這時候，烏雲已經飄走，天上掛著半缺不圓的月亮，還有幾顆不太亮的星星，南宮雪仰臉望著緩緩掠過的浮雲，心頭一陣疑惑……

忽然，她全身肌肉緊張得緊蹦起來！

她看見屋頂上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什麼人？」南宮雪低喝一聲。

「是我，」那人朝她招了招手，「來福。」

狙殺

南宮雪呆了一呆。

——那傢伙怎麼會在那裡？而且是在這種時候。

南宮雪困惑的望着他，單膝一點，身形極為優美的飄上屋頂。

「好輕功。」

來福其實不是坐在那裡，他把身子斜

躺在屋脊上，兩手環抱著後頸子，一隻脚翹在另一隻脚上，而且還輕輕搖盪著；身旁竟放著一壜開了封，而且還透著酒香的竹葉青，他狀似悠閒的望著南宮雪，漫不經心的道：「原來妳也和我一樣是夜貓子，不喜歡在晚上睡覺。」

南宮雪緩緩走近他，冷冷的看著他，然後又冷冷的說：「你在這裡幹什麼？」

「喝酒，妳沒看見我身邊放著一壜子的酒？」來福笑嘻嘻的說。

南宮雪當然看到，而且還看到酒壜旁邊放有用油紙盛著的下酒滷味，可是她卻不敢相信他眞會一個人三更半夜躺在屋頂上喝酒。

「如何？想不想來一口？我可不是個小氣的人。」他抱起酒壜對著咀咕咕的喝了兩口，又抓了一隻鷄翅膀大口嚼著：「放心，保証是沒有毒的。」

南宮雪不喜歡喝酒，就算她喜歡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喝他的酒，她手中仍然握著劍，而且還露出一個隨時可以出擊的劍式，顯然她在防備著來福：「你究竟是什麼人？」

「來福啊，」他一副嬉皮笑臉的樣子：「妳不是叫我來福嗎？」

「你少跟我裝模作樣！」南宮雪覺得他好討厭。

「奇怪，妳對我不是冷冰冰便是凶巴巴的，」來福擠了一下眉頭：「難道妳這種女人連一點風度禮貌也不懂？」

微微一窒，南宮雪當然不是一個沒有教養的女人，被他這麼一說，不由得把語氣放緩了一些：「我問你，方才那兩個蒙面人是不是你派來殺我的？」

來福一怔，笑道：「搞了半天，妳竟然提出這個蠢問題，我如果要殺妳，妳豈非早就死了？」

不錯，他如果要殺南宮雪，那天晚上大可一掌將她擊斃；南宮雪的問話豈非愚蠢到極點？

南宮雪呆站著，想說話又不知要說什麼，忽見來福一雙眼緊盯著自己身上瞧，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並未穿上衣，只著睡覺時的薄紗套住粉紅的肚兜，那是因為幪面人來偷襲的時候，她來不及穿衣；經過一場格鬥，她竟把它忘了。

南宮雪粉頰上倏然飛上兩朵紅雲，連忙低著頭跳下屋頂，衝進房裡……

當她把衣裳著好時，仍能感覺心頭像小鹿般的亂撞亂跳。

這一晚，南宮雪翻來覆去，一直到五更鷄啼，她才朦朦然的睡去……

＊　＊　＊

初十的早上，萬里無雲，巳時未到，已熱得叫人想脫光衣服往水裡跳。

這時候的南宮雪正在努力的說服著一位住在胡同陋巷的老太婆，她希望她能讓她住在這裡，一直到這個十五月圓的時候。

她已經在一早搬離了東風客棧，而且費了一個時辰的功夫才找到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房子是這條陰暗的胡同中最簡陋的，完全是靠薄薄的土墻堆砌而成，頂上屋頂的茅草還透著陣陣撲鼻的發霉味道，這種沒有一塊磚半片瓦蓋的房子，你當然不能寄望它住起來會舒服。

尤其是這座房子的主人只有一個，她臉上的皺紋深得使你相信她沒有一百歲也有九十九，令你頭痛的是，不管是你跟她說話或是她跟你說話，十句話之中能聽得到的，大概不會超過兩句。

這樣一位又老又聾又口齒不清的老太婆，你當然也不能期望她會是一個服務週到的好主人。

但是，南宮雪卻要住在這種地方。

莫非南宮雪已窮得非住這種又窄又小，又潮濕又陰暗，連鴿子籠都比不上的房子？

當然不是，自從十年前她那操一生皮肉生涯的可憐母親去世之後，她就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財富再加上她師父在三年前過世之時所留下的錢財，足夠她這輩子吃用不完。她雖然不是富商巨賈，但也絕不是等閒的窮苦人家。

——那麼，她為何要住破屋陋巷？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自從銀刀與南宮雪對決的事傳開出去之後，南宮雪就沒有過過一天安靜的日子，幾乎是每天都有好事之徒到客棧爭睹她的盧山眞面目，每當她出入客棧之時，總有無數對的眼光，帶着好奇、驚訝、讚嘆、嫉羡，甚至還有不懷好意的色眼往她身上射來，耳中隱約還會聽到關於談論自己的低聲耳語。

她發現自己好像一夜之間便成了怪物——一頭長著兩個頭三隻脚的怪物似的。

原來成名能帶給人這麼莫名其妙的困擾。

更甚的是，竟然還有到現在她還不知道為何原因的殺手來行刺。

所以她找了一個誰也不會相信她會住的地方住下。

她必需有個安靜的住處，一直到十五月圓時。

她終於滿頭大汗的跟老太婆說好，管吃管住，每天一兩銀子。

她却給了她一錠廿兩大銀。

吃過一頓她生平最難以下嚥的午餐之後，她本想睡個午覺，却發現屋內熱得像蒸籠，她只好僱一輛車直趨城南郊外的「八太子崖」。

八太子崖，據說前朝某個皇帝的第八個兒子生性愛武，經常在此地練武功，故而得名。

南宮雪知道有這個地方，但是從來也沒有去過。她現在去，自然是為了熟悉一下環境。

任何一場重要的決戰，天時、地利、人和都是非常重要的。

＊　＊　＊

夕陽低垂，倦鳥歸巢的時候，南宮雪也在歸途中。

南宮雪坐在急行的馬車中閉目養神，忽聽馬兒高聲嘶鳴，疾奔的車馬猛然停住。

她連忙探出窗口，朝車伕問道：「什麼事？」

不待車伕回答她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前頭路當中，正被四個手持刀劍的魁梧大漢擋住去路。

這個年頭，攔路打劫已經是家常便飯，如果有一天不發生，那會叫人覺得奇怪。

所以南宮雪毫不驚慌的跳下車來，這種事她並不是第一次碰到。

「要錢我有，但憑本事來拿。」南宮雪冷冷的掃了四人一眼。

「妳就是南宮雪？」站在當中，個子最高，鼻子也特別高的大漢問道。

南宮雪詫異的望着他，「你是誰？」

高鼻子冷冷的瞪著她，「是！或不是！」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南宮雪哼了一聲。

高鼻子旁邊一個頭頂禿得連根毛也不見，却穿着一件寬大得極爲不合身的大花袍的漢子向前邁了一步，聲音尖得令人聽起來很不舒服：「是，就拔出妳的劍；不是，就滾妳的蛋。」

顯然這並不是打劫，完全是衝着南宮雪而來的。

南宮雪自然覺得奇怪：「我跟你們有仇？」

「沒有。」站在最左邊的一位橫眉怒目的漢子，掀動著一張大得出奇的咀巴說話，他的聲音也大得出奇：「最後一次通知妳，拔出妳的劍！」

話聲中，他已經拔出腰間一柄四尺二寸的長劍，而且彈腰撲向南宮雪！

不管是拔劍還是彈腰，大咀巴可說是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這種人，當然不會是武功平凡的人。

急振而出的劍，捲起朵朵劍花，一忽兒便已到達南宮雪的天靈蓋！

如果不認眞看，很難發現南宮雪的劍是懸繞在腰間上。她的劍很特出，劍柄至劍尖正好一尺多幾分，有點像是匕首；劍身極扁、劍刃極薄，而且柔輭可屈，像腰帶般的纏在南宮雪的細腰間。

這種佩劍方式有個絕大好處，那就是比一般的長劍來得容易出鞘。

南宮雪的手上已握著那把精鋼緬鐵鑄成、有如魚腸劍般的匕首，大咀巴那一劍，就被這把特出的短劍接個正著，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兵器撞擊聲。

大咀巴攻勢連環，手起劍落，彈指間竟攻出了五招十三式。

好快的身手，好快的劍法。

只可惜南宮雪比他更快，就在大咀巴用盡五招十三式之時，南宮雪的劍尖已直指大咀巴的咽喉！

大咀巴招式已用老，他已無閃避的餘地。

「南宮雪，俺來陪妳玩玩！」

千鈞一髮之際，禿頭漢子斜刺裡劈來一刀。

南宮雪只好掉過頭來與禿子對招。

禿子刀隨身走，攻勢排山倒海，顯然要比下去休息的大咀巴更勝一籌。

但是南宮雪仍然很輕易的使他刀刀落空，手中的劍從一個非常怪異的角度刺向禿子的心臟！

這一劍看似無奇，但是禿子的臉色都變了。

他發現自己除了眼睜睜看着南宮雪那詭譎的一劍刺入自己的心臟之外，竟毫無其他辦法挽救或改變這情形。

幸好那個子與鼻子特高的大漢已暴吼著撲了進來。

「臭婊子，看大爺我來玩妳！」

吼聲中，手中一對透著寒芒的吳鈎劍，一上一下的刺向南宮雪上身與下盤。

南宮雪迴身走避，腰肢一扭，人已像輕煙般直飄兩丈之外；這當中，禿子已氣急敗壞的退到一旁去，臉上仍殘存着濃深的悸怖——他剛從鬼門關口轉了一圈回來。

照這個情形看來，這四個漢子的武功是一個比一個厲害，大鼻子的武功就要比大咀巴與禿子不知强了多少，他那偌大的身軀，像一團輕絮般的直捲南宮雪！

大鼻子那句「臭婊子」已激起南宮雪深切的殺機，她生平最恨的便是男人對女人駡這種字眼，她已經決定一劍刺死這種臭男人！

果然，大鼻子那對吳鈎劍雖然舞得出神入化，咄咄逼人，偏偏連南宮雪的衣角也沒沾上；只見南宮雪嬌小的身軀滴溜溜一轉，整個人驀地騰空而起，這個時候，她那美妙引人遐思的繡花鞋底已露出一截烏光閃閃的尖刃，令人心胆碎裂的刺向大鼻子的下陰！

這是令人憎惡的下五門功夫。

大鼻子似乎做夢也想不到嬌美如花的南宮雪竟會使出這種陰毒而下流的武功，他哇哇怪叫，顯得有點狠狽的抽身急退！

——任何男人都怕他的下陰受到傷害。

然而南宮雪眞正的意圖顯然不在此，她手中那柄短劍才是眞正令人致命的武器，它已對準大鼻子的心窩，而且正以令大鼻子魂飛胆喪的速度刺去！大鼻子口中狂

吼，身子狂退，手中的吳鈎劍狂揮，但是，南宮雪那柄劍却像是惡魔的幽靈——它仍然對準著他的心窩。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漢子，也就是到現在都未曾開過口的灰袍漢子猛然大喝一聲：「休要傷人！」

短短四個字，他已經令人匪夷所思的逼近南宮雪。

這一回，南宮雪算準了灰袍漢子會猝然出手，而且也知道他是這四個當中武功最高的一個，所以她在全力撲殺大鼻子之際，其實心裡早已防備著灰袍漢子。

灰袍大漢果然武功不凡，一把大彎刀捲著一片勁風，狂呼著朝南宮雪腰眼斬去！

冷冷嗤了一聲，南宮雪眼皮兒微撩，她那嬌巧的動人身軀忽然像蛇般的捲浪起來，竟然令人不敢相信她能在空中連翻十八個觔斗！

——這，正是武林中人人公認最難學的上乘武學「斜風細雨十八翻」！

所有人都呆住了。

灰袍大漢的全部攻勢已告落空。

大鼻子的心口仍然被南宮雪的劍尖對著。

大得突兀的鼻尖沁出了顆豆大的冷汗，大鼻子無助的望著那柄薄如蟬翼的劍鋒刺入自己的心臟！

他竟感覺不出有任何疼痛，他只看到當南宮雪抽出劍身時，他身上像一個破了洞的水缸，水，殷紅瑰麗的血水，正從那破洞中激射而出！

當大鼻子嚥下他這一生中的最後一口氣之時，他終於領悟出兩個事實：

——並非每個女人可以隨便讓男人玩的。

——原來眞正高超的劍法並不會使被殺的人有絲毫的痛苦。

他太不尊重女人了。

他太自以爲自己的劍法高超了。

只可惜他領悟得太遲，他已永無後悔的機會。

南宮雪面無表情，手中的劍鋒緩緩滴下一滴血，誰也不知道她此刻心裡在想什麼；她或許在想：女人決不是弱者。

女人是不是弱者？對其他三名大漢來說，當然不是。他們此刻雖然一臉憤怒，但却也一臉頹喪，他們的心中比誰都清楚，就算他們三人聯手，最後的結果也會和大鼻子一樣——成了破洞的水缸。

江湖中的眞理永遠只有一個——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三名大漢扛着大鼻子的屍體默默離去——一個失敗者是沒有說話的權利的。

南宮雪沒有追阻他們，她沒有這個需要，一個成王的人是不會去追窮寇的。

黑夜的脚步，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來到。

又中圈套

八月十一。天氣依然熱，而且悶。

銀刀與南宮雪的對決祇剩四天。

賭注的盤口，竟然跳爲一比一。

南宮雪的行情暴漲，銀刀被看好的優勢已消失。人們開始相信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對決。

* * *

太陽的直射，使得青石板的路面上燙得像一塊熱鐵。

除了非出門不可的人，每個人都呆在屋裡納涼，連野狗都躲在簷下直吐著長舌喘氣。

南宮雪睡在一張只是用一片薄薄的木板，底下疊著九片的坯磚上的木板床上，一動也不敢動，因爲只要她一翻身，就會有一陣刺耳的吱呀呀之聲傳來。

她全身上下只穿一件桃紅色的肚兜，以及一件迷人的短褲。

——如果不是這間矮窄偪小的茅草土墻房熱得像一隻烤爐；如果不是這裡的主人只是一個又老又醜的老太婆，她是決不肯穿這麼少衣服睡覺的。

她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女人。

但却也是一個漂亮而令人心動的女人。如果此刻有任何男人看到她此副睡姿的話，單是她那豐腴如脂、雪白如凝的肌膚，便足以叫人坐懷不住而想入非非了。

這裡當然不會有男人，誰都不會想到她會住在這地方的。

老太婆上市場買菜去了，她說晚上要做紅燒獅子頭；她向南宮雪誇耀她丈夫生前最喜歡吃她做的一道菜便是紅燒獅子頭。

她和全世界的老人一樣：喜歡談過去，喜歡自以爲是的以告誡的口吻訓示年輕人，喜歡嚕嗦、喜歡過份的關心、喜歡這個那個……

南宮雪希望她到晚上才回來，那麼她便會有一個安靜的下午，她可以好好睡一個午覺，決戰前保持充沛的體力是一件重要的事。

她突然想起老太婆臨出門的時候，在桌上留著一碗熱騰騰的芝蔴糊甜品，現在應該早就涼了。

南宮雪坐在床板上喝著那碗芝蔴糊。香滑可口的芝蔴糊溜入她的喉嚨的時候，她同時心中也昇起了一份感激。

——老太婆雖然窮苦，却也不是小氣之人。

南宮雪心中同時在盤算，臨走時應該給這位無依無靠的命乖老人多點銀子。

* * *

南宮雪果然一覺睡到日頭偏西。

廚房傳來切菜的聲音，南宮雪聞到了燉肉的香味。

——老太婆正在做她拿手的紅燒獅子頭。

南宮雪仍然躺在牀上，她感到腦袋有些昏沉沉的感覺。

她想，一定是睡眠太多了。

睡眠過多，總是容易讓人懶散的。

老太婆的獅子頭果然又香又嫩，雖然她不住的爲南宮雪挾菜添肉，南宮雪却吃得比平日要少。

「我做的菜不對妳的胃口？」

老太婆口齒不清的說著，她一臉慈祥的微笑，却使得她滿佈的皺紋更加深刻。

南宮雪不想拂逆她，勉强再吃了一些，便去沖涼洗浴。

這天晚上，她比平時還要早上牀睡覺。

＊　＊　＊

十二。太陽比昨天還要大，風却比昨天還要小。

午後的天氣，熱得南宮雪幾乎要受不住。

她整個人懶洋洋的，一點食慾也沒有，午餐她祇喝了兩口湯便吃不下了。

老太婆又去菜市場，她總是在這個時候出去，她說這時候的菜價比較便宜。

南宮雪有點羨慕她這麼一大把年紀，仍能頂著個大熱天出門。

她和昨天一樣，一件肚兜、一條短褲睡在木板牀上。

桌上仍留著一碗冒著熱氣的甜品，它已經換成綠豆沙。

南宮雪掛記著幾天後的決戰，這一戰對她非常重要，因爲她只有贏才能活下去。

她必需活下去，她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南宮雪想到了銀刀，他眞是一個聰明的傢伙。

——雖然他表面上是他向自己挑戰，一副謙謙君子風度，暗地裡却派人來刺探自己的武功路數。

南宮雪對銀刀的印象本不壞，雖然她不曾看過他，但是從資料上看來，他該是一個苦學上進的人。

但是此刻她對他却有着某種程度的反感，她認爲銀刀不應該派那兩個黑衣蒙面人，以及那四名大漢攻擊自己。她認爲銀刀這樣做，完全是想瞭解自己的實力。

——兵不厭詐，誰都認爲是應該的。

南宮雪浮起了一絲自得的笑容，她覺得目前自己像小偷般的躲在這裡，無疑是最聰明的辦法，誰也無法發現她而來打擾她。

她突然聽到前頭的門被推開來的聲音。

木門本該是上門的，但是今天老太婆出門的時候，南宮雪正躺在床上懶得起來上門，其實昨天也忘了門門，南宮雪發現這兩天精神始終不能集中，她想她是被熱壞了。

「阿婆，妳忘了什麼東西嗎？」

南宮雪在房裡隔著一條洗得發白的布簾揚聲問。

跟老太婆說話不僅要嗓門大，而且一定要說上幾遍她才聽得到。南宮雪又開口：「阿婆，妳找什麼東西，要不要我帮妳找？」

她不但重聽，而且記性奇差，上了年紀的人總是這樣子；南宮雪翻身下牀，撩起布幔時，却見那人不是老太婆，竟是那個充滿神秘味道的「來福」！

南宮雪吃驚的望著他：「你來這裡做什麼？」

來福說話的時候總是一臉笑眯眯：「我是來找妳的。」

「找我？」南宮雪顯得更驚訝：「找我什麼事？」

來福的眼神忽然有點痴痴的，他咳了一聲轉過頭去：「在我告訴妳之前，妳是否可以穿起妳的衣服？妳這副樣子，只怕足以使全天下的男人因妳而犯罪。」

南宮雪驚叫一聲，連忙拉下布簾！

她已經第二次在那個男人面前露出肌體，這一次比上次嚴重，她只穿着肚兜與短褲。

——羞死人了！

＊　＊　＊

來福好整以暇的坐在一張搖搖欲墜的椅子上，一面瀏覽著這間破舊的房子。

等了半天，却不見南宮雪出來，不禁張聲問道：「南宮姑娘，妳好了沒有？」

裡面沒有應聲。

來福又問了一次，還是一樣。

他忍不住站起來想走進去，忽聽南宮雪在裡面叫道：「你如果進來，我就挖掉你的眼珠。」

南宮雪的聲音在發抖。

來福不禁笑了，他想不到南宮雪竟然是這麼一個保守的女人；這個年頭，特別是在江湖上闖的女人，早就比男人還要開放大胆了。

來福果然沒有進去，他不想成爲瞎子。

「說，你爲什麼來這裡？」南宮雪冷冷的說：「如果你不能說出一個好理由來，我照樣挖出你的眼睛。」

她口口聲聲要挖他的眼睛，其實更加提醒了來福剛才所見的銷魂場面。

來福苦笑着說：「其實剛才我並沒有錯，我並不知道妳穿得這麼少……」

「你還說！」南宮雪不等他說完，已激動得叫了起來：「你再說我就拔掉你的舌根！」

來福作聲不得，呆了半晌歎口氣道：「既然如此，那我走了。」

「你要走？」南宮雪的聲音充滿驚異。

來福道：「妳既然要挖我眼、拔我舌，我再不走，豈非將成了瞎子兼啞巴？」

說著，他眞的起身走了。

「要走可沒有這麼容易。」南宮雪追了出來。

＊　＊　＊

太陽毒得像地獄中的火球，整條街上連隻螞蟻也見不到。

來福彷彿眞怕被南宮雪抓去挖眼拔舌，就在大街上使出輕功，幾個縱落，他已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

南宮雪咬牙切齒的從後面追趕著，從她的表情上看來，她不只是想將他挖眼拔舌，簡直恨不得把他千刀萬段！

可惜的是南宮雪始終追不上他，老是差那麼一兩個箭步。

一個死命的跑，一個拚命的追，竟不覺來到一處荒郊野外。

來福突然一個急轉，奔入一座高聳入雲茂盛繁密的樹林中，南宮雪不禁脚下一慢，她警覺的記起「窮寇不追，遇林莫入」這句話來。

這一慢，來福已沒入林中，不見人影。

南宮雪猶疑了一下，起脚彈掠。她發誓一定要追到他。

沿著羊腸小徑，南宮雪奔馳了盞茶功夫，非但不見來福踪影，她連自己都失去了——她已經迷路。

她發現這座樹林濃深得可怕，强烈的陽光竟透不入來，她左衝右撞，居然找不

到去路，連退路也沒有！

南宮雪開始感到焦慮不安。

——她又墜入別人的圈套中了。

森林中的竹軒

南宮雪就是這點和人不一樣，當她覺得自己身陷險境的時候，馬上會變得格外的冷靜與沉著。

——一個既不冷靜而又不沉著的人，往往是一個離成功很遠的人。

摒棄心中的焦慮，南宮雪不再奔跑，她審慎的注視著脚底下的羊腸小徑，她發現路面上除了自己的足跡之外，並無其他人走過的痕跡。

——來福並沒有走這條路。

小徑上蔓草雜生深及人膝，顯然是一條早就被廢棄的道路。她試著尋找回頭的路，却又發現羊腸小道上錯綜盤纏，早就被自己方才一陣的奔跑，搞不清那一條才是眞正出路了。

她深信可以找到出路，只是要花上很長功夫。

驀地，她聽到了一陣若有若無的琴聲。

南宮雪凝神傾聽了一會，然後循聲漸進……

她終於找到另外一條路。

她想不到在這種森林裡，竟會有這等美得出奇的青花石板路，路的兩旁植滿了怒放盛開的夏日花卉，姹紫嫣紅，落花繽紛，令人眼花撩亂，却也令人說不出的舒暢。

小心翼翼的沿路而走，琴聲愈來愈近，也愈來愈美。南宮雪沒有學過琴，她這一生中除了學武之外，連最基本的女紅與烹煮也只學點皮毛。她雖不懂琴，但是她肯定彈琴的人一定有很深的造詣。她竟有一股衝動想立刻見到彈琴的人。懂琴的人總是有素養的。

——那會是怎樣的人？會不會是來福？他這種男人也學琴？

她不禁加快了脚步。

＊　＊　＊

傲岸雄偉的山巔，筆直的插入虛無縹緲的白雲裡；驚濤怒騰的瀑布，狂嘯著自山腰急奔而下，捲起的濛濛烟雨，像雪絮般的飄滿了一天一地；一座完全沒有紅墻碧瓦的竹屋，像畫一般的聳立在山巔、瀑布之下。

悠揚的琴聲，就是從那座不豪華但很精緻的竹屋——完全是用青綠桂竹搭建的竹屋中傳來。

南宮雪輕輕推開竹門，一眼便看到了在花園中彈琴的人。

那人不是來福，而是一個長得很美很美的女人。

這麼美的地方，住上這麼美的女人，原本就是件很相稱的事，只是南宮雪想不到人世間竟會有這麼美的女人，美得讓她說不出她那裡美。

她竟然看得目瞪口呆。

——女人看女人，原來也會有這種表情的。

那名美女似乎沒有察覺到南宮雪的到來，她仍聚精會神的彈著一張古意盎然、精美絕倫的七弦琴，她整個人都投入了那悠美的旋律裡。

琴聲已歇，餘音嬝繞。

美女推琴而起，優雅的望著南宮雪，她的聲音就和她的微笑一樣迷人：「南宮姑娘，請上坐。」

南宮雪又是一呆，她想不到對方居然識得自己，連忙道：「姑娘是……」

「我叫獨孤美。」她伸出雪白玉手擊掌兩聲，屋裡走出兩名小婢女，一人抱琴而去，一人捧出一套茶器，放置在竹桌上。

南宮雪並沒有步上傘亭去，她已經可以確定原來來福是有意引自己到這裡來，而眼前這個女人也是跟他一路的。南宮雪態度溫和的：「獨孤姑娘，我不想喝茶，我是來找來福的。」

獨孤美不但美，她那雙如星般閃亮的眸子還透著一股能令人感覺得出來的智慧與聰穎。她含笑說：「他現在不會出來見妳。」

「爲什麼？」南宮雪說：「他說有事要告訴我。」

「但是妳却要挖他眼拔他舌。」獨孤美的眼中有笑意。「他怕了妳。」

「那是因爲，因爲……」南宮雪紅著粉頸，說不上話來。

「因爲什麼？」獨孤美的微笑刁鑽。

哼了一聲，南宮雪怒聲道：「他對我不禮貌。」

「哦？」獨孤美輕笑了起來：「就算如此，妳不能看在他曾經帮過妳的份上放過他這一次？」

南宮雪當然不是眞的想對來福挖眼拔舌，但是此刻她却很想見到他，心中有些疑問想跟他問清楚。她說：「他人呢？難道身爲一個男人，竟如此鬼鬼崇崇的嗎？」

說話間，忽見來福笑嘻嘻的從屋內走出來，口中一面說著：「本來不會這樣的，只有在見到兇巴巴、而且又有理說不清的莫名其妙的女人，我只好變得鬼鬼崇崇了。」

南宮雪見到他，俏臉上忍不住紅了一下。她瞪著他說：「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來福步上花園中的小亭上，在獨孤美身旁坐了下來，「外面太陽這麼大，爲何不進來坐？」

一股强烈的矜持使她不肯移動脚步，南宮雪繃著臉：「免了，你有什麼事快說吧。」

來福與獨孤美相視而笑，似乎爲南宮雪的倔强脾氣感到好笑。獨孤美爲來福斟滿茶，來福輕啜一口，悠閑的吁了一口氣，才慢條斯理的開口：「我要告訴你的是，如果妳仍繼續住在妳現在住的地方，那麼妳將死在十五的決鬥上。」

心頭猛震，南宮雪脫口問：「爲什麼？」

來福却問了別的問題：「妳知不知道爲什麼這兩天有人襲擊妳？」

「當然知道，」南宮雪毫不猶豫的說：「那是銀刀派人來探測我的武功路子。」

「探測妳的武功是對的，但却不是銀刀做的。」

「是誰？」

「別人，妳不認識的別人。」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南宮雪疑惑的轉動著眸珠子。

「錢。」來福只說了一個字。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妳如果知道有人在你們的決鬥上下賭注，妳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下賭注？」南宮雪感到吃驚。

「你說有人在我和銀刀的對決上賭輸贏？」南宮雪有點不相信的說：「誰？」

「很多人。」他又補充了一句：「很多的有錢人。」

「銀刀雖然絕隱江湖有一段日子，但他畢竟是江湖中的名人，大家都瞭解他的武功只高不低；對妳，却如一片白紙。」來福緩緩接著說：「為了想瞭解妳的武功狀況，自然派人逼妳出手，這是一個好方法，妳不認為是嗎？」

「的確是好方法。」她歎了一口氣。

她想了一下：「這麼說來，襲擊我的兩幫人並不是同一個人派來的囉？」

「應該不是。」他聳聳肩，「也許是也說不定，誰知道？賭徒這麼多。」

「原來賭注的盤口是五比一，一面倒看好銀刀，但是自從妳殺了『莫家四虎』的老二之後，行情變為一比一，誰也不敢小看妳了。」

南宮雪現在才知道那天被她一劍穿心的是頂頂有名的莫家二少爺。殺人本非她所願，但是她能殺如此兇悍而又有名的人物，心中不免有一股喜悅與自信。

她同時對江湖中的千奇百怪感到驚奇，竟連別人的生死決鬥也會有人下賭注，不禁望著來福道：「你一定也是個賭徒，對不對？」

來福微怔，問：「妳為何如此肯定？」

「如果你不是賭徒，為何你會在我危難的時候及時救我？你其實早就算準銀刀一定會替熊霸天報仇，你也料不到銀刀剛直磊落必會約我決鬥，所以一直盯着我，為的是想瞭解我的武功，以便下注。」

來福的臉上有笑意。越來越濃。

「現在我也知道，為什麼你會知道我住在窮屋陋巷了。」

「不錯，」來福微微一嘆，「我的確是個賭徒。」

「你賭誰贏？」南宮雪一臉好奇。

「妳認為呢？」

「我。」

「何以見得？」

「如果你不是賭我贏，你怎會這麼關心我如不離開現在住的地方，便會死在決鬥上？」

南宮雪長長吐了一口氣。「既然你能知道我現在住的地方，別人也一定能知道。目前我跟銀刀的行情是一比一，這種一半一半的機會是最難賭的，所以聰明的賭徒總會想辦法動手脚……」

「動什麼手脚？」來福的眼裡有光。

「那就是想辦法讓一個人輸。」

「讓誰輸？」來福瞇著眼問。

「自然是我。」南宮雪冷笑：「銀刀絕隱江湖多年，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裡，自然無法對他動手脚。」

「就算是知道，也沒有人會想去動他，誰都知道他八歲便流浪江湖。」

來福淡淡說：「一個人有了二三十年的江湖經驗，無疑是要比狐狸還要精明了。」

「而我，却正好和他相反，一是無江湖經驗，二是住處洩露，那些想動手脚的賭徒自然以我為對象。」

「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想贏錢。」來福又補了一句：「有一種人，為了錢連他祖宗八代都肯出賣的。」

南宮雪苦笑：「我想不通的是，一個風燭殘年，隨時都會走向死亡的老太婆竟然也會出賣我，她為的是什麼？也是錢麼？」

來福靜靜的聽她說下去：「我完全沒有防備她，我正奇怪這兩天我怎會這般不對勁，老是懶慵慵的，不能集中精神，我還以為我是中暑了呢，原來她早就被賭徒收買，暗中在食物裡滲入慢性毒藥，如果你不點醒我，我的確會死在八太子崖的決鬥上。」

來福微笑，「妳很聰明，說頭便知道尾。」

南宮雪歎息：「我如果聰明，便應該想到縱使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人，雖然臉上掛著慈祥得不能再慈祥的微笑老太婆，也一樣是會為了錢而殺人的。」

至此，南宮雪已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她面露感激：「你救了我一次。」

來福笑笑，「妳不用感激我，我救妳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你祇想贏錢，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南宮雪望著他：「你下注多少？」

「妳眞以為我幫妳是為了想贏錢？」

「第一次你救我可以說是偶然，第二次救我那就是有意的了，你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連普通的朋友都算不上，你肯三番兩次救我，自然是有原因的了。如果不是為了錢，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理由？」

「我如果說：我救了妳反而不一定能贏錢，不救妳才能贏錢，妳做何解釋？」來福說：「妳應該知道，我既然明知妳會輸，我只需把賭注押在銀刀身上，豈非穩贏？為何還要救妳？」

南宮雪傻住。

「你的目的是什麼？」

「銀刀。」

「他是你的仇人？」南宮雪有些驚訝。

「我沒有仇人。」

「你救我的目的不是要我活著對付銀刀？如果你跟他沒有仇，却為何要救我？」南宮雪疑惑的望著他。

來福深沉的望著她，語音也深沉：「因為妳活著銀刀才會出現。」

「你的目的就是要他出現？」

「是的。」

「他的出現對你有什麼意義？」

「自然是有。」來福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

南宮雪停了一下，「你第一次救我是應該的，這樣才能達到使銀刀出現的目的，這次呢？這次你不用救我銀刀照樣會出現，老太婆給我吃的慢性毒藥只是會讓我精神恍惚而死在銀刀刀下吧了……」

南宮雪目光銳利的注視著來福：「你這次救我的目的何在？」

「妳說呢？」

「我在問你！」南宮雪語鋒冰冷。

「我可以不可以不告訴妳？」

「你非告訴我不可！」南宮雪斬釘截鐵的說：「我不喜歡平白受人恩惠！」

來福沉默了一下。「另外還有人要殺妳。」

南宮雪沒有問，她在等他說下去。

「是誰要殺我？」見他不開口，南宮雪只好問。

「我！」來福面無表情。

「你？」南宮雪瞠目結舌。

你奸我詐

南宮雪忽然笑了。

「妳笑是什麼意思？」來福面帶驚愕。

「笑的意思就是表示高興，連這個你都不懂？」南宮雪笑聲如銀鈴。

「妳為什麼高興？」

南宮雪目光冰冷：「至少在十五銀刀未出現前，你是不會殺我的，我還有這麼多天好活，難道不值得高興？」

「你不問我為什麼要殺妳？」

「我問你肯告訴我嗎？」

來福遲疑了一下：「不肯。」

來福似乎對南宮雪的鎮定感到吃驚。

「妳其實早知道我不會殺妳。」

「你如果要殺我，這次你根本不應該救我，我準會死在銀刀手下，不是嗎？」

南宮雪冷冷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一定是有人要你來殺我，你並沒有答應，但是你又怕那人會另外請人殺我，如果我被殺，銀刀便不會出現，所以這次你非救我不可，對不對？」

來福歎了一口氣。

「你為什麼歎氣？」

「我歎氣是因為佩服妳的腦筋和妳的劍一樣快。」

「但是我却不明白你為什麼不答應那人殺我？」

「我為什麼要答應？」

「至少那人會給你好處。」

目光轉冷，來福表情肅穆：「我如果給你好處，妳是否答應為我做任何事？」

「你很有個性。」南宮雪歎了一口氣。

「妳以為全天下只有妳是有個性的人？」來福高傲的表情帶著幾分譏誚。

這時候，始終沒有開口的獨孤美微笑著朝南宮雪說：「南宮姑娘，妳已經知道我們對妳沒有敵意，為何不上來坐？」

「多謝妳，我不想再給你們添麻煩！」南宮雪說：「如果沒有事，我要告退了。」

「妳不能走。」獨孤美不僅長得美，連說話的樣子都顯得溫柔無比：「妳身上的慢性毒藥未褪，這樣出去豈非太危險？」

「不會的。」南宮雪感激地望著她：「我到藥舖子抓幾味藥材吃吃便沒事，這又不是什麼穿腸毒藥。」

「不必這麼麻煩，我們已經替妳準備好了。」

獨孤美輕擊玉掌，便見婢女端著一盅熱湯出來。

* * *

那碗湯又苦又澀，南宮雪就如在吃著黃蓮豬胆似的那般難過，差點就吞不下去。但是她喝不到半盞茶功夫，便覺神清氣爽，渾身是勁，不禁讚道：「良藥苦口，毒藥甜咀，這句話可是一點也不錯。」

接著又說：「我得走了。」

「妳要走？」獨孤美說。

「我不該走麼？」

「妳不認為留在這裡很安全？」

「的確如此；」南宮雪微笑：「單就是那座樹林便叫人暈頭轉向，只怕誰也闖不進來。」

「既是這樣，何不留下？」

獨孤美眸光溫良友善：「這裡不但安全，而且幽靜，對妳決鬥前的心境是有幫助的。」

南宮雪對她很有好感，她覺得她眞是個人見人愛的絕色女人。「我知道，但是我非走不可。」

「為什麼？」來福望著她。

「自然是因為有事要辦。」南宮雪瞥了他一眼。

「不能留在決鬥以後辦？」

「不能，」南宮雪笑著說：「如果我死在決鬥上怎麼辦？」

這的確是事實，任何人死了都不能再辦事的，來福與獨孤美有再好的理由也不能挽留她。

沉默了一下，來福忽道：「我跟妳走。」

南宮雪沒有吃驚的表情，反而狡黠的笑了起來：「我方才之所以高興，我知道身旁會多一個保鏢。」

她忽然又說：「如果銀刀一直不出現，你是否也一直都在我身旁？」

來福苦笑：「我希望他現在就出現。」

南宮雪却格格嬌笑道：「再難過，也只有三天而已。」

「妳有什麼事要辦？」

「自然是有。」南宮雪這句話是學他的，說了等於沒有說。

來福的苦笑更濃。

* * *

兩人一路上都沒有說話。

可是當來福發現南宮雪是朝著大威武館的街上走去的時候，忍不住開聲說話了：「妳到大威武館幹什麼？」

「你以為我去幹什麼？到熊霸天的靈位拈香跪拜？」南宮雪冷冷的瞟了他一眼。

「妳想殺龍鳴？」

「他不該殺嗎？」

「不該。」來福停下脚步。

南宮雪也停下來回頭望著他：「為什麼？」

「這件事已經由銀刀出面來解決了，他給妳公平的決鬥機會，意思就是不要再牽連其他的人，難道妳不明白？」

「我明白。」南宮雪說：「但是我却不認為這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我不懂妳的意思。」

「銀刀是個老江湖，他這樣做，難保不是特意引起其他的人對我下手？」

南宮雪冷若冰霜：「你能証明那些襲擊我的人不是他派來的？就算是別人為了賭注而探測我的武功，如果我功力不夠，豈不早就死在別人劍下了？銀刀豈非兵不

血刃的便贏了這一仗？你能說這不是銀刀高明的詭計嗎？」

來福無話可答，誰都知道「兵不厭詐」這個道理。

「如果這並不是銀刀的詭計呢？妳只能懷疑他，却也不能証明一定是他的本意，對不對？」

「我管不了那麼多，我的命只有一條，對敵人慈悲只能加速自己睡進棺材裡，這是我剛剛領悟出來的眞理。」南宮雪細小的眸子掠過一抹可怕的殺機：「特別是像龍鳴這種男人，我絕不容許他活在世上！」

「他沒有錯，為師報仇難道不應該？」

「難道你認為他想凌辱我，強暴我也是應該的？」

來福啞口無言。

「我是來保護妳的安全，並不是來幫妳殺人的。」

南宮雪冷笑：「我好像沒有請你來幫我殺人，也沒有請你來保護我的安全。有嗎？」

來福苦笑。

南宮雪忽然轉頭朝另外一條街道跑去。

「妳不殺龍鳴了？」來福一個箭步跟上她，頗感訝異：「妳改變主意了？」

「沒有！」南宮雪冷哼了一聲：「我永遠不會改變我的主意。」

「那現在妳想去那裡？」

來福很快便知道她想幹什麼，他已經看見前頭不遠處的街口上緩慢的走過一個人。

——正是毒十八。

南宮雪的笑容顯得特別冷酷，她像個狡滑的獵人發現了獵物，既歡欣又貪婪：「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毒十八，姑奶奶我非叫他嚐嚐死後再也不敢做人的滋味！」

但是此刻時值近晚，街市中不少人在走動著，南宮雪不想當街殺人，那會帶來太多的不便與物議，她謹愼的盯梢著毒十八，一俟人少處便下手。

來福歎了一口氣：「妳現在除了希望殺人之外，還希望什麼？」

「你想知道？」

「是的。」

「希望你閉咀！」

來福只好閉上咀。

毒十八雙手負背，步履悠閑，彷彿是憋了一整天的悶熱，趁著暑氣已消的傍晚出來透氣散心；他漫無目的溜躂著，這走走、那瞧瞧，南宮雪苦無機會下手。

兜著、轉著，不覺天色已全暗下來，街中的人更多了。南宮雪不免心急：「媽的，他到底要溜到什麼時候？」

她瞟了來福一眼：「你怎麼不說話？」

「妳不是要我閉咀的嗎？」

「我跟你說話的時候，你就不能閉咀。」南宮雪霸道得像頭母獅。

「妳想跟我說什麼？」來福苦笑，他覺得自己有點像一條狗。

「他是不是已經發現我們在跟踪他？」

「我想是的，誰都知道他是個非常小心謹愼的殺手。」

「那他為何不跑。」

「如果妳明知道跑不掉的時候，妳跑不跑？」

「不跑，」南宮雪說：「但是我會想辦法如何跑。」

「妳會想什麼辦法？」

「你呢？」南宮雪却反問他。

「我不知道。」

「你這麼笨？」南宮雪激他。

來福苦笑。他苦笑的樣子並不難看。

這時候毒十八忽然停在街邊拐角處的排檔上吃起東西來，他拿著一個熱氣騰騰的肉包子往口裡塞，一面又吩咐小販打包……

「他打算一面走一面吃，跟我們窮耗。」雖然隔得老遠，來福還是聞到了濃郁的香味，同時也聽到了肚子一陣一陣的咕嚕咕嚕響。

現在，應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來福吞了一口口水：「我現在才知道包子是很好吃的東西。」

「你想吃？」南宮雪望著他笑，笑得有點詭譎。

「想，想死了。」

「如果你想死便吃吧。」

「吃了就會死？」

「本來是不會的，可是如果毒十八在包子上放毒，你吃了自然會死。」

「那很簡單，不吃就是了。」

「不，我們要吃。」

「妳想死？」來福笑了。

他嘆了一口氣：「妳眞聰明。」

毒十八抱著一堆肉包子，邊走邊吃的離開了排擋；南宮雪也買了幾個拎在手中，繼續盯梢著毒十八。

南宮雪雖然買了包子，可是一口也沒吃，只是假裝一口一口的嚼動著咀巴。

——她想引誘毒十八上當。

來福嚼動著兩腮：「妳以為他會上當？」

「再精明的人也會有上當的時候。」

「說的是。」來福點點頭。

南宮雪忽然吃驚道：「你怎麼把包子眞吃下了？」

來福眞的在吃，一副津津有味的樣子：「我吃吃看到底有沒有毒。」

南宮雪呆住。

計誅毒魔

「如果有毒你豈非死定了？」南宮雪聲音顫抖。

包子不大，來福一口一個，三兩下便吃光了，他拿著手帕擦拭著咀角：「既然你能想到毒十八會放毒，難道他不會想到妳會料到？」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個會放毒的人，誰也不敢吃他摸過的東西，這一點毒十八應該比任何人都瞭解。」

「不錯。」

「既然如此，他為何還要在包子上放毒，豈非愚蠢到極點？」

「這是他的機會，難道就這樣平白放棄？」南宮雪一臉不以為然。

「當然不會，一個聰明的人是決不會放棄任何機會的。」來福說著，一面把白絹手帕摺好揣入袖口：「但是他不會把機會放在被妳識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他絕不會把毒放在包子上。」

來福望著一臉驚駭的南宮雪，接著說：「妳能想到將計就計假裝吃包子，難道他就想不到？既然他明知道妳不會把包子眞吃下去，換做是妳，妳會在包子上放毒嗎？」

「不會。」南宮雪的臉色很難看。

「如果是這樣，妳認為他會在什麼地方放毒？」

「紙，包包子的紙！」南宮雪纖細的手掌忽然一陣抖顫，包子打落一地。

慘然變色，南宮雪已經感覺到掌心一陣痲癢，她憤怒的瞪著來福：「剛才買包子的時候，你掏手帕擦汗，然後順便用手帕襯著包包子的油紙，原來你早就料到了毒十八會在那裡放毒。」

「是的。」

「那你為什麼不早說？」

「我以為妳早就知道了。」來福古怪的笑了笑：「我想我這麼笨的人都想到了，妳怎會想不到？我如果多話告訴妳，妳再叫我閉咀，豈非無趣？」

南宮雪恨得牙癢癢，却是作聲不得。

但是她很快鎮靜下來，臉上還有了笑容。

「妳怎麼不害怕了？」來福疑惑的望了望她。

「中毒的雖然是我，害怕的應該是你才對，因為我如果死了，你便見不到銀刀，你既然不害怕，我為什麼要害怕？」

來福也笑了。

「現在，」南宮雪掠了他一眼：「我已經知道你不是笨人，而且也不會再叫你閉咀，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怎樣才能不使我的雙手痲癢？」

其實南宮雪此刻的雙掌已由痲癢轉為如針刺般的劇痛，她雖然假裝鎮定，心中却是忐忑不安。

來福却搖搖頭：「我沒有辦法。」

「毒十八有辦法，他有解藥。」

「他也沒有。」

「你怎麼知道？」南宮雪忍不住還是害怕了起來：「沒有解藥，我豈不死定了？」

「妳怕死？」

「你不怕？」南宮雪瞪著他，臉上有怒意。

來福若無其事的朝她笑笑：「妳如果怕死便不要亂動，這樣妳就不會死。」

「你說話為什麼喜歡拐彎抹角？」

「毒藥有三種類：最厲害而又最有效的便是用吃的，往往能使人穿腸透肚一命歸天；其次就是毒粉，其效果雖也能毒死人，但却不易施放，往往受到風向吹襲或被吹散的影響，不容易奏効；再者便是妳現在所中的體外毒，沒有一種能毒死人的，它只是慢性毒而已，除非妳長時間接觸它才會有生命之虞，我這樣說，妳夠明白嗎？」

長吐一口氣，南宮雪鬆下心中一塊大石：「毒原來不像傳說中那麼可怕。」

「毒本來就不是那麼可怕的，很多懂歧黃之術的人有時候還用毒藥來救人呢！也就是以毒攻毒的意思。」

來福說：「毒十八就是讓妳去找他要

南宮雪的那雙漂亮美麗綉鞋直向毒十八的喉頭踢去。

解藥，那時候妳就眞正死定了。」

「爲什麼？」

「因爲那時候他給妳的解藥才是眞正的毒藥。」

「我不會逼他先吃下去嗎？」

「他不會事先服下解藥嗎？」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你對毒藥爲什麼懂這麼多？難道你也是放毒高手？」

「我不是，我是從獨孤美那裡學來的。」

「獨孤美？」

「她是『天毒子』獨孤惜的掌上明珠。」

「天毒子？」南宮雪心頭一震：「那不是當今武林對毒最有鑽研的第一個高手嗎？」

「最起碼比毒十八厲害多了。」

南宮雪心念一動：「毒十八既然想誘使我上前去向他要解藥，我們如果不去，豈非讓他懷疑我們已識破了他的詭計？」

「現在妳當然可以去了。」來福提醒南宮雪：「他已經帶我們到人稀地僻處，實際上早就等著妳上前去了哪。」

南宮雪顧著說話，竟沒發覺已遠離街市中心。

＊ ＊ ＊

南宮雪一個騰空掠到毒十八面前的時候，毒十八一點害怕的表情也沒有，反而冷冷的說：「妳跟了我大半天，究竟想幹什麼？」

「送你上西天！」南宮雪俏臉上蒙著一片寒霜。

毒十八胸有成竹，一副氣定神閑：「南宮雪，妳已經中我腐肌毒，就算妳能殺了我，妳也難逃一死。」

「所以我要在死前殺了你。」

「等一等！」毒十八見她想動手，連忙叫道：「與其大家都死，爲何不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什麼辦法？」來福已經緩步走上前來。

毒十八從容的說：「我給解藥，你們放我走。」

「好辦法！」南宮雪道：「但是我怎麼知道你給的是不是毒藥？」她覺得很好玩。

「我可先吃下給你們看看。」說著揣出一只小瓷瓶，倒出一顆烏黑藥丸納入口中。

「如果是毒藥，我會比你們先死。」毒十八把瓷瓶丟給南宮雪。

南宮雪做狀服下的藥丸，然後交給來福。

「你給我解藥，我不殺你，爲何還不走？」南宮雪煞有介事的說。

「因爲我如果就這樣走便看不到你們痛苦死去的樣子了。」毒十八臉上得意的樣子，就好像是剛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貌妻子。

「爲什麼？你給的不是解藥？你自己不是也吃了麼？」南宮雪裝得眞像。

「我是吃了，」毒十八的笑聲越來越大：「妳應該想到我會事先服下解藥才對。」

他轉頭望向來福：「連大名頂頂的花花公子也沒想到，眞是令人感到意外。」

來福含笑自如：「毒十八，你一向是最小心的人，爲什麼會認爲我們上你的當呢？」

「很簡單，」毒十八大聲道：「我算準你們會以爲我在包子上放毒，所以假意中毒誘使我不再在街市中心遊逛，以便早些對我下手，却沒想到我會在紙上放毒，你們自然會大驚失色，尤其是手掌中毒之後，劇痛難忍，有如針紮蟻噬，在這種情況之下，誰都會心慌意亂的！人在心慌意亂的時候，通常是不會冷靜鎮定，自然想不到我會預先服下解藥來訛騙你們。」

「有道理。」南宮雪嘆了一口氣。

「但是，」她又說：「我們有心慌意亂的樣子嗎？」

「沒有，完全沒有。」毒十八大笑：「你們冷靜得讓我佩服，也讓我覺得可笑，妳以爲妳能像上次一樣讓我受騙嗎？」

「就是因爲上次我騙過你，所以你認爲我這次又用同樣的方法來騙你？」南宮雪想起上次中他的毒，却鎮靜得使他誤以爲未中毒，不覺感到好笑。

「上一次，我認爲妳聰明絕頂，這一次，無疑是傻笨透頂。」毒十八仰天狂笑。

笑聲如嘶，笑聲未歇。

「既然我們已中了你的腐肌毒，爲何再給我們吃下毒藥？豈非多此一舉。」南宮雪已學得小心謹慎，她在做最後証實。

「告訴妳吧，」毒十八笑得渾身搖晃：「掌上的毒叫『蜂噬』，妳現在的感覺是掌心驟痛如蜂噬蟻咬，萬針紮刺，但却要不了妳的命，大概三個時辰之後便會自行消痛，而妳剛才吃下去的才是至毒無比的『腐肌』，不需片刻，妳就會腸破肝裂而死！妳明白了吧？」

「有一點不明白，」南宮雪冷冷嗤笑：「爲什麼到現在我的腸仍未破，肝仍未裂呢？」

「別裝模作樣了，這次我是決計不會上妳的當，南宮雪，妳爲什麼不哀號呻吟？說不定又會有人來救妳呢？」毒十八側目瞪着來福：「柳花花，上次你救了那婊子，這次誰來救你？唉，你總喜歡多管閒事，下輩子再世時可得學乖些哪。」

說罷，又是一陣仰天長笑。

——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往往會有這個舉動的。

他太得意了，得意得看不見南宮雪那雙漂亮動人的繡花鞋向他飛來，就算他看見，也不相信那是眞的，就算他相信是眞的也太遲了。

因爲，繡花鞋上那截鋒刃已不偏不倚、絲毫不差的戳入他高突的喉結裡！

笑聲驟止，血花如雨。

毒十八斷氣時，仍不肯閉上那雙看來非常迷人的如星眸子——瞪大的瞳孔透著强烈的不相信。

他不相信像他這麼小心謹慎的人，到頭來竟死得這般糊裡糊塗不明不白。

＊ ＊ ＊

早已過了吃飯的時刻，所以這家小館子生意清淡，只有兩個人靜靜的坐在角落上吃東西。

其實只有來福一個人埋頭猛吃，南宮雪滴水未沾。

——她那原本是纖白如玉的柔荑此刻紅腫如猩，而且痛得連筷子也不能拿。

不能碰筷子，自然就無法吃東西，所以南宮雪此刻雖是飢腸轆轆，餓得大腸小腸嗚嗚叫，却也只能乾瞪眼。

來福胃口極佳，一連吃了三大碗飯，一大碗能辣得讓你流出眼淚的酸辣湯，以及半隻塡鴨一條蒸魚一壺花雕。

「妳怎麼不吃？」他這時才發現南宮雪端坐不動，詫異道：「妳怕付帳？」

「你明知故問。」南宮雪沒好氣的瞪他一眼。

「妳的脖子有毛病？」

「什麼意思？」

「如果妳的頸子不那麼硬，只要跟我招呼一聲便不會餓肚子了。」

「你想餵我吃？」

「不想，但是只要妳說一聲，我便會餵妳。」

「要我求你，做夢！」

「好吧，算是我自己願意的行了吧。」來福歎了一口氣，端起南宮雪的碗筷，挾了一筷子的菜送到她唇邊。

南宮雪却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來福苦笑：「是我求妳，行嗎？」

南宮雪這才轉頭回來讓來福餵著吃。

南宮雪吃得很慢，很斯文，來福顯得很有耐性：「好不好吃？」

「你叫柳花花？」南宮雪凝視著他。

「我還是喜歡妳叫我來福，來福者，福來也。」

「像是個女人的名字。」

「我也有這種感覺，但我跟妳保証，我是千眞萬確的男人。」

「而且還是個花花公子？」

來福微笑：「我像嗎？」

「每個男人外表看來都很老實的。」

「我不是個老實的男人，從來都不是。」

「你很坦白。」南宮雪低頭喝湯。

來福，不，柳花花聳聳肩：「妳呢？妳是否也是個坦白的女人？」

「不是。」

「但是，」她接著說：「有些時候我也許是的。」

「妳是不是南宮世家的人？」柳花花輕描淡寫的問著，一雙眼睛却一瞬不瞬的注視著南宮雪臉上的表情，他似乎想看透她心底。

南宮雪却表情平淡：「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我想知道。」

「我不會坦白告訴你。」

「令尊是誰？」

「你在作身家調查？」南宮雪有慍色。

「就算是吧。」

「你問別的吧！」南宮雪語音不悅。

柳花花却不再開口，靜靜的餵食著南宮雪；嗯，就好似一個溫柔多情的男人在侍奉著他美麗的妻子進餐。

南宮雪烏黑的眸珠滑過一絲怪異的神情，兩頰竟也微微酡紅，她實際上已經吃飽了，可是却仍讓柳花花餵著她吃。

——讓人餵著吃的滋味，其實也挺不錯的。

「獨孤美眞美。」南宮雪忽然說。

「見過她的人都這麼說。」

「如果我是男人一定會喜歡上她。」

「但是妳却討厭男人，對不對？」柳花花目不轉睛的望著她：「在妳眼裡，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你好像還不壞。」南宮雪淺笑。

「獨孤美是不是你的妻子？」她猶疑了一下說：「我看得出來她對你很好。」

「朋友，很好的朋友。」柳花花微笑瀟洒而飄逸：「我想她會成爲我的妻子。也許不會，很難說。」

南宮雪沉默了一下，忽然說：「走吧。」

「不吃了？去那裡？」

「大威武館。」

柳花花皺了皺眉：「妳兩隻手……」

「沒有手一樣能殺了他。」南宮雪鐵青著臉。

南海殺人蜂

沒有手也能殺人，這不是吹牛，事實証明南宮雪殺毒十八只用脚，並沒有用到手；當然，還有用到一點腦筋。

——只有用腦筋殺人才是最可怕的。

南宮雪與柳花花踏進大威武館，才發現龍鳴是一個很有腦筋的人。

整個大威鏢局一片死寂，連個鬼影子都不見，要不是大堂上熊霸天的靈堂上燃著兩根白色的火燭，可是連一點光都沒有。

靈堂側停放著一口上好木料做成的棺材，不用打開來看，笨蛋也知道裡面躺著的是熊霸天。

燭影在黑暗中微微飄晃著，香火隨風忽急忽緩的燃燒著，竟有幾分鬼氣森森。

「奇怪，偌大武館怎不見半個人影？」南宮雪心中一片疑惑。

柳花花說：「既然沒人，何不就走了。」

「不可能沒人的，」南宮雪一雙眼溜著四週：「就算龍鳴不在，也應該還有其他的人才對。」

柳花花也覺得奇怪，「那一定是傍晚我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看見我們了；在殺毒十八的時候，他們便全都避開了。」

「不，不對；」他馬上又搖搖頭說：「如果是這樣，香案上的香燭是誰點燃的呢？」

「當然不會是熊霸天，死人是不能點香燭的。」

——只有活人才能點燃香燭，活人呢？

總不會躲進棺材裡去吧？

南宮雪不禁把目光投向那口放得四平八穩的棺木上，忽然心中一動，詫道：「那是什麼？」

柳花花凝目望去，神情微凜的走前去，只見棺木底下隙縫中緩緩流出紅色的液體……

「死人還會流血麼？」南宮雪也走前去。

死人當然不會流血，他們很快知道那流出來的東西不是血，但是他們也說不出那是什麼東西，只覺暗紅色的液體傳來濃烈的香味，而且流了一地都是，南宮雪雖然很小心的避免踩到它，但仍不免脚底沾到了一點。

「好像是蜜糖水。」柳花花俯視了一下說。

「蜜糖水？」南宮雪一頭霧水，茫然道：「棺材裡放蜜糖水，豈不怪事？」

話聲甫落，忽聞一陣衣袂飄空聲，只見火光滿天，四週屋頂牆頭上站滿了左手持火把、右手握刀劍的彪形大漢，當中而立的竟是龍鳴。

「南宮雪，臭婊子，大爺已經等妳很久了！」龍鳴一臉張狂，不可一世的指罵著南宮雪：「我早就料到妳會找上門來，臭婊子，這回可叫妳來得去不得！」

仇人見面，南宮雪怒憤填膺，叱道：「你這個賊男人，我今天誓必取你性命！」

「命」字仍在舌尖打滾，南宮雪已如激光火石般的撲向龍鳴！

南宮雪立意置龍鳴於死地，人在空中，繡花粉鞋底下的利刃已嗆然而出，急奪龍鳴咽喉！

但是，就在南宮雪撲起身形的時候，忽見龍鳴身旁的兩名大漢急急打開懷中一個黑色圓形鐵桶，但聞呼的一聲，竟飛出了一片黑壓壓的大黃蜂！

令人駭異的是，密密麻麻有如千軍萬馬的大黃蜂竟全部撲向南宮雪！

南宮雪始料不及龍鳴會有這一手，心頭震駭，連忙倒吸一口氣，抽身暴退！

但是這些大黃蜂似乎是會認人似的，那麼多人誰也不咬，卻偏偏朝南宮雪飛身咬去。南宮雪臉色倏變，她兩掌此刻疼痛未消無法運勁，就算她能，也無法打落那漫天匝地而來的大黃蜂，誰也不能。

只不過眨眼時間，南宮雪嬌小的身軀已被大黃蜂週身罩住……

「小心！那是南海的殺人蜂！」

柳花花驚聲喝叫，叫聲中人已蛟龍般的飛身而去！

飛身當中，他已脫下身上的水藍色大袍，捲起一片強風打向那片黃蜂！

可惜他不能夠如願，因為牆頭屋頂上的大漢已四面八方的飛撲而來！

「柳花花，大威武館與你素無瓜葛，為何要淌這渾水？」

站在飛簷上的龍鳴一臉得意之色：「你雖然有絕世的武功，只怕這回難救那臭婊子了！」

他說得不錯，柳花花雖然一個迴腿踢翻了那些大漢，但是那些牆頭上的大漢卻立刻又撲身而來，他根本無法救助南宮雪。

南宮雪急速的奔逃著，無論她跑到那裡，殺人蜂像幽靈般的便跟她到那裡，她全身上下已經不知道被叮了幾口；她此刻心中的恐怖駭懼無以復加，如果繼續下去，一定會被殺人蜂螫咬而死！

她寄望柳花花能趕過來救她，但是柳花花此刻卻被另外一羣黑蜂——像蜂般的黑衣大漢死命纏住，柳花花雖身手了得，但一時半刻卻也無法擺平那麼多人。

她本想撲向龍鳴，出其不意的抱住他，好歹也來個同歸於盡，一起被殺人蜂螫死；但是她已無能為力，她祇能雙臂掩面，蹲著身子，任由殺人蜂在她身上肆虐……

手上、腿上、背上，無一不被殺人蜂螫咬著，她已痛得幾乎要昏過去！

——為什麼殺人蜂只攻擊南宮雪？難道它們是龍鳴豢養的，只會攻擊敵人？

——柳花花雖無殺龍鳴之意，但是他毫無疑問是站在南宮雪這邊的，他也算是敵人，殺人蜂為何不攻擊他？

就在南宮雪想到問題之處時，她同時也聽到了柳花花的大聲呼叫。

「鞋子！南宮雪，快把鞋子脫掉！」

鼓起餘勇，南宮雪猛地嬌喝一聲，整個身軀如旱地拔葱般竄起，滴溜溜的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腳底下的兩隻繡花鞋已激飛而出！

原本是含笑自若的龍鳴突然臉色大變。

因為那雙鞋正以快得讓他無法閃避的速度飛向他的面門！

他心魂欲裂的怪叫一聲，連忙探手一抓，正好接住了那雙鞋子——如果不是這樣，鞋尖上的利刃必然會刺入他的腦門。

他躲過了一刦。

但是臉上卻沒有高興的神色，反而湧上了驚駭與恐懼之色，他像丟棄燙手山芋般的把那雙鞋子擲向遠處，同時也倉惶的掠起身形！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原本是攻擊南宮雪的殺人蜂忽然撲向龍鳴！

像南宮雪這麼好身手的人都逃不過殺人蜂的攻擊，遑論龍鳴了——他已陷入漫天匝地的蜂影中。

他狂吼著跳動身子，同時拚命的揮動著雙手，雖然打落了無數的殺人蜂，但是卻無法阻止更多的殺人蜂在他身上螫咬！

他發出淒厲的叫聲。

叫聲令人毛骨悚然，由強而弱……

終於叫聲歇止，他那魁梧的身材像洩氣的皮球般緩緩倒下……

他死狀恐怖的睜大著眼，似乎，他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死在自己帶來的殺人蜂毒螫之下……

殺人蜂仍然瘋狂的攻擊著他——因為他那雙手的蜜糖水氣味仍未消失。

——蜜糖水原本是從熊霸天的棺木流出來，而被南宮雪的鞋子踩上的，這本是龍鳴的計劃，殺人蜂會循著這股氣味展開攻擊。

然而千算萬算，他卻沒算到南宮雪會將那沾著蜜糖水的鞋子打向自己，而致使自己的雙手因接鞋而沾上了那要命的蜜糖水。

所以他就死在毒蜂的螫口下。

龍鳴一死，其他的人見狀紛紛四散而逃，瞬間已跑個精光；柳花花躍到南宮雪身旁時，南宮雪已虛脫般的倚靠著一株樹幹直喘氣，俏臉上仍透著一股驚悸：「看來他比毒十八還要工於心計。」

「妳還好吧？」柳花花關注的問。

「不好，非常不好！」南宮雪虛弱的喘著氣，但是臉上卻泛起倔強傲悍的笑容：「但是，死不了。」

話雖如此，柳花花仍能看出她一臉痛苦之色，不禁急道：「妳必需趕快找個地方敷葯，否則被殺人蜂噬咬之處會紅腫潰爛，那就不妙了。」

* * *

城東一家小客棧。

南宮雪和柳花花同坐在房中的小方桌

旁。

「妳為什麼不肯搽葯，難道妳不知道黃蜂之毒會令人喪命？否則怎會稱為殺人蜂？」柳花花語氣充滿焦灼與疑惑。

南宮雪一臉痛苦難耐，卻不聲不響的閉著眼。

「這是獨孤美獨門秘方的解毒葯，管用得很，只要搽上一次包準沒事。」柳花花指著桌上一個精緻的小瓷瓶說。

南宮雪銀牙緊咬，雖覺週身如火灼般的熾痛，仍是一言不發。

柳花花擰了一條乾淨的毛巾，「快躺到床上去吧，遲了就來不及啦！」

南宮雪痛得忍不住輕輕呻吟，卻一勁子的猛搖頭：「不要，不要！我寧死也不搽葯！」

「為什麼？」柳花花楞住。

南宮雪忽然紅著臉撲到床上，把臉埋在枕被中：「你難道忘了我是女人？」

柳花花恍然大悟：「妳不說我倒真忘記了。」

隨即乾笑兩聲，舉步向房門走去……

「你幹什麼？」南宮雪抬臉問。

柳花花站在門口：「我去請掌櫃的他老婆來幫忙。」

「不要，不要！」南宮雪忽地搖頭猛叫：「我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連老太婆都是想害我，你敢保証她沒害我之心？」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的。」柳花花苦笑：「我請她幫妳搽葯，我坐在房中監視，這樣可以吧？」

南宮雪猛烈搖頭：「這樣你還不是一樣會看到我的身體？」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妳到底要怎樣？」

忽然眼睛一亮：「不如趕到獨孤美那裡去，請她幫妳搽……」

隨即歎氣道：「只怕不行，趕到那裡去時毒一定發了。」

南宮雪忽地哼唷痛叫，一副痛苦不堪！

柳花花連忙說：「我去請掌櫃的老婆來！」

剛一起腳，卻聽得南宮雪叫道：「回來！」

柳花花沒好氣轉身問：「妳究竟要怎樣？」

整張臉埋在枕被間，聲音細若蚊聲：「你，你幫我搽……」

猛地一怔，柳花花似是想不到南宮雪有此決定，不覺躊躇起來……

原先他只想到救人，卻沒想到這樣會使南宮雪褪去所有衣衫，赤裸玉體；現在南宮雪答應了，他反而猶疑不決的呆立著……

但是，他還是走前去了，畢竟他是個見多識廣的江湖人。

當柳花花小心翼翼的除下南宮雪的衣衫的時候，他發現南宮雪竟是一個絕世美人，那白得像雪、像玉的美妙胴體，竟使得他覺得突然呼吸困難，幾乎窒息過去！

他見過不少女人，江湖上的人都稱他花花公子，可是他真的沒有見過這麼美的胴體，美得出奇，美得毫無瑕疵，美得人見人愛、人見人想的胴體！

他幾乎忘記要替她搽葯了，直到南宮雪的玉體輕輕顫抖，他才猛然覺醒……

南宮雪此刻感覺不出痛苦，她顫抖著，她以為胸中那顆心一定會跳出口腔來……

南宮夫人

月光如水，斜斜的照進大廳。

歐陽無情用最舒服的姿勢斜坐在交椅上，卻用最凌厲的眼光盯著葉霜。

他是個外表隨和的人，微禿的頭、微胖的臉、以及微顯臃腫的身材，以致於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已賺得滿盤滿鉢的富商巨賈；特別是他身上那襲全是用最珍貴的「天蠶絲」所做成的金色絲袍，以及左手無名指上的「滇池玉戒」，你絕不會相信他就是當今武林最厲害的殺手「一劍千金」歐陽無情。

他不但是最厲害的殺手，也是全天下代價最昂貴的殺手。

但是他此刻卻表情嚴肅，一臉冷漠。

「據我所知，」他說話的速度很慢，但卻很清楚：「再過三天南宮雪便要在八太子崖上和銀刀決鬥，目前大家的看法是機會各佔一半，換句話說，南宮雪有可能死在銀刀的刀下，妳為什麼不等決鬥之後再決定這件事？」

「任何人都會覺得妳這個做法很蠢的，」他繼續說，他向來都是措詞直接而鋒利，就和他的劍一樣：「妳只要再忍三天，萬一南宮雪死了，妳便可以省下一千兩黃金，妳知道，不管是誰要我殺人，必得先付這筆數目。」

葉霜端坐不動。

她雖然已經四十歲了，但是她那絕美的風姿以及保養極佳而顯得很有彈性的身裁，使人看起來她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誰都不敢否認她是一個渾身充滿魅力的女人，就連她說話的聲音也會使人酥軟：

「南宮雪一定要死，一天都不能讓她活。」

她說話的樣子，再加上那雙水汪汪的眸子，顯得極其嫵媚，一點都不像想殺人的意思：「她如果不死，我便會被擠出南宮世家。」

「為什麼？」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記得你殺人只要千兩黃金，從不問原因理由的，不是嗎？」

「那是以前，現在不一樣了。」

歐陽無情端起香味四溢的葡萄美酒，輕呷了一口，緩緩舒了一口氣，神情已不再那麼冷漠：「其實我早已不再殺人了，妳一定知道，一個人在很有錢的時候，通常是不大願意幹冒險的事，特別是殺人這類兇險事。」

「所以，」他抬起戴著滇池玉戒指的手，攏了攏已顯微白的鬢髮，語氣堅定的說：「妳一定要告訴我原因理由，一點都不能隱瞞。」

「其實告訴你也無妨，我知道你一定會替我保守秘密，這是規矩。」

葉霜微微挪動豐滿的身材。「廿一年前南宮世家的長公子南宮長恨愛上一個叫白姬的女人，而且打算娶她為妻……」

「但是他卻娶了妳葉霜。」

「他並不愛我，始終都不愛。」葉霜語

音生硬。

「妳却愛他愛得要死。」歐陽無情方正的臉上泛起一絲妒意。

葉霜的微笑很美：「不說他顯赫的家世，單就是他那倜儻風流的外表便足以傾倒全天下的女人，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爲什麼天下女人都這麼膚淺，只喜歡外表好看的男人？」歐陽無情眼露譏誚。

「男人還不是一樣只喜歡漂亮的女人？」葉霜語帶輕蔑掃了他一眼：「但是南宮長恨愛上的白姬却不是個頂漂亮的女人，至少我認爲我就比她美……」

「不錯，她不如妳美；」歐陽無情截斷她的話：「可是她比妳溫柔體貼，有一種男人最欣賞的便是女人的溫柔，像水般的溫柔。」

「雖然她是個溫順乖巧的女人，南宮長恨愛她入骨，只可惜他父親南宮極堅決反對這門婚事。」

葉霜美麗的眼睛一閃一閃，彷彿墮入了往事的回憶裡。「因爲白姬出身青樓，這等卑微的身世，無論如何是配不上南宮長恨顯赫的家世，南宮極說什麼也不會讚成他兒子娶一個風塵女人入門。」

「這正是所謂的門不當戶不對，婚姻有時候比做買賣還要現實。」

「就我所知，」歐陽無情說：「當年南宮長恨也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事先替白姬贖身，南宮極本來不知道白姬的出身，後來他怎麼會知道了？」

「那是因爲我告密。」

「妳是個聰明的女人。」歐陽無情歎了一口氣。

「之後呢？我是說南宮長恨屈於父命娶了妳之後，白姬她怎樣了？」

「我給她一筆錢，請她走得遠遠的，我知道南宮長恨對她並未死心。」

葉霜緩慢的說著：「那時候白姬已經懷有他的孩子。」

「就是南宮雪？」

「不錯。」葉霜眸孔閃過一絲寒芒。

「南宮長恨知道嗎？」

「知道有什麼用？當家的是他父親，他又是個出名的孝子，他能怎樣？」

「這麼說，白姬是做了未出嫁的母親了？」歐陽無情問：「她是否拿了妳的錢走了？」

「她是走了，但是並沒有接受我的錢，她外表看去雖然溫順，其實是一個很有骨氣的女人。」

葉霜微笑著說：「憑良心說，她是個相當不錯的女人，我倒眞有點喜歡她。」

歐陽無情冷笑：「那是因爲她聽妳的話，乖乖離開了南宮長恨？」

「她是聰明的，如果不這樣，只怕當年我就已經殺了她。」葉霜語氣低沉。

「南宮長恨知道是妳逼她走的嗎？」

「或許知道，不過他抓不到我的証據。」葉霜淡淡道：「就算他知道又如何？畢竟我已是南宮世家的大少奶奶，我有權逼走任何想破壞我家庭幸福的女人，不是嗎？」

「就這一點來說，妳是有權這麼做的。但是，」歐陽無情頓了一下說：「爲什麼廿一年後的今天妳要取南宮雪的性命呢？」

葉霜忽然臉上一陣黯然：「老實說，白姬雖然走了，南宮長恨無時無刻在思念著她，特別是想念著他未曾謀面的孩子。」

「那是當然，何況妳又不曾替他生下一子半女，他自然想念他與白姬的孩子，這是人之常情。其實妳夠聰明的話，妳可以替南宮長恨物色一個妾給他，如此一來，可以減低他對白姬母女的思念，二來妳還可贏得他的感激呢。」歐陽無情說：「畢竟無後爲大不是一件小事。」

「我試過了，而且他父親也一直催促他納妾。」葉霜浮起一個苦澀的微笑：「但是他堅持要白姬母女入門，他父親也答應了。」

「妳不答應？」

「我怎能不答應？當家的南宮極都同意了，爲人媳婦的我那有說話的餘地。」

「其實妳心裡非常不願意，是不？」

「那當然！」葉霜冷哼道：「他娶誰做妾侍都可以，就是白姬不行！」

「妳恨她？」歐陽無情頗感驚訝。「他娶別的女人或是白姬做妾，對妳來說有什麼不同？」

「自然不一樣。他如果娶別的女人做妾，我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元配夫人。」

「白姬入門，妳豈非仍是元配夫人？」

「如果她入門，我便永遠失去南宮長恨；我非常清楚他今生今世不會再去愛別的女人，所以我寧可他娶別的女人爲妾，對我來說，我不會有失去他的感覺。」葉霜微顯激動：「白姬就不一樣，我肯定只要她一入門，他決不會再看我一眼，更何況如果白姬向他透露我曾經逼她走，你想，他還會再對我好嗎？」

「恐怕不會。」歐陽無情輕嘆道：「南宮長恨有了妳這個美賽天仙的妻子，竟仍念念不忘一個風塵女子，不知他是眞痴情，抑或是對得不到的東西愈想得到而痴戀白姬？」

「後來白姬爲何又沒入南宮家門？」他望著葉霜一字一字道：「是不是妳又從中做鬼？」

葉霜淡然道：「我只不過是收買了那些出去尋找白姬的家丁們，有錢能使鬼推磨，不是嗎？」

「人爲財死，誰說不是。」歐陽無情看著她：「妳總是能看透人心，抓住人性的弱點。」

「遺憾的是，我却抓不住南宮長恨的心。」

葉霜一臉惆悵：「我雖然阻止了這件事發生，但是我知道瞞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所以十年前我特地請了殺手，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來個斬草除根。」

「雖然狠了一點，却不失爲好辦法。」

「可惜十年來，一直找不到白姬的下落，我以爲她死了呢，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跑出了一個南宮雪。」

「妳如何確定她就是白姬的女兒？」

「我問過熊霸天的大弟子龍鳴，她自稱是妓女的女兒，又姓南宮，而且我還曾偷偷到東風客棧暗中窺探過她，她的神情外貌不僅有幾分似當年的白姬，而且隱約

有南宮長恨的輪廓，我有一個直覺，她便是白姬的女兒。」葉霜語氣肯定。

「如果不是，豈非錯殺無辜。」歐陽無情搖搖頭。

「錯殺總比錯放要好，不是嗎？」一絲冷酷的笑意自葉霜的唇間漾起。

「我同意妳的看法，」歐陽無情啜了一口酒，「但是我還是不瞭解，爲什麼一定要殺南宮雪？如果她眞是白姬的女兒，爲何不到南宮世家認祖歸宗？」

「這一點我會想過，當年白姬不入南宮家門，不管是什麼理由，對她來說實際上是等於被南宮世家遺棄的，在這種情況下，換做是你，你肯認祖歸宗嗎？」

「如果是我，」歐陽無情說：「除非是南宮長恨親自來找我，否則我是不會自動找上門去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尊嚴，不是嗎？」

「南宮長恨知不知道江湖中最近出了個南宮雪？」歐陽無情忽然想起說：「妳會懷疑南宮雪與南宮世家有關，難道他不會？」

「他已經知道有南宮雪這個人，而且也懷疑她的身世，江湖中的消息，南宮世家向來是很靈通的。」

「這麼說，他應該去找過南宮雪了？」

「沒有。」

「爲什麼？」

「他不良於行已經有一年了。」葉霜說：「去年春天，不知怎地患了脚疾，一直醫治不好，到今天仍不能走路，所以也就無法去探南宮雪了。」

「如此豈非更妙，妳何必急着殺南宮雪？反正南宮長恨現在不便行動，暫時也無法確定南宮雪是否就是他的女兒，妳不妨拖到十五，說不定她死在銀刀手下，不就讓妳稱心如意了嗎？」

「不行！」葉霜搖頭說：「你以爲他會這麼蠢？他雖然行動不便，難道他就不會派別人去探究竟？」

「那還不簡單，妳收買他們便是了，反正妳有的是錢。」

「問題是，他這次是拜托他的一位好朋友辦這件事。」葉霜苦笑道：「而他這位朋友正好不要錢。」

「不要錢的人在這個年頭好像早就絕種了，你說說看，那個人究竟是誰？」歐陽無情一臉好奇。

「是柳花花。」

「是他？」

歐陽無情驚楞住。「那個令人討厭的花花公子！」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歐陽無情一連喝了兩口酒，緩緩道：「幾年前妳曾經救過他一命。」

「是的，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因中了『五毒君』的暗算，全身發黑，奄奄一息，正好被我和南宮長恨路過撞見……」

葉霜瞇着眼說：「當時我身上帶有解毒葯，幫他遏住身上的毒，然後帶他去找『天毒子』獨孤惜，不僅救了他一命，而且還讓他交上了人見人愛的獨孤美。」

「當時，雖然南宮長恨也在場，但實際上救人的措施與主意，完全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不是我，沒有人會想到找天毒子，找不到天毒子，只怕柳花花早已成了閻王爺的女壻了。」

「妳對他有救命之恩，難道他不想回報妳？」歐陽無情道：「我是說，他不肯爲妳殺南宮雪嗎？」

「不肯。」葉霜冷笑。

「那他豈不成了忘恩負義之徒？」

「他不這樣想，」葉霜咬牙道：「幾年來他跟南宮長恨有深厚的交情，他認爲如果爲我殺了南宮雪，等於出賣了南宮長恨，他說他不願意爲了報恩而出賣朋友，這是他做人的原則。」

「他既已知道妳的計劃，妳不怕他告訴南宮長恨？」

「這倒不會，他雖不肯幫我，但也絕不會出賣我，他就是這種人。」

「他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歐陽無情冷哼一聲。

「那他查出南宮雪的身份沒有？」

「當然還沒有，像南宮雪這樣初出江湖的人，自然是格外小心謹愼，絕不會輕易洩露自己的身世，萬一傳揚出去，被南宮世家來個堅決否認，她豈非很沒面子？」

「這的確是很沒面子的事，如果南宮世家不認賬，南宮雪豈不成了野生雜種受人恥笑？她保密自己的身世，不肯公開與南宮世家的關係是正確的。現在……」歐陽無情沉吟了一下接道：「我總算明白妳非殺南宮雪不可的原因了，可是爲什麼不能等十五她與銀刀決鬥以後才動手呢？」

「我也希望如此，」葉霜徐徐道：「但是南宮長恨要柳花花在決鬥前查明南宮雪的身世，如果她眞是白姬的女兒，那麼南宮長恨必然會干預這場決鬥。」

「是不是担心南宮雪會死在銀刀手下？」

「是的。」

「決鬥的事已是人人皆知，而且也講好由少林掌門人當見証，這是一場光明正大的決鬥，南宮長恨如何干預得了？」

「無論如何南宮世家在武林中有他一定的力量，南宮長恨有能力干預的。」葉霜透了一口氣，續道：「一旦南宮雪是南宮世家的人，那麼南宮長恨便有權改變決鬥的人選。」

「妳是說他會另派南宮世家的人與銀刀決鬥？」

「當然，他怎捨得讓他女兒冒險？」葉霜冷笑：「所以殺南宮雪之事決不能拖到十五之後，愈快愈好，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歐陽無情微垂眼眸：「我早已收山多年不再幹殺手，妳是否也明白了呢？」

「我明白，」葉霜微笑：「即使給你雙倍錢，你也不肯幹嗎？」

「妳應該知道，對一個已經是很有錢的人來說，錢對他已是沒有什麼意義了，就像是一個已經吃得很飽的人，妳若再給他一盤肉吃，他非但不會感激妳，反而認爲妳想撐死他哩。」歐陽無情抬眼望住她：「更何況，這樁事並非只殺南宮雪，柳花花呢？他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嗎？」

「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了。」葉霜盯

著他：「當今世上能殺柳花花的人，算來算去找不出幾個，你大概是其中的一個吧。」

「我沒有把握。」歐陽無情搖搖頭：「再加上南宮雪，更沒有希望了。」

「葉霜，」他凝視著她：「你知道，我從不做沒把握的事，尤其是殺人的事。」

「我知道，否則你怎會活這麼久？」葉霜嫣然一笑，風姿迷人的掠了他一眼，「但是我認爲你還是有機會的，在我來你這裡以前，我已經得知南宮雪爲了殺毒十八與龍鳴，已搞得雙掌不能握物，而且週身還受了殺人蜂的攻擊，在天亮以前她決好不過來的……所以，」她稍稍一停，接著說：「你如果現在去，實際上只是面對柳花花而已，只要殺了他，南宮雪便準死無疑。」

「我說過，我不再爲錢而殺人。」

「我知道，」葉霜忽然緩緩站起來：「我一直都知道，今生今世，你最想要的便是……」

歐陽無情的瞳孔倏然睜大！

——葉霜一絲不掛的玉體已映入他眼簾。

「爲了南宮雪，妳什麼事情都肯做？」

「是的，就如你爲了想得到我，什麼事都肯做一樣。」

歐陽無情沒有說話。

——因爲他已撲前去吻住葉霜了。

* * *

看上去南宮雪彷彿是睡著很久了。

其實她根本就沒睡，只不過是把眼睛閉上吧了。

她仍能感覺到她那顆心噗噗的跳個不停。

——在一個大男人面前赤身裸體，眞是一件天大的事。

她其實可以讓柳花花請掌櫃的老婆來幫忙搽葯的，可是她却沒有這樣做。

——是她對柳花花有安全感？

——還是她愛上了他？

柳花花沒有想這個問題，他只想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南宮長恨的女兒。

他知道像她這種個性倔强的女人是不會輕易告訴他的，他必須慢慢來。

可是也不能太慢，離決鬥的日期只有三天了。

「她到底是不是南宮長恨的女兒？」

他仍然像上次一樣把兩隻腿翹在桌上，把椅子搖得吱吱作响；他彷彿在自言自語，其實是有意說給南宮雪聽的，他知道她並未眞的睡著。

他的音量不低，南宮雪聽得清清楚楚，可是她却悶聲不哼；此刻的她經過搽葯之後，身上被蜂咬的傷口不再那麼劇痛。

「到底是不是啊？」柳花花又說了一句，音量也提高了一些。

「是不是關你什麼事？」

說這話的不是南宮雪，而是緩緩推門而入的一劍千金歐陽無情。

「你是誰？」南宮雪霍然而起，她警覺得像一頭靈敏的豹子，可惜週身的疼痛便得她不得不蹙起雙眉。

柳花花那張蠻好看的臉上雖然滑過一絲驚異，但仍若無其事般的把椅子搖得吱吱响：「不關我事，難道關你事？」

順手把門掩上，歐陽無情站在門口掃視了南宮雪一眼，然後把目光停在柳花花身上：「本來是不關我事的，但是，柳花花你一定知道，人在受人之托後，往往不關己之事變得非管不可了，你說是嗎？」

「如果我記性不錯的話，你在多年前便已封劍江湖了，不是嗎？」

「封劍江湖並不表示不再出劍，有封就有開。」

「誰？誰能使你封劍之後再拔劍？」

「你認爲會是誰呢？」

「爲她，值的嗎？」柳花花眼中有譏誚。

「對我，值得的。」歐陽無情語氣堅定。

「你有沒有考慮過，殺她一定要先殺我？」

「考慮過了，」歐陽無情冷漠的瞪着他：「我在等你拔劍。」

柳花花瞇了瞇眼：「你有把握殺我？」

「沒有，」歐陽無情補了一句：「但是，你也沒有把握能殺得了我。」

「既然如此，我們爲何要做沒有把握的事？」柳花花冷笑：「更何況，你我根本還不知道她是不是南宮長恨的女兒，不管是你死或是我亡，豈非笨極？」

「有道理，」歐陽無情笑了一笑：「只是不知道你如何証明她不是？」

「爲何不問問她？」

「她肯說嗎？就算她肯，她說的是眞的嗎？」歐陽無情雖然這麼說，仍是轉頭望向南宮雪：「南宮雪，妳是不是南宮長恨的女兒？」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南宮雪站在牀邊，一雙眼惡狠狠的瞪著他。

「我就知道她不肯說。」歐陽無情朝柳花花笑笑：「但是我還是有辦法讓她說出來，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我知道你有辦法，我爲什麼要跟你賭？」柳花花冷笑連連。

「你眞精。」歐陽無情歎了一口氣：「想在你身上佔點便宜簡直比登天還難。」

「南宮雪，」他望向怒目而視的南宮雪忽然說：「妳不敢承認，是因爲怕人恥笑妳母親白姬是妓女，對不對？」

南宮雪不說話，眼中射出了怨毒的眸光！

歐陽無情臉露輕佻：「我早聽人說過白姬是人見人愛的頭牌妓女，只要跟她上床銷魂一次，包準終生忘不……」話沒說完，南宮雪已目皆欲裂的向他撲去！

但是，柳花花比她還要快一步，他早已如離弦之箭般的射向南宮雪，而且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攔腰抱住南宮雪！

南宮雪傷勢未癒，身法自然比平時慢得很多，而且力道也使不出來，當她被柳花花那强有力的手臂抱住的時候竟也動彈不得。

在同個時候，歐陽無情也已嘴含詭笑，稍顯臃腫的身子驀然如脫韁之野馬直奔而去，而且腰中的劍嗆的一聲已直指柳花背心！

這一劍的確快，而且狠。

——一劍千金，絕對值得。

絕對值得！

問君能有幾多愁

任誰來看，都會相信歐陽無情那一劍必然會穿入柳花花的背心，歐陽無情也相信。

——他是一個很有信心的人，特別是對自己的劍。

然而這次他失望了。

因爲他那非常有自信的一劍僅刺在他的左肩上，而且刺得並不深，至少柳花花並沒有痛苦的樣子，他甚至還朝歐陽無情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當他快捷而詭秘的降落在屋角的時候。

「你還是佔到了便宜。」柳花花橫眼睨著他。

「你受傷了！」南宮雪瞥見他鮮血染肩，不免驚慌失措。

柳花花沒有回答她，他已經沒有時間回答她——歐陽無情已經刺出了他的第二劍。

——這一劍，更快！更狠！

這一次，柳花花沒有再避，他也沒有地方避，所以他只有衝出去，當然是拔出他腰間的劍衝出去。

他的劍和平常人的劍沒兩樣：三尺九寸長的劍身、古銅色的劍鍔泛著烏光，比起歐陽無情的劍鍔金光閃亮，顯然要遜色多了。

但是，他的劍法似乎要比歐陽無情來得更快一點，嗯，而且還要更狠、更準一點。

只有一點點。

就這一點點，勝負已分曉。

——高手過招，就是比的這「一點點」。

劍光急歛，人影倏分。

「我還是佔不到你的便宜。」歐陽無情咀角浮著苦笑：「看來，我的劍法退步了。」

「不，」柳花花長劍回鞘，面無表情：「你沒有退步，是我進步了。」

「是的，」歐陽無情的苦笑更濃：「我現在才明白，沒有進步就是退步……」

沒有進步便是退步，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人志得意滿、固步自封，喜以現有的成就自得炫耀。

歐陽無情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退步，但是也沒有進步。

沒有進步便是退步，他知道得太慢了。

血，正從他眉間湧出……

不過，在他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還是顯得安詳而無遺憾。

——至少，他曾經得到過葉霜。

* * *

葉霜呢？

歐陽無情的死，對她來說是否也會有遺憾？

不會的，這一生中，大概只有南宮長恨才是她最關心的，她愛他勝過愛自己。

就算死一百個歐陽無情她也不會皺一下眉頭，但是她此刻心中却微微悸動著——她想不出還有誰比歐陽無情更有希望殺柳花花。

——只有先殺柳花花才有機會殺南宮雪。

——只有殺死南宮雪才能高枕無憂的擁有南宮長恨。

——南宮長恨是她的一切。

她一直摒息靜氣的躲在窗外，她清清楚楚的看見歐陽無情死在柳花花劍下；她清清楚楚的看見南宮雪因歐陽無情的侮辱白姬而發怒。

——任何做子女的人決不會坐視自己的母親被羞辱。

——她是白姬的女兒，也是南宮長恨的骨肉，這一點已經沒有疑問。

唯一有疑問的是，如何才能殺南宮雪？

欲殺南宮雪必先殺柳花花，欲殺柳花花……

葉霜木無表情的臉上忽然有了笑容。

——她又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絕對有效的好辦法。

* * *

在肩上的血仍汩汩流著，原本清爽悅目的淺藍色衣袍在搖曳的燈光掩映下，變得格外猩紅而刺目，柳花花雖然顯得若無其事，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只要歐陽無情那一劍再偏一點，再深一點，只怕倒在地下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歐陽無情。

南宮雪不是笨蛋，她當然清楚得很；她也清楚柳花花爲誰受傷，所以她毫不掩飾關注之情，她焦慮道：「你快躺下來，你傷得不輕！」

她手上的紅腫已逐漸消退，勉强可以用力，顯得有些笨拙的爲他擦拭傷口，止血以及敷上隨身携帶的刀創葯。

「痛不痛？」她問。

「當然痛，痛死了。」柳花花說。

「看你的樣子，好像這一劍並不是刺在你身上，你全然沒有痛苦的樣子。」

「如果不這樣，歐陽無情豈非更有信心，他愈有信心，我想打敗他的機會就愈小了，不是嗎？」

南宮雪默默記住這句話——她需要記住任何與人交手對決的經驗。

「謝謝你，如果不是你，我想，我大概沒把握接到他這一劍。」她包紮着他的傷口。

「他爲什麼要殺我？」南宮雪擦了擦手上的血漬：「因爲我是白姬的女兒？」

「不，」柳花花坐起床沿：「因爲妳是南宮長恨的女兒。」

南宮雪驀地抽出腰間短劍，迅雷不及掩耳的抵住他的咽喉！「你再提南宮長恨我便一劍叫你見閻王！」

她那副咬牙切齒、怒氣騰騰的樣子，著實叫柳花花吃了一驚：「妳，妳恨他？」

他這句話其實是多餘的，南宮雪眉宇間所流露出的濃深恨意，只怕連白痴也看得出來。

南宮雪怒瞪著他：「別以爲你救過我，我便不敢殺你，其實我並不領你的情，你救我是另有目的的。」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只好閉口不言，他知道她說得出做得到。

半晌，南宮雪才微顫著手收劍歸鞘，長長的、緩緩的透了一口氣，她冷冷地說：「要歐陽無情來殺我的人與要你來殺我的人是同一個？」

柳花花緩步走到窗前，靜靜的凝視著

窗外的月光，好一會才說：「是的，是同一個人。」

「誰？」南宮雪的聲音冷得似冰。

「我不會告訴妳！」柳花花的聲音也很冷，而且語氣堅決：「永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

——他怎能告訴她要殺她的人便是她父親的老婆？

——最要命的是那人還是他的救命恩人！

——所以他誰也不能說，即連最好的朋友南宮長恨以及最好的情人獨孤美也不能；他可以不聽命救命恩人殺南宮雪，但是他絕對不可以出賣她。

南宮雪當然不會瞭解，她又拔劍抵住他的後頸：「說！不說我就叫你永遠都不會說話！」

柳花花動也不動，站得像一座山。

微微一用力，劍光已刺破了他頸後的肌膚，沁出了一絲血漬，南宮雪眼裡也佈滿了血絲，柳花花雖然沒有回過頭去看她，但是從她咬牙切齒的聲音，他可以知道她此刻必然猙獰可怖：「你非說不可，凡是想殺我的人，我都不會讓他活在世上！」

她的聲音，她的表情，她的整個人，都充滿了仇恨！

——仇恨能使人失去理智。

南宮雪已失去理智。

——因喪失理智而殺人，不是奇怪的事。

南宮雪隨時隨地都會殺人；她只要把手中的劍再往前送，柳花花就會血濺當場！

「你說不說？」南宮雪聲冷如刀。

「不說！」柳花花屹立如山。

殺機驟起，南宮雪怒嗤一聲，手中的劍猛地戳下！

說時遲那時快，柳花花頎長的身子倏地如斷綫的風箏疾飛窗外而去！南宮雪那一劍堪堪落空！

饒是如此，柳花花那帶花紋的衣領仍然被截下一角。他大氣也不敢抽，因爲南宮雪已如鬼魅般的緊隨而來！

刷！刷！刷！一連三劍，擦身而過，柳花花冒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南宮雪被蜂螫的傷勢沒完全復元，只怕這三劍他最少已中了兩劍。

三擊不中，南宮雪似乎平靜了下來，她沒有再追擊柳花花；她彷佛已發洩了心中的怒氣，顯得有些疲倦的持劍兀立著……

喘了一口氣，柳花花靠在庭院中一棵不知名的樹幹上，目不轉睛的注視著臉色起伏不定的南宮雪……

夜空寂寂，徐風無聲，只有柔和的月光灑下淡淡的哀愁……

南宮雪驀然一個轉身，蓮足微彈，縱身於黑夜中……

柳花花喟歎一聲，掠起身形，緊隨其後……

＊　＊　＊

拂曉。

晨霧如煙，鷄鳴不止。

這本是一天當中正好睡的時候，但是徐悲鴻却偏偏在這個時候起床了。

自從七年前徐夫人罹病不治撒手西歸之後，徐悲鴻便養成了早起的習慣。

他像往常一樣，總是不驚動任何人，獨自靜悄悄的往後山跑。

後山不大，也不高，但却很美，尤其是每逢初秋時分，滿山的楓葉由綠轉黃、由黃變紅，那種如詩般的美意，常使徐悲鴻流連忘返。

徐悲鴻，剛剛過完六十歲生日不到一個月，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一些，稀疏的眉髮，短短的白鬚，淺淺的皺紋，以及滿臉的慈祥，一點都不像是名重武林，叱吒江湖的「棲霞幫」幫主。

他其實在心理上早已認定不是，他已經好久不會過問幫中事，他有五個兒子，最小的也都已經娶妻生子，有這麼多兒子，他何必再爲幫中瑣事煩心？

他現在是享清福的時候，沒有人比得上他快樂。

天還是漆黑，天亮以前的時刻總是特別黑的。

徐悲鴻已繞著後山跑了兩圈，然後和平時一樣坐在「觀日亭」等候日出。

對已是年屆花甲的老人來說，觀看日出能使他感覺新生的興奮；在日出的剎那，他往往會忘却自己的年齡，所以他喜歡看日出。

他好整以暇的盤腿而坐。

忽然，他安詳的臉上昇起一絲驚異。

他看見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的往這裡跑來。

速度快若流星，不過須臾便已來到觀日亭外。

他認得後面那個後生仔，却對前面那個長得不賴，但是一臉冰霜的姑娘感到眼生。

「我叫南宮雪。」姑娘不太禮貌的瞪視著他，語氣也不大友善：「你是不是徐悲鴻？」

「是的。」徐悲鴻點點頭，他喜歡年輕人，但是不喜歡年輕人的狂傲，「你找我有事？」

「是的，我特地來向你討教兩招。」南宮雪語氣孤傲，態度冷漠。

徐悲鴻微怔，不禁莞爾一笑：「妳找錯人了，老夫早已封刀棄劍多年啦。」

他望向柳花花：「柳公子，你也是來找老朽比武的嗎？」

柳花花苦笑，正想回話，却見南宮雪攔口道：「這不關他的事！」

徐悲鴻不禁對她放眼細瞧，徐徐道：「小姑娘，我年輕時不找年老的人比武，年老時不跟年輕人動手，我恐怕要令妳失望了。」一頓，含笑問：「妳爲什麼要找我比武呢？」

南宮雪蠻橫道：「我高興！」

徐悲鴻怔忡驚愣；柳花花啞然失笑。

徐悲鴻笑了，輕輕的笑了。然後輕輕的搖了搖頭，緩緩道：「好一個我高興，只可惜我却不高興。」

南宮雪却不理他高不高興，驀地一個迴身，拳出如雨，凌厲無比的攻向亭中的徐悲鴻！

徐悲鴻平和的臉色驟變，驚聲叫道：「問君能有幾多愁？」

南宮雪急奔的身形忽然停住，漫天拳

影倏歛，冷冷的注視着神色急變徐悲鴻不發一言。

徐悲鴻已經站了起來。

柳花花凝神戒備——他担心他會猝然出手，唯恐南宮雪會有所閃失。

——徐悲鴻名列武林十大高手已達卅年之久。

他走出了小亭外。

柳花花不禁邁前兩步。

南宮雪昂然而立，動也不動。

英雄不論出身低

徐悲鴻沒有出手。

他的手，輕輕顫抖着；聲音也顫抖着：「妳，妳剛才那一手『問君能有幾多愁』是誰教妳的？

「妳師父是不是傅小君？

「她呢？現在在那？

「南宮雪，妳快告訴我！」

徐悲鴻近跡失態的問了一連串的問題，他似乎忘了應該停下來讓南宮雪回答，他仍在問：「傅小君爲什麼沒來？」

「她是否嫁人生子了？妳是不是她的女兒？」

「你關心她？」南宮雪忽然冷冷的冒了一句。

「關心她？」徐悲鴻喃喃道：「沒有，我從來都沒有關心過她。」

南宮雪目光冷冽：「既然如此，你現在爲何問這麼多？」

徐悲鴻激動的神情似乎逐漸平淡下來，他茫然望着微透魚肚白的天際，彷佛在搜尋著那已褪了色的回憶；抽搐的唇角，撇下淡淡的凄傷：「卅年前，她也說過這句話，我眞的是問得太多了麼？」

他凝視著南宮雪：「妳今天來又是爲什麼？專程就是讓我看看『問君能有幾多愁？』」

南宮雪冷笑：「是的，如果你還認得這一手，表示你還惦掛她；如果不認得，我就會殺了你！」

「她吩咐妳這麼做？」

「前面是；後面是我自己想做的。」

「既然如此，妳爲何不殺了我？」

「你以爲我不敢？」

南宮雪忽然激動起來，雙拳緊握，兩眸怒睜：「徐悲鴻，如果不是我師父生前交待過，我早就一劍刺死你這個狗屎不如的東西！不錯，你是大名鼎鼎的棲霞帮帮主，我師父只不過是不入流的下五門出身，你明知道她的出身却仍跟她交往，而且還佔有了她，然後一脚把她當爛鞋般踢得老遠，你當女人是什麼？是你徐悲鴻的玩物？」南宮雪咆哮著：「你瞧不起下五門，你位居名流正派，其實你在我眼中只怕連狗都不如，至少狗都懂得對人忠心。你呢？」

徐悲鴻突然狂吼一聲，驀然撲向南宮雪！

南宮雪眼皮微撩，單掌倏掄，怒不可遏的劈向徐悲鴻面門……

徐悲鴻疾飛的身子忽如斷綫風箏般的反彈而去！

然後重重的摔在地上。當他捂著胸口掙扎坐起時，扭曲變形的唇間沁出了一縷嫣紅的血……

——他着實吃了南宮雪一掌。

這却使南宮雪呆楞住，即連一旁的柳花花也爲之一呆；無論如何，徐悲鴻年紀縱然大了些，也不致不濟到一個照面便叫人擺平於地。

但是事實却是如此。

爲什麼？

——他其實是有意吃南宮雪這一掌。

「爲什麼你要這樣？」南宮雪不明白。

「駡得好，打得更好。」徐悲鴻眸光含笑，踉蹌著站起來，連鼻孔都流出鮮血，把灰白的鬍鬚染得像秋天的楓葉一樣惹紅。「當年她就不肯像妳這樣駡我、打我。她，死了？」他語音哽塞。

「是的，已經三年了。」南宮雪眼中有哀傷：「臨終前還唸着你徐悲鴻三個字。」

「傅小君……」徐悲鴻身形劇烈搖晃，淚水已奪眶而出，和着血水流滿衣襟。

「她老人家要我來使這招『問君能有幾多愁』給你看，她說這招是你獨創的拳式，她始終學不好……」南宮雪眼泛淚光：「她要我問你，我使得正確不正確？好不好？」

「好，好！」徐悲鴻面露悲戚、聲若啼血：「當年這手『問君能有幾多愁』我只使給她看，她走後，我便不再用這一招了，到今天，我一直都沒有用過……」

「爲什麼？」南宮雪注視著他。

「因爲那是我專爲她一個人而創的，」徐悲鴻面露微笑，一種充滿幸福的微笑：「那其實不止是拳式，那是我的愛，對她的愛……」

「你愛她？」南宮雪冷笑，鄙夷道：「你連關心她都不會，不是嗎？」

「那是因爲我不懂得如何關心她。」

「我不懂你的意思。」

「再過些年，等妳年紀夠大的時候，或許妳會懂的。」蒼老的語音帶著幾許惆悵：「愛一個人比關心一個人來得容易，只可惜我懂得太遲了……」

南宮雪茫然。

「她告訴妳些什麼？有關於我和她之間的事。」

「她說你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男人，但是你却認爲她下五門的出身配不上你。」

「妳認爲是我遺棄她？」

「難道不是？」南宮雪直視著他。

「我的確是看不起下五門，但是我並沒有看不起她，我只是要她放棄下五門的武功，轉學上流正派的武學。」徐悲鴻語音透著悔恨：「我沒有想到因而使她產生了自卑，現在我才知道，我當年愛深責切的口氣，已嚴重刺傷了她的尊嚴……我愛她，但是我不夠關心她的心理反應，所以，她離我而去了。」徐悲鴻緩緩垂下頭。

「是她老人家自己離開你的？」南宮雪顯得很詫異。

「如果，」徐悲鴻歎了一口氣：「當年她肯說出她的心理狀態，或者像妳一樣的駡我打我，我想，我會修正我的觀念與想法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你說謊！」南宮雪忽然大聲叱道：「我師父她這麼愛你，她已經把一切都交給你了，她怎會主動離開你？分明是你說謊！」

「說不說謊，這已不重要了。」徐悲鴻喃喃道：「至少對我徐悲鴻來說，卅年來心中的自恨歉疚，又豈是能用說謊來塡平的？」

徐悲鴻啞然。

「難道，」她忽然也喃喃自語道：「一個人的出身是這麼重要麼？」

「可是，」她把目光投向默默站在一旁的柳花花，「爲什麼這麼多人說『英雄不論出身低』？」

柳花花沒有回答，徐悲鴻也沒有。

但是他們知道：英雄可以不論出身低，英雄就是英雄；可是，當你什麼都不是的時候，那麼，你的出身就非常重要了。

南宮雪知不知道？

她凝視著破曉而出的旭陽怔怔出神……

晨風送爽，她竟然感到一陣冷，由心底的冷！

——世俗澆薄的冷。

* * *

十三。離決鬥的日子只有兩天。

柳花花不知道南宮雪還有什麼事要辦，但是他知道他有一件立刻非辦不可的急事——告訴南宮長恨，南宮雪就是他的女兒。

可是南宮雪自離開徐悲鴻的觀日亭之後，便一直坐在這條小溪邊，已經坐了一個早上。

整個早上她都一言不發。

柳花花想趕去南宮世家，可是竟覺不忍心離開她，他發覺南宮雪其實是一個非常孤獨落寞的女人——像她這種如花似玉、錦繡年華的女人應該是充滿着歡樂綺情。

「柳花花，」她終於開口說話：「如果你不是爲了銀刀，你會像現在一樣坐在我身邊麼？」

柳花花微笑：「妳說呢？」

南宮雪沒有說，只是怔怔的望着他。

「人與人，很多事是很難說的，」柳花花輕聲道：「有時候連我們自己想做什麼都不知道，不是嗎？」

「你現在想做什麼？」

「想妳。」

「想我什麼？」南宮雪一震。

「想妳如果肯跟我一起上南宮世家，我一定會非常喜歡妳。」

南宮雪牢牢盯著他：「我爲什麼要跟你上南宮世家？爲什麼我上了南宮世家你就會喜歡我？」

柳花花不慌不忙道：「因爲妳是南宮世家的人，所以妳要上南宮世家；因爲南宮世家的人要我辦好這件事，如果妳肯上南宮世家，等於就幫了我一個大忙，我自然就會喜歡妳，而且還感激妳。」

柳花花絕口不提南宮長恨，免得又激怒了她。

可是南宮雪自己却提了：「是南宮長恨要你這麼做的？」

柳花花點點頭。

「他爲什麼不自己來？」南宮雪的聲音很冷。

「他的腿不便。」

「連坐轎子都不方便？」

「方便，」柳花花說：「如果妳肯見他，我馬上就去告訴他，他一定立刻就坐轎來見妳。」

南宮雪冷哼，「我爲什麼要見他？」

柳花花望了望她，「父女相見，不應該麼？」

柳花花說這話時，心裡準備她會生氣——她不承認她是南宮長恨的女兒。

可是她居然沒有怒意，反而還朝他笑笑，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你知不知道我整個早上在想什麼？」

柳花花發現她笑與不笑的時候判若兩人，不笑時，尤其是一臉寒霜之時，彷彿就是一頭兇悍的母獅；但是現在，兩個若隱若現的小酒窩、一雙微瞇的細眼、一頭黑得發亮的披肩秀髮……簡直就是一頭惹人憐愛的溫馴小貓。

——她其實是很美的。

柳花花在心裡對著自己這樣說，竟忘記回答她的問話……

「你知不知道？」南宮雪等他回答。

「我不知道。」柳花花如夢初醒般的眨眨眼：「妳想些什麼？」

「我在想，」她的笑容忽然又消失，換上了慣常的冷漠：「我終於明白像我母親與師父那樣一生苦命的人，爲什麼終其臨死時，對所負於她們的男人至死無悔……」

柳花花靜靜的聆聽著，她語音幽幽：「特別是我母親，她受盡人間苦難，終其一生的皮肉生涯，讓我吃好穿好，更讓我拜師學武，而且要我冠上南宮姓氏，就是希望我長得端正、身有絕學，以便南宮世家承認我這個人；我本來很瞧不起她的用意，既然南宮世家當年遺棄了我們母女，我爲什麼還要進南宮家大門？

「現在，」南宮雪歎了一口氣：「我瞭解了，她希望我有一個好出身，希望我能風風光光的嫁個好丈夫……

「我師父因爲出身不好而離開徐悲鴻，我母親也因爲出身低而被南宮世家遺棄；」南宮雪苦笑：「對她們來說，一個人的出身，等於就註定了人一生的命運，所以我母親一定要我發奮學武，在武林中崢嶸頭角，作爲認祖歸宗的進階；而我師父則苦練各家名門武功，不希望我只會下五門的功夫……」

「我羨慕妳。」柳花花忽然說：「妳有個天下最偉大的母親以及最了不起的師父。」

「但是，」南宮雪眼梢有淚：「我却有個天下最無情、最不負責任的父親！」

「所以妳恨妳父親，」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妳也憎恨全天下的男人。」

南宮雪沒有說話。

因爲奪眶而出的淚水已爬滿了她兩頰。

要脅挾持

但是她很快就收束淚痕，她不是個輕易掉淚的人，至少她不輕易在人前流淚，很快的她又恢復了那份冷漠：「告訴南宮長恨，我南宮雪是他的女兒……」

「太好了。」柳花花喜形於色。

南宮雪却冷冷的接著說：「但是他却不是我南宮雪的父親，永遠都不是！我不稀罕南宮世家，就算他貴爲當今在朝天子，我南宮雪也不會叫他一聲爹！」

柳花花傻住。

「這樣豈非有違令堂旨意？」柳花花企圖說服她：「再說當年的錯不能全怪南宮長恨，畢竟他身爲人子，父命難違啊。」

南宮雪出奇的冷靜：「這些我都想過了，上一代的事情再怎麼說都屬於過去，我現在只想爲自己而活，我想怎樣便怎樣，誰都不能左右我。」

語音一頓，臉上忽又綻出了一朵笑容，令柳花花覺得她說變就變，根本就捉摸不到她在想什麼；她望住柳花花，語調出奇的溫柔：「現在，你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爲何不去向南宮長恨覆命？」

柳花花歎氣：「這種情形倒不如不告訴他，免得他受不了這個打擊。」

南宮雪沒接腔，俯身在溪水裡洗淨了手，手上的紅腫早已不見，身上的蜂螫也已痊癒，只是經過一晚的折騰，倒是有幾分倦意，於是折身入城，打算找個地方塡飽肚子、睡他一覺……

她發現入城之後柳花花仍跟住她，不禁問：「你既已知悉我身份，目的已達，爲何還跟著我？」

「別忘記我還有一個目的，銀刀。」

「我還以爲那是你的藉口，眞是巧事，你在我身上竟有兩個目的。」

「不，三個。」

「三個？」南宮雪驚訝的瞥了他一眼：「還有一個是什麼？」

「想跟妳做朋友。」柳花花望住她。

南宮雪微楞，隨即笑了起來：「算了吧，花花公子，我好像記得你跟我說過，我是屬於你永遠都不會去喜歡的女人，不是嗎？」

「妳大概也聽說過此一時彼一時吧。」

南宮雪忽然停下腳步：「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柳花花也停了下來。

「我忘了告訴你，你正好也屬於我永遠都不會喜歡上的那種男人。」

南宮雪腳步輕盈的走進對街一家客棧的時候，柳花花仍像傻瓜般的呆立街心……

* * *

吃完飯，本想洗個澡然後睡上一大覺，却發現隨身衣物仍留在老太婆處，南宮雪只好又折向窮屋陋巷。

入到巷口，柳花花吃驚問：「妳想殺老太婆？」

南宮雪望了他一眼，捉狹道：「不該嗎？」

「那麼老的人了，何不放她一馬？」

「你倒是個輭心腸的人。」

南宮雪推門而入，整個人呆住。

——老太婆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兩目突睜，舌尖微吐，死狀可怖。

「她是被人招死的。」南宮雪望著她頸上的勒痕說。

「居然有人狠得下心殺這麼老的人。」柳花花又驚又怒的說著，忽見殘舊的木桌上放有紙箋，不禁走前去看，臉色猛然大變！

南宮雪也已看到了紙箋上的字跡：柳花花，如果你想獨孤美活命，帶南宮雪的頭到『竹居小軒』來見我。

南宮雪知道「竹居小軒」就是獨孤美住的地方，但是她不知道寫這字條的人是誰，字條上並未署名；不過她可以確定那人必是柳花花與獨孤美的熟人，否則他怎能穿過那如迷宮的樹林直入「竹居小軒」？所以她瞪著柳花花說：「如果你肯早些台訴我那人是誰，我必已找他了斷，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現在，你怎麼辦？」

柳花花把那字條撕得粉碎！

「你是要獨孤美活命？還是要我南宮雪的腦袋？」

他當然想要獨孤美活命，但却不想要南宮雪的腦袋。

南宮雪拎著一個精緻的小包袱，不聲不響的往門外便走，柳花花跟上她，問：「妳到那去？」

「當然是去救獨孤美，難道你忍心放著她的死活不管？」南宮雪掠了他一眼：「順便看看那個人究竟是誰？」

柳花花想了一下，說：「我想，這件事還是由我自己來吧。」

「只怕由不得你。」南宮雪冷哼一聲，接著滿臉疑惑道：「你不想讓我見那個人？」

她突然心念一動，脫口問：「那人是不是南宮長恨的老婆？」

柳花花沒應聲。

* * *

竹居小軒。

南宮雪終於知道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那個人的確是南宮長恨的妻子，而且還是柳花花的救命恩人。

可是她知道了又如何？

獨孤美像睡美人般的靜躺在潔淨的床上，她自然是被葉霜點住了穴道；而風韻猶存的葉霜就坐在床沿上，手中握著一支明晃晃的利刃。

——只要南宮雪和柳花花有任何想圖救的舉動，那麼那支利刃無疑會刺入獨孤美的心臟！

——誰也救不了她。

「南宮雪，」葉霜雖然握著刀，却是儀態萬千的注視著南宮雪：「我已經告訴妳我爲什麼要殺妳的理由了，而且也讓妳知道了我和柳花花、獨孤美的關係，妳大概了解妳應該如何選擇了吧？」

南宮雪能有什麼選擇？

——她當然不會乖乖獻上自己的腦袋。

這個選擇其實是屬於柳花花的，他若要救獨孤美，只有拔劍砍下南宮雪的腦袋；但是葉霜却要南宮雪選擇，無疑是給柳花花更大的壓力。

——她的確是個很精明的女人。

她如果不精明怎會想到這個辦法？她和柳花花、獨孤美本就熟絡，她要制服武功不高的獨孤美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到現在竹居小軒的婢女們還不知道她們的女主人已被人制住了呢。

——一個熟朋友要制服你，比一個敵人要打垮你來得容易，方便得多。

南宮雪沒有說話，她只是望了望柳花花。

柳花花也沒有說話，他只是靜靜坐在竹椅上——他和南宮雪都必須靜靜坐在椅

上，否則葉霜那柄利刃會刺在獨孤美的心臟，或者是咽喉上，不管是那裡，獨孤美都得死！

——獨孤美是他的情人，他捨得她死嗎？

南宮雪望著他，葉霜也望着他，她們都想知道他的意向。

室內的空氣像煞肅殺的秋天。

柳花花終於說話：「南宮夫人，妳知道這室內的任何人我都不想傷害，妳何苦逼我？」

「我知道，獨孤美是你的情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葉霜語音和緩，寓意却尖銳：「但是南宮雪呢？她是你的什麼人？」

「她是我好朋友的女兒；」柳花花一字一字道：「而且她也是我柳花花的朋友。」

南宮雪却冷冷道：「但是我却不認為你是我的朋友，我南宮雪永遠沒有朋友。」

她扭頭轉向葉霜：「我已作出我的選擇，妳讓我和他放手一搏！」

「這是妳和柳花花唯一的選擇。」葉霜手中的利刃架在獨孤美的喉間，聲音冷沉：「現在，妳慢慢的舉高雙手，然後慢慢的站起來走出去，如果妳不照我的話做，妳將會看到獨孤美最先報銷。」

南宮雪照着她的話兩手高舉過頭，緩緩走出室外。

「現在輪到你。」葉霜命令着柳花花：「如果你取不下南宮雪的頭，你將會得到獨孤美的頭。」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妳的頭呢？妳若殺了獨孤美，豈非也自身不保？」

「我早就豁出去！」葉霜面色冷森：「你知道若使南宮雪進入南宮世家的大門，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她是南宮長恨的女兒，不也就是妳的女兒嗎？」

「不一樣，她是白姬的女兒。」

「白姬已死了，妳為何不能容忍她的下一代？」

「我如果是個心胸廣闊的女人，我早就不會是南宮長恨的妻子了。」

「就算我殺了她，難保南宮長恨不會知道？」

「你我不說，他自然不會知道。」

「我這樣做，如何對得起南宮長恨？」

「你不這樣做，又如何對得起獨孤美？」

葉霜瞪視著他：「獨孤美與南宮長恨，那一個對你比較重要？你快作決定吧。」

柳花花的抉擇是獨孤美，他已緩緩舉手起身……

* * *

葉霜解開獨孤美部份穴道，使得她能抬動腳步跟著葉霜走到廊外花園；葉霜手中的刀仍抵在她喉間，另一手緊扣住她的腕脈。獨孤美無法掙脫，而柳花花也無法救她，葉霜保持著隨時能置獨孤美於死地的狀態。

——她非常小心，那是她手中唯一的王牌。

南宮雪已經動手，她顯得很自信，並沒有卸下肩上掛著的小包袱，就這樣撲向柳花花，當然還帶著一股凌厲的劍幕。

——為了保住她的腦袋，必須如此。

柳花花也舞著手中的長劍，挾著強勁的劍氣全力迎向飛身而來的南宮雪。

——為了保住獨孤美的頭顱，只有如此。

一切都按照葉霜的意思進行，她臉上有滿意的笑容。

但是她很快有了驚異的表情。

她發現南宮雪武功的高強超乎她的意料，她也發現柳花花肩上的傷——使得柳花花明顯的居於下風。

葉霜的表情已變成緊張，無論如何，她希望輸家是南宮雪。

驀然——

南宮雪翻騰飛躍的身形陡如白鶴冲天般的直竄而起，然後只聽得她舌綻春雷嬌喝一聲，宛似天降神兵直撲柳花花！

速度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葉霜連看都看不清，只覺眼前一花，便見柳花花悶哼一聲，口中噴出一道血箭，整個瘦長的身子被南宮雪踢得飛了出去！

葉霜花容失色！

南宮雪並未就此罷手，她兩腳甫一沾地，便又如鬼魅般的撲向跌飛而去的柳花花！

葉霜已經驚叫出來！

她連叫了兩聲——第一聲是為柳花花而叫的，第二聲是為她自己而叫的。

她以為柳花花必死在南宮雪的劍下，所以她發出了第一聲驚叫；可是她馬上發現南宮雪快若激星的身形突然一個怪絕透頂的迴轉，竟然令人匪夷所思向她疾撲而來，所以她發出了第二聲驚叫！

她立刻發覺中了他們的圈套，他倆早已套好了救獨孤美。

可惜她發覺得太遲了。

南宮雪實際上離她還有一段好長距離，無論如何是阻止不了葉霜刺殺獨孤美的，問題是出在她肩上那個玲瓏精緻的小包袱上——它竟神不知鬼不覺的飛出一根銀針！

葉霜連眨眼的時間都沒有，那根銀針已射到她胸前！

這，正是下五門中最陰險毒辣的暗器，但是却有個很雅的名字——安樂死。

安樂死，意思是被銀針射中的人會毫無痛苦，而且很快樂的死去。

不管他快不快樂，死終究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葉霜當然不願意這樣死——她已舉劍向銀針格去。

「叮」一聲，兩撮火花急閃而逝。

她已成功的格開那根銀針。

但是她却無法閃避南宮雪。

她悶哼一聲，只覺胸前一陣刺痛——她已被南宮雪一腳踢飛了出去！

叭一聲，葉霜重重的摔出一丈開外。

她只覺喉中一甜，口中已溢滿了鮮紅的血。

南宮雪並沒有放過她，她已如蛆附骨般的又撲上前去，而且還踢出了另外一腳——鞋底藏有利刃那一腳。

葉霜花容慘變，她再度發出驚叫，死亡的驚叫！

絕望的驚叫！

看湖的人

驚叫倏歛。

葉霜却沒有死。

柳花花像一座山似的擋在她前面。

「你為什麼不讓我殺她？」南宮雪瞪視著他：「因為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柳花花也瞪著她：「因為她是南宮長恨的妻子。」

「如果我一定要殺她呢？」南宮雪臉泛殺機。

「除非妳先殺了我！」柳花花語聲如刀。

「你以為我不敢？」

「妳敢，妳什麼都敢，這世間上沒有什麼妳不敢做的。」柳花花眼露譏諷。

南宮雪怒視了他好一會，忽然綻出笑靨：「你錯了，我南宮雪是不會殺朋友的。」

柳花花眼中有笑意。

葉霜却掙扎著起來：「柳花花，你讓她殺了我吧，她不死我怎還有面目呆在南宮世家？」

南宮雪鄙夷的掃了她一眼：「放心，妳好好做妳的南宮夫人吧，告訴妳，我南宮雪決不稀罕南宮世家，就算妳用八人抬的轎子請我去，我也不會看妳一眼！」

說畢，扭頭走向獨孤美，解開了她的穴道……

柳花花扶住葉霜臂膀，歎了一口氣道：「南宮夫人，妳大概也了解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吧？」

葉霜默默無語。停了一下，她問：「你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

「我不知道，看來她是決意不肯進南宮世家了。」

「你不打算跟南宮長恨說明？」葉霜詫異的望著他。

「說了又如何？徒然增加他的痛苦吧了。」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畢竟她已經長大，她懂得該怎麼做，她有權決定自己怎麼做，我們何必去干擾她？」

他深沉的注視著葉霜，語重心長道：「讓它順其自然發展吧，有些事太過勉強反而適得其反，妳如果一錯再錯，也許就眞要失去一切了，何不好好守著南宮長恨，我知道他是妳的一切，不是嗎？」

葉霜緩緩垂下頭去。

「回去告訴南宮長恨，就說我查不出她的身世，等他日後腳疾康復讓他自己辦吧。」

葉霜驀然抬起臉龐：「你肯為我保密今天的事？」

「為什麼不？」柳花花微笑：「我一直都是妳的朋友，是不？」

這時候獨孤美忽然走前來：「我也仍然是妳的朋友。」

葉霜美麗的眼眶已濕潤……

* * *

十四的早上下過一場驟雨。

南宮雪堅拒「竹居小軒」女主人的挽留，執意不肯再多住一晚。

一來是因為她不喜歡打擾人，二來不知為了什麼，她發現當柳花花和獨孤美很親暱的在一起的時候，心中忽然會泛起一種奇妙的感覺。

——一種酸酸的，很不舒服的感覺。

離決鬥只有短短的一天，她其實應該好好休息才對，可是她却僱了一輛車跑遍了附近的古廟名勝。

「我眞佩服妳，」柳花花說：「明天就是決戰的日子，妳居然還能遊山玩水。」

南宮雪的心情似乎特別好，臉上始終掛著淺淺的笑意：「不應該麼？說不定這是我最後的一天呢。」

柳花花瞪了瞪她，苦笑道：「妳一點都不緊張？」

南宮雪嬌俏的笑了一聲：「我倒發覺你有些緊張。」

中午，他們在「臥佛庵」吃了一頓美齋。

黃昏，他們在「靜心湖」泛舟。

南宮雪划舟的技術並不好，一個失手，竟打濕了柳花花一身，南宮雪笑彎了腰。

夜晚，他們就住在湖濱的「醉仙樓」。

晚膳的時候，南宮雪居然還喝了酒，而且她的酒量竟然好得嚇人。

至少柳花花就已經嚇呆了，他發現她最少已喝了半壜的竹葉青，竟面不改色毫無酒意，忙不迭道：「喂，妳不能再喝了，別忘記明天妳有重要的決戰。」

南宮雪嬌笑：「醉仙樓，就是要醉了才能成仙哪。」

結果，一頓晚飯吃下來，南宮雪並沒有醉，柳花花却醉得不能走路了。

* * *

月亮圓得像用圓規畫上去的圓圈，好圓。

月亮亮得像是幽谷中的一顆明珠，好亮。

南宮雪倚憑著朱玉樓台，眺望著波平如鏡的「靜心湖」。晚風掀起了她心中熊熊的熱情。

——她本該就是一個熱情的人，只因為卑微絕苦的身世造成了她憤世嫉俗的冷漠。

然而那股熱情也只在她心深處燃燒而已，多年來的自制，她已學會隱藏心事，在她認為，這是最佳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的方法之一。

她坐了很久。

不知什麼時候柳花花宿醉已醒，他悄悄的倚在她身畔，靜靜的凝視著飄逸絕塵的南宮雪。

誰都沒有說話。

無聲勝有聲。

良久，柳花花終於打破了靜謐：「妳在想什麼？」

「我在想，今天過得眞快。」

「快樂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的。」

南宮雪驀然回首：「謝謝你，給了我快樂的一天。」

柳花花很眞切的看到了她眸中的情意，但就只那麼一閃，如曇花一現般的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他悵然的想去捕捉，却見她一臉漠然：「如果明天我死了，請將我葬在這裡，我喜歡這個湖。」

胸中陡地一陣翻湧，柳花花衝動得想上前去抱住她，他竭力使自己平靜：「妳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柳花花別過頭去，他不願讓她見到眼

角上的淚光。

「我死了，我會想念你，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南宮雪語音很輕，卻句句敲在他心坎上，柳花花已腳步跟蹌的奔下樓去……

望著他逝去的背影，南宮雪姣美的臉上浮起一個微笑，和著鹹濕的淚水的微笑……

＊　＊　＊

所有的人都睡了。

即連灝瀚翠瀲的「靜心湖」也已隱去波濤，彷彿成了一面熟睡的鏡子。

只有高掛在夜空中的一輪明月沒有睡，她正俯瞰著湖濱另一個未睡的人──南宮雪。

她的臉上已沒有淚痕。

──她不能再流淚，否則明日便得流血。

決鬥的前夕，保持平靜的心比什麼都重要，她現在什麼都不想，即使是最快樂或最痛苦的事情業已被她置諸九霄雲外，她忘記了母親、師父，甚至也忘記了柳花花，她只記著銀刀。

明天的這個時候，她便要面對他。面對他的「銀煙刀法」。

──那是舉世推崇的絕妙刀法。

她如果想活下去，第一件事便是要打敗那舉世無雙的絕世刀法！

「我一定要活下去！」

她在心裡對自己吶喊，然後倏地一個騰身，腰間的劍已應聲而出！

她優美的變換著身形，詭絕的使著劍式，只見她忽起忽落，全力操練劍法。身如脫兔，劍如閃電，令人歎為觀止。

南宮雪已進入忘我的境界。

她淋漓盡緻的練了近一個時辰，一直到她香汗淋漓方才罷手。

她對自己很滿意，不禁充滿信心脫口道：「南宮雪，妳一定可以打敗銀刀，妳一定可以活下去！」

忽然她聽到有人歎氣的聲音。

南宮雪警覺的循聲望去，她以為是柳花花，細看之下，原來是一位素衣老者。

南宮雪走前去望住他問：「你是誰？」

「看湖的人。」

素衣人其實不是老者，近看之下才發覺他不過四十左右的壯年人，只是接眼乍看下有一副老邁的神情，尤其是他那雙深邃的眼神，彷彿是透露著歷經人間滄桑、嚐盡人世愛恨的風塵老人。

南宮雪不禁有一個强烈的感覺──那人絕不會是平凡的人。

「你是誰？」她忍不住再問了一句。

「看湖的人。」還是一樣的回答。

「你偷窺我練劍？」與其說南宮雪疑心重，不如說她警戒心重。

──在江湖中打滾，本就該如此。

「看湖的人」微微一笑，他的微笑很祥和：「我本在看湖，而妳在湖邊練劍，我自然會看到妳了。」

「你為什麼歎氣？」

「我歎氣是因為不明白妳為什麼要活下去。」

南宮雪呆了一呆：「我不該活下去？」

「活著有什麼好？」

「你又為什麼還活著？」南宮雪以為碰到了瘋子。

可是「看湖的人」一臉正經，絲毫沒有發瘋的樣子，「我活著是為了等死。」

這眞是一個奇怪的人，南宮雪本想掉頭離去，聽他這麼一說，不禁好奇道：「等死是什麼滋味？」

「比死還難過的滋味。」

「死是什麼滋味？」南宮雪覺得很好玩。

「妳死了就會知道。」

「廢話！」這句話在南宮雪的心裡說。

「妳想不想死？」

居然有這種問題，南宮雪幾乎想送他一巴掌。

「想不想？」那人又問，全無開玩笑的樣子。

「當然不想。」南宮雪沒好氣說。

「好，」看湖的人點了點頭：「那麼妳就應該改正方才妳所使的『有我無你』、『送君斷腸』以及『今朝看我』這三招。」

南宮雪變色道：「為什麼？」

「這三招上乘劍法妳練得不錯，算得上有火候，只可惜起手過慢、轉式太快。」看湖的人徐徐道：「起手過慢易失先機，轉式太快易失準確，對付普通人綽綽有餘，若遇高手，只怕就是令妳致命的劣手。」

他頓了一下，一字一字道：「特別是像銀刀這樣的高手，妳只露出一點點的劣手，準死無疑。」

南宮雪瞠目結舌。

往事如煙

「你知道我要和銀刀決鬥？」南宮雪吃驚的望著他。

她馬上想起了方才她練完劍之後，曾經脫口自語「南宮雪，妳一定可以打敗銀刀，妳一定可以活下去」的話，對方自然是聽到了。

「原來你還是個行家。」南宮雪恢復鎮定：「我的看法與你正好相反，那三招劍法三七廿一式，招招相關，式式相銜，必需一氣呵成方能顯出其凌厲詭譎的威力，故轉式講究一個快字訣，由於三招相連多達廿一式，若起手過快，反易失其穩定性，故起手乃在一個穩字訣。」

「此三招劍法本脫胎於武當劍派之『搏天劍法』中之『三連必殺』，按理來說，其威力應該比『搏天劍法』更凌厲才對……」看湖的人娓娓述道：「可惜妳雖已入門且窺其堂奧，然却未得其神髓。」

南宮雪不以為然的望著他，心中一股爭强好勝油然而起。「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前輩必是高手，可否賜教兩招？」

──語雖客氣，其實不服。

「好，」看湖的人爽快俐落，一口答應，彎身拾起一枝姆指大、尺來長的樹枝。「妳進招吧。」

「在下放肆了。」南宮雪也檢起一枝枯木，口中客套，手上的攻擊却不含糊。

──她已發招如電。

陡見枝影如芒，勁氣森然的捲向看湖的人。

這其實只是一招兩式的「投石問路」，招式雖普通，但在南宮雪手中使出，韻味不同，威力也不同。

看湖的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輩，沒見他怎麼動，已輕描淡寫的化解了南宮雪的攻勢。

這當然只是起點，好戲在後面，南宮雪猝然迴身，「有我無你」的起手式已然出籠！

──「有我無你」之後，通常緊接著便是「送君斷腸」與「今朝看我」。當然，若果「有我無你」這招得手，置敵於死，則後面那兩招十四式便用不著了。

南宮雪沒有用到那兩招，但却沒有得手。

──她已失手。前招失手，後面兩招自然也無用了。

她看不清看湖的人是用什麼手法將她手中的枯枝擊飛。

──他手中的樹枝快得像陣急飄的煙，虛無飄渺的煙！

南宮雪冷汗涔涔，有一種死過一次的感覺──如果這是一場死生決戰，她已經死了。

「晚輩南宮雪甘拜下風。」這句話是肺腑之言，她輸得心服口服。

「再來。」看湖的人一臉肅穆：「比武時甘拜下風可顯風度，但決戰時甘拜下風則將令妳喪命。」

他說話時有一股懾人的威嚴，南宮雪竟不敢抗拒他，依言拾起樹枝……

「記住，起手要快，轉式要慢。」

看湖的人雖一再叮嚀她，無奈南宮雪一時半刻却也改不過來，畢竟一個人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改的。

不過，南宮雪天生傲骨，苦難的環境養成了她堅苦卓絕的個性；加諸她自幼便習武，對武學有一份常人所不能及的天賦與狂熱，所以她師父傅小君除了授她本門功夫之外，另外還搜羅其他各家各派之上乘武功教授她，因之南宮雪的武功淵博深遠。是以憑著她的悟性天賦與虛心勤練，不過短短的一個時辰，竟將那三招「起手過慢、轉式過快」的缺點改正過來了。

「妳的確是可造之材。」看湖的人首次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南宮雪心存感激，抱拳道：「多謝前輩不吝賜教。」

「妳為何要殺熊霸天呢？」

「我無意殺他，是他自己衝過來的，我措手不及失手殺了他。」

「龍鳴呢？銀刀既已約妳決鬥，何必再殺無辜？」

南宮雪憤聲道：「他想凌辱我！」

看湖的人目光炯炯的注視了她半晌，忽歎了一口氣說：「一個女人，要在江湖上闖蕩，總會遇到這些事的，武林詭譎、江湖險惡，妳何不像一般女人一樣，找個可靠的男人嫁了，過個安穩的日子？」

這句話，若換了別人說，南宮雪準是勃然大怒，兜頭給他一掌，而且還送他「放狗屁」三字；但是眼前之人，不厭其煩的指正她武功，無異良師益友，所以她只是冷冷哼了一聲，說：「女人不是人嗎？女人不能在江湖上揚名吐氣嗎？我為什麼要找男人嫁？天底下那個男人是可靠的？」

看湖的人望了望她：「妳是個與眾不同的女人。」

他突又問道：「妳受過男人的傷害？」這句話只在南宮雪喉嚨轉了轉，並未吐出來；她一接觸他柔和充滿關注之情的眼光，竟不由自主的說：「先母與先師，一生都受男人所害。」

看湖的人忽然長長歎了一口氣。

「你為何歎氣？」

看湖的人並未回答，只是靜靜凝視著波平如鏡的湖水，那雙深邃的眼眸顯得更加飄渺不可測了……

剎那間，南宮雪發覺他彷彿一下子老得很多──像極孤獨落寞的垂暮老人。

「因為，」他的聲音蒼老而感傷：「我也曾經傷害過一個女人，一個我一生中最愛的女人。」

南宮雪最恨傷害過女人的男人，此刻她對他竟無恨意，因為她已感受到他强烈的痛苦與自責。

──一個痛苦自責的人，何苦再責備他？

「你很痛苦？」這句話明知故問。

「痛苦得想死去。」

「為什麼一定要死？」

看湖的人忽然回頭望住她：「妳想不想聽我說故事？」

「想！」南宮雪毫不考慮的說。

＊　＊　＊

夜，很深很深了。

看湖的人坐在湖濱的一塊大石上，南宮雪則坐在對面的乾燥的土堆上。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彼此愛上了。男女相愛本是一件極為甜蜜的事，可惜的是女的已是羅敷有夫，這樁愛情故事註定不會有結果。」看湖的人聲音平靜而緩慢。

「這是苦戀、畸戀。」南宮雪幽幽道：「這種愛是世界上最苦的愛了。」

「如果是妳，妳將怎麼辦？」

「我，我不知道；」不防他有此一問，南宮雪吶吶道：「我沒有跟人談過愛……不過，我想我會將它隱埋於心底。」

她忽然想到了柳花花，而且也想到了他身邊的獨孤美。

「為什麼要埋藏於心底？」

「因為禮教；因為不想傷害別的人。」

「男的想法跟妳相同，但是女的却決意要私奔。」

「私奔？那是相當大胆的行為。」

「是的，她是個敢愛敢恨的女人，為了愛，她可以拋夫別子、拋棄名節禮教，甘願同她所愛的人遠走天涯。」

「結果呢？」南宮雪聽得入神。

「結果她自殺了。」看湖的人唇皮發抖。

「為什麼？」南宮雪震住。

「因為男的不答應私奔。」看湖的人苦澀的笑笑：「在她來說，她不願偷偷摸摸的跟男的來往一世人，所以她選擇了死亡做她的最終歸宿。」

「女的死後，她丈夫也自殺了，而且還搯死了他只有兩歲大的兒子。」

南宮雪吃驚的叫起來：「為什麼?」

「女的自殺是因爲情夫不肯帶她私奔，她丈夫自殺是因爲妻子之死，孩子呢？孩子何辜？爲什麼他連自己的孩子都殺了呢？這豈非㥲絕人寰？」南宮雪長長透了一口氣：「無論如何，這是一件極其殘忍的行爲。」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妳不認爲她丈夫做得很對嗎？一個父母雙亡只有兩歲大的孩子如何生存下去，看湖的人淡淡道：「就算他能長大，那種心靈的創傷，他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

南宮雪默然，她同意他的說法。

——縱算那孩子能長大成人，必也將成爲心理極不正常之人，與其這樣，爲何要讓他生存下來？這或許殘忍，但是却也表明了一個做父親的對自己兒子「無奈的」、「另外的一種愛」！

「那個男的就是你，所以你痛苦得想死？」

南宮雪心中戚然：「你自然有責任，但是也不能全怪你，你不肯帶她私奔，爲的是不想破壞她的名譽與家庭，不是嗎？」

「是的，我的確這樣認爲！」他神情黯然：「但是，在另一方面來說，我不同意私奔，豈非也是爲了顧全我本身的聲譽與地位？」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如果是這樣，他豈不是一個非常自私的男人？

「妳爲什麼不回答我？」

「是的，」南宮雪咬牙道：「比起她來，你自私、懦弱、敢做不敢當，你是個該死的男人！」

看湖的人驀然仰天大笑。

「我說得不對嗎？」等他笑完，南宮雪問。

「太對了！」

他忽然拾起樹枝立身而起。

南宮雪也彈身而起，她以爲她已觸怒了他。

可是他並未對南宮雪攻擊，只冷冷的說了一聲：「南宮雪，從現在起，妳什麼都不能想，妳必須集中精神、全神貫注的看著我！」

話落，驀地像一縷輕煙般的飄起身形，手中的樹枝也似秋風般急舞倏轉……

南宮雪果然什麼都不能想，她全部的精神已投入他翻飛如龍的動作裡。

——那是一套南宮雪從未見過的絕世刀法！

刀法不複雜、也不長，總共只有三招九式；聰穎慧黠的南宮雪在他演練到第八次時便已全部心領神會。

她欣喜若狂，也以木枝爲刀演練起來。

南宮雪實在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她很快就揮灑自如。

「雖然妳用劍用慣了，對於刀的劈字訣稍感生硬外，大致來說，我相當滿意妳的學習能力。」看湖的人愛惜的望著南宮雪。

「太棒了！太美了！」南宮雪驚歎：「當我使這套刀法時，整個人輕飄飄的，有乘風歸去的感覺。」

「如果妳練到家的話，妳會覺得自己輕得像煙。」

「煙？」南宮雪問：「這套刀法叫什麼名字？」

看湖的人想了一下：「就叫它『往事如煙』吧。」

「往事如煙？豈非太淒美？美得淒傷？」南宮雪喃喃道：「往事如煙，不堪回首，是否就是你此刻心境的寫照？」

「是的，驀然回首已三生。」深邃的眸子昇起輕煙淡霧。

南宮雪茫然……

「謝謝你傳授了我這套曠古絕今的刀法……對我來說，自然獲益良深；可是，對你呢？你得到了什麼？」

「妳認爲呢？」

「我不知道，從頭到尾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居然也說。

「世上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知道，就如同世界上有很多爲什麼，但是並非每個爲什麼都有答案的，不是嗎？」他這句話令南宮雪覺得他彷彿來自非常遙遠的另一個世界裡。

他忽然把眼光投向不遠處的一個小沙堆上。

南宮雪也順著他的目光望去。

抉擇

柳花花坐在沙堆上。

夜深，也靜，他說話的聲音雖不大，却能讓看湖的人與南宮雪聽得一清二楚：「我本在看湖，而你們在湖邊練功，我自然看到你們了。」

——這句話本是看湖的人對南宮雪說的。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他在那裡坐得很久了。

「你只想說這句話嗎？」看湖的人平靜得像一絲不皺的湖水。

「我本來有很多話想說，現在却不想了。」

「你相信我？」

「是的，你向來都是值得令人相信的人。」柳花花忽然歎了一口氣，「況且，我已經知道相不相信已不是件重要的事情了。」

「的確，一切都不重要了。」他望著輕煙迷濛的湖面，那雙眸子顯得更深邃了。

南宮雪迷惘。

——她想問，却又不知從何問起。

他已經移動脚步，緩緩走向黑暗中……

南宮雪想叫住他，却覺喉嚨似被重物哽住……

——她發覺他脚步落寞、背影孤獨……

——他正踩在痛苦的人生道路上。

南宮雪心中戚戚焉，不覺眼角掛淚，她有一個預感，只怕以後永遠再也見不到他了。

她佇立良久直至柳花花走到她身邊，她才回過神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究竟是誰？」南宮雪滿腹疑惑：「他有這麼好的武功，決不是平凡的人，他究竟是誰？」

「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柳花花並沒有

直接回答她，反問：「妳是不是想知道我跟他的關係？」

南宮雪迫不及待的望住他。

「其實我跟他交情並不深，」柳花花說：「但是他情人的丈夫却是我的知交。」

南宮雪驚住：「就是招死他親生兒子然後自殺的那個人？」

柳花花口吻感傷：「他很早就發現他妻子跟『看湖的人』偷情，他隱忍著不予揭發，爲的是他深愛他的妻子，更不願他的兒子失去母親，所以不願跟她仳離。」

南宮雪很同情那個男人。

「他在她妻子自殺後接着也自殺，留了一封遺書給我，」柳花花聲音沙啞：「遺書中交待我妥善撫養他兒子長大成人……」

「他託孤給你？」南宮雪訝道：「他不是招死他了嗎？」

「事發當時並無外人在場，誰知道當時情況究竟如何？一個親生父親招死親生兒子，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何況他遺書上明明交代要我收養他的兒子。」

「所以你懷疑殺他兒子另有其人？」

「是的，我不能不這樣懷疑。」

「你認爲誰會這麼狠心對一個小孩子下手呢？」

「自然是那個看湖的人。」

南宮雪吃驚：「爲什麼？」

「由於我朋友生前曾經透露我知她的妻子和看湖的人有私情，這宗㥲案根據當時現場狀況，雖然明顯可斷定是自殺案件，但是留下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疑點，就是小孩子的死因；他既要我撫養遺孤，爲何要招死他？所以我懷疑這宗㥲案是看湖的人一手做的！」

「你是說三個人全是他殺的？」南宮雪睜大了眼。

「如果是這樣，」她隨即說：「你朋友的遺書作何解釋？他如果被殺，怎麼事先留下遺書給你？」

「這也許是看湖的人逼迫他寫的，爲的是故佈疑陣。」

「他殺人的動機在那裡？」

「也許女的爲了丈夫孩子而不肯跟她私奔，所以引起他的殺機。」

柳花花頓了一下說：「因愛成恨而殺人，本就是屢見不鮮的事，不是嗎？」

南宮雪整個人呆住了。

——一件事，她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究竟那一個才是正確的？

「他究竟是不是兇手？」

南宮雪很快又發現了一個疑問：「你懷疑他是因爲遺書交待的孩子問題，如果是看湖的人逼迫你的朋友書寫，他爲何又要殺了小孩，這樣豈非更令人覺得這件命案充滿蹊蹺？對他來說，豈非不智得很？」

「我只能作這樣推斷。」柳花花說：「看湖的人逼我朋友把遺書托人送給我之後，忽又覺得留下孩子總是個禍根，他雖然只有兩三歲大，難保他長大之後瞭解眞相而找他報仇，所以又改變主意把他殺了。」

「這個推斷很牽强。」

「我知道，這樣判斷其實並不合理。」

柳花花點點頭：「但是有一點令人不能不懷疑的是：命案發生之後的第二天起，看湖的人便突然失蹤了，他爲何如此？」

「你可以解釋他非常痛苦傷心，畢竟他心愛著他的情人，一個人在失去他所愛之後，遁世離塵是很正常的事，不是嗎？」南宮雪不明白自己爲何一直替看湖的人辯護：「你不能憑這點咬定人是他殺的。」

「我並沒有咬定人是他殺的，我只是懷疑而已。」

南宮雪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你既然懷疑他，方才怎不直接問他？」

「因爲我已經相信他沒有做那件事。」柳花花這句話弄得南宮雪一頭霧水。「妳覺得他像個善於說謊的人嗎？」

「不像。」南宮雪訝然問：「就因爲他不像會說謊的人，所以你就相信了他？」

「不，」柳花花臉色凝重：「最重要的是，他即將就要死了。」

「他就要死了？」南宮雪美眸圓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相信他說的是事實。」柳花花長嘆一聲：「退一萬步說，就算他說的不是眞話，一死贖萬罪，我何苦再苛責他？」

「等一等，」南宮雪截口道：「他爲什麼要死了？你又爲什麼知道他就要死了呢？」

「他要死，是因爲他不想活了。」柳花花的回答令南宮雪大吃一驚：「我之所以知道他就要死，是因爲見到他把一生苦心的絕世刀法傳授與妳。」

南宮雪不肯相信：「就因爲他傳授我刀法便表示他想死嗎？」

「是的，」柳花花望住她：「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的絕學傳給自己的敵人，那不是想死是什麼？」

「敵人？我是他的敵人？」南宮雪苦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究竟是誰？」

「銀刀！」

柳花花的回答讓南宮雪差點昏過去！

* * *

今天是決戰的日子。

銀刀和南宮雪誰是贏家？

今天月兒昇起的時候便會揭曉了。

現在午時不過剛到，「八太子崖」上已人山人海，擠滿了等待觀看這場勢必精彩轟動的戰役的觀衆。

其間有下注的賭徒，等於是「場外的決戰者」，他們比誰都還要關心決戰的結果；其間自然還有劍術家與刀法家，刀與劍，究竟那個厲害？更讓他們想大開眼界的是銀刀的「銀煙刀法」，它究竟是否如傳說中那般犀利美妙？還有很多青年人想目睹南宮雪的盧山眞面目，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年輕男人關心她美不美？能否成爲男人心中偶像？年輕女人關心她能否爲女人爭一口氣？讓男人也知道女人不是弱者？

南宮雪此刻仍在「醉仙樓」。

她站在窗口眺望著廣闊無垠的「靜心湖」已有半個時辰之久，她出神得連柳花花推門而入都沒有發覺。

「該出發了。」柳花花輕聲說。

「去那裡？」南宮雪竟然如此問。

「八太子崖呀，」柳花花訝然道：「妳不記得今天是妳和銀刀決戰的日子？」

「我不是已經輸了嗎？」

「決鬥沒開始，妳怎麼就輸了？」

倏地迴身，南宮雪忽然咆哮起來：「決鬥在昨夜便已完畢，你不是已目睹我敗在他手下了嗎？」

「那不是決鬥。」

「那麼那是什麼？」南宮雪逼視著他。

柳花花答不上來。

「眞正的決鬥已在昨夜結束，今日這決鬥我只不過是一名劊子手而已！」南宮雪忽然揪住柳花花的衣襟，用力搖晃著：「你明知道這是一場虛僞的決戰，你明知道銀刀想死，你為什麼還要我去？」

「我如果這樣做，你不覺得我可恥嗎？你認為我會心安嗎？」她激動得近於瘋狂：「我南宮雪要的是一場堂堂正正的決戰！」

「這或許不是一場眞實的決鬥，可是它依然是公正的，妳並沒有錯，問題是在銀刀，他根本就不想贏……」

柳花花整了整被扯的衣衫：「一場決戰，當然是要靠實力去贏取，這本是最原始而又現實的道理；但是，一個人如果想自甘落敗，那是他的權利，誰也不能阻止他……」

他冷冷的又補了一句：「就如同妳如果不想去赴約參戰，那也是妳的權利，誰也拿妳沒辦法。」

南宮雪慢慢的平息下來。

「我如果不去呢？」

「從今爾後，南宮雪三個字就代表儒夫。」柳花花冷漠的說：「受盡武林中人恥笑訕駡的儒夫。」

「可是我如果去了，我會一輩子良心不安，」南宮雪一臉痛苦：「你明知道銀刀有意死在我的劍下，對我而言，那是極其殘忍而又不光榮的事，我從來就沒想到會參加這種決鬥……」

「妳不忍心殺他？」

「你忍心？」

「我不忍。」

「但是，」柳花花又說了一句：「如果我是妳，我會殺他。」

驚異的望著他，南宮雪脫口問：「為什麼？」

「人，不管是多麼英雄偉大、或是極其卑微渺小，終究是要一死的，所以死實在是人最終的歸宿。如果妳活得快樂，如果妳覺得在人世間有很多事未做完，自然就不願意死，自然就會覺得死是可怕而醜陋的。」

柳花花的神情與口吻，彷彿是修行極深的高僧。「但是如果妳認為人生已了無生趣，活著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那麼生命的價値對妳來說已毫無意義，妳自然就會覺得死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妳甚至會認為結束自己的生命是提早使自己得到歸宿吧了……

「通常，有人會選擇自殺方式結束自己人生之旅程；可是對銀刀來說，他不能用這種方式，畢竟自殺在世俗的眼光是儒弱的行為，他是江湖中的豪傑，他必需死得其所、死得其時……」

「死在我劍下，對銀刀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時？」南宮雪不解：「他為何不死在別人劍下呢？為何偏偏選上我？」

「死在妳劍下，至少他還掙得一個為友報仇，為友犧牲的令名。」

「他這樣做豈非對不起他死去的摯友熊霸天，他並沒有為他報仇，不是嗎？」

「一死贖萬罪，他連自己的生命都付出了，誰還能要求他什麼？」柳花花緩緩道：「江湖中的寃寃相報，本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有一個是非定論，報仇其實只是弱肉强食的另一種表現，對他來說，那已毫無意義。」

「他為什麼要傳我刀法？」南宮雪痛苦道：「對我而言，他這樣做等於就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如何下得了手殺他？」

「他傳授妳刀法，自然是因為認為妳是可造之材，妳有能力延續光大他的獨門刀法，」柳花花肅穆道：「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妳用他的刀法殺他。」

「為什麼？」

「一個人能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死，而且又能死在自己所創的絕世刀法下，對一個學武的人來說，妳不認為那是很有尊嚴的死法嗎？」

「尊嚴的死法？」

「也就是光榮的死法。」他鄭重的說。

柳花花目光柔和：「妳還有疑問嗎？」

「只有一點，」南宮雪低垂粉頸，語音痛苦：「我還是下不了手。」

「我瞭解，」柳花花拂了拂她的髮絲，「做這種事是需要勇氣的；對銀刀和妳都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妳還有半個時辰考慮，妳有權選擇妳的做法，這件事沒有對錯是非，無論妳怎麼做，都將是對的，而且我都會支持妳。」

柳花花離開房間，留下她獨自徘徊在她的抉擇邊緣……

不死銀刀

月亮圓得像塊餅。

八太子崖上萬頭鑽動，人聲鼎沸。

當中十丈見方之地立著一位身披袈裟，手持禪杖的高僧。

——他就是當今武林中最受人推崇尊敬的少武林當代掌門人「吃虧和尚」，也是這場決鬥的見証人。

他此刻神色雖是一片祥和，但心中却不期然泛起一絲疑惑——決鬥的時辰就快到了，為何仍不見雙方決戰人？

驀然人羣中一陣騷動，密密麻麻的人潮忽然像海水般的被分了開來，當中一人正緩步走進場中來。

「銀刀！是銀刀！」人羣中已有人嘶嚷，更有些人拍手鼓掌，不住鼓噪著：「銀刀必勝！銀刀必勝……」

不錯，正是銀刀！只見他和昨夜「靜心湖」畔那個「看湖的人」判若兩人：一身雪白如銀的袍衣，手中一把亮閃如銀，鑲有九顆翠綠發光的寶石刀鞘，他立刻給人一種强烈的印象——人，神豐俊采，刀，絕世寶刀。

他恭謹的朝吃虧和尚抱拳施禮後，便在左側角落立住——傲然如山的立住。

現在，只等南宮雪來，這場生死決戰便要開始了。

南宮雪仍未出現。

她會不會來？

驀地，一條人影急射場中！

衆人喧嘩，特別是年輕少女的聲音格外響亮：「柳花花！柳花花！花花公子！花花大少！」

柳花花？是的，是他。

「柳公子，久違了。」吃虧和尚打了一個問訊。

柳花花趨前抱拳道：「吃虧大師，南宮姑娘她決定放棄這場決戰……」

話未完，衆人已鼓噪起來：「什麼？南宮雪不來？她不是早就接下銀刀的挑戰了嗎？怎可食言而肥，出爾反爾，毫無信諾？」

「準是怕了銀刀，原來她只是個膿包儒夫，媽的，我還以為那女人多了不起哪！」

一時間，四週不滿之聲此起彼落。

突然又有一條人影掠入場中！

柳花花定睛一瞧，大喜：「南宮雪，妳還是來了！」

不滿之聲立刻變成歡呼之聲，間中還響起年輕少男的口哨聲……

* * *

南宮雪最終還是來了。

——帶著一顆極為痛苦的心，以及極大的勇氣而來。

她凝視著銀刀。

銀刀也凝視著她。

南宮雪眼中有尊敬。

銀刀眼中有愛憐。

全場鴉雀無聲，一片靜謐。

他們期待一場驚心動魄的決戰就要展開。

銀刀驀然揮刀！

刀如銀、人如煙。

衆人驚歎。「銀煙刀法！睥睨絕世的銀煙刀法！」

南宮雪出劍！

劍也如銀，人也如煙。

衆人傻住。「銀煙劍法？」

三招九式的銀煙刀法快如白駒過隙、美如流水輕煙，刹那便已如水銀瀉地般流轉而出！

兩道輕煙似的人影驀地分開，忽然靜立不動！

衆人茫然。

南宮雪忽然雙膝跪地！

「南宮雪輸了！」有人驚叫。

銀刀傲然而立。

南宮雪仰望著他，眼中有淚。

銀刀俯首望著她，咀角含笑。

「謝謝妳。」

「請將我葬在『靜心湖』畔。」

「見刀如見人，妳好好珍惜它。」

銀刀的聲音很輕，只有南宮雪才聽得見。

說完這三句話，銀刀傲立的身形已緩緩倒下……

——一代刀法宗師已如願結束他人生的旅程。

* * *

月已殘，星已滅，天將亮。

寧靜優美的「靜心湖」濱多了一堆新墳。南宮雪哭倒於地，幾欲痛絕！

「妳這麼傷心痛哭，銀刀如果地下有知，豈非比妳更難過？」

柳花花愛憐的扶起她。

南宮雪仍然克制不住，偎在柳花花懷中哭得像個淚人兒。

柳花花歎了一聲，輕輕抱起她嬌小玲瓏的身軀……

東方已一片紅。又將是美好的一天。

對南宮雪來說是不是呢？

誰也不知道。

畢竟，她的人生只不過才剛開始，她還有好長一段的人生道路要走。

無論如何，她是永遠忘不了銀刀的。

在她心目中，銀刀永遠活著，至少在她有生之年，她將帶著銀刀留給她的絕世寶刀與銀煙刀法浪跡江湖，踏血天涯！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五

徐玉珊・編繪

風波亭（三）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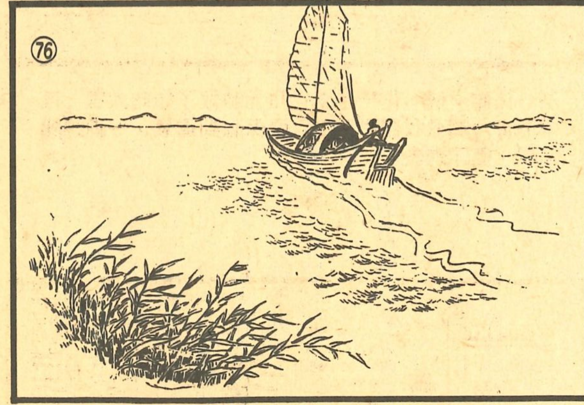
73　張保因連日行路困乏，又吃了些酒，很快就呼呼睡着了。



74　正在睡夢中，只聽耳邊喊："牛子醒來！"張保從睡夢中驚醒，見漁人手持明晃晃利刀。想要抬身，只覺周身麻疼，動彈不得，原來已被捆了個結實，心想這回可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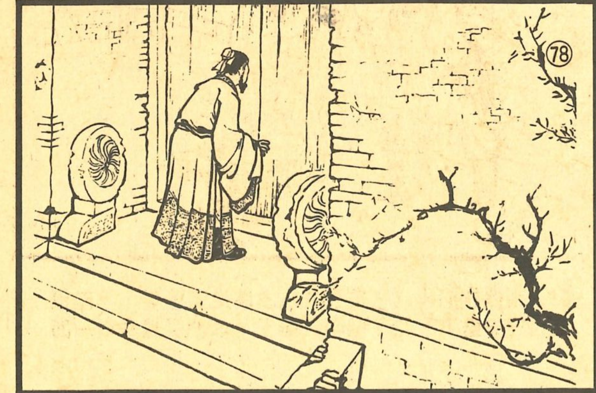
75　漁人正要動手，聽張保提起岳元帥名字，知話裏有因，便問張保是什麼人。



76　這漁人叫歐陽從善，是個正直的好漢。只因奸臣當道，他無心功名，便在這條江上做些劫富濟貧、除惡安良的勾當。他曉得了張保的來歷，情願一錢不要送張保過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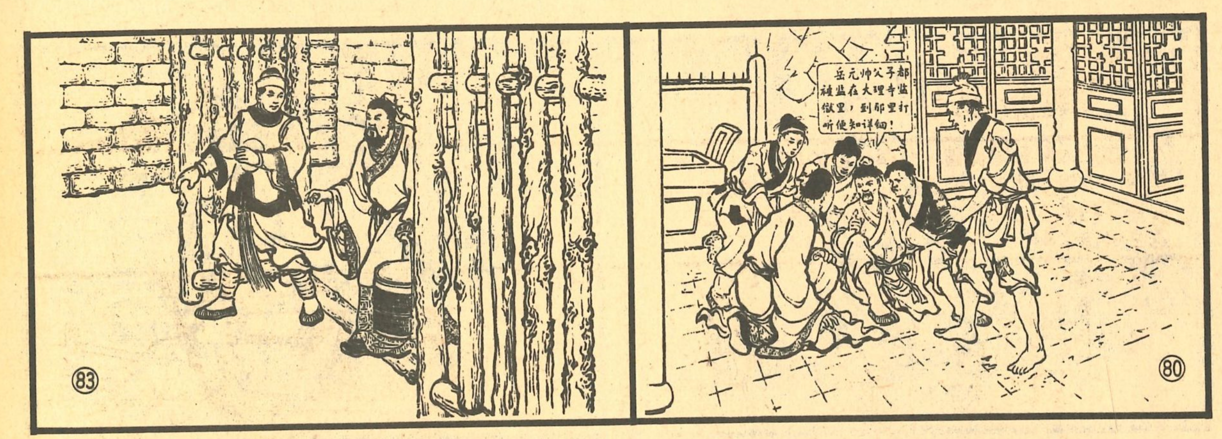
77　張保又行幾日，這日已到臨安，在城外找個僻靜的小店住下，便挨進城去，打聽岳飛消息。但事關重大，誰敢和他談論這事。他一連幾日，沒有打聽到准確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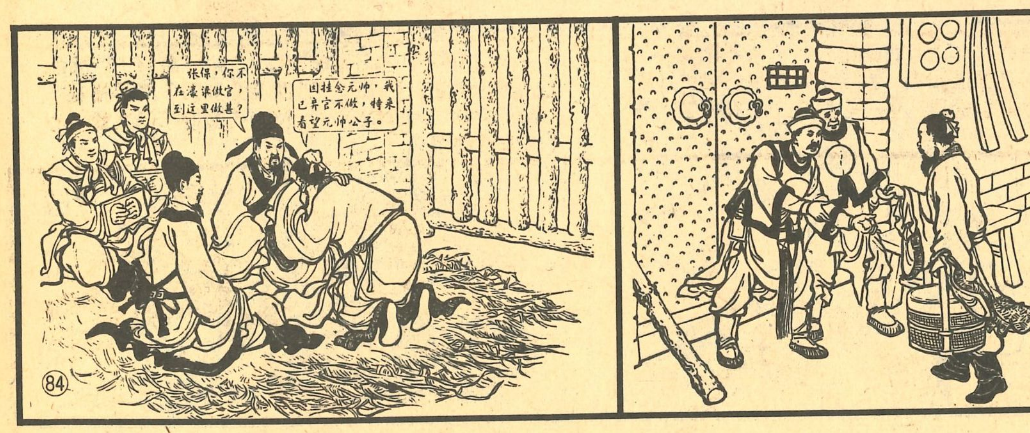
78這天清晨，張保無意走到一所破廟前，聽見裏邊有人說話。他便悄悄挨近廟門，從門縫向裏一看，原來是幾個叫化子。



79　只聽一個叫化子說："岳元帥做了如此大官，反遭陷害，哪像我們快活！"張保聽到這裏，一脚踢開廟門，衝了進去。



80　叫化子怕連累自己，先是推說不知，經不住張保連哄帶嚇，才說了實話。



81　張保趕回小店，買了些吃食裝進籃子裏，一直找到大理寺監獄，給了獄卒些銀子，求他引見岳飛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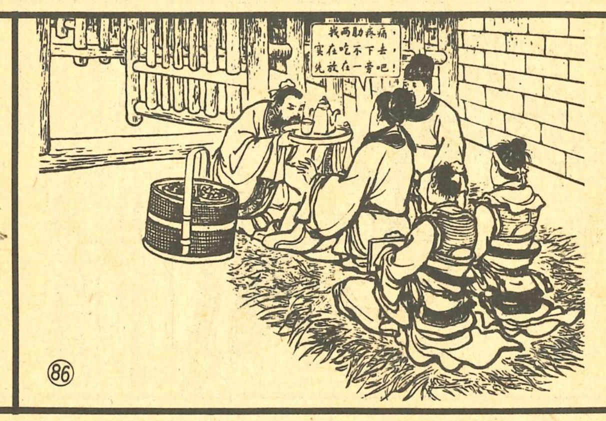
82　大理寺獄官倪完忠厚正直，對岳飛十分照顧，這日正和岳飛在獄裏閒談，獄卒來說，有個叫張保的想見元帥。倪完讓他立刻帶張保進來。

83　獄卒引張保進了岳飛的牢房。

84　張保見岳飛青衣小帽，坐在地上，旁邊岳雲、張憲戴着手銬脚鐐，不禁一陣心酸，搶上前跪下，痛哭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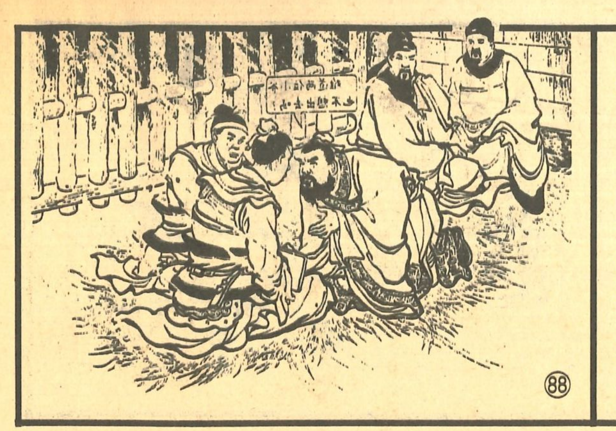
85　岳飛看到張保，想起衆兄弟和家中妻女來，不覺淚眼模糊，悲痛難忍。



86　張保忍住眼淚，從籃裏拿出飯食說："當初你是主帥，就是御賜酒飯，也不稀罕，如今在患難中，這些素餐請元帥用吧！"



87　張保又流淚說："卑職到此一是看看元帥和公子，二是來送飯，三是請元帥和公子出去。"岳飛說："要出去談何容易，把飯留下，你快快回去吧！"



88　張保又勸岳雲和張憲逃走，岳雲、張憲說："元帥既不能離開，我二人怎忍心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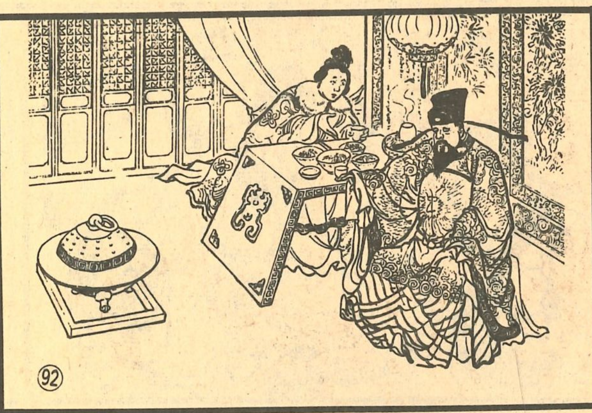
89　事到這步田地，張保料定凶多吉少。他把心一橫，由籃裏拿出一壺酒，滿滿斟了三杯，敬與岳飛父子三人喝了。他說："小人雖愚，難道不如王横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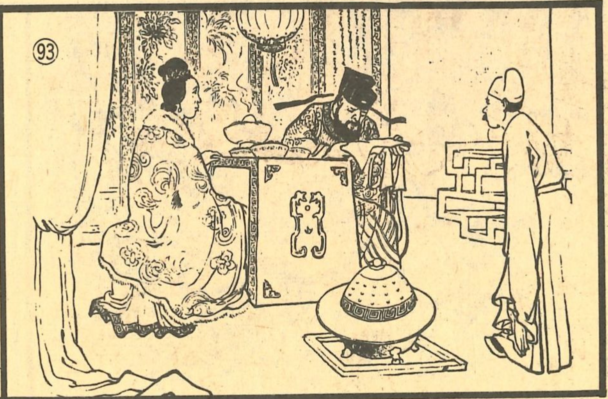
90　說罷，自己也斟滿一杯，一口喝乾，一頭向壁上撞去，立時倒地身死。



91　岳飛和岳雲、張憲撫住張保屍體，痛哭不止。岳飛想起張保平日的忠勇，再看看如今落得這般下場，心如刀絞。他求倪完備了棺木，將張保埋葬了。



92　很快便到年底，這天是臘月二十九日，秦檜和妻子王氏圍爐吃酒，想起岳飛雖然受盡種種刑罰，但終無實供，因此悶悶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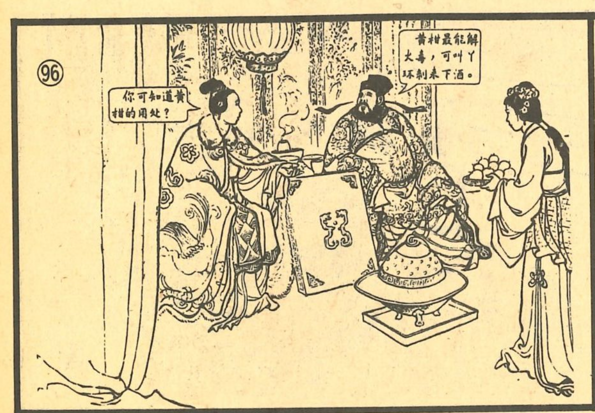
93　忽然家人徐寧送來密報一封，說有一個叫劉允升的暗暗寫了岳飛父子受屈情形，挨家傳送，要約齊日子，共上民表與岳飛伸寃。秦檜吃了一驚。



94　王氏看了密報說："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爲何這樣吃驚？"



95　王氏把密報擲給秦檜，在爐灰上寫了"縛虎容易縱虎難"七字，叫秦檜快下毒手害死岳飛，以滅衆口。秦檜大喜。



96　正在這時，人報万俟卨派人送黃柑來與太師嘗鮮。秦檜收了，就交與丫環，讓她剝來下酒。



97　王氏指着黃柑，湊近秦檜說："這是殺害岳飛的劊子手。"秦檜一時不解，王氏把自己的毒計說了出來。



98　大理寺監獄裏，倪完因今夜是除夕，特備了一桌酒席與岳飛父子封歲。



99　岳飛十分過意不去，對倪完說："相公自家也有封歲的酒席，就請回去，免得尊嫂等候。"倪完不肯離去，一定要陪岳飛共吃封歲酒席。



100　他們吃了幾杯酒，忽覺寒風刺骨，原來外邊落起大雪來。使這間牢房情景倍加凄苦。



101　他們一邊吃酒，一邊閒談，約莫二更以後，一個獄卒悄悄走來，在倪完耳邊悄聲說了幾句話，倪完臉色大變。



102　岳飛忙問什麼事，倪完料瞞不過，只得跪下，說有聖旨下來，要岳飛父子到風波亭接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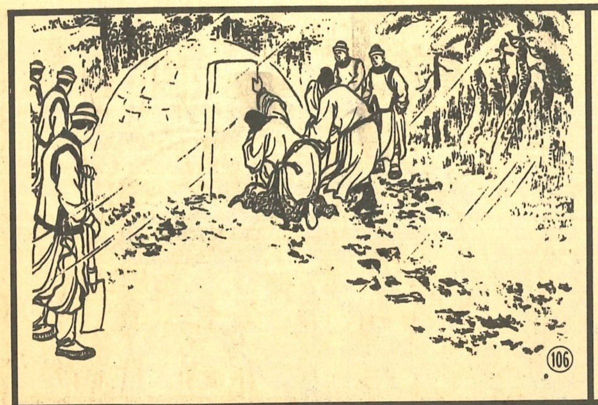
103　就在這時，衝進幾個家將模樣的人來，甚是凶惡，不由分說，把岳飛父子三人捆了起來。岳雲、張憲還要掙扎，岳飛說："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什麼可怕的！"



104　他們父子三人被押着一直向風波亭走去。



105　岳飛父子被押至風波亭。軍漢們喝聲"跪下"，三個人的脖子已被麻繩套上。可憐岳飛父子一生忠勇爲國，竟死在奸臣秦檜之手。岳飛死時年僅三十九歲。



106　當時倪完痛器一場，置備了三口棺木，暗暗和心腹獄卒，星夜將屍體盛殮，悄悄抬出牆外埋了。



107　倪完不等天明，收拾行裝，也棄官逃走了。



108　後人爲紀念岳飛忠勇事迹，在西湖修起一座岳王廟。他的堅貞不屈和忠勇爲國精神，後人將永世不忘，在岳飛坟墓兩旁，人們用鐵鑄成秦檜夫婦的跪像，他們將永受後人唾罵。　（全文完）



社會偵探奇情故事／麥雷斯·文

可飛·圖

俠盜燕子飛（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蘇格蘭警場的會議室內正召開緊急會議，內容是如何接運從非洲運來的巨鑽，李根探長主持這項任務，所以他正緊張的籌備一切……燕子飛來找李根探長，但李根却不見她，後來因燕子飛的一句話，使他不得不去見燕子飛，燕子飛告訴李根，她要在本月廿日午夜十二點盜取大笨鐘，而當日正是巨鑽運到倫敦的時間，李根探長不相信燕子飛會盜取大笨鐘，他以爲這只是燕子飛的聲東擊西手法，目的是讓他去注意大笨鐘，而她却趁此機會盜那顆巨鑽……李根和燕子飛在夜總會裏相遇，燕子飛向李根探長指出幾名黑道人物……

聲稱盜鐘　依時盜走

李根探長又朝他偷偷瞄了一眼：「他是單人匹馬前來的？」

「凡是幹這行的頂尖人物，大多都是獨來獨往。他的目標不是搶刦銀行，而是盜取一顆携帶方便的鑽石。」

「我不相信他能成功。」

「探長千萬不要以貌取人，那將是一項嚴重的錯誤。邁亞密警局就是不相信他有這份能耐，結果在一場珠寶展覽會場中，被他將一串價值連城的鑽石項鍊，在警衛森嚴下從容盜走。」

「事後邁亞密警局爲何不展開緝捕行動？」

「缺乏證據，邁亞密警局雖然明明曉得是他所爲，但却拿他沒有辦法。」

「我還想知道另外兩名對手？」

燕子飛又朝左側第六張枱子暗暗一指：「探長不妨注意注意那對夫妻。」

李根探長目光所接觸到的那對夫妻都是東方人，男的風度翩翩，儼然中年紳士；女的則嫺靜大方，楚楚動人，面型很像演過「魂斷藍橋」的費雯麗。

「他們是中國人？」李根探長問。

「你猜錯了，他們是日本人，也是黑道上很著名的一對夫妻檔，偷盜技巧，舉世無雙。」

「妳所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三名對手嗎？」

「不，夫妻檔只能算是一組，下一個，我要告訴探長的，可能要使探長大吃一驚。」

「用不着再介紹，」李根探長臉上露着冷笑：「我想一定是妳。」

「探長又猜錯了，我所向你介紹的，都是想盜那顆巨鑽的朋友，而我只對大笨鐘發生興趣。」

「那麽第三位是誰？」

「是正中間的第十五號枱子，探長可以對他仔細的打量打量。」

十五號枱子上坐了位老年紳士，兩鬢斑白，沉穩老練，從他氣度上一眼可以看出，定是一位很不簡單的人物。

「他究竟是誰？」李探長回過臉來問道。

「亞森羅蘋二世，他是特別從巴黎趕來的。十九世紀聞名世界的俠盜亞森羅蘋，我想探長一定知道，顧名思義，眼前這位亞森羅蘋二世，應該就是他的兒子。」

這一次，吊在李根探長口中的雪茄，眞的掉在了地上。

「胡說八道！」李根探長撿起來雪茄，用眼瞪着燕子飛：「亞森羅蘋是小說家杜撰的人物，怎會隔了大半個世紀，又鑽出來了他的兒子？」

「恕我回答不出這個問題，但我確實知道，他就是作風不亞乃父的亞森羅蘋二世。」

李根探長楞了好半天，沒有吭聲。

他又禁不住瞟眼偷看亞森羅蘋二世，不料亞森羅蘋二世正在大大方方的看他，並且微微含笑，看樣子似乎還想打個招呼哩！

李根探長趕忙將臉別轉過來。

「這一下可熱鬧了，」他臉上露着苦笑，「妳想搬走大笨鐘，他想盜取鑽石，這不是存心要讓蘇格蘭警場垮台嘛！」

「探長言重了，」燕子飛露着微笑：「設想和事實是有很大一段距離的，探長應該樹立信心，認定他取不走鑽石，我盜不走大笨鐘。」

「我當然有這樣的信心。但我們仍希望妳自動打消這個念頭，否則妳將難以逃出我所安排的天羅地網。」

「我決定了的事情是不會更改的，探長既然說得這樣有把握，那就是好讓事實來證明了。」

「燕子飛，妳……」李根探長氣的說不出話來：「想動鑽石念頭的歹徒，除了現在我已認識的三位，另外還有多少？」

「我想一定很多。」燕子飛笑容依舊不減：「那似乎應由閣下去做調查，我又不是蘇格蘭警場的探長，你認爲對嗎？」

李根探長有點忍受不住這種挖苦，那張肥臉立刻漲成豬肝顏色，然後便站起身來，怒哼一聲，拂袖而去。

這是斷然的表現，他已下定決心，要和覬覦鑽石的那些大盜，以及想動大笨鐘腦筋的燕子飛週旋到底。

燕子飛含笑望着他的背影，眼看他晃動羅圈腿離開這座大廳。

平常李根探長很少來逛夜總會，今晚本想藉此調劑身心，不料却被燕子飛惹了一肚子的悶氣。

不過他也有所收獲，最低限度因爲燕子飛的關係，使他認識了一對夫妻檔和另兩名意欲盜取鑽石的對手。

燕子飛口口聲聲說她的目標是大笨鐘，但李根探長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仍然認定要盜大笨鐘只是一個晃子，燕子飛的眞正目地和其他匪徒完全相同。

這位大探長並沒有眞正離開藍鷹夜總會，在他座車的駕駛位上坐定後，立刻以無綫電話，向蘇格蘭警場抽調了六名最能幹的探員前來向他報到。

他巳動了眞怒，今晚他就準備拿點顏色出來，給包括燕子飛在內的那些黑道宵小們看看。

不到十分鐘，三輛警車飛也似的開到了李根探長面前。這三輛警車開來時的速度雖快，但是都沒有開放蜂鳴器，也沒有扭亮車頂上的閃紅燈，是以一點也未驚動藍鷹夜總會附近的人羣。

六名探員平均分配在三輛警車上面，李根探長立刻將他們編成三個臨時小組，並將剛才在夜總會內的經過說明，然後先對第一小組發佈命令：「從邁亞密來的『三手猴』交給你們了，從現在起，你們要釘牢他的行動。」

「但是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照過面。」

「他坐在第四十六號枱子，人如其名，長得實在像個猴子，你們會很容易認清他的。」

「是。」第一小組的兩名探員立刻下車，飛步穿越馬路，走進了藍鷹夜總會的大門。

李根探長又將目光移到第二組的兩名探員臉上：「你們負責釘牢一對從日本來的夫妻檔，必要時限制他們的自由。」

「他們的座位是……」

「在大廳左側的第三十六號枱子，賓客中只有他們兩個是日本人，非常容易辨認。」

「是。」第二組的兩名探員立刻啣命而去。

「所剩下的最後一名問題人物，要落在你們兩位的身上了，」李根探長對第三組的兩名探員說：「他是從巴黎來的亞森羅蘋二世，也是能夠盜走鑽石的最熱門人物，所以你們要對他特別注意。」

「我們會儘力而爲。」

「此人兩鬢斑白，沉穩歷練，氣度也顯得與常人不同。他所坐的枱子號碼，好像是正中間的十五號。」

「我們會找到他們，但還有一個燕子飛呢？」

「這個可惡的中國黃毛丫頭，交由我來對付。」李根探長牙縫中迸着恨意：「盜不盜得走大笨鐘尚在其次，最低限度目前我已吃了她好幾次悶虧，我要讓她知道一點我的厲害。」

「探長還要不要派一名助手？」

「不用，我跟燕子飛一對一，讓她吃點虧，好使她心服口服。你們去罷。」

第三組的兩名探員領命後，也快步走進了藍鷹夜總會的大門。

李根探長踏動油門，將他的座車換了一個位置，車窗完全拉上，熄滅了車上所有的燈光。現在從停車處監視藍鷹夜總會的大門更爲合適，只要他端坐在車廂裏面，所有進出的人都無法逃過他的眼睛。

這位大探長對他臨時決定的步驟，十分滿意，危險日子來臨之前，若能掌握了幾名勁敵的行踪，則對他來講是十分有利的。

坐等情況發展，李根探長更離開不了他心愛的雪茄，剛剛點着了一支，無綫電話中傳出了第一組探員的聲音：「報告探長，我們已經掌握情況，從邁亞密來的『三手猴』，正在聚精會神的欣賞表演，沒有發覺已被我們牢牢的監視了。」

「第二、三兩組呢？」

「也和我們一樣，今晚不會有什麽失閃的。燕子飛仍舊坐在原位，看來她也沒有任何防備。」

「你們沒有認錯人嗎？」

「不會，廳內除了那對從日本來的夫妻檔，就只剩下燕子飛一張東方面孔，我們不會認錯的。」

「很好，蘇格蘭警塲聲威遠播，定要讓他們嚐到太歲頭上動土的苦果。」李根探長將無綫電話切斷後，心裏更有說不出的欣慰。

他恨不得燕子飛立刻從藍鷹夜總會內走出來，先釘出這位危險人物在倫敦落脚的地方，只要她稍有行爲不軌，便將她加以逮捕，讓她發生不了任何作用。

以他蘇格蘭警塲的探長身份，雖不能無緣無故的抓人，但是集中精神想要找一個人的麻煩，相信那還不是什麽難事。

李根探長愈想愈得意，受了兩次小小的奚落算不得什麽，今晚他要連本帶利，從燕子飛身上討囘來。

在夜總會打烊前這一段時間內，李根探長是會感到非常枯燥的，但是他有希望，何況他身上還帶了足够的雪茄烟；獨自關在車廂內連續不斷的抽吸雪茄，也能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李根探長剛剛燃點着第六支雪茄烟時，夜總會的大門裏面突然走出了燕子飛的影子。燕子飛的肩頭上現在加了一襲名貴的銀狐披肩，愈發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現在的時刻將近午夜十二點整，距離夜總會打烊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燕子飛因何提前離開？

不過這在李根探長來講乃是可喜現象，夜總會散場時人潮洶湧，而燕子飛提前離開，則不會受到人多碍眼的影响。

李根探長說不出是興奮？還是緊張？只感心頭咚咚直跳，兩只小眼睛更是睜得大大的，瞬也不瞬的盯牢了燕子飛。

其實現在馬路上的行人，車輛都已非常稀少，燕子飛不可能在他視界中突然消失，他根本用不着如此緊張。

燕子飛表現得非常安詳，姍姍走到停車塲，跨進了一輛流綫型的房車，踏動油門便朝馬路東段開去。

李根探長立刻撳熄了剛燃着不久的第六支雪茄，發動車子緊緊跟隨。

身爲蘇格蘭警塲的大探長，當然他很懂得駕車釘蹤的技巧，除了保持適當距離外，他還想盡了花樣，儘量避免被燕子飛發覺。

車子穿過了泰晤士河上的大橋，轉了兩個彎，直朝萊琴公園方向開去。

萊琴公園是昔日皇室獵狩區，範圍遼闊，人烟稀少，入夜後更是寧謐得如同鄉村。

天空中開始下起濛濛細雨，燕子飛開車穿過了這片曾經列爲禁區的地方，繼續朝郊外行駛，車速仍舊不快不慢，悠閒的就像深夜駕車兜風。

由於夜深人靜，沿途已經很不容易再碰到另外的車輛，在這種情況下駕車釘蹤最易被人發覺，但是李根探長別無他法，縱然燕子飛已經發覺了，他也只好硬着頭皮，繼續的釘下去。

車子很快到達郊外，燕子飛現已開始將車速漸漸增高。

李根探長一面保持同等車速，一面心裏犯着嘀咕，按理現在燕子飛應該會回到住處休息，爲什麽會開向郊外呢？

難道她的住處不在市區？

也許她去會晤同黨，不論燕子飛這次趕來倫敦的目的是爲大笨鐘，抑或志在那顆巨鑽？隨帶數名同黨乃是意料中事，趁此深夜趕去商量大計，更是合情合理。

不對，邁斯曾特別提醒過，這位本領高強的中國女孩一向獨來獨往，行事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如果邁斯對她的作風没有認識錯誤，則對她會晤同黨的猜測便不能成立。

難道她已發覺有人釘蹤，故意將車開到郊外，準備和釘蹤她的人捉迷藏？

…………

接連串疑問掠過李根探長的腦海，但是一項也無法加以肯定。

現在，距離倫敦市區已有十哩，而燕子飛仍在繼續增高車速，快得就像電掣風馳。

不好，燕子飛開車的作風前後判若兩人，難道她想要什麽花樣不成？

李根探長又很敏感的產生了這個想法，而就在這一眨眼時間內，燕子飛的車子已閃電般衝上了一座公路的橋樑。

無論燕子飛要什麽花樣，擺在李根探長面前的只有一種選擇：追！

大探長這部車子的性能絕不比任何車輛差，他的駕車技術也是第一流的，是以他不相信會被燕子飛甩脫，但當他的車子衝到橋樑中段時，突然被他感覺出情形大爲不妙。

噗！噗！噗！噗……

車子的機件發出怪聲音，勉強的顛簸了一陣，之後，便突然停在橋上，不再動彈。

他這輛性能優越的車子，現在就像一只洩了氣的皮球。

李根探長立刻注視駕駛台前的油量表，苦也，表針指着「O」，顯示油箱內的汽油已經涓滴不剩。

一陣輪胎磨擦地面的尖銳聲傳進李根探長耳膜，燕子飛竟也來個緊急刹車，並從車窗內探首回頭，冲着這邊微微一笑，然後便又踏動油門，如飛而去。

李根探長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燕子飛的笑容雖然很美，但出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使他認爲那是一種譏諷。

燕子飛連人帶車很快便在夜幕中消失不見。

這位大探長遇事尚能保持鎭靜，開始釘踪燕子飛時被他撳熄了的那支雪茄放在車盤上，現在他又重新燃着，叭吱叭吱的噴出了幾口濃烟。

他在仔細的想，油箱內本來滿裝汽油，今天的消耗量極少極少，而且也未發生漏油現象，何以行駛短短路程，箱內的汽油竟告不翼而飛？

難道……

李根探長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慮的事情，急忙走下車來，掀開車蓋查看究竟。

油箱上面竟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只寫了「探長晚安」四個大字，落欵豁然就是「燕子飛」。

李根探長現在的臉色更不好看，紙條隨手扯下，撕成粉碎，然後再將它搓成團

團兒，抖手扔出老遠。

事情演變至此已很明顯，燕子飛早已料透李根探長的心意，故而在未進入藍鷹夜總會前，趁機在這位大探長的座車中動了手脚。

這雖然是一次小小的惡作劇，但却顯示李根探長的行蹤已在燕子飛掌握之中，否則，不會那樣巧同時趕到藍鷹夜總會，趁他先進入大廳時，抽走了他油箱中的汽油。

可惡的是燕子飛並未完全將油抽光，故意留給李根探長能以開到這裏的油量，讓他在這裏半路拋錨。

李根探長愈想愈氣，一心一意想要釘牢燕子飛，不料反被她任意的戲耍。

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羞侮，也等於是對整個蘇格蘭警塲的一種挑釁。

幸虧車子內的無綫電話没有損毁，李根探長可以向蘇格蘭警塲求援，否則他將無法處理這輛拋錨的車子，只好等到天亮再說。

連番受挫使李根探長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已下定決心，今後要對燕子飛的評價重新估計。

× × ×

細雨霏霏，翌晨李根探長起床後，面對窗外怔怔出神，他的表情冷冰冰，看來心緒一定非常惡劣。

昨夜遭受戲耍的一幕仍舊在他腦海中盤旋，尤其當自己的車子在橋上拋錨，燕子飛探首窗外一瞥時的笑容，令他實在難以忍受。

今天已是十九，過了今天，明天就是緊張的日子來臨，李根探長已有心驚肉跳的感覺，但這是無法逃避的事情，爲了職責攸關，他只好振作精神，按時上班。

其實這兩天他已不能計較上班時間，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爲了即將面臨的難關而忙碌，而憂煩，甚至睡眠時間也失去了應有的正常。

昨晚接受任務的六名探員已在辦公室內等候多時，李根探長走進辦公室後，輪動眼神在他們臉上一掃，便覺情形不對。

「怎麽，任務失敗了？」他懶懶的在辦公椅上坐定。

「不！應該說是成功了，」第一組的四號探員走到辦公桌跟前，說：「只是被我們調查者的身份，和燕子飛所說的完全不同。」

「哦？」

「從邁亞密來的史諾，也就是綽號『三手猴』的那個瘦子，根據調查他根本不是什麽著名的大盜，而是西德一家馬戲團中的小丑。」

「確實嗎？」

「非常確實。」

「西德馬戲團的小丑，怎會跑到倫敦來欣賞夜總會的節目？」

「他是來接洽演出的，準備在藍鷹夜總會上演一個小型節目。」

李根探長點了一支雪茄，然後將目光移到第二組探員的臉上：「你們負責調查的那對日本夫妻檔呢？」

「那更是燕子飛滿口胡說八道，」第二組的一名探員代表回答：「經過詳細調查後，他們是從日本來倫敦渡蜜月的一對新婚夫婦。」

「你是怎樣調查的？」

「除了機塲的旅客登記簿，我還特別打了長途電話，託東京警視廳的一位朋友代爲調查，以求證實。」

「他們究竟是什麽身份？」

「男的名喚山本英吉，是大坂一家鋼鐵公司的小開；女的名喚小林瓊代，是東京音樂界的一位優秀鋼琴家。那位東京警視廳的朋友最後還說：如果懷疑他倆是一對竊賊的話，那簡直就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

李根探長將眉頭皺成一大把，又將目光移向第三組探員：「你們呢？」

「我們差點將笑話鬧得更大，燕子飛口中的亞森羅蘋二世，乃是法國的警察總監……」

對方話還没有說完，李根探長的屁股下面就像長了彈簧似的，從座椅上猛彈而起：「糟了，大水冲到龍王廟，我竟没有當塲認出他是法國警察總監。」

「想必探長現在想起來了。」

李根探長一巴掌拍在他的禿頂上，恨恨的說：「的確想起來了。難怪當時我覺得有點面熟，當時好像他準備跟我打招呼，而我……」

這位大探長又恨又悔，兩隻小眼珠射出憤怒的光：「好，燕子飛，妳這一下將我整得好慘，錯把警察總監當竊盜，如果傳揚出去，整個蘇格蘭警塲的面子都要被我丟光了。」

「探長不用着急，爲了留後步，我是暗中進行調查的，並未使那位法國警察總監受到絲毫騷擾。」

「唔——」李根探長對這一點似乎感到非常滿意。

電話鈴响了，李根探長伸手撳了附設在話機上的擴音器：「我是李根。」

「探長早。」

李根探長臉上肥肉驚的一哆嗦：「燕子飛，妳好大的胆子。」

「探長對聲音辨識的能力令人非常佩服，一下子就被你聽出來我是誰了。」

「少來挖苦，昨晚害我車子拋錨，又險些使我在警界中鬧出天大的笑話，難道這還不够嗎？」

「探長不要動怒，我對你的指責只能承認一半。」

「什麽叫做一半？」

「造成探長車子中途拋錨，乃是我的脫身之計，至於陷害探長險些在警界出醜，我還不明白此話從何說起？」

「妳應該明白：明明是法國來的警察總監，妳却告訴我他是大盜亞森羅蘋二世，還不是存心讓我出醜，是什麽？」

「探長，恐怕你弄錯了罷，是誰告訴你，他是法國的警察總監。」

「我的屬下經過詳細調查，而且我也想起來跟他非常面熟，一定不會錯誤。」

「如果亞森案羅蘋二世僞裝成拿破崙，探長也會當他是十八世紀時的法國大英雄嗎？」

李根探長楞了一下：「妳這話是什麽意思？」

「探長應該想到，像亞森羅蘋二世那樣神奇的人物，隨便化化裝，冒充冒充別

人的身份，眞乃是輕而易擧的事情，如果你將他當了眞，豈不使亞森羅蘋二世正中下懷了麽？」

「我不相信亞森羅蘋二世胆敢冒充法國警察總監。」

「這件事情很容易證實，只要一個長途電話打到巴黎警察總署去詢問一下，你就不會再懷疑我的話了。」

「我會設法證實的，還有『三手猴』史諾和那對日本夫妻檔，我都要重新調查他們的眞正身份。」

「只有這樣才可以立辨眞僞。」

「現在我想知道，妳打電話來的目是什麽？」

「没別的，重新再提醒探長一聲，明晚十二點整，我會盜走大笨鐘。」

「好，」李根探長氣的臉色鐵青：「我等着看妳的本領！」

燕子飛在笑聲中將電話切斷，她的笑聲中似乎充滿自信，聽在李根探長耳中，感到極不舒服。

六名探員開始交頭接耳，低聲議論。由於燕子飛指出他們的調查並不眞實，故而難免有點心慌意亂，一時之間拿不定主張。

李根探長則更比他們急躁難安，一連掛了三通長途電話，分向巴黎，東京，西德對史諾等的身份作進一步的調查。

不到半個小時，三方面都有了正式的答覆，法國警察總監根本没有離開巴黎，西德所有馬戲團中，也没有像史諾那樣的小丑，更談不上前來倫敦接洽上演事宜，大坂鋼鐵公司的小開山本英吉和鋼琴家小林瓊代確實是一對新婚夫妻，但是並未離開日本，正在富士山旁的一幢別墅內共渡新婚燕爾生活。

李根探長是得到眞實結果後，以冷峻的眼神掃過了六名探員的臉龐，使那六名探員像被刀割般的難受。

「這眞是天大的笑話，」李根探長帶着苦笑：「警探人員的調查工作反而不如一名從外地來的盜賊！」

「……」

「這些人的住處，你們還記得嗎？」

「記得，」第四號探員代表回答：「他們分住在三處不同的旅館，有的在市內，有的在近郊。」

李根探長猛然站起身來：「我們立刻出發，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將他們當場逮捕。」

六名探員一同應聲，立刻跟隨他離開了蘇格蘭警場。

這位大探長的確有了行使職權的機會，就憑他們冒充別人身份混進倫敦，就已犯了僞造文書的罪名。

可惜他的運氣不好，當他率領六名探員浩浩蕩蕩的趕到時，三處地方都已人去樓空。

回程中李根探長更感懊喪，並也產生了更大的警惕：不僅俠盜燕子飛，連這些黑道宵小也能處處走在他的前面，焉不更使他對未來的演變担心。

由於時間的緊迫和情勢的不利，李根探長回到蘇格蘭警場後，立又召集重要幹部展開緊急會議，他要重行檢討，重新部署，重新估計對方的能力，來迎接明晚即將發生的難關。

同時他也產生了一種不良預感：平靜已久的倫敦，將要在明天午夜來臨時，掀起一場驚人的風暴。

× × ×

彭德正在客廳內等候消息，自從洛克和大狗熊被燕子飛借走後，彭德便命令他們暗中調查出燕子飛的詳細情形後，據實回報。

五萬英鎊酬勞算是很可觀的一筆數目，但是彭德並不滿足，他要調查清楚燕子飛在倫敦究竟準備做成什麽大買賣？好以黑吃黑手段將其全部吞没。

這也正是人性上的劣點：貪。多少風雲一時的人物，常常會受這一個「貪」字的牽累，最後弄到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彭德眼前不會想到這些，雖然明知燕子飛是個不好對付的人物，但他仍要竭盡全力，冒險一試。

傍晚六點四十分，電話鈴响了。

彭德不慌不忙的走到電話機旁邊，伸手取下話筒：「我是彭德。」

「洛克向你提出報告：從燕子飛這兩天的行動上，我已調查清楚了她在倫敦的眞正目標。」

「那究竟是一件怎樣驚人的生意？」

「說出來可能令你失望，燕子飛要盜走的東西竟是大笨鐘。」

彭德神情一楞：「難道就是矗立在議會屋頂上的那座大笨鐘？」

「正是，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大笨鐘的體積比火車頭還要龐大，還要笨重，而燕子飛居然煞有介事的，準備要將它盜走。」

「知道燕子飛準備盜走大笨鐘的用意嗎？」

「想不通，大笨鐘是極富傳奇性的古物，無法衡量它的價值標準，但我認爲那是分文不値的東西，因爲世界上不可能有古董商胆敢將它收買，那將很快便會蒙上收買贓物罪，而被判入獄。」

「那就奇怪了。」彭德透着迷茫：「燕子飛居然想盜走一件奇異無比，而又無法脫手的東西？」

「那只有一種解釋：她是瘋子。」

「這項調查會不會發生錯誤？」

「不會，我跟大狗熊這兩天日夜忙碌，就是在她的支配下，在做準備盜走大笨鐘的工作。」

「你可不可以同來一趟，和我當面研究這件事情？」

「不行，燕子飛嚴格的限制我不得隨便離開，連通電話都要尋找特別機會。」

「那麽，你對整個事情的看法如何分析？」

「我們上了燕子飛的大當：縱然她有本領盜走大笨鐘，你想她會爲了一件無法脫手的東西，而甘願付給我們五萬英鎊的酬勞嗎？」

「……」彭德在猶豫。

「彭德，我已經看穿了：可能燕子飛要找李根探長的麻煩，跟他來一次惡作劇。但在我們來講這是無謂的，没有必要受她白白的擺佈。」

「你不要想得這麽偏激，燕子飛不是輕毀承諾的人，更不是瘋子。」

「那你認出她是什麽？」

「不論她有沒有能力盜走大笨鐘？在我來看都是一種運用手腕。她這樣做的眞正目的還沒有顯示出來。」

「那麽，以你的意思？……」

「繼續受她調遣，繼續暗中觀察，等待明瞭這件事情的眞象。」

「好罷，我聽你的指示，如果最後證明，的確受了燕子飛的戲耍，那時你會怎樣？」

「我不會放過她的，不論她本領多麽高強，我不相信就憑一個中國女孩，在倫敦能夠逃出我的掌心！」

「好，燕子飛這方面的動向，我會隨時向你報告，再見。」

彭德放了話筒後，立刻召集手下開始緊急會商。

這位黑社會頭子在倫敦的惡勢力是不容輕視的，他將歐洲許多有名的殺手都已網羅旗下，準備必要時用來對付燕子飛。

明天就是攤牌性的日子來臨，彭德的心情緊張並不亞於蘇格蘭警場的李根探長，他要傾盡全力，準備和燕子飛展開一場火併。

× × ×

緊張日子終於來臨。

這兩天天氣一直陰沉，濛濛細雨時續時斷，沉悶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李根探長早晨七點便趕到了蘇格蘭警場，這比規定上班時間要提早兩個小時。

這位大探長今天的臉色比天氣還要陰沉，雪茄烟也忘記抽了，進了辦公室不停的用電話調兵遣將，忙到九點鐘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蘇格蘭警場的人誰都明白，這只是開鑼戲，精彩的節目，要到午夜來臨才會上演。

「篤！篤！」是人敲門。

「進來。」

應聲而入的，是資料室的邁斯主任。他的眼神中帶着關懷，走到近前朝李根探長臉上一掃：「老友，今天你的臉色似乎更差？」

李根探長苦苦的一笑：「面臨雙重難關，你想我的心情會好嗎？」

「而且你今天的部署，看來也要較預計中的龐大，聽說你將附近鄉鎮的警力，全都調到倫敦來了，不知確不確實？」

「我可以告訴你，這不是謠言。」

「僅僅機場方面的部署，似乎不需要這樣龐大的警力，難道今晚你要採取兩面作戰？」

「你猜對了，本來我不準備在議會大廈一帶作任何部署，但看燕子飛怎樣盜走大笨鐘？然而，現在我却不得不改變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什麽原因？」

「這兩天我已吃了燕子飛不少苦頭，使我認爲她不可能盜走大笨鐘的想法開始動搖。」李根探長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疊着的信紙：「老友，你先看看這個。」

邁斯接在手中，立即展開：

「今晚午夜十二點整，我來盜走大笨鐘！

燕子飛留」

信紙上的語句就是這樣簡單，但却隱隱含着威脅，令人不敢輕視。

「這張短箋是什麽時候發現的？」邁斯面色凝重的望着李根探長。

「今天早晨。」

「發現它的地方呢？」

「床舖上面，枕頭下面。」李根探長說：「我有一個習慣：臨睡前，將身上佩槍放在枕頭下面，不料今晨醒來，發現手槍旁邊竟多了這張短箋。」

「你認爲燕子飛是在什麽時候，將這張短箋塞在你的枕頭下面的？」

「一定是在我就寢以後，因爲臨睡時我將手槍放在枕頭下面時，床上並沒有任何東西，關於這一點我敢十分確定。」

「就寢以後，你有沒有再離開過你的臥房呢？」

「沒有，甚至我根本就沒有下過床。事後經我斷定，燕子飛是從一扇窗戶潛進了我的臥房，完成了一件被我認爲是不可能的事情。」

「爲什麽你會認爲沒有這種可能？」

「我睡覺一向十分驚醒，哪怕房間內走過一隻老鼠，我也會在沉睡中立刻醒轉，而燕子飛撬開了我的窗戶，還在我的枕頭下面放了一張信箋，那應該比一隻老鼠的响動要大得太多。請問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我怎麽會相信有這種可能？」

「現在呢？」

李根探長看了他一眼：「剛才我已說過了：燕子飛完成了一件被我認爲不可能的事情。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儍子也不會跟事實抬槓。」

「那麽你的感想如何？」

「我感到十分驚奇，過去你形容燕子飛是位飛簷走壁來去無聲的人物，我還心存懷疑，現在我却不得不加以深信。」李根探長綻出苦笑，接着又說：「同時我也感到慚愧：幸虧燕子飛只是留箋示警，如果她想帶走我的項上人頭，那也應該和留箋示警同樣的容易。」

「老友，以你蘇格蘭警場偵探長的身份，竟被一個飛賊如此捉弄，實在讓我替你難過。但我也因此爲你慶幸。」

「慶幸？」李根探長感到茫然。

「不錯，由於這件事情的發生，使你對燕子飛的能力有了重新的估計，而不再掉以輕心，難道這還不算可喜現象嗎？」

「今天我臨時改變全盤的部署，的確是受了這件事情的影响，我不再認爲燕子飛是一個天大的笨賊，但是我仍舊有點懷疑。」

「仍舊懷疑燕子飛沒有盜走大笨鐘的能力？」

李根探長點了點頭，點得非常勉強：「同時我也實在想不通她要盜走那件笨重東西的目的？——除了只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最後目標是那顆即將運到的巨鑽以外，我實在想不出其他原因！」

「關於動機方面，也許只有燕子飛本人才會清楚。」邁斯的神色很鄭重：「但我認爲眼前你可以不必在這方面多傷腦筋，你現在所採取的步驟非常正確：不論燕子飛的眞正目標是鑽石？抑或大笨鐘？你要雙管齊下，儘量做到兩方面都不讓燕子飛有可趁之機。如能運用得當的話，縱然倫敦出現了比燕子飛更厲害的人物，也會讓他空忙一場。」

「我會按照這個步驟徹底執行的，多謝你的提醒和關懷。」

「老朋友之間用不着客氣，最後，我只有祝你幸運。」邁斯和李根探長一陣相握後離開。

李根探長倒在他的大轉椅上閉目沉思，他要保持着冷靜的頭腦，思索今晚的部署會不會發生什麽漏洞？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溜走。

鐺！鐺！鐺……

遠處傳來大笨鐘的聲音，敲了整整十二下，這經常聽慣了的鐘聲，現在竟使李根探長產生了異樣的感覺。

現在的响聲，會不會是一種惜別？今晚午夜十二點以後，會不會再聽到它的聲音？

× × ×

天空中堆砌着又黑又厚的雲層，濛濛細雨的傍晚前停止了，十點以後開始落霧，濃霧籠罩下的倫敦，呈現着肅殺氣氛。

議會大厦一帶俱是寬敞的濃蔭大道，每逢晚間九點以後，街道上的行人車輛便開始漸漸稀少。

富有傳奇性的大笨鐘就座落在議會大厦的屋頂上面，巍峨、高聳，顯示着一種超然的氣魄，似乎一點也不曉得，今晚它正面臨了一場刦數。

有關大笨鐘的許多神奇故事，在科學立場上是無法加以解釋的，但那却是鐵一樣的事實。

議會大厦一帶今晚會變了模樣，黑暗還未完全籠罩大地，蘇格蘭警場便派出一百名全仗武裝警察，將這座聳立雲霄的大厦團團包圍，他們俱都面朝外，背朝裏，緊貼大厦四週站立，個個神情嚴肅的如同標兵。

這在倫敦市民眼中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情，但沒有人知道究竟爲了什麽？因爲李根探長非常重視事先保密，如果公佈眞象，說是保護大笨鐘以防被盜，可能全英國的人民都會將他看成神經。那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就跟有人要將整個白金漢宮搬走同樣的不可思議。

鐺！鐺！鐺……

大笨鐘的聲音宏亮、莊嚴，响聲半徑可以達到四英里半範圍，現在它正敲了整整十一下。當最後一記鐘响仍舊餘音嬝嬈時，蜂鳴器的厲嘯緊接而起。

倫敦市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震耳的蜂鳴器聲音，爲了應付一小時的緊急事件，蘇格蘭警場出動了五十輛警車，俱都亮着閃紅燈，在李根探長率領下，從馬路兩端浩浩蕩蕩的開到現場。

李根探長精神抖擻坐在指揮車內，看了看矗立在議會屋頂上的大笨鐘，立以無綫電話發出命令，讓隨來的五十輛警車展開嚴密部署。

應付今晚事件，李根探長早已有了腹案，並且經過實地演習，是以五十輛警車有條不紊的，立刻擺成一個圓形陣式，將議會大厦圍在中央，其中並有四輛警車配有探照燈，強烈光柱射在半空中成交叉狀，將焦點對準了大笨鐘。

這座極富傳奇性的大鐘現在絲毫無恙，穩穩的矗立在半空中，似乎不太理會蘇格蘭警場爲了它的安全，而在傾盡全力。

不到一分鐘，天空中又出現了兩架武裝直升飛機，飛臨大笨鐘的上空。這也是李根探長的安排，爲了對付俠盜燕子飛，他已在這片區域內撒下了天羅地網。

今晚蘇格蘭警場的出動算是空前的，以往不論偵辦多麽大的案件，所出動的人力物力，都沒有像今晚這麽龐大。或許正因如此，附近街道以及樓房上面，已經圍聚了許多好奇的市民前來爭看這場熱鬧，而且人數愈來愈多。

李根探長的指揮車是敞篷式的，他站在座位前面，不停的以無綫電話指示機宜，忙得禿頂上面直冒汗珠。邁斯就坐在他的旁邊，雖然這並不是他的責任，但他自動願意陪在李根探長左右，最低限度也能壯壯聲勢。

一名警長從議會大厦門口飛奔到李根面前：「報告探長，我所負担的部份，部署已經完成。」

李根探長閃動他的小眼珠，掃視一遍圍立議會大厦的百名武裝警察：「很好，這段時間內有沒有發生什麽意外？」

「沒有，七點以後我便下令封鎖，不僅閑雜人等，便是一隻老鼠也無法竄進議會大厦。」

「你去罷，繼續嚴密執行。」

「是。」他向李根探長敬了一個禮，然後又飛快的回到原來崗位。

李根探長又以無綫電話和副探長保羅頻頻連絡，由於分身乏術，故而在倫敦國際機場接運那顆巨鑽的重担，不得不放在副探長保羅的身上。那邊出動的人員和車輛，龐大得也和這裏同樣驚人。

「機場方面的部署已經全部完成，」副探長在無綫電話中回答說：「敢說天衣無縫，請探長放心。」

「你的信心這樣堅強？」李根探長有點懷疑。

「是的。探長認爲歹徒會出動一萬人，再配合最新式的武器和交通工具，以戰爭形態出現，來搶奪那顆即將到達的巨鑽嗎？」

「我想不應該有這種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敢說鑽石出事同樣沒有可能，」副探長保羅的口氣有點狂傲：「倘若歹徒們胆敢以身試法的話，我還敢保證不會讓任何人漏網。」

「好，遇有緊急情況，我們再隨時連絡。」李根探長遂將無綫電話切斷。

天空中雖然霧氣瀰漫，但是有了四盞強力探照燈的照射，尚不致使視界過份模糊。李根探長又端了一架紅外綫望遠鏡，更特別注意探照燈照射不到的地方。

兩架武裝直升飛機，一直在大笨鐘左右不停的盤旋。李根探長之所以特別重視空中防衛，原因產生在燕子飛是個飛簷走壁的人物，生恐她將大笨鐘從空中盜走。

關於這種想法，李根探長又有點覺得好笑，如果燕子飛眞的携帶一座數十噸重的大鐘，施展飛簷走壁的本領離開倫敦的話，則燕子飛豈不成了神仙中人？

但是他又不敢不信，徬徨和困惑，一直在盤繞着這位自命不凡的大探長。

今晚在他來講，不啻是一次最嚴格的考驗，他已盡到了應有的能力，但看能否發生效果，制服一個出生在中國的神奇人

物。

他對現場上人員和車輛的配合也感到十分滿意，查看完畢部署的情形之後，終於面帶笑容的坐了下來。

「老友，」他面露驕容望着邁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不防來賭一次東道。」

「哦？」邁斯有點驚異：「你認爲燕子飛不盜走大笨鐘，是麽？」

「不僅如此，甚至我也還斷定她今晚根本不敢露面。如果不相信，我敢賭任何東道。」

「你憑什麽敢作這樣大胆的假設？」

「就憑我今晚的部署。」李根探長得意洋洋，點了一支雪茄：「我敢保證只要她看到了這樣偉大的場面，就會失去了露面的勇氣。」

「探長，我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怎麽？」李根探長眨動着小眼珠，望着他。

「仍舊低估燕子飛的能力。」

李根探長顯得很不服氣：「現場部署你已親眼看到了，難道你認爲這樣龐大的陣容，仍舊嚇退不了一個人單勢孤的中國女孩？」

「今晚的部署的確够龐大，够嚴密。但是哪怕再增強十倍，以我看來終究算是平常步驟，這點你承不承認？」

「我承認。」

「而燕子飛却是一個不平常的人物，以平常步驟來對付的平常人物，想起來實在令人替你担憂，難道你一點也不感到可怕？」

「……」李根探長楞住。

「我並不是故意潑冷水，而是說的實話，你的這些步驟應該早在燕子飛預料之中，如果她沒有出奇的本領，她就不會在你面前誇下海口了，據我所知道的俠盜燕子飛，的確是有這種個性的人。」

李根探長小眼珠一瞪：「照你這樣一說，今晚的部署等於是白費了！」

「那也不見得，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你所表現出來的，已經竭盡了你的智慧和能力，至於燕子飛怎樣露面？能不能將大笨鐘盜走？那只好等待事實慢慢的演變出來。」

這番話，使李根探長的好勝心涼了一半。

其實他是嘴硬骨頭酥，如果不是他對燕子飛存有非常的畏懼，他就用不着像眼前這樣的勞師動衆了；再假如他眞的認定燕子飛不敢露面，也就應該將現有的部署全部撤去。

但是他沒有，絕對沒有這樣做，反嫌蘇格蘭警場的力量不够充足，恨不能傾盡全國軍警的力量，來保護那座聳立入雲的大笨鐘。

眼前他所需要對付的，只是一個俠盜燕子飛。然而，他却想擁有二次世界大戰對付納粹頭子希特勒的同等力量。

這當然是他的幻想，擺出眼前的陣容只是對付一名中國女孩，已經足以令人笑掉大牙。

李根探長現在又從座位上站起來，將掛在胸前的那隻紅外綫望遠鏡，用雙手端着將它架上鼻樑。

他的頸項隨着鏡頭慢慢移轉，再作全場性的查看。

看熱鬧的人愈聚愈多，只見封鎖綫以外的區域萬頭鑽動，附近建築物的窗口和頂層的陽台，都已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羣。

這也等於是對李根探長一種無形的鼓勵，他不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塌台，而被燕子飛佔去上風。

現在他又將紅外綫望遠鏡取下，而以肉眼投視着大笨鐘。

一連串的疑問又開始在他的腦海中起伏不停，他已感覺到今晚的李根探長非常矛盾，明明不可能被人盜走的大笨鐘，而他却對自己的看法不能加以肯定。

他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麽緣故？

以往他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疑神疑鬼，並也失去了往常應有的鎮定。

大笨鐘的分針仍舊正常的朝前移動，那支長達十四英尺的分針每分鐘移動一次，現在距離午夜十二點僅剩下十二分鐘。

李根探長心裏的緊張，隨着分針的移動而遞增，剩下最後五分鐘時，他已緊張得幾乎完全屏住了呼吸。

這本來就是一個極度緊張的局面，不僅李根探長，所有參加今晚行動的警方人員，以及圍在場外等待看熱鬧的人羣，都像緊張得有點喘不過氣來，故而極自然的形成了全場肅靜，鴉雀無聲。

上萬人的場面能够自動保持秩序不亂，並不是一件簡單事情。

李根探長的兩隻小眼珠瞪得大大的，眨不敢眨，瞬不敢瞬，忽然神經兮兮的撥開了無綫電話，拉開了微帶沙啞的嗓門大聲喊叫：「李根向在上空担當任務的直升機發出詢問：現在只剩下最後三分鐘，不知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麽異狀？」

「一〇二直升機代表向探長回話，截至目前爲止，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警兆。」

「我希望你再仔細的觀察觀察。」

「我已查看得非常清楚，縱然有人能從半空中將大笨鐘盜走，至少要有一架性能優良的空中車廂才能辦到，探長是知道的：如果眞有空中車廂出現的話，當它還在五哩以外，我們就會發現它了。但是現在沒有，連它的聲音都沒有聽到。」

「你們不要將自己的想法局限在一個小小的範圍，除了體軀龐大的空中車廂，你們應該注意到空中所有的可疑目標。」

「報告探長，空中沒有任何可疑目標，甚至我們連一隻蚊虫也沒有看到。」

「胡說，你們在直升機內，本來就看不到飛在空中的蚊虫。」

「我只是這樣比喻而已。」

「希望你們特別重視這短短的時間，如果發生差錯，不是悔恨所能彌補的。」

「是，探長。」

李根探長「唰」的一聲將無綫電話機關閉，再度將目光投向大笨鐘。

霎那間，大笨鐘針面上的長短兩針，已經併齊了向天一指。

鐺！鐺！鐺……

宏亮的鐘聲顯得特別震耳，一下一下的，緊緊扣住了李根探長的心弦，他實在形容不出眼前的感受，好像自己的身子站在雲端裏，飄呀飄的，已經飄到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境界。（以下轉入第68頁）

社會奇情警世故事／樹華・文　可飛・圖

奪產記（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明是本地富豪王創業的傍友，專替王創業扯皮條，深得王老闆的歡心，王創業是東方之珠小姐選美會的首席評判，對「東方之珠」小姐冠軍周美珠垂涎，由傍友趙明巧計撮合，納作黑市二房，王創業雖上了年紀，色心未止，趙明洞悉其意，爲人又工心計，和老婆方秀珍商量，決定用戰國時期呂不韋獻老婆給秦王的故事，陰謀奪產，因王創業膝下無兒女，送方秀珍入王家爲黑市三房妾，方秀珍初時反對，幾經考慮才答應，勝過現在做木屋地產經紀，如果成功，王家產業，就是自己夫妻倆的名下，賺錢又怕什麼羞，對付大房二房另出計謀……

奪產成豪富　殘廢恨難償

周美珠說：「雅文姐，妳可以向業哥稱讚秀珍的能幹，推薦她做副管家。」

「我明白了。秀珍做了副管家，李芳管家的地位就受到威脅！我們再向李芳挑撥一下，李芳一定會對付她！」

「對，就是這樣！」

吃晚飯時，陳雅文說：「業哥，秀珍在家沒事做，一定很寂寞的！秀珍，妳說是嗎？」

「不會，我怎會寂寞呢！」

「雅文，妳有什麼提議？」

「不如，叫秀珍做副管家吧！」

「但是，管家已有李芳了。」

「王家的下人，有十幾二十人，李小姐雖然能幹，也太辛苦了！我雖然認識秀珍祇有一兩天時間，但我看得出，她是個人材！」

「有道理。秀珍，妳同意嗎？」

「我怎可以勝任呢？」

「妳一定勝任有餘！」陳雅文恭維地說。

「就這樣決定吧！」王創業說。

深夜，周美珠走進管家李芳的房中，恭維她的才能。

「周小姐，妳太過獎了！」

周美珠長嘆了一聲！

「周小姐，妳有心事嗎？」

她脫去外衣，現出身上的傷痕來！

「妳爲什麼弄成這樣？」李芳吃驚地說。

「是業哥用皮鞭打成的！」

「業哥一向最愛妳，爲何會打妳？」

「因爲他受了方秀珍的唆擺！」

「那個方秀珍也太過份了！」

「不但如此，她還說妳治家無方，將王家弄得亂七八糟呢！」

「她竟攪到我頭上來了！」

「她還向業哥請求做副管家，他已答應了！」

「是嗎？」李芳默然不悅。

「她又向業哥說了妳的壞話！」

「她說了什麼？」

「她說妳三十歲還嫁不出去，所以喜怒無常，管不好王家！看情形，不久的將來，她會取代妳的地位呢！」

李芳吃驚說：「我爲業哥盡心盡力，他不會不要我吧？」

「業哥是不會。但是，她如晚晚向業哥告枕頭狀，情形便不同了！」

李芳整個人呆了！

「芳姐，我和雅文姐是支持妳的！」

「多謝妳們！我一定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妳放心去做吧，有我們做妳的後盾呢！」

「周小姐，多謝妳告訴我！」

周美珠微笑離去。

一天早上，方秀珍行出花園散步。

「秀珍小姐，早晨！」是花王張五。

「五哥早晨。」

「秀珍小姐，妳來散步嗎？那邊是一個亭子，風景更好呢！」

「是嗎？」

她行向亭子，坐在石櫈上欣賞風景。突然，有一件物件跌在她脚下，那是一條蛇！她大驚失色，尖叫起來，暈倒了！

花王張五行近她，正想脫她的衣服，服侍秀珍的女工胡雪華聞聲趕來，見花王將手放在秀珍衣鈕上，大喝說：「你想幹什麼？」

「是妳，雪華，秀珍小姐被蛇嚇暈了！」他將蛇捉走了。

雪華孭起秀珍入房，救醒了她。

「有蛇，有蛇！」她大叫。

「小姐，蛇已經被捉走了！」

「是妳扶我回來的嗎？」

「是，但我去到時，看見張五想非禮妳！」

「他那麼大胆嗎？」

「不好，告訴王先生吧！」

「雪華，誰捉走了蛇？」

「是花王張五！」

「那是一條毒蛇！他是不是個捉蛇專家？」

「不是。」

秀珍道：「既然不是，那蛇一定被脫去毒牙！」

「妳是說，花王故意放蛇嚇妳，想非禮妳？」

「他沒那個胆量！看來，他一定受人主使的！雪華，張五和誰最好？大少奶還是周美珠？」

「張五和李管家最好！他們……」

「他們怎麼樣？」

「我曾見張五和李芳在樹叢擁吻！」

「眞的？」

雪華點頭。

「我明白了！」

「妳明白什麼？」

秀珍說：「沒事了，妳出去吧，我想休息一下。」

雪華出去後，秀珍因受過驚嚇，胃病復發，晚上，她胃痛得更厲害！

王創業入房問她說：「秀珍，妳爲什麼不出去吃飯？」

「我有點不舒服！」

「什麼事？我叫醫生來看妳吧！」

「不必了，我已吃了藥。」

「有病應該看醫生，不可以胡亂吃藥的！」

「那是胃病，不要緊的。」

王創業還是叫了醫生來看她。醫生說她受過驚嚇，引致胃病發作！但是，秀珍不肯說出原因來。

當秀珍睡着時，王創業在廳內喝酒。

「業哥，爲什麼不去陪秀珍？」陳雅文說。

「她胃病復發！」

「是嗎？現在怎樣？」

「已經睡着了。」

「業哥，我有一件事，不知好不好說出來？」

「妳說吧。」

「今天早上，丁香告訴我，她看見秀珍躺在花園的地上，花王張五蹲下解她的衣鈕！」

「眞有這件事？」

「你如不信，可以問丁香！」

王創業叫丁香入書房問她。丁香所說的和陳雅文一模一樣！

他叫丁香去叫張五來。不久，張五來到。他又命她叫方秀珍來書房。秀珍神色蒼白前來。

丁香關上書房門。

秀珍和張五一臉疑惑。

「張五，你胆子眞大，今天早上，你在花園非禮秀珍，你認不認？」

張五大驚失色！

「我親眼看見的！」丁香說。

王創業不停偷看秀珍的反應。

「快說，否則我報警！」

張五正想招認，秀珍急忙說：「這祇是一場誤會而已！」

「什麼誤會？」

「今早我去花園散步，在亭子遇見一條蛇，被嚇得幾乎暈倒，跌在地上，張五正想救我，雪華及時來到，扶起了我。張五就將蛇打死了！」

「眞的？」王創業口氣緩和下來。

「這事有雪華做證。」

「丁香，妳爲什麼誣告張五？」他厲聲說。

丁香正想辯白，王創業馬上說：「現在給妳一次機會，滾出去吧！」

丁香急忙溜走。

「張五，你救了太太，明天我會打賞你一千元的！」

「多謝你，王先生。」

張五感激地看了秀珍一眼，走了。

「秀珍，妳回去休息吧！」

秀珍回房，感到王創業對她仍有懷疑！毫無疑問，放蛇嚇她的是張五，而張五一定受李芳所主使！李芳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唔，一定是怕我奪了她管家的職位……其實我無意做副管家，祇是陳雅文提議的！」

她徹底明白了，陳雅文想用借刀殺人之計，製造李芳和她的矛盾！單看丁香向王創業告密，就知道了，剛才張五如承想非禮她，她也會變得不清白！幸而她機警搶先說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矛盾雖然暫時解決了，更大的難題還在後頭呢！如今，周美珠因被鞭打，對她含恨在心！陳雅文因爲失寵，也對

她笑裏藏刀！而李芳，受了陳雅文的挑撥，也對她不懷好意！

而最大的難題是王創業也懷疑她了！他年事日高，却又好色在房事中力不從心又有三個太太他懷疑她們不貞，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想不到飽經憂患的她，一踏進王家，馬上便處於劣勢！她躺在床上，因緊張和思索過度胃又痛起來了！

她開始後悔責怪起自己的丈夫趙明來了！

方秀珍躺床三天，臉色蒼白！王創業雖然每晚來看她一次，但神色十分冷淡，而且他沒有叫醫生來看她！

第四晚，王創業又來看她，冷然說：「秀珍有一件事妳必需坦白！」

「什麼事？」

「有人說妳以前是做過舞女的是嗎？」

「不，絕對不是！」

「妳如坦白承認我是不會計較的。否則……」他冷笑了一聲！

秀珍支撐着坐起來將頭撞向床頭的牆上，暈倒了！

當她醒來時，看見醫生正和王創業在說話。不久醫生走了。

王創業見她醒來關心地說：「秀珍，妳太傻了！」

「我雖然讀書少，也知道一死以示清白這句話！」她流淚說。

王創業惻然說：「秀珍，我相信妳，別再做傻事了。」他吻了她一下，悄然退出。

片刻，陳雅文進來，溫柔地問：「秀珍，妳好一點嗎？」

陳雅文口雖這樣說却面露得意之色，秀珍懷疑，陳雅文是趁王創業懷疑她，乘機落井下石，說她以前是舞女！

她恨不得吃下這個惡毒的女人，連骨都吞下！但是，她回心一想，她正處於劣勢而陳雅文是個千金小姐，是王創業的髮妻。這個人，祇能留待最後才對付她！

秀珍流淚說：「雅文姐，我恐怕不行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雅文姐，妳是千金小姐，大家閨秀，我對妳十分敬重，時常希望向妳請教做人的道理！祇是，恐怕沒有機會了！」她坐起來，又抹了一下眼淚。

陳雅文得意的神色消失了，露出善意的微笑。

她扶秀珍躺下，安慰她說：「秀珍，妳祇是有胃病，又不是什麼絕症！放心吧，過幾天妳會好的！」

「雅文姐，多謝妳！有一件事情，我必需向妳說清楚。那晚美珠姐被業哥打，是與我無關的。我新入門，怎敢搬弄是非呢？」

「我會向她解釋的。」

「我是個知足而安份守己的人。如我僥倖不死，以後一定聽妳的吩咐去做。雅文姐，求妳向業哥說清楚，我不想做副管家。因為，我沒本事！」

「好吧！」

陳雅文返回自己睡房。

王創業入她的房間。她很高興地迎接他。

「雅文，告訴妳一個好消息！」他很高興。

「什麼事？」

「美珠有了孩子！」

「真的？」她若有所失。

「剛才她告訴我的！」

「你為什麼不去陪她？」

「她剛睡着了，我不想打擾她！」

陳雅文長嘆了一聲！

「雅文，美珠懷孕，妳不高興嗎？」

「不是。我是覺得秀珍有些可憐！」

「妳不是說她以前做過舞女嗎？」

「只是一些流言而已！我看她的樣子，怎會做過舞女呢！她品性純良，是可以信賴的人！」

「是。她為了表示清白，竟想撞牆而死！」

「她告訴我，無力做副管家。業哥，你要常去看她呀！」

「妳不恨她和妳爭丈夫嗎？」

「既成的事實，恨有什麼用？祇要你不偏心就行了。」

「雅文，難得妳明白事理！夜了，睡吧。」

自此之後，王創業對方秀珍回復初時的寵愛。

過了幾天，秀珍的病也好了。

有一天，陳雅文入房找秀珍，坐下一言不發。

秀珍看得出，她正在生氣！

她斟了一杯茶，雙手遞給她說：「雅文姐，妳臉色有點難看呢！」

「周美珠太放肆了！」

「她怎麼啦？」

「她入門之初，就不將我放在眼內，現在，她有了孩子，竟在我面前作威作福起來！」

「她如何作威作福？」

「不要再提了！妳知道嗎？現在連李芳那老姑婆也巴結她，不聽我的話了！」

「李芳也太勢利了！」

「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呀！」

秀珍極力地安慰她。不久，陳雅文走了。

秀珍在想：現在陳雅文和周美珠發生了矛盾，李芳和她有過恩怨，現在又站到周美珠那一邊，使她如虎添翼。

她決定先剷除李芳。就算陳雅文知道，也不會干涉的，她想了整天。

第二天，方秀珍去花園見花王張五。

「五哥，早晨。」

張五面有愧色說：「太太，那次的事，真對不起！」

「什麼事呀？」

「其實，那條蛇，是我捉來嚇妳的！……」他吞吞吐吐，不敢說出是受李芳所主使。

「算了吧，李管家也是受人挑撥所致的？」

「妳知道了？」

「李管家其實十分能幹！她雖然是三十歲了，相貌也不錯呀，還是創業哥的親戚！」

「是。她很不錯！」

「你喜歡她嗎？」

「我……」他半吃驚，半臉紅起來。

「五哥，你如追求她成功，不但職位穩如泰山，將來，更可財色兼收呢！業哥生意這樣多，隨便給你做個廠長，並不困難！」

「但是，她對我忽冷忽熱！」

「你明白，女人是心軟的！而且，女人是要追的！你聽過快刀斬亂蔴嗎？」

「太太，妳有辦法嗎？」

「是。但你肯相信我嗎？」

「那次妳在老板面前替我解圍，足以證明，妳是個好人。我當然相信妳！」

「但是，你夠胆量嗎？」

「妳已有了辦法？」

秀珍道：「我會想辦法，偷配芳姐的門匙交給你。你在她睡着時開門入房，迫她就範！」

「她如不肯呢？」

秀珍道：「那就是失敗了。不過，她不會的！」

張五歡天喜地去做他的工作。

秀珍入女管家李芳房中。李芳正在看娛樂周刊。

「芳姐！」秀珍叫她。

「方小姐，有何指教？」李芳態度傲慢，飽含敵意。

秀珍心中暗罵：「這老姑婆，自恃是業哥的親戚，又依附得寵的周美珠，完全不將我放在眼內！」她臉上却滿是笑容說：「芳姐，過去我們有點誤會！我其實不想做副管家，已向業哥說明了！」

「我怎敢誤會妳秀珍小姐呀！」

秀珍微笑，交給她一條足二兩的金項鍊。

李芳內心暗喜，却故作驚訝說：「方小姐，妳這是什麼意思？」

「這條鍊，是業哥給我的，現在送給妳。」

「老闆送給妳的東西，我怎敢要？」

「不必客氣。祇要能使我們誤會冰釋，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她微笑接過說：「秀珍姑娘，我們沒有誤會呀，妳太多疑了！」

「那就好了！」

此後一連幾天，方秀珍又送了其他一些東西給李芳，也有好幾千元。李芳遇見她，變得十分尊敬，無所不談了！

有一晚，秀珍又入李芳房中，且帶了酒和她喝。

「秀珍姑娘，我很少飲酒的。喝一兩杯，就醉了！」

「這是陳年好酒，妳不喝，未免可惜，醉了便睡，怕什麼？」

兩人對飲起來，高興地談話。

不久，李芳臉紅耳赤，說頭有點暈。

「那麼妳睡吧，我先走了。」

秀珍掩上房門，悄悄去找花王張五，對他說：「五哥，機會來了，你的心上人喝醉了，你入房向她求歡，一定成功！」

「真的？」他大喜，遲疑道：「但我有點怕！」

「你怕什麼？」

「我怕被人看見！」

「若是其他工人，你可以當他冇到！至於我，你當然不必担心。太太已經睡着。美珠小姐和芳姐十分要好，也不必怕。至於業哥，正在美珠房中呢！」

張五動心地說道：「多謝妳，秀珍小姐！」

「你快去吧！」

張五悄悄摸近李芳房門，用手輕敲幾下，沒有回應。他輕推一下，門開了。他閃身而入，關上門。房內床頭燈仍亮，李芳臉色桃紅，醉躺在床上！

「芳妹，芳妹！」他輕叫。

她熟睡了。她的身上，散發着酒味和香水味。

他輕吻她臉上一下。她仍毫無反應。

他大着胆子，吻她的嘴唇。她動了一下！

在寂靜無人中，唔醉了的她太動人了，他的胆子因接觸她的身體而不斷壯大！

張五自己脫光了衣服，拉起她的裙子，將她的內褲輕輕扯下。

他分開她的腿，跨身而上，看準目標進攻。果然，他成功命中目標！

李芳驚叫一聲，張開了眼，看見張五壓在自己身上！她本能地竭力掙扎想爬起來，但已太遲了，她想開口，嘴馬上被他封着！她生氣地動手想打他，兩手又被他捉着！

張五一輪進攻，一輪狂吻，她的手酸軟地放下。

他解她的衣鈕，將她的連衣裙脫至腰部以下。然後，他那雙手，撫弄她的兩座大山。並且，他用口輕咬着山峯！她發出不明意義的尖叫聲！

漸漸，兩人滿身大汗，互相嚎叫着，呻吟着，撕拚着！最後，他雙手力握她的兩座大山，作最後一擊，得到了大解脫！

張五離開她，却將她的衣服剝光，熄去燈，和她相擁而睡！

那邊，服侍方秀珍的女工胡雪華急拍周美珠的房門。

王創業起來開門，不滿地問：「什麼事？」

「老爺，我看見一個小偷，走進李芳姑娘房中！」

「真的？」

「是，是個男人，一定是賊！」

「妳去叫醒所有工人，到李芳房門外集合！」

「雪華，妳有沒有看錯？」周美珠問道。

「我敢發誓，沒有看錯！」

不久，衆人齊集在李芳門外。祇是不見了方秀珍。

「秀珍呢？」王創業問。

「她有點不舒服！」

「拍門吧！」

「老爺，這樣打草驚蛇，賊人會對李姑娘不利的！」

「有鎖匙嗎？」

「我這裏有一條。這是秀珍小姐做副管家時配的。」

王創業命一個男工開門。門開了，衆男工一擁而入，亮了燈。

「有賊嗎？」王創業問。

「老爺，你自己入來看吧！」

王創業先入，其他女工以及陳雅文，周美珠相繼而入。床上有兩條肉虫纏在一起！是李芳及花王張五！

眾人議論紛紛，更有人笑出聲來。

這時，兩人被驚醒，大驚失色，急忙用被蓋着身體。

「李芳、張五，你們太荒唐了！」王創業盛怒着。

兩人羞愧萬分。

「我不想再見到你們？明天，你們自動辭職吧！」

李芳求援地看着周美珠。

「業哥，李芳跟你多年，又是你的親戚……」美珠說。

「在王家做出這種醜事，就算業哥大量，你們也沒有面目再留下來啦！」陳雅文說。

王創業迫視着周美珠，看着她的透明低胸粉紅色睡衣。

周美珠看一眼衆人，急忙兩手掩胸說：「我先返房。」

她走後，王創業對兩人說：「天光之後，我不想再見到你們。」

第二天，李芳和張五悄悄走了！

有一晚，王創業帶趙明回家，請他吃飯。飯桌上坐着五個人，王創業以及他的三個太太陳雅文、周美珠、方秀珍，還有趙明。

王創業心事重重。

「老闆，以你現在的地位，還有什麼值得憂愁？」

「阿明，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不知道。」

「你是我的心腹，竟不知我在想什麼？我要罰你！」

「不是要炒我魷魚吧？」趙明裝成害怕的樣子。

「我罰你說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趙明想了一會說：「好，是一個富商，請一班朋友吃飯，每人輪流說自己的經歷。富商說：『漢高祖出身是個亭長。即是，他以前是一個看守涼亭的管理員。眞是一窮二白了，比起我來，還差了一大截。你們知道嗎？我未發達前，是走白牌車的。我的財產，還有一輛私家車，不是勝過漢高祖嗎？』他的朋友聞言，都捧腹大笑！」

「阿明，你竟敢諷刺我不學無術！不錯，我以前是走白牌車的。但現在，有多少大學生是我的手下！你看，雅文是千金小姐；美珠是東方之珠小姐冠軍；而秀珠，亦美艷動人，善解人意！三個不平凡的女人，都屬於我！」

趙明將舌伸了出來，十分害怕說：「我眞該死！我竟忘記了老闆以前也是揸白牌車的！」

「現在，罰你再說一下自己的故事！」王創業微笑。

「有一個傍友，陪老闆和他的兒子去公園。老闆的兒子哭起來！老闆要傍友使他的兒子笑，否則炒魷！傍友扮鬼臉。小孩却不笑。傍友伏在地上，給他騎牛牛。這次小孩笑了！突然，幾個賊人出現，擄走了老闆的兒子！老闆大怒說：『你為什麼不和賊人搏鬥？』傍友回答說：『你老人家未吩咐，我不敢站起來！』『完了。』」

周美珠大笑起來！

陳雅文也掩嘴而笑！

祇有方秀珍不笑。

「秀珍，妳為何不笑？」王創業問。

「我想：一個人下賤到這地步，實在是一種悲哀！」

「傍友本來就是這樣的！我明白了，阿明是妳表哥，所以妳不笑，是嗎？妳可以問他，我對他如何？」

「老闆對我像兒子一樣好！」趙明恭敬地說。

第二天中午，方秀珍悄悄外出，在一間餐廳打電話叫趙明前來。半小時後，他來到了。

兩人相對，沉默了幾分鐘。

「秀珍，妳入王家，也有兩個月了，情況如何？」

她將事情說了一遍。

趙明默然聽着，吸着烟。最後他說：

「王創業悶悶不樂，就因為李芳和張五通姦的事，他怕他的三個老婆，會給他戴綠帽！」

「由於好色，他身體日漸虛弱，每次房事之前，他都要吃補藥！另一方面，他又想長命，由於他的不濟事，陳雅文和周美珠，已開始不滿了，特別是周美珠。」

「妳何以見得？」

「周美珠正值虎狼之年，一個五十幾歲的老頭，怎能令她滿足？何況，王創業還有陳雅文和我，他還想在外面玩女人。家中年輕的女工，那一個未被他摸過揑過？當然，對於下人，他祇能點到即止。一來是力不從心；二來怕家醜外傳。」

「周美珠有何反應？」

「表面上，她當然不敢有所表示。可是平日，她衣著大胆暴露，被男工人偷看，她亦不介意！」

「妳是說，她會紅杏出牆嗎？」

「目前還不會。」

「為什麼？」

秀珍道：「她懷了孕，王創業對她如珠如寶！」

「陳雅文一定很不高興了吧？」

「我就利用她們之間的矛盾，才可以站穩脚步！」

「看來妳並不得寵呢？」

「形勢是改變了。因為周美珠有了孩子！」

「妳打算如何對付她？」

「目前祇能忍耐！」

「周美珠恃寵生驕，而王創業又好色，這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矛盾！」

秀珍想了一會，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認識一個吧女，新入行不久，叫袁玉英，她身材一流！我想介紹她入王家做女工，但王創業為人精明。現在我帶妳去見她，由妳介紹入王家。」

「我們果然心意相通！」

晚上，方秀珍帶着吧女袁玉英回王家，對王創業說：「業哥，她叫袁玉英，曾是我的隣居，在工廠做電子女工，最近失業……」

「妳想我給她介紹工作嗎？」

「她現在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

王創業看一眼袁玉英，相貌雖平凡，却極性感迷人。

「秀珍，妳想我怎樣做？」

「我想她在這裏帮手，可以替你收拾

書房，抹抹酒杯。」

「她願意嗎？」

「我願意！」

「業哥，這個女人有點妖冶，怎可以留她！」周美珠說。

「我已經決定了！」

陳雅文不敢出聲！

此後，袁玉英每天入書房整理書籍，打掃房間。

一天黃昏，王創業回家，走進花園散步，看見一個妙齡女郎披散頭髮，站在樹下。從側面看，她的曲綫太迷人了！

他悄悄行近，女郎一點也不知道。

她是袁玉英！

王創業接近她時，她忽然高舉雙手，伸了一個懶腰。

他急忙上前，貼身頂着她的肥臀，兩手穿過她腋下，緊握她最迷人的本錢。他雙手向後拉，腰向前頂！

女郎尖叫起來！

「是我，玉英！」

女郎回頭，現出蜘蛛精的媚笑，他趁勢吻她的嘴。

王創業吻了一會，興奮達到頂點！女郎急忙掙脫他，走了！

他感到未伸手入她衣服内摸揑，未免可惜！

他決定晚上叫她入書房！

吃過飯之後，王創業四處找不到袁玉英！

「我將她趕走了！」周美珠說。

「為什麼？」他很生氣。

「你在花園所做的一切，我都已看見了！」

「我做了什麼？」他惱羞成怒。

「我看見她引誘你！」

「不錯，是她引誘我，但是，她是秀珍介紹來的！」他看了方秀珍一眼。

「既然她不檢點，趕走了也好。」秀珍說。

王創業仍有點不高興。

過了幾天，王創業和三個太太正在吃晚飯，他的女秘書突然來到。

「王先生，你漏了一份文件未簽，趙先生說十分重要。我便來了！」

秀珍見這女秘書略有姿色，十分斯文，有青春而性感，她偷看周美珠一眼，見她將碗筷大力放在桌上！

「誰叫妳來的？快跟我入書房簽文件吧！」

王創業帶女秘書入書房，十五分鐘仍未出來。

「這是什麼女秘書？雅文姐，妳看，她祇穿一件衫，什麼也沒有，連乳房也看見了。」秀珍說着，却偷看周美珠，見她現出狠毒的神色來。

陳雅文默然不語，不敢回答。

「簽文件竟簽十五分鐘還未好？那文件一定十分複雜的了！」秀珍又說。

周美珠憤然走了。

幾天後的一晚，王創業回家，臉色難看極了！

他叫了三個太太入書房，冷然說：「陳秘書昨天被人用硫酸毀容，一定是妳們其中一人做的！快說！」

他目露兇光，手執皮鞭！

「我怎會做這種事？」陳雅文急忙說道。

「我也沒有。」秀珍說。

他揮動皮鞭，兇惡地看着周美珠！

「是我叫人做的！」她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周美珠昂首挺胸，並不屈服？

「秀珍，快報警，兇手捉到了！」

「業哥，你怎可以這樣做？傳了出來，也對你名譽有損呀！」秀珍說。

「妳們兩個人，替我剝光這賤人的衣服。」

「美珠，妳快向業哥認錯吧！」秀珍說。

「我沒有錯！」

王創業大怒，將她的衣服撕破了，祇餘一條内褲！

他舉起皮鞭。周美珠哭泣起來，陳雅文在一旁冷笑！

「業哥，你不可以打她的！」秀珍阻止。

「這種人死不悔改！」

「你忘記她肚内的孩子嗎？」

王創業看見她隆起的肚子，起了惻忍之心，他拋下鞭子，走了！

秀珍入房，取出一套衣服，給美珠穿上。

「秀珍，多謝妳！」

「不必客氣，我應該帮妳的！」

第二晚，王創業對方秀珍說：「李芳已走，今後由妳做管家吧！」

「我試着做吧！」

第二天下午，秀珍約趙明在外面相見，告訴他事情的經過。

「妳為什麼替她求情？」

「王老頭祇是一時之氣而已，我也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一來，他會對我更有好感，二來，使周美珠不再排擠我，也對我疏於防備！」

「聰明！」

「但我們這樣做似乎白費了氣力！」

「怎麼會呢？有因必有果，將來有一天，周美珠失寵時，王創業想起以前的事，就不會對她手下留情的了，我還要做一件事，替王創業及周美珠和解。」

「為什麼？」

「一方面，可以使周美珠信任我，二方面，將來我向王創業挑撥，他一定深信不疑！」

「你眞是一隻老狐狸！」

「彼此彼此！以我們的聰明才智，奪產指日可待了。」

方秀珍返回王家，趙明回公司見王創業。

「老闆，你似乎有心事呢？」他說。

「我從未見過一個妬忌心這樣重的女人！」

「誰？我表妹嗎？」他故意說。

「是周美珠！她竟派人向陳小姐淋鏹水！」

「女人心胸窄是必然的，祇要她肯向你認錯便行了。」

「阿明，你能使美珠向我認錯嗎？」

趙明點頭。

「秀珍是你的表妹，她和美珠難免有矛盾，你為什麼要替美珠說話？」

「秀珍雖是我的表妹，美珠小姐也是我替你說服她跟你的。主要是，我祇對你一人忠心！」

「你眞會說話，好，你去吧。」

趙明去王家，問女工素琴：「美珠小姐呢？」

「她躲在房中生氣！」

趙明敲周美珠的房門，她開門，見是趙明，略帶失望，但還是請他入房坐。

「美珠小姐，妳毀了陳小姐的容！老板很生氣呢！」

「他當然生氣，因爲那個女人和他有路！」

「她已毀了容，老闆不會再喜歡她的了，不如，妳向老闆道歉吧！」

「我沒有錯！」

「美珠小姐，妳錯了，論美貌，秀珍不比妳遜色，講出身教養，妳比不上雅文小姐，妳現在所恃的，祇是有老闆的骨肉。如果有一天，她們之中的一個，也懷了孕，妳還恃什麽呢？還有，如果妳將來所生的不是男孩呢？老闆在外面，可能還有其他女人，說不定有人替他生了男丁！妳惹老闆生氣，實在不值得呀！」

「那怎麽辦？」她憂愁起來。

「今晚，我陪妳和老闆喝酒，妳乘機向他陪个是！」

她大喜說道：「你爲什麽對我這樣好呢？」

「當初我用計使妳嫁給老闆，爲了這件事，我時常感到不安樂！」

周美珠深深地凝視着他，眼裏發出奇異的光采！

「明哥，你……」她的臉一下紅了。

趙明看她一眼，發覺她胸前一粒鈕沒有扣上，現出了乳溝來，在柔和的光綫下，那迷人的胸脯若隱若現！

「就這樣決定吧，我先走了！」

「業哥快回來了，你還去那裏？」

「我去花園坐坐。」

「在這裏不一樣嗎？」她的臉又紅起來。

「不方便的。」

他行向門口，開了門。周美珠搶先想開門，有意無意間用胸脯碰了他一下。趙明回頭，她正用烈火般的眼睛看着他！在她眼神的指引下，他的眼落在她脫了的衣鈕上。她又急忙用手掩着胸脯，臉更加紅了！

她兩手掩胸，臉紅低頭，嘴角淺笑着，似乎在等待。

趙明面向着她，伸手按着她的肩膊。她整個人像觸電般震動了一下！

他意識到危機的存在，急忙縮回手說：「再見！」

周美珠也清醒過來，頗感滿足地微笑說：「拜拜！」

晚上，趙明陪王創業及周美珠喝酒，在他說的笑話下，王創業和周美珠言歸於好。

幾個月後，周美珠產下一個男嬰，王創業十分高興！

有一晚，王創業請趙明吃飯。在席間，周美珠手抱嬰兒，傲視着陳雅文及方秀珍。

陳雅文很不高興，却不敢表示出來！

方秀珍正襟危坐，勉強擠出笑容來。

趙明起立，行近周美珠，低頭看了嬰兒一眼，恭維地說：「這孩子額闊鼻直，將來一定做大官！」

「是嗎？」王創業問：「你看孩子像誰？」

「一半像老闆一樣英明神武，一半像太太，眉清目秀。了不起！」

「阿明，坐吧！」

趙明坐回原位。

周美珠將嬰兒交給傭人，對趙明說：「最近我胖了五磅，眞使人担憂！」

「我覺得妳現在更美，唐朝楊貴妃，也是肥胖的！」

「我担心再胖下去呢！業哥，你可以天天陪我到山頂散步減肥嗎？」

「我那有時間？素琴可以陪妳呀！」

周美珠用眼角看了趙明一眼說：「素琴言語無味，不如，叫趙明陪我吧！」

「我當然願意。祇是，我要爲老闆做事呀！」

「阿明，既然美珠指定要你陪，你就暫時陪她吧。在這一個月內，你不必上班了。」

「多謝老闆！」

第二天早上，趙明趕往王家。周美珠已穿了紅衫白裙在等候。兩人坐私家車上山頂。

抵目的地時，周美珠吩咐司機一小時後回來接他們。

兩人在山頂上漫步。

周美珠嘆息了一聲！

「太太，妳有心事嗎？」

「我在想：如果你是業哥，那就更好了！」

「妳怎可以亂說話？」趙明大驚。

「這裏沒有人，怕什麽？」

「老板待妳如珠如寶，妳還有什麽不滿意？」

「首先，他大你二十年！最主要的還是……」

「還是什麽？」

她臉紅地說：「我這樣年輕，而他，已經力不從心了。我和他一個月才有一次！就算一次，他也……不濟！」

「我們回去吧！」

「你怕嗎？」

趙明默然不語。

一連幾天，每天趙明陪周美珠散步時，她都穿着不同衣服。

到第十天，當兩人坐上車時，周美珠命司機駛往海灘。到達時，她挽着一個旅行袋，和趙明行落海灘。她租了一個帳幕，拋給他一條泳褲。當兩人換上泳裝時，趙明察覺，她今天神采飛揚，像一隻春情發動的雌貓！也知道她的不滿足，他也知道，如果加以拒絕，她就會怨恨他，對他的處境十分不利！那麽，奪產的大計就會多生波折！

當初也替王創業騙她時，他確會動過心！現在，到了這地步，要避開已是不可能了。

果然，在水中時，她幾次借故緊抱着他，使他幾乎不能自制。

游了約半小時，周美珠說頭有點暈，要上岸休息。

她行入帳幕，拉上布帳。趙明坐在帳外。

突然，她尖叫了一聲！趙明忙問什麽事？

「你入來吧！」

「方便嗎？」

「爲什麽不方便？」

趙明入帳內，見她仰躺地上。

「發生了什麽事？」他問。

「剛才我的大腿不知被什麽東西咬了一下，你替我按摩一下吧！」她半閉眼淺笑。

趙明跪着替她按摩。她不時笑起來，每笑一次，她的身體便動了一下。他努力克制着。

她穿三點式泳衣，雪白的軀體刺激着他的眼睛。

她轉身伏在地上說：「替我解除扣子吧！」

「妳說什麽？」他有點怕。

「替我解開扣子！」她命令說。

趙明替她解了扣子。

她再轉身仰躺，拿掉胸圍，露出雪白的胴體！

他想走，脚却不聽使喚！

「你看我的心臟是否有問題！」

「如何看？」

「你可以用手感覺，也可以用耳朵來聽！」

「那是不行的，若被老闆知道，妳我都沒命！」

「他不會知道的！」

「我還是去冲身吧。」

「你若走，就不要後悔！」

「妳想怎樣？」

「我會說你想侮辱我！」

「妳不怕，我怕！我好像看見有人監視我們，那人似是司機呢！」

她吃驚地起來，人也清醒了。「回去吧！」她說。

一天，吃晚飯時，周美珠對王創業說：「業哥，秀珍做管家，也太辛苦了！」

王創業等她說下去。

「素琴跟我，也快一年了。她是能幹的，我想由她做管家。秀珍，妳不會反對吧？」

秀珍說：「不反對。其實，我是不能勝任的！」

「業哥，你同意嗎？」

「好吧。」

幾天後的晚上，陳雅文入秀珍房間，午氣地對她說：「素琴那妹仔，也太過份了！」

「什麽事？」

「昨天我叫丁香入厨房煮點東西，不小心打破了一隻碟，素琴看見，竟大聲斥責她，目中無人，眞是狗仗主人勢！」

「雅文姐，妳就忍耐一點吧！」

「今晚輪到妳陪業哥，妳將這件事告訴他，也好滅一下素琴的威風！」

有敲門聲，秀珍正想開門，素琴却已闖了入來。

「素琴，妳越來越不像樣了！」雅文斥責她。

「我有敲門呀！」她有恃無恐。

「算了吧。素琴，有什麽事？」

「少奶有話對妳說。」

「她不會自己入來嗎？」陳雅文說。

「我去吧！」秀珍說。

方秀珍入周美珠房。

「秀珍，今晚本應妳陪業哥，但我有話對他說……！」

「那麽，妳陪她吧！」

「多謝妳，秀珍。妳眞通情達理，是了，今晚三姐休息，沒人照顧守業，妳可以叫雪華照顧他嗎？」

「沒問題。」秀珍說。

過了兩天，王創業要和周美珠去歐洲渡假半個月。當他宣佈時，陳雅文感到很不是滋味！方秀珍却說：「業哥，美珠姐懷胎十月，十分辛苦，你也應陪她去散散心！」

第二天，王創業和周美珠乘搭飛機走了。美珠將她的兒子王守業交給心腹、管家周素琴專職照顧。

方秀珍悄悄去見趙明。

「秀珍，我們的機會來了！」

「什麽機會？」

「周美珠爲何會得寵？」

「因爲她生了一個兒子！」

「如果我們除去她的兒子，她就會失勢的了！」

「你說除去？」她有點吃驚。

「祇要將冷氣開至最大，孩子就會着涼，甚至得到肺炎，然後……」

「我反對！太殘忍了！」

「做大事，是要心狠手辣的！」

「我們將嬰兒抱離王家，收藏起來，一樣可以達到目的！」

「妳眞是婦人之仁！」

將一個無辜的嬰兒害死，晚上我會發惡夢的！」

「做大事，就要不拘小節！」

秀珍遲疑地說：「素琴日夜看守着孩子，如何有機會？」

「我已想到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如何？」

趙明在秀珍耳邊說了一會。

「我不敢下手！」

「到時我潛入王家，妳負責把風，由我進行吧！」

秀珍祇好答應。

她趁無人時，將一些珠寶埋在花園地下，泥土鬆軟。將一隻戒指放在附近的地上。

晚上，秀珍吩咐心腹雪華依計行事。當衆人睡着時，女工雪華行入素琴房中，推醒她說：「素琴姐，妳快去後園看一下。」

「什麽事？」素琴擺出了管家的權威來。

「花園裏飛來了一隻七彩鸚鵡，被我用籠子困住了，我想將她送給妳！」

「眞的……但少爺他……」

「少爺已睡着，去一會，怕什麽？」

素琴掩上門，隨雪華去花園。

花園裏，果有一隻七彩大鸚鵡被困在樹下籠子內，素琴看見，十分歡喜，拿起籠子想走。雪華突然說：「素琴姐，妳看，地上好像有一隻金戒指呢！」

素琴蹲下，果然拾到一隻金戒指！

「素琴姐，飛來了一隻鸚鵡，如今又

天降橫財！妳做了管家之後，眞是福星高照！」

素琴再蹲下　想看還有沒有其他財物？她看見地上的泥土鬆軟　想扒開，見雪華在旁　就站起來說：「雪華　妳去睡吧，我想在這裏欣賞一下鸚鵡。」

「那麼我走了！」

雪華離去。這一切　躲在一旁的秀珍却看清楚了！

素琴挖開泥土　看見了不少金飾，大喜！

秀珍急忙入房　慌張地對趙明說：「明哥　素琴在掘泥　發現金器了！」

「不必緊張　看妳鞋子也掉了，快穿回鞋子　再去監視她。若她想返房　就設法攔住她！」

秀珍穿回鞋子去了。

趙明入嬰兒房中，將冷氣開至最大，秋風正起，夜凉如水　他在房內站了五分鐘　自己也忍受不住　索性行出房外，關上房門！

兩小時後　趙明熄了冷氣　悄悄離開王家。

原來素琴掘到金飾之後　復將泥土還原。她拿着那隻鸚鵡返回自己的工人房，將金飾收藏起來，花了差不多一小時。當她悄悄出房，想返回嬰兒房時　背後突然有人叫她：「素琴！」

她嚇了一跳，整個人幾乎彈起，急忙回頭，見是方秀珍　神色驚惶地說：「三少奶　是妳。妳還未睡嗎？」

「妳爲何神色慌張？」

「我……慌張！……沒有呀！」

秀珍說：「妳不去照顧少爺，來這裏幹什麼？」

「是這樣的，我在花園裏捉到一隻鸚鵡。」

「妳爲何深夜去花園？」

「是雪華發現那隻鸚鵡的。她告訴了我。」

「眞的？」

「是眞的　那鳥兒還在我房中！」

「讓我看一下可以嗎？」

「歡迎！」她恢復鎭定　帶秀珍入房去。

秀珍看見那鸚鵡　看完又看　讚不絕口！

「三少奶　妳如喜歡　送給妳吧！」

「我是喜歡，但君子不奪人所愛，我不要了。」

秀珍又和素琴說了不少話，阻止她返嬰兒房中。直至兩小時後，秀珍才給她入少爺房。

素琴急忙去看嬰兒　見他仍睡着，臉色却有點蒼白　她正想用手摸嬰兒的臉額，秀珍加以阻止說：「少爺睡得正甜，不要打擾他了！」

素琴打了一個呵欠！

「妳睡吧，我也要返房了！」

第二天，素琴氣急敗壞，急拍秀珍的房門。

秀珍開門問：「什麼事？」

「少爺他……他……」

「妳慢慢說吧。」

「少爺好像死了！」她說完，神色灰白。

秀珍聞言，且喜且懼，急忙走入嬰兒房中，素琴尾隨着她。

她看了一會說：「守業眞的死了！爲什麼？」

「我不知道，不關我事，」素琴很害怕。

「老闆和美珠姐回來，妳如何交待？」秀珍厲色說。

素琴跪在地上求秀珍。秀珍想了一會說：「妳祇有一條生路，馬上逃離王家，躲起來！」

「三少奶　妳眞的肯放過我？」

「守業不是我的親兒子。而且，這是意外，妳走吧！」

素琴千恩萬謝　立刻逃走了。

秀珍告訴了陳雅文。她立刻打電話給丈夫王創業。

王創業和周美珠在晚上趕回來。

秀珍將守業死亡及素琴畏罪潛逃的事說出。

王創業心臟病發入院　周美珠亦暈倒了！

發喪那一天，趙明來了。

王創業看看小棺木祇是嘆氣！周美珠哭得死去活來！陳雅文和方秀珍神情嚴肅，趙明穿插在衆人中間　忙於應酬打點。

辦理完喪事後，王創業病倒了，他在家休養，時常咳嗽。

周美珠盡心服侍他，他却十分冷淡對待。

方秀珍悄悄去見趙明。

趙明說：「周美珠失寵，正是除去她的好時機！」

「如何除去她？」

「她爲了討好王創業，不是每天都服侍他吃藥嗎？」

秀珍說：「是。他除了吃心臟藥，還喝咳水。」

「咳水是紅色的。有一種毒藥，叫赤血鹽，又叫紅山埃，是晒彩色相片用的，也是紅色的。」

她大吃一驚說：「你想毒死王老頭，嫁禍給周美珠？」

趙明說：「我當然不會那樣愚蠢！如這樣做，祇是益了陳雅文！而且，警方會調查的！」

趙明在秀珍耳邊說了幾句話。

「王老頭會相信嗎？」

「他因兒子之死，已對周美珠不滿！而且，人老了，難免多疑及胡塗！」

秀珍祇好答應。

一天，方秀珍看見周美珠正在房中準備咳嗽藥水，便吩咐雪華，說有電話找她。雪華依計去做。美珠離去。秀珍潛入，將咳水倒掉，倒入紅山埃。

那電話是趙明打來的，叫美珠好好服侍王創業。

她聽完電話，將咳水拿入王創業房中。秀珍手抱王老頭心愛的北京狗進入。

周美珠倒了咳水，却被秀珍故意撞她一下，倒掉了。她對王創業說：「業哥，這北京狗，也有點咳嗽，不如給牠喝點咳水吧！」

「是嗎？抱牠去看獸醫吧！」

「試試無妨的。而且，咳水又是甜甜的！」

「不行，業哥要喝呢！」美珠說。

「咳水多着呢，先給牠喝吧！」秀珍搶過咳水，全部給狗渴光了。

周美珠再去拿咳水來。

當她來到時，那名貴北京狗狂吠起來，在地上打滾，不久就死了！

王創業大驚失色！

「一定是咳水有問題！」方秀珍懷疑地看着周美珠，一把搶過她手上的咳水，倒掉了！

王創業懷疑地看看周美珠！

「業哥，你懷疑我嗎？」她又驚又怕的說。

「很難說，妳怨業哥和妳去旅行，結果守業死了！」方秀珍說。

周美珠無以自明，哭泣起來。

王創業想起自己百病叢生，周美珠又年輕貌美，他滿足不了她！

他想了一會說：「我寫一張一百萬元支票給妳，妳走吧，以後不要再回來！」

「業哥，你何必小題大做，或許那狗有病，對藥物敏感呢！」方秀珍說。

「我已經決定了！」

「業哥，」周美珠流淚說：「你明知我不會害你，仍要趕我走，我知道是因爲守業之死，你仍怨恨我！不錯，素琴是我的人，她失職逃走了，但她也是你請回來的？」

王創業不答，寫了一張支票給她說：「要妳離開我，妳應高興才對！我已老了。妳不願走，無非看在我的財產份上，現在妳有一百萬元，也可以過平淡的生活了，但我有個條件，祇要我仍活着一天，就不准妳再嫁，妳答應嗎？」

周美珠接過支票，點一下頭，悻然走了。

「秀珍，妳知道我爲何趕走她嗎？」

她搖頭。

「我老了，不想太多是非，今後妳和雅文，要好好相處下去！」

秀珍連聲答應。

周美珠在離開王家之前，走進陳雅文房中，向她道別，說明一切之後，陳雅文說：「我看是誤會吧，或許妳拿錯了藥，或許那隻狗本來就有病，妳害業哥，一點好處也沒有！」

「雅文姐，我懷疑方秀珍在攪鬼！妳我姐妹一場，我要提醒妳，方秀珍詭計多端。下一個，她可能要對付妳！」

陳雅文陷入沉思。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就算她不害妳，以妳的年齡和相貌，也很難與她爭寵，妳不除去這口眼中釘，將來一定會後悔！」

「美珠，我會記着妳的話的！」

自周美珠走後，王創業變得脾氣暴躁，喜怒無常，一個工人因小事忤逆了他，他竟將工人辭退，連一個月薪金也不補償！他又常因小事責罵工人們，言語尖刻！

王家的工人漸生不滿情緒，大部份想準備後路。

他整天躲在房中，祇有方秀珍一人可以接近他。

秀珍派雪華監視陳雅文和她的近身丁香的動靜。

一天黃昏，雪華告訴秀珍，丁香悄悄拿了一件東西行向大門。秀珍急忙追上，看見丁香正要將一件東西交給門外一個男子。秀珍追上，一手奪過來，竟是一個幾斤重的金羅漢，那男子急忙逃走了！

「丁香，妳偷王家的財物，我要報警，妳一定會坐監！」

丁香嚇得臉青唇白，幾乎要哭出來！

「妳跟我入房！」

丁香跟秀珍入房，秀珍凝視她片刻，忽然和顏悅色問：「妳等錢用嗎？」

「方小姐，坦白告訴妳吧，老爺喜怒無常，人人自危！」

秀珍說：「所以，妳偷走金羅漢，然後離開王家？其實妳是雅文姐的心腹，也要走嗎？」

丁香說：「太太亦自身難保，終日悶悶不樂！」

「金羅漢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妳肯聽我話嗎？」

丁香大喜問：「如何？」

「妳將陳雅文的動靜告訴我！」

丁香沉吟不語。

秀珍說：「妳想一下，跟我好，還是跟她好？」

「方小姐，我決定跟妳！」

「妳眞識時務，這隻鑽戒，也值一萬八千，送給妳吧！」

丁香大喜過望。

方秀珍將收買了丁香的事，告訴了趙明。

趙明想了一會說：「妳知道古代的大將，爲什麼要謀反嗎？」

「爲什麼？」

「他手握重兵，志驕氣滿，皇帝對他也產生懷疑，結果兩人互不信任，皇帝爲了剷除他，就用方法迫他作反，然後名正言順舉兵討伐他！」

「你的意思是？……」

「對付陳雅文，可以用迫上梁山之計！」他向秀珍說出了計謀。

秀珍吩咐丁香依計行事。

丁香對陳雅文說：「最近三少奶時常在老闆面前說妳的壞話！」

「她說了什麼？妳如何知道？」

「我在門外偷聽，她說少爺之死，是妳監管素琴不力！又說妳讓素琴逃走了！她還說，少爺死了，妳很高興呢！」

陳雅文說：「謠言止於智者，業哥不會相信的！」

「太太，我雖是下人，也讀完中學，謠言說上一千次，就會成爲眞理呀！妳知道老闆爲什麼不見妳嗎？就因爲她說了妳的壞話，今天，她竟說，老闆的病，全拜妳所賜！」

「爲什麼？」陳雅文很生氣。

「因爲妳的八字不好！」

「那賤人，那賤人竟連這些話也說得出！」

丁香說：「太太，這樣下去，我眞替妳担心！」

「丁香，那賤人是否每天下午都在泳池游泳？」

「是。據說她要保持身材健美！」

陳雅文陰冷地說：「妳去叫廚師黃順友來見我！」

「太太，妳想到了辦法嗎？」

「我要她死在泳池中！」

「太太妳？……黃順友他？……」

「他是我的親戚，和我唇齒相依。我要他在泳池落手！丁香，妳肯帮我嗎？」

「太太，我是妳的心腹，自然帮妳。不過……」

「你放心吧，祇要妳負責把風，就行了。事實上，也沒有下人敢進泳池，黃順友將她淹死之後，警方也會以爲她自己溺斃時，例如她在水中抽筋，何况她更有胃病！」

丁香奉命去叫黃順友來，三個人在房中商量。

「雅文姐，爲了報答你，我決不反悔！」黃順友說。

「事成之後，我給你十萬元。」

丁香向方秀珍報告，秀珍叫她依計行事。

「但妳……」

「妳祇需及時通知老闆前來救我，事後頂證他就可以了！」

晚上，方秀珍睡不着，明天，是她以生命作賭注的日子！

丁香的忠心，值得懷疑，萬一她倒戈相向，坐觀成敗，她就完了！

其次，丁香如趕不及通知王創業，她也完了！

第三，陳雅文作最後一擊，必然思慮周全，如她還有其他計謀，沒讓丁香知道，她也完了！

爲安全計，她打電話通知趙明，叫他明天下午來王家，暗中監視一切！

第二天一早，方秀珍換上泳衣，落水游泳。

黃順友果然出現，他穿上泳褲，跳入水中。

秀珍急忙上岸。

他也上岸，一步步追近他，眼露出殺人的兇光！

「你幹什麽？誰叫你來？」

「我是來送妳進地府的！」

秀珍繞着泳池走，黃順友追趕，飛身撲向她，兩人一同跌下水中，他拉着她的脚，在水底潛行！

秀珍十分驚慌，喝了不少水！她快要支持不住了！

王創業帶同幾個男工出現，趙明尾隨，丁香也在。

三個男工跳入水中，兩個拉開黃順友，一個救秀珍上來。

「黃順友，你好大胆，誰主使你的！」王創業喝問。

黃順友竟獨力承担！

秀珍想不到他對陳雅文如此忠心！

「報警吧！」王創業對一個工人說。

方秀珍用眼神向丁香示意。

丁香和盤托出，黃順友低頭無言。

「丁香，妳爲什麽不早點告訴我？」王創業問。

「我以爲太太祇是一時之氣，想不到是眞的！所以，我馬上去向你報告。」

王創業驚訝良久，命下人各回工作崗位，自己入房見陳雅文，對她說：「想不到妳如此狠毒，丁香已招供了！」

陳雅文默然無語。

「現在有兩條路，一是報警，二是妳簽字離婚！」

「業哥！」

「再沒有第三條路了！」

陳雅文被迫簽字離婚！黃順友被趕離王家。

王創業正式和方秀珍結婚。

自從發生這件事之後，王創業大受打擊，精神日差。一年之後，終於病死了！方秀珍承受了他的全部遺產！趙明住進王家。

趙明和方秀珍的奪產陰謀，逐漸被陳雅文知道了！她外家有錢，要替她出頭。但她認爲，循法律解決，根本無法奈何他們。

她憑人介紹，收買了一個黑社會大阿哥。

一天早上，趙明坐着豪華房車返公司去。

房車在上斜坡時，迎面駛來一輛貨櫃車，直衝而下，將房車撞毀，司機當場死亡！趙明雙脚殘廢！

貨櫃車司機被控危險駕駛，吊銷車牌，判監半年。

一星期後，趙明出院，從此要靠輪椅行走。

陳雅文找到周美珠，將她的得意傑作告訴了她。

周美珠說：「眞是大快人心！不過，方秀珍那賤人仍在享福呢！」

「這一半的仇，我留待給妳報呀！」

「我？……」

「是。」

「妳要我怎樣做？」

「派人將她毀容！」

周美珠說道：「事情已過去了，算了吧！」

陳雅文說：「妳竟說出這番話來！妳不恨她嗎？」

「雅文姐，妳夕家有錢，有事可以請律師。我呢，拿着一百幾十萬，有事發生，能和他們打官司嗎？萬一那些錢沒有了，誰可憐我？」

陳雅文很不高興走了！她仍心有不甘！她所以不敢再親自報仇，是怕事敗受牽連！

她決意用一百萬元，迫周美珠向方秀珍報仇！在金錢引誘下，周美珠動心了，但還是怕惹麻煩！

「我查清楚了，妳的兒子，是方秀珍用詭計害死的！」

美珠聞言，在寧信其有之下，收買了一個癮君子，在方秀珍行返公司時向她淋下硫酸，秀珍被毀了容！

× × ×

黃昏，一個少婦帶着太陽眼鏡，推着一輛輪椅，輪椅上坐着一個雙腳殘廢的男子，他們是方秀珍和趙明。

太陽日漸西下，兩人逐漸灰暗！

一對衣著普通的青年男女手牽着手，向他們迎面而來。男的手持一樽汽水，女的拿着一個波蘿飽。

男青年將汽水遞向身旁的伴侶，她吸飲了幾口，笑了。

女青年將麵飽遞向她的伴侶，他咬了一口，也笑了。

情侶在他們身旁經過，旁若無人，露

出甜蜜的微笑，逐漸遠去了。

趙明若有所失。

他不能像那個男青年一樣，自由地行走，一生要坐在輪椅上。

方秀珍悲從中來。

她不能像那個少女一樣，驕傲地挺起胸脯，無視人們的存在，她見不得光，日夜要戴上太陽眼鏡！

兩人同時長嘆了一聲！

「他們眞快樂！」趙明說。

「是。眞使人羨慕！」

「以前我以爲，社會上弱肉強食，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想不到，我們會有今天的下場！」

「這是報應！」

「是。冥冥之中，好像是有着主宰一樣。」

「現在我才體會到，知足者，貧亦樂的道理。」

「我們雖有用不完的錢，但一點也不快樂，金錢並不是萬能的！」

「如果用我全部的財產，可以使我恢復像正常人一樣，自由自在地行走，我也願意！」

「用錢可以回復我原來漂亮的樣子，我也願意！但是，可能嗎？」

兩人同時感到了一點寒意！

秀珍推着趙明，返回大屋。

他們還年青，未來的日子還很漫長。

他們的下半生將如何渡過？

連他們自己亦不知道？

而長夜漫漫，明天之後，還有明天！

（完）

俠盜燕子飛

（本文承自第56頁）

大笨鐘現在所報出的正是午夜十二點，他實在不敢想像，鐘聲敲完後將會發生什麽樣的驚人演變？

他混身肌肉都在綳緊着，一顆緊張的心，簡直要跳出口腔。

現場所有担任勤務的警察人員，也都不約而同的將目光投向大笨鐘，槍械拉上紅膛，準備隨時射擊可疑的目標，上萬的市民更是將頸子伸得像長頸鹿等待觀賞現場的變化。

截至目前爲止，市民們仍舊不知有人要盜大笨鐘，只是看到了現場上的情形，猜到今晚的麻煩是因這座傳奇性的大鐘引起。

兩架直升機更是不離大笨鐘左右的在半空中翱翔，就像是担任護駕的兩名飛天神將。

十二記鐘聲終於敲完了，最後的一記餘音尚在半空中盪漾，異常悦耳。也只有在近距離內，才能欣賞到這餘音嫋嬈的韻味。

那動聽的餘音很快在空氣中消失，緊接着便被李根探長的笑聲所代替。

這位大探長的笑聲有點得意忘形，但是很不好聽。

「老友。」他將笑聲收住後，轉過臉來望着身旁的邁斯：「我的估計沒有錯誤，燕子飛終於失去了出面的勇氣。」

「探長，」邁斯的面色十分凝重：「燕子飛所表示的，是要盜走大笨鐘，並未聲明一定出面不可，這一點你應該非常清楚。」

李根說：「人不露面，怎樣將大笨鐘盜走呢？」

「那可不一定，如果你現在稍爲細心一點你就會看出大笨鐘已經出了毛病。」

李根探長驚得臉上肥肉一哆嗦，立刻閃動着慌恐的目光，再朝矗立半空的大笨鐘望去。

觀衆羣也在此時掀起一陣驚呼，原來大笨鐘的長短兩針指正了午夜十二點以後，已經不再走動。

李根探長翻腕一看手錶，現在已經是凌晨零點四分，而大笨鐘的分針，仍舊畢直的指向天庭。

這位大探長心裏的一團高　立刻化爲烏有，含在嘴中早已熄滅了的雪茄烟頭，現在被他用力的呸落地上。

他現在還存有一種好的想法：大笨鐘停止走動乃是機械發生故障，而不是另外的人爲因素。

就在此時，情形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大笨鐘竟然開口說了話。

有關大笨鐘的神奇故事很多，然而都比不上這一次來得神奇。

李根探長注意，我是大笨鐘，如果你知道眞正的我已經被人盜走，你就不會再高興了。它的聲音異常低沉，似乎滿腹含寃。

李根探長像被抽了一鞭子，他認爲大笨鐘神奇的已經離了譜。

「究竟是怎麽回事？」李根探長的聲調帶着顫抖：「你怎會開口說話？既然有這個能力，你就應該將話說清楚，是誰將你盜走了？」

「盜走的人，你應該比我還清楚，探長，你說對嗎？」

「你是說，俠盜燕子飛？」

「不錯。」

「她用什麽方法將你盜走？」

「我只能告訴你，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至於她用什麽手法將我盜走，很快你就會知道的。」

「現在你不是仍舊好端端的，矗立在議會大厦上面麽？」

「眼前你所看到的，只是我的一副空架子。探長，一切的一切，你都會很快就明白的，再見了，祝你心情愉快！」

李根探長的問話像連珠炮，但是大笨鐘已經不再吭聲。

不知是不是大笨鐘存心挖苦？最後一句「祝你心情愉快」，簡直使李根探長啼笑皆非。

站在指揮車裏的李根探長，現在已經呆若木鷄。他像置身在夢境一般，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這却是鐵一樣的事實，而且還在惡劣性的繼續演變。

觀衆羣又掀起了一片驚呼，聲音像雷動，震撼了整個現場。

原因還是發生在大笨鐘身上，它的內部在發出沉重聲響，鐘面和長短針也在漸漸縮水，竟在極短暫時間內消失得無影無踪，只剩下一副網鐵的鐘架子。

（未完・中）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燕王因天衣刺殺晉王失敗，知道晉王有司馬長風相助，故天衣的狼組全部犧牲，有意找司馬長風會面，見他應對得體，有意禮賢下士，聘爲己用，說明郭長溪就是天衣化身，至於天衣雖有意協助，但其人行動詭秘，到現在尚未見過他的眞面目，希望司馬長風協助調查天衣身份，甚至將之擊殺亦不成問題。司馬長風景仰燕王有一統天下的决心，並非只是爭權，亦願效犬馬之勞；對晉王雖忠心耿耿，但不同意將燕王叛逆證據轉送其父王，截查王妃信鴿失誤，王妃送信是給其父魏大中，至於司馬長風受天衣夜襲受傷更是錯綜複雜……

送出證據　各懷心事

「若非我的本領太好便是他的暗器並沒有傳說中的厲害，不太難閃避。」司馬長風大笑着。「能够證實這一點，受傷也是值得的。」

蕭展鵬點頭。「那最低限度大家以後對這個人都不會再那麽恐懼。」

司馬長風笑聲一頓，微喟：「可惜在濃烟當中，否則應該可以找到他暗器手法的破綻。」

蕭展鵬道：「他必須借助濃烟，可見得他的暗器手法也並不太高明。」

「能够同時發出那麽多暗器，却也不容易。」司馬長風身子又一栽。

蕭展鵬目光再落下，方待說什麽，司馬長風已又一聲輕歎。「他突然跑到這裏來暗算我，當然有他的目的，不管怎樣，已經達到。」

「什麽目的？」

「阻止我前往見皇上的使者。」

「這——」蕭展鵬憂形於色。

「我若是倒下，還有你們，何況我現在還沒有倒下。」司馬長風打了一個「哈哈」。

其他的人也就在這時候湧進來，謝方平丁磊仇香走在最前面。

司馬長風目光及處，面色一沉。「你們都跑到這裏來，天衣若是前去襲擊王爺，如何是好？」

謝方平面色一變，轉身奔出，仇香丁磊也隨即轉身，司馬長風目光再轉，道：「你也去——」

蕭展鵬應聲身形展開，一面向崑崙奴道：「你留在這兒。」

崑崙奴根本沒有動，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人比司馬長風更重要的了。

司馬長風也沒有留下，隨即扶着崑崙奴動身，往晉王的寢室走去。

×　　×　　×

天衣並沒有對晉王採取行動，司馬長風扶着崑崙奴到來的時候，晉王的寢室已有如銅牆鐵壁一樣，經過狼組的襲擊，那附近的防衛已重新安排。

晉王仍然是顯得那麽鎮定，一方面當然是因爲有王妃一個那麽厲害的高手在一旁保護。

他看見司馬長風進來，再細看司馬長風的傷勢，歎了一口氣。「天衣眞的是那麽厲害？」

司馬長風道：「他的武功不見得怎樣高明，只是一身暗器的確已練至出神入化，出其不意，再加上在烟霧當中……」

晉王揮手截住了他的話。「你應該小心的，天衣即使已再無可用的人，本身仍然有一定的攻擊能力，隨時都可以採取行動。」

「屬下該死——」司馬長風垂下頭。

晉王冷冷的接道：「天衣的目的，除了對付你，應該就是在那些證據。」

司馬長風道：「屬下知道證據的重要，已秘密收藏起來。」

晉王沉吟着接問：「你能否將證據送到皇覺寺？」

司馬長風道：「屬下盡力而爲，死而後已。」話還未說完，身子已然一栽。

晉王看着搖搖頭，蕭展鵬即時問：「這件事可否交給屬下？」

晉王目光一轉。「除了長風，你是最理想的人選，由你負責，我也放心。」

司馬長風接道：「但若是只憑他一個要對付天衣可是不足够，丁磊仇香謝方平能够從旁協助，可就放心得多。」

晉王沉吟着道：「也好。」

司馬長風又道：「只是他們都離開王府，天衣若是再闖進來——」

晉王截道：「天衣只是一個人，截取證據與闖進來殺我兩件事比較，還是截取證據重要。」

司馬長風不能不同意。「既然如此，崑崙奴也跑一趟好了。」

晉王目光一閃道：「你若是不堅持將他留在身旁，以他的身手留在身邊大有帮助。」

司馬長風笑笑。「屬下雖然受傷，但照顧自己的本領還是有的。」

晉王也笑了。

×　　×　　×

等司馬長風離開，晉王才問王妃：「以你看他傷得怎樣？」

「看她傷的都是要緊關節，要傷勢完全康復，必須一段時間。」王妃冷靜的回答。

晉王沉吟着。「天衣應該是來對付我的。」

「對付你容易，對付司馬長風却是困難，何況一山難藏二虎，當然是除之而後快。」

晉王明白的點頭。「他若是再對司馬採取行動，殺司馬並非難事。」

「他現在應該明白要殺司馬根本就不是一件難事。」

晉王說道：「司馬的武功應該沒有他的好。」

「能够獨力擊殺旋風十七騎的人並不多。」王妃笑了笑。「他既然已經清楚司馬的本領，當然不會急着再對付司馬，是必以證據爲重。」

「他若是能够截取有關所有證據，再殺司馬。又是另一番局面。」晉王歎息着

道。

「現在要看蕭展鵬他們了。」

晉王又問道：「你覺得蕭展鵬這個人怎樣？」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只可惜他太接近司馬。」王妃亦歎了一口氣。「這件事總要有些人犧牲。」

晉王仰首向天。「有時我實在有些後悔。」

「也許我看錯，否則你就是若無其事，災禍還是會降臨的。」王妃搖搖頭。

晉王沒有作聲，燕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當然心中有數，否則以他的性情，事情也不會弄至現在這個局面。

王妃也沒有再說下去，晉王的性情她當然也很清楚，也所以她不惜為這個人一死。

× × ×

包紮好傷口，司馬長風的精神仍然好像不大好，頹然靠坐在床上。

他是在想着晉王與王妃的態度。

晉王對他信任的程度他早已清楚，若非根本不信任，根本不會連王妃的身份也對他隱瞞。

王妃絕無疑問是個高手，武功怎樣高明雖然他不清楚，最低限度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已看出他的本領不足以對付天衣。

他絕對同意以武功來決定一個人的職位高低，却絕不同意以武功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

至於是否因此他生出離異之心，他却是不敢肯定，只因為他很明白自己是一個野心很大的人。

也所以，燕王才那麼容易移動他的心意。

晉王與王妃對他到底了解多少他也是不敢肯定，可是一任他的思想如何敏銳，還是推想不透晉王與王妃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有些問題到現在他仍然得不到答案，只是他深信只是有些迷惑，再深入了解多少，便能夠找到答案，從而作出準確的決定。

所以他要留下來。

蕭展鵬崑崙奴當然都看不透司馬長風的心意，以為他只是在担心那些證據如何才能夠平安送到皇覺寺的手上。

等了一會，蕭展鵬終於忍不住道：「天衣雖然可怕，天下到底已沒有可用的人，必須親自行動，只要我們小心，應該應付得來。」

司馬長風如夢初覺，信口應一聲：「必須小心！」

蕭展鵬想想，又道：「我有一個朋友武功很不錯，可以找他來帮忙。」

司馬長風目光一閃。「是不是你平日在我面前提及的蟋蟀高歡。」

蕭展鵬點頭。「這個人雖然無意功名，但我是可以說服他的。」

司馬長風毫不猶疑的應一聲道：「很好——」

蕭展鵬又說道：「明天早上我便去找他。」

司馬長風又是一聲：「很好——」

蕭展鵬不由問：「頭兒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我放心不下的事實在太多了。」司馬長風佯裝担心的歎了一口氣。「譬如內奸——」

「頭兒的意思是我們先除內奸？」

「沒有證據如何採取行動？」司馬長風又歎了一口氣。「這一次，內奸必然在途中配合採取行動，奪取所有不利燕王的證據，你要小心了。」

蕭展鵬一怔。「頭兒的意思是我們當中另外還藏有內奸，到底那一個？」

司馬長風搖搖頭。「若是我清楚，也不會有今夜的事情發生？」

蕭展鵬有些明白的。「若非有內奸暗通消息，天衣也不會這樣清楚頭兒的行動，寢室的環境。」

司馬長風歎了一口氣，才說道：「總之一路上小心，若是能夠將內奸找出來，當然是最好。」

蕭展鵬點頭，看他的神情，顯然滿懷信心。

司馬長風看着他，突然道：「你好像跟我說過蟋蟀淡薄名利，雖然有一身好武功，既不在江湖上行走，也不肯為官家賣命。」

「他的確是一個這樣的人。」蕭展鵬沉吟着，「但也不是完全不明白事理，只要明白到底是什麼回事，還是會助我一臂之力。」

司馬長風道：「這個人我雖然沒有見過，但若是沒有幾下子你也不會這樣看重，能夠請得他帮忙，我也會放心下來。」

蕭展鵬道：「頭兒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說服他，他也一定會答應，所以崑崙奴大可以留下來，頭兒身旁也總要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照應。」

司馬長風搖頭。「他還是跟着你好了，天衣神出鬼沒，再加上有內應合作，只是你跟蟋蟀兩個人，要同時應付他們還是問題。」

「謝方平仇香丁磊他們……」

司馬長風截住了他的話。「我要你小心留意的就是這三個人。」

蕭展鵬吃一驚，脫口道：「他們會是內奸……」

司馬長風苦笑一下。「除了他們還有什麼人知道那些證據已交到我手上？」

「王爺夫人……」

「她雖然有機會將消息傳出去，但是，對我這個房間的情形，知道的應該不會多。」

蕭展鵬點點頭。「頭兒是必另外還有發現。」

司馬長風笑笑。「我是不會胡亂說話的。」

「屬下明白——」

「可惜我找不到確實的證據，也不能夠肯定。」司馬長風佯歎了一口氣，非常遺憾的。

「我會小心的了。」蕭展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只是我實在不明白王爺與頭兒對你們一直都很不錯……」

「人各有志。」司馬長風這句話說來很感慨。

蕭展鵬沒有再問下去。

「什麼時候你去找蟋蟀？」

「明天早上。」蕭展鵬很有信心的。

「他不會拒絕的。」

司馬長風笑笑，他很明白蕭展鵬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定會盡一切辦法去說服蟋蟀。

至於蟋蟀的武功是否與蕭展鵬所說的那麼好他也不太在乎，他只是一種心態，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為妙。

× × ×

蟋蟀並不知道蕭展鵬來找他的動機，看見蕭展鵬却也不奇怪，他們一向是好朋友，平日也不少機會見面，雖然蕭展鵬多數是來找高飛燕。

飛燕是蟋蟀的妹妹，也是蟋蟀的親人，蟋蟀所以不到江湖上行走，最主要還是為了這個妹妹。

雖然飛燕個性活潑，甚至很有興趣到江湖上跑，蟋蟀却是很明白江湖的險惡，所以寧願自己也不再跑到江湖上。

對於他的苦心飛燕很明白，蕭展鵬也一樣明白，只是目前這種情形下，他們都覺得最好還是暫時將兒女私情放下。

蟋蟀可不是這樣想，始終認為蕭展鵬既然不是江湖人，大可以早一些解決這一件人生大事，有蕭展鵬照顧飛燕，他也就可以放心跑到江湖上。

江湖人的生活是否適合他，其實他並不太清楚，只是江湖人比他的也是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感覺。

這種感覺他却是從來不肯讓飛燕知道，恐怕飛燕因此面對江湖人的生活發生興趣。

也所以飛燕一提到江湖他總是表示反感，這種話說得多了，連他也不由有產生一種感覺，江湖人的生活並不適合他，還是狩獵的日子來得輕鬆快活。

遇上崑崙奴，更就令他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所以大清早起來，便考慮到那邊樹林去。

他甚至準備了十三柄飛刀。

飛刀是他的另一種本領，百發百中，他無意以飛刀傷害崑崙奴，却想到了飛刀在手，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跟崑崙奴較量一番。

對飛刀他的感覺也已是那麼遙遠，也不知多久他已沒有用飛刀。

也所以一出院子他的飛刀不由自主出手，一柄接一柄，一連十三柄。

十三柄飛刀一柄接一柄釘在一條柱子上，連成一條直綫，力與刀之間的距離一樣，入柱的深度也是一樣，判斷的準確，用力的巧妙，可以說是難得一見。

連蟋蟀本身也覺得很滿意，蕭展鵬更就不用說，他正好這個時間進來。

「好、好刀——」

蟋蟀應聲回頭，目光及處，笑笑。「飛燕在房間內，你去找她好了。」

「我是來找你的。」

「找我？」蟋蟀有些意外，一面走過去將插在柱上的飛刀拔出來，一面問：「找我什麼事？」

蕭展鵬搖頭，蟀蟋話又已接上，道：「我說，你們認識時間已經不短了，還等什麼？」

「你就是不明白……」

「我只是明白你們既然都不覺得對方討厭，便應該繼續發展……」

「可是……」

「反正你們都要在一起的了，早一些遲一些有什麼關係。」語聲一頓，蟋蟀隨即搖頭：「當然是早一些的好，也好讓我將包袱放下。」

「我明白你都是為飛燕設想。」

「你要是明白，現在，便進去跟飛燕說清楚，我這便出去買酒，先祝賀你們一番。」

蕭展鵬苦笑。「我來找你是另外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有什麼事情比飛燕跟你的婚事更重要。」

「國家大事——」蕭展鵬一正面色。

「我可是不懂——」蟋蟀將飛刀收起來，轉身往外走。

蕭展鵬亦步亦趨，一面將晉王燕王之間的龍爭虎鬥，前因後果細說了一遍。

到他將話說完，他與蟋蟀已走在河堤上，蟋蟀一路上只是聽，沒有答話。

到蕭展鵬問：「你現在清楚了？」蟋蟀才應一句。「複雜是複雜一些，可是並不太難懂。」

「你覺得怎樣？」蕭展鵬接問。

蟋蟀笑了笑：「這是他們兄弟之間的事，跟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晉王宅心仁義，若是由他來治理天下，大家都會有好日子。」

「你能夠肯定？」蟋蟀笑問。

蕭展鵬一怔。「應該不會錯的。」

「連你也不能夠肯定，我這個完全是外人的人當然更不能肯定的了。」

「晉王爺若是不好 司馬長風也不會甘心為他賣命。」

「你知道司馬長風這樣賣命打的是什麼主意？你能夠完全肯定絕不是為了功名富貴？」

「這個應該是的。」

「他難道完全看不出晉王的對他不信任。」

「怎會不信任？」

「若是信任內奸的事怎會不交給他全權處置，他若是能夠完全處置又怎會找不到內奸。」

「若是能夠隨便找出來，這個內奸就不會成為內奸的了。」蕭展鵬沉吟着。「現在我們多少已有些眉目，途中不難找出內奸。」

「又是內奸，又是證據，還有一個殺人高手，天衣一旁窺伺，這件事非獨複雜，而且危險。」

「所以要你帮忙。」

「這麼複雜危險的事你還要將我拉進去，還算得是好朋友。」

「若非好朋友，我也不會開口要你帮忙。」

「這也是。」蟋蟀看着蕭展鵬。

「再說，以你的一身本領，還不是逢凶化吉。」

「當然了，天衣雖然暗器厲害，我的十三柄飛刀也不是尋常可比。」蟋蟀洋洋得意的。

蕭飛展喜形於色，道：「你這是答應的了。」

蟋蟀奇怪的看着蕭展鵬。「我可沒有這樣說。」

蕭展鵬忙道：「沒有你帮忙，根本不成事。」

「那最好，一來我不用爲你担心，二來晉王因此而退出，天下從此而太平 何樂而不爲。」

蕭展鵬搖頭。「你不明白了。」

「我就是不明白所以根本不想插手這件事 惹禍上身 以我看 你也是。」

蕭展鵬歎道：「你就是不明白。」

「那你找一個明白人說去。」

「我們是好朋友。」

「這是事實所以不希望因爲外來的事影响我們的交情 你沒有其他的事了？」

蕭展鵬方待說什麽 蟋蟀突然又一句：「飛燕在家裏 你們好好的談談。」

「我只是要跟你談。」蕭展鵬話出口突然一怔 蟋蟀那麽說的意思他多少巳有些明白。

蟋蟀接一聲道。「你們談好了再來找我。」

語聲一落 他身形展開 一個觔斗上了一株樹 再一翻 躍向另一株。

蕭展鵬目送他遠去 歎了一口氣 轉身往原路走。

蟋蟀其實巳經說得很清楚 他是不會插手這件事 除非蕭展鵬能够說服飛燕，再由飛燕說服他。

所以蕭展鵬只有往找飛燕。

一路上他的心情很矛盾 他知道要說服飛燕並不是一件難事 可是這樣利用飛燕他心裏總覺得有些不舒服，但除了飛燕，他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麽人能够帮助他說服蟋蟀。

蟋蟀的眞正用意現在他當然很清楚。

× × ×

飛燕年青而漂亮，活潑而善良，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蕭展鵬所以喜歡她除了飛燕這一份可愛之外，還因爲他們青梅竹馬，自小便巳經一起。

這應該多年下來，若說飛燕還不明白蕭展鵬是怎樣的一個人，是沒有可能的事，同樣，蕭展鵬對飛燕也一樣了解。

這所以飛燕看見蕭展鵬那樣子進來，立即知道蕭展鵬有事情解决不來。

也所以蕭展鵬也沒有轉彎抹角，將事情的始末仔細說一遍。

一直以來，蕭展鵬因爲不想飛燕担心，在飛燕面前很少提及晉王燕王之間的爭鬥 但儘管他不說 飛燕從他的言談擧止，多少亦知道他日子過得並不輕鬆，所以事情儘管原來是這樣險惡，也沒有多大奇怪。

蕭展鵬很留心她的反應，發覺她若無其事的，不由奇怪起來。

飛燕彷彿看到他心深處，笑了笑。「你雖然平日很少告訴我這些事，但我亦早巳看出你做的事情一些也不簡單。」

蕭展鵬輕歎。「晉王爺實在是一個大好人。」

「這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在晉王爺的地方 大家的日子不是過得很好？」

蕭展鵬點頭。「以我所知沒有一個說王爺不好的，王爺也沒有爭雄爭霸的野心。就是因爲他太好了，太得民心，燕王爺要除之而後快。」

飛燕沉吟着問：「燕王爺眞是一個那麽可怕的人。」

「他的野心也絕無疑問，否則王爺也不會找到他那麽多企圖造反的證據。」

飛燕道：「我雖然不清楚燕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但若是他眞的有造反之心，比起晉王爺 無論如何都可怕得多。」

蕭展鵬點頭。「一發生戰禍，受苦的便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

飛燕又笑了，道：「你不是一般平民百姓。」

蕭展鵬搖頭。「你應該明白，我其實並沒有做官的興趣 只是世襲的職位，也因爲晉王的勤政愛民 才做到現在。」

飛燕道：「你巳經說過多次的了。」

蕭展鵬道：「我也巳經考慮過，這件事了結之後便離開。」

飛燕道：「你眞的沒有興趣做官？」

「做官有什麽興趣。」蕭展鵬笑笑。

「我以爲我的心願你是明白的。」

飛燕道：「我是明白，只是想你巳經做了這麽多年，突然將巳有的一切完全放棄，實在是有些可惜。」

「沒有什麽可惜的。」蕭展鵬說來一些也不像在說謊。

飛燕接問：「晉王爺眞的值得你那麽賣力。」

蕭展鵬沉吟着，道：「司馬長風也是的。」

「哥哥對他們可是都沒有什麽好感。」飛燕隨即笑了笑。「但是要說服他也不是一件難事。」

蕭展鵬頷首。「在你來說是的，除了你，相信沒有人能够改變他的主意。」

「所以你來找我。」

蕭展鵬甚爲感慨的。「我很是希望能够說服他，做這件有意義的事。」

「我明白你的心情，」飛燕突然又一笑。「你怎麽跟我認眞起來。」

蕭展鵬啞然失笑。「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太緊張，以致完全沒有了分寸。」

飛燕笑着點頭，道：「你眞的太緊張了。」

蕭展鵬担心的道：「連司馬長風也傷在天衣手下，這個人實在太厲害。」

飛燕道：「也只是一個人。」

蕭展鵬道：「最可怕的就是還有內奸潛伏。」

飛燕看着他。「除了哥哥，也許我也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蕭展鵬一怔，脫口一聲，說道：「飛燕——」

飛燕道：「你莫要看輕我。」

「不是這個意思，只是這件事，實在太危險。」

「就是因爲太危險我更加放心不下，一個是我的哥哥，一個是……」飛燕沒有說下去。

蕭展鵬沉着聲。「也就是因爲這個關係，我怎能够讓你冒險？」

飛燕亦很認眞的。「要是不讓我去，我也不會讓哥哥去的。」

蕭展鵬苦笑。「飛燕——」

飛燕笑問：「你是否仍然懷疑我的本領？」

語聲一落，她的身子突然拔起來，一

折，橫裏飛出，落在那邊牆壁上，雙脚不停 也就踏着那面牆壁橫移 迅速的步向旁邊一側的另一面牆壁。

這樣在牆壁上走動 輕功當然要很好，飛燕也是有心賣弄 走到了那邊牆壁才探手將掛在牆壁上的一柄長劍拔出來。

她的身形也這才往地面落下，脚尖一沾地面 身子又往上拔起來，飛燕般掠出了窗戶。

蕭展鵬緊接掠出 只見飛燕身形翻騰在半空中 輕盈迅捷的落在院子的晾衣架上。

飛燕的身形仍然沒有停下來，劍勢緊接展開，一片劍光飛閃在身子周圍 姿勢的美妙 更就不用說。

蕭展鵬身形落在晾衣架旁邊 仰首望去，一面的迷惑表情。

飛燕一路劍法施展下來，臉不紅，氣不喘，劍一收 晾衣架上下落在蕭展鵬身旁。

「怎樣——」她笑問。

蕭展鵬尚未回答，一陣掌聲巳一旁响起來，跟着就是喝采聲：「好 好劍法，好身手——」

一聽這聲音 蕭展鵬飛燕都知道蟋蟀高歡來了，循聲望去，果然就看見蟋蟀高坐在那邊屋簷上。

蕭展鵬隨即問。「你不是打獵去。」

「若是去了 那看到這麽精彩的劍法？」蟋蟀打了一個哈哈。「飛燕可眞是才貌雙全 有一個這樣的妹妹 也不枉此生了。」

飛燕笑罵：「那來的廢話。」

蟋蟀搖頭：「女孩子就是麻煩，不稱讚她不高興 稱讚了，她心裏高興，口裏却是說廢話。」

飛燕又笑罵。「廢話——」

蟋蟀笑了笑。「你們兩口子好好的談着，怎麽突然動起兵器來。」

飛燕道：「什麽兩口子一口子的。」

蟋蟀笑截道：「姓蕭的在我面前什麽都答應了，不是兩口子是什麽？」

飛燕聽着一張俏臉不由紅起來，瞟了一眼蕭展鵬，話到了口邊又嚥回去。

蕭展鵬只有苦笑，他知道蟋蟀話說在前面，在這種情形下要分辯更加困難，何况他的確很喜歡飛燕，巳不能失去飛燕。

蟋蟀接問飛燕：「你可想知道姓蕭的答應了我什麽？」

飛燕道：「不是與我有關的。」

蟋蟀道：「這是你說的。」

飛燕垂下頭，蟋蟀接道：「姓蕭的答應了這件事情解决之後立即與你共締連理，同偕白首，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那來這許多廢話。」飛燕一張臉更紅 偏過去，其間還是不由自主偷看蕭展鵬一眼。

蕭展鵬一再苦笑。「我巳經跟飛燕說了。」

蟋蟀立即問。「飛燕巳經答應了？」

蕭展鵬說道：「當然，還要看你的意思。」

蟋蟀大搖其頭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飛燕既然喜歡 我這個哥哥怎會反對。」

蕭展鵬正要分辯，蟋蟀又道：「總之，這件事解決了，你們要怎樣便怎樣。」

飛燕垂下頭，蕭展鵬看在眼內，知道分辯也沒有用，也知道蟋蟀這樣說，巳經立定了主意，一定要自己答應了事成之後，迎娶飛燕，否則便不會插手。

他其實也有這個心意，所以索性不再分辯，只是問：「你是答應了。」

蟋蟀笑着道：「你既然答應，我怎能改口，我這個做哥哥的怎能不爲自己唯一的妹妹設想？」

蕭展鵬無言點頭，飛燕也就在這時候插口：「哥哥，你看我的本領怎樣？」

蟋蟀道：「很好，跟姓蕭的簡直是天生地設一對。」

飛燕接問：「那你是答應了？」

蟋蟀以爲飛燕是問她與蕭展鵬的婚事，不假思索道：「怎會不答應。」

飛燕目光轉向蕭展鵬。「哥哥也答應了。」

蕭展鵬方待說什麽，飛燕又問蟋蟀。「哥哥答應的蕭大哥當然不會反對，哥哥也不會讓他反對的，是不是？」

蟋蟀衝口而出。「這個還用說。」

蕭展鵬歎了一口氣。「蟋蟀，你知道飛燕要你答應的是什麽？」

蟋蟀說道：「她是我最疼的一個人，只要她高興，什麽我都會答應，你當然也是。」

蕭展鵬歎了一口氣。「你絕對是一個聰明人，所以幾句話便迫得我們答應。」

蟋蟀笑道：「這當然你也有這個心意，否則我就是怎樣說也沒用。」

蕭展鵬道：「飛燕當然也是一個聰明人。」

「當然了，做哥哥的聰明，做妹妹的又怎會愚蠢？」

「所以她也懂得幾句話要你答應了她要你答應做的事。」

「到底什麽事。」蟋蟀疑惑的望着飛燕。

蕭展鵬歎息。「他是要你答應讓她跟我們一起去對付天衣。」

「什麽？」蟋蟀叫出來，說道：「不成——」

飛燕接嚷：「你不是答應了？」

蟋蟀道：「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我答應什麽？」

飛燕突然冷靜下來，笑笑。「你眞的不知道？」

蟋蟀一怔，他也是聰明人，立即明白飛燕的意思。

蕭展鵬當然也明白，看看飛燕，又看看蟋蟀，歎了一口氣道：「飛燕才是聰明人。」

蟋蟀皺着眉。「這你說怎麽是好？」

蕭展鵬歎着氣。「她若是不高興，你答應了怎樣帮忙也沒用。」

蟋蟀道：「若是她不高興，我就是答應了也不會帮忙你的。」

蕭展鵬淡然道：「因爲你並不是一個言出必行的君子。」

蟋蟀道：「你說這些話是沒用的，現在我非常清醒，絕不會中計。」

蕭展鵬苦笑：「現在連你也變得聰明起來了。」

（未完・三）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當青陽道長、丐帮三眼鷲金輪邀請桃花島主協助對付黃蜂谷的人，桃花島黑煞黥鷲一見谷主覃小蝶驚爲天人，不戰而降服，青陽道長和金輪雖不是被異香國色而臣服，也見非洪敵手而投順，黃蜂谷一舉先後收復了眞大師、青陽道長、金輪、桃花島主、紫陽觀主，包括黑白兩道，而且無一不是名震當代，武功卓絕的絕頂高人，黃蜂谷浩浩蕩蕩去找尋二谷主，來到洛陽，遇到羅蘭、魔僧，羅蘭便將斷橋墜崖毫無保留的說個清楚。此時丐帮已查出狄飛虹的下落，於是衆人轉去陝西銅縣，在臨潼神鷹傳書，狄飛虹一行由武縣南下，向四川境奔行……

得奇書起禍　入蜀去尋踪

然而那淩厲的刀芒對十大法身却失去作用，他那形如鬼爪的五指，一下子便巳抓住了鋒利的刀口。

咔唰一聲，長刀斷了三分之一，西門冬也被一股強悍的力道震得倒翻而回。

這應該沒有什麽，充其量只是損失了一柄精鋼長刀而巳，西門冬雖被震回，受傷也不致怎樣嚴重。

只是言家門十大法身，是一羣沒有理智，兇狠殘酷的半死人，只要他們出手，决不會讓對手有活下去的機會，西門冬身軀還在空中，一截斷刀巳挾着厲嘯奔向他的後胸。

斷刀飛行的速度，宛如閃電一般，一閃之時便巳追近西門冬的後胸，他這條小生命眼看是活不成了。

但綠色人影晃身之間，就巳一把抓住那截斷刀，身法的俐落及巧快，使得旁觀者爲之吐舌難下。

莫非是覃小蝶出手救了西門冬？不，救他的是侯門千金羅蘭。

言甫哈哈一陣狂笑道：「好身手，姑娘是誰？」

魔僧接道：「怎麽，一代掌門竟連小姑奶奶都不認識？」

言甫哼了一聲道：「你認識？」

魔僧道：「廢話，我不是說過麽，她就是小姑奶奶呀。」

言甫大怒道：「瘋和尚，你敢尋本門主的開心！」右臂一揚，就待一掌劈出。

魔僧雙手連搖道：「慢來，這兒可不是打架的地方，如果你們不要委腦袋，咱們可以到鎭外比劃比劃。」

言家門這幾人可能當眞餓了，在言甫示意之下，他們找到一張食桌ㄐ了下來。

這場糾紛暫告平息，至少在言家門還未吃完之前，應該不會再生意外。

令人不解的是三眼鷲金輪，他面上的恐懼之色不只是迄未消失，還有逐漸增強，無法自巳之勢。

他似乎在盡力的掩飾，不想讓別人瞧看出來，他却沒有瞞過覃小蝶拂琴主婢二人的觀察。

言家門終於進完了飲食，他們結過賬，在離開酒館之前，言甫對黃蜂谷撂下了一句話：「言家門在鎭外候駕。」

這一下可就有熱鬧好瞧了，不只是他們這間酒館空羣而出，整個鎭上的居民，幾乎都被引到鎭外去了。

惟一還坐在酒館之內的，只有黃蜂谷這一夥，因爲三眼鷲金輪，正在對覃小蝶作現況報告。

「谷主，眼前的形勢突然變得十分複雜，好像天下武林，全都集中到這兒來了。」

「金大俠有沒有査出原因？」

「老朽査過，據說是爲了紫河眞解。」

羅蘭面色一變道：「什麽，他們要搶紫河眞解。」

覃小蝶幽幽一嘆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哥擁有這部奇書，自然要成爲衆矢之的了。」

羅蘭道：「可是大哥被人所擄，那本書還能在他的身上？」

覃小蝶道：「咱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法，我認爲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依目前形勢判斷，大哥固然是生死難卜，咱們何嘗不是步步荊棘，陷身於四面楚歌之中！」

羅蘭秀目圓睜，射出兩股逼人的煞光，嘴角一挑，以無比冷酷的語氣道：「要是大哥有個三長兩短，我誓必殺盡天下武林。」

覃小蝶道：「對，從現在起，就讓他們付出一點代價。」

她說話的語氣十分平淡，但旁聽者無不心神一震，因爲她那語氣之中像是隱藏着一股駭人的殺機，那股殺機立即瀰漫整個食堂。

覃小蝶、羅蘭、這兩位美絕天人的姑娘，全都身負絕學，連丫頭拂琴也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人物，她們如是大開殺戒，天下武林豈不是面臨一次浩刦！

了眞大師忍不住喧聲佛號道：「谷主，在人慾横流的大千世界中，人們總難擺脫名

利二字，但始作俑者只有一個，希望谷主上體天心，不可濫殺。」

羅蘭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悲天憫人的大和尚，如果有人要殺咱們呢？難道咱們就該俯首就戮！」

覃小蝶微微一笑，扭頭詢問三眼鷲金輪道：「金大俠，適才那位頭戴竹罩，身着黑衣的你可認識？」

三眼鷲金輪似乎想不到覃小蝶會有此一問，他的身軀竟然震動了一下，微作沉吟，道：「這個……咳，老朽不認識，不過——」

覃小蝶道：「不過怎樣？」

三眼鷲金輪道：「依老朽猜忖，他可能來自盤龍石府。」

這盤龍石府四字，就像一記晴空霹靂，除了幾個江湖閱歷不多的後生晚輩，所有在場之人，無不心神狂震。

血手甘禺插言道：「金大俠，此話當眞？」

三眼鷲金輪道：「在下說過，這只是猜忖。」

覃小蝶道：「好啦，咱們走吧，言家門只怕等得不耐煩了。」

在鎭口不遠之處，圍着一堆瞧熱鬧的人羣，覃小蝶等進入場中，却沒有發現那位頭戴竹罩，身着黑衣之人。

當兩陣對圓之時，言甫哼了一聲道：「覃谷主，老夫言出如山，適才所說的話妳可曾考慮？」

覃小蝶冷冷道：「對不起，你適才說了些什麽，本谷主早已忘了。」

言甫大喝一聲道：「妳敢輕視老夫的吩咐，莫非不想活了！」

拂琴忍不住怒叱道：「姓言的，你鬼吼些什麽？黃蜂谷並未將你們這些半人半鬼的東西放在眼裏，你過來，本姑娘要教訓教訓你。」

言家門威懾江湖，人人畏懼，要說有人當面罵他們半人半鬼，除非親耳目覩，必定沒有人相信。

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人們聽到了，也瞧到了，但他們全都面現驚容，爲拂琴捏把冷汗。

言甫果然大爲震怒，伸手向後一揮道：「斃了她。」

一名十大法身應聲奔出，拂琴也手握金色短棒迎了上去。

他們一個身材嬌小，一個壯如鐵塔，兩相比較，吃虧的自然是拂琴了，瞧熱鬧的都在替拂琴担心，覃小蝶却神色自若，似乎一點都沒有放在心上。

鬥場之上這時已然打得驚心動魄，十大法身雙臂揮舞，就像兩條鐵杵一般，但見勁風四溢，草木激飛，如果讓它碰上一下，不骨斷筋折才怪。

但拂琴像一隻穿花蛺蝶，無論十大法身臂如鐵杵，指似鋼鈎，使盡了混身解數，就是碰她不到。

也許這是要猴兒吧，要够了總得有個結束。

最後金光急閃，鬥場响起一聲痛哼，搏殺果然結束了，勝利却屬於拂琴姑娘。

她把玩着金色短棒，冷冷一哼道：「我不殺你，回去換一個像樣的來吧。」

這名十大法身，雙臂均被蔽斷，能够留得命在，是人家姑娘手下留情，只好像喪家之犬一般，夾着尾巴退了回去。

言家門十大法身，每一個都有一身駭人的功力，縱然是名滿江湖的一方霸主，對他們也要禮讓三分。

如今這人人憚忌十大法身，竟栽在黃蜂谷一名丫頭手裏，圍觀的各派武林豪客，沒有一個不目瞪口呆。

言甫身爲掌門，他的震駭更不必說了，不過言家門名滿天下，不能就這麽栽在一個丫頭手裏。

於是他踏前幾步，振吭呼叫道：「覃谷主：老夫請妳賜教。」

拂琴哼了一聲道：「要鬥咱們谷主，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覃小蝶說道：「拂琴回來。」她緩步走進場中，雙拳一抱，道：「黃蜂谷與貴門河井不犯，閣下何苦與這無名之師，回去吧，言掌門，貴門成名不易，毀了豈不可惜？」

她在相勸言掌門，希望化干戈爲玉帛，但此等勸法無異火上加油，除非言家門認敗服輸，從此退出江湖，那跡近侮辱的言語，言甫是不會接受的。

覃小蝶本就沒有指望言甫接受，爲了減少糾紛，給心存不軌者一個警惕，她必須採用殺鷄警猴的手段，言家門既然出來找碴，她自然不願放過他們。

言甫果然十分震怒，口中大喝一聲道：「妳太狂了，覃小蝶，妳可知道口出狂言就得付出代價？」

覃小蝶冷冷道：「出招吧，言甫，咱們勿須再說廢話了。」

言甫大喝一聲，右臂一伸，空際突然出現一隻比磨盤還要大一倍的巨手，挾着扣人心弦的雷鳴之聲，凌空向覃小蝶當頭壓來。

辰州言家門雖是列爲武林一派，但他們除了武學之外，還有許多難以思議之處，這隻大手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臂長丈二，掌逾磨盤，它還帶着風吼雷鳴之聲，這等驚人的怪異現象，已足以使人心胆皆裂，他這麽凌空一擊，當今之世，只怕無人能够逃避。

瞧熱鬧的有不少武林高人，他們在無比驚懼之下紛紛倒退，爲恐那隻巨掌砸在他們的身上。

但一片晶紅突然冲霄而起，它雖是一閃卽收，鬥場上却已出現了奇蹟。

那條長臂不見了，巨掌自然也已消失，只是地上留有一隻常人的斷掌，與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

這是誰的斷掌，莫非是言甫的？

那隻斷掌的大小與常人無異，只是枯如鳥爪，色呈焦黃，除了言家掌門，覃小蝶的手掌必然不會如此難看。

的確，覃小蝶仍在場中，她那雙纖纖玉掌，果然絲毫無傷。

再看言家掌門，那裏還有人影，他乘混亂中逃走了，連同所帶來的五大法身，也走得一個不剩。

當然，言家門鎩羽而逃，覃小蝶是知道的，她如是要留下他們，那就沒有一個能逃出她的掌握，不過她的目的只是殺鷄儆猴，所以不爲已甚。

她的確收到殺鷄儆猴的效果了，由瞧熱鬧的那副敬畏的神色瞧看，就可知道今後不會再有人找黃蜂谷的麻煩了。

由宜漢南下，果然一路平靜，這天到達隣水縣城，他們的行動遇到了困擾。

追踪狄飛虹的去向，是由三眼鷲金輪率領五鐵衛負責的，他們發動各地丐帮弟子，確能掌握狄飛虹的動向，當他們到重慶之後，忽然失去踪跡。

覃小蝶接獲三眼鷲金輪的神鷹傳書之後，心中非常着急，她率領黃蜂谷的人馬，日夜兼程，要儘快趕到重慶與金輪等會合。

重慶位於嘉陵江與長江會合之處，形似半島，市面沿金碧山巔而建，故有山城之稱，商業之繁盛，居四川第一，且爲全國最大的藥材市場，及西南各省第一大都會。

街市房屋鱗次櫛比，高低相接，入夜，萬家燈火，五彩繽紛，像這樣一個繁榮的大都會，要在這兒找人，何異於海底撈針。

這天晌午時分，覃小蝶等在臨江門外的曉月客棧見到了三眼鷲金輪，她不解的詢問道：「金大俠，是什麽原因失去連絡的？」

三眼鷲金輪道：「說來十分慚愧，老朽已被逐出丐帮，不再有長老身份，丐帮弟子自然不聽老朽指揮了。」

覃小蝶歉然道：「這是我連累金大俠了，不過你放心，黃蜂谷將盡全力帮助你登上丐帮帮主的寶座。」

三眼鷲金輪道：「多謝谷主。」

覃小蝶道：「金大俠，你看咱們今後當如何走法？」

三眼鷲金輪道：「據老朽調查，武林各派先後到達本城的，有十餘起之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峨嵋、青城，及唐門。」

覃小蝶道：「怎麽說？」

三眼鷲金輪道：「這三派皆在四川境內，在川民之間，必然擁有一股力量，他們的能力，絕對不會輸給丐帮弟子。」

覃小蝶道：「金大俠之意，是說咱們今後要跟着他們走？」

三眼鷲金輪道：「這只是老朽的想法，還要請谷主裁決。」

覃小蝶道：「看來也只好如此，劉正風，你派三個人各帶一隻神鷹去監視峨嵋、青城、唐門三派，如有什麽異動，立刻遣神鷹回報。」

劉正風道：「弟子遵命。」

× × ×

重慶是川省的第一商業大城，市廛旣是繁榮，難免就有燈紅酒綠的所在，通遠門附近就有這麽一個笙歌達旦的歡樂場所「飄香院」。

青城是當代武林的名門正派，但掌門涂六公却率領該派弟子住在飄香院內。

諸葛瑜是奉派來監視青城動向的，他只是一個大孩子，像飄香院那等場面，他從來沒有見過，眼看車水馬龍，耳聽弦歌不斷，他却沒有踏入院門的勇氣。

飄香院有前後門，還有側門，叫他一個人怎樣才能掌握青城派的行動？

諸葛瑜是聰明人，他認爲守株待兎，不如直闖虎穴，於是當天色入夜，更鼓兩傳之後，他便闖了進去。

他跟狄飛虹習過孤媚凌雲輕功，身手之高，決非一般青城弟子所能望其項背，但他仍然鷺伏蛇行，小心翼翼，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他在陰暗之處躍上屋面，一路輕登巧縱，向裏面作逐屋搜查，最後終於被他查到一個可疑之處，自然要停留下來作一番詳細的査看。

誰知他剛剛脚下一停，耳中便已聽到一個「打」字，同時左肩一痛一麻，他知道已然遭人暗算。

身中毒藥暗器，必須立即撤離，否則一旦毒力發作，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因而他身形急轉，以最高的速度馳向來路。

待他越過兩重屋脊，發覺身前身後均有人堵截，一急之下 就向右側一座天井躍去。

他雙脚剛剛着地，忽然發現身前八步之處，靜悄悄的立着一個人影，不由大吃一驚，他正待伸手拔刀，那人影已出聲招呼，說道：「別誤會，少俠，小妹並無惡意。」

「那妳是……」

「追緝者已經追近，有話待會再說，請跟我來。」

他已經聽到衣袂破風之聲，追緝者的確業已迫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跟隨那條人影奔去。

他們穿房入戶，經過不少房廊，最後進入一間幽香細細的閨房之內。

「到這兒就沒有危險了，少俠先坐下，待我看看你的傷勢。」

房裏沒有點燈，但明月入窗，房中景物可以一覽無遺。

在一張梳妝枱前，立着一名花容月貌，清新脫俗的紅衣麗人，瞧年齡約莫十五六歲，但神色莊重，風華不俗，頗具成熟女人的風韻。

諸葛瑜雙拳一抱道：「在下諸葛瑜，請教姑娘……」

紅衣姑娘道：「小妹展娟，是飄香院主的姨侄女兒。」

諸葛瑜抱拳道：「原來是展姑娘，失敬。」

紅衣姑娘展娟道：「諸葛少俠不必客套，你所中的暗器只怕有毒，我這兒有藥，讓我瞧瞧能不能治。」

他撕開左肩衣衫，拔出一枚三寸長短，色作深藍的鋼釘，展娟接過去一瞧，道：「是狼牙釘，毒性雖然劇烈，我正好藏有此種解藥。」

她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清香撲鼻的黃色丹丸，一粒外敷，一粒內服，待裏好傷處，她再開啓一扇暗門，道：「秘室裏面設備齊全，少俠請進去調息。」

諸葛瑜道：「多謝姑娘救助之恩，在下想就此告別。」

展娟道：「少俠所中之毒雖已除去，但在六個時辰之內，不能妄動眞力，再說少俠探飄香院必有目的，如此一走，豈不空手而回。」

諸葛瑜略作沉吟道：「看來在下只好聽從姑娘的安排了。」

展娟嫣然一笑道：「待少俠傷勢痊癒之後，咱們再作長談，請。」

諸葛瑜此時已別無選擇，只得進入秘室賭賭自己的運氣，其實他的運氣很好，否則就不會遇到展娟了。

經過兩個時辰的調息，他試出劇毒確已清除，只是氣機還無法達到平時的境界，可見展娟並沒有騙他。

不久，室門緩緩開啓，展娟翩然而至，纖纖玉手之中提着一個食盒，裏面擺着四菜一湯，還有熱騰騰的大米飯及一壺白乾。

她擺好杯筷，招呼諸葛瑜道：「餓了吧，少俠，來，我陪你喝幾杯。」

諸葛瑜的確餓了，道了一聲謝，兩人就對酌起來。

展娟向他瞥了一眼，微微一笑道：「少俠身手之高，在年輕一代並不多見，令師必然是一位譽滿湖海的前輩高人了。」

諸葛瑜說道：「姑娘是在盤在下的底麼？」

展娟撇撇嘴說道：「你太多心了，少俠，如果你認爲咱們交淺言深，你不說就是。」

諸葛瑜帶着歉意的道：「對不起，展姑娘，實在是咱們正遭到空前的刦難，全谷上下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二。」

展娟噗哧一笑道：「你這不是說出來了麼？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除了黃蜂弟子，那裏會有這等精金美玉般的人物。」

諸葛瑜道：「咱們都平凡得很，不敢當姑娘謬讚，那麼姑娘呢？寄汚泥而不染，必是非常之人了。」

展娟忽然眉峯一皺道：「諸葛少俠，你可曾想到一個誤食黃蓮的啞子，他是何等的心情？」

諸葛瑜長長一吁道：「這麼說咱們的處境相差不多，更應該同病相憐了。」

展娟點點頭道：「是的，所以當我在日間瞧到你之後，就下定決心要助你一臂之力。」

諸葛瑜道：「日間，原來姑娘早就發現在下了。」

展娟哼了一聲道：「帶着一頭神駿無匹的老鷹，向咱們這兒探頭探腦，就算白痴也會將你猜個八九不離十。」

諸葛瑜面色一紅道：「這是在下太無知了．那……他們……」

展娟道：「他們要是不知道，你就不會挨那一枚狼牙釘了。」

諸葛瑜嘆口氣道：「我眞沒有用，一點小事都辦砸了，如何對得起谷主。」

展娟道：「不要着急，我會帮你的，不過我還不明白，你找他們作什麼？」

諸葛瑜道：「咱們二谷主遭人暗算，谷主率領咱們一路追踪，及到達重慶，忽然失去二谷主的踪跡。」

展娟道：「你懷疑是青城派擄了你們二谷主？」

諸葛瑜說道：「武林各派，全在追踪二谷主，其中青城、唐門兩派消息最靈通，也是最先到達重慶的兩個門派，谷主認爲四川是他們的地盤，必然擁有一股龐大的民間力量，只有他們才能查出二谷主的去向……」

展娟道：「我明白了，由於青城派不走了，所以派你來監視。」

諸葛瑜說道：「正是這樣，我却……唉……」

展娟道：「要監視他們容易，不過問題只怕不會如此單純。」

諸葛瑜不清楚的問道：「我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展娟道：「涂六公是一頭老狐狸，他找你們二谷主必然有所圖謀，他如果知道二谷主的去處，搶先都惟恐不及，怎麼會窩在這裏？」

諸葛瑜跳了起來，道：「這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對不起，我要同去向谷主報告。」

展娟道：「不行，你功力未復，絕對走不出飄香院的，何況還有一些事你沒有瞭解。」

諸葛瑜道：「哦，妳指的是什麼？」

展娟哼了一聲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粗心大意，如果谷主問你有沒有見到涂六公，以及青城派是不是在暗中另有安排，那你怎樣回答？」

諸葛瑜一怔道：「在下的確沒有想到這些，不過谷主只是叫我監視他們……」

展娟道：「監視你作到了麼？涂六公你沒有瞧到，萬一他來個什麼金蟬脫殼，或是聲東擊西的，你們守在這兒豈不上了大當。」

諸葛瑜讚聲不絕的說道：「姑娘果然高明，當眞叫人佩服，那……妳說我應該怎麼作？」

諸葛瑜年歲雖輕，心智之高可是一流的，他想到青城派能够落脚在飄香院，必然與院主有着不太平凡的交情，展娟既是院主的姨侄女，看來又有一身武功，她能够注意到諸葛瑜而將他救下，青城派的行爲自然也瞞她不過，她如果願意帮忙，一切疑難豈不迎刄而解？

展娟嫣然一笑道：「你是要我帮你了，帮了你，對我有什麼好處？」

諸葛瑜道：「姑娘已經帮助在下了，俗話說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至於好處麼，如果姑娘有什麼需要，在下當盡全力。」

在表面上看，諸葛瑜這幾句話不够力量，也不够誠意，但他只是一個大孩子，心地純潔，語出摯誠，因而，展娟十分滿意。

「少俠今年多大？」

「在下虛渡十六寒暑。」

展娟突然道：「啊，咱們同年，你是幾月？」

「六月。」

「我四月，你是小弟。」

「小姐姐。」

「小弟，你可知道涂六公與我姨娘白玉香的關係？」

諸葛瑜搖頭道：「不知道，請小姐姐見示。」

「神箭門主白泉有兩個同胞妹妹，大妹白玉香嫁給青城掌門涂六公，二妹白瑤仙嫁給追魂手展芳臣……」

「啊，小姐姐，青城掌門的妻子，竟然……」

「這沒有什麼，人各有志嘛，何況他們分居多年。」

「可是他們仍在合作……」

「這連我也沒有想到。」

「小姐姐，展芳臣必然就是令尊了，他人呢？妳爲什麼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說來話長，以後有時間我再告訴你，現在，最要緊的還是涂六公在不在西跨院？」

「這還不簡單，問問妳的阿姨不就行了麼？」

「她於前天夜晚，就帶着兩名得力的助手離開了。」

「啊，那怎麼辦？」

「看來只有硬闖西跨院了。」

「好，咱們走。」

「別忙，小弟，你先調息一下，待天亮之後，你的功力才能復元，咱們可能要打一次硬仗，不能不有幾分把握。」

他這位小姐姐說笑談兵，指揮若定，不由得他不遵從，於是他放鬆心情，閉目調息起來。

天亮之後，他們先作盥洗，再吃早餐，然後由展娟領頭，逕向西跨院闖去。

院門緊閉着，靜悄悄的毫無聲息，展娟伸手向院門連拍兩掌，不久就有應聲道：「誰？」

展娟道：「是我，展娟。」

「啊，娟師妹，這可是稀客，是什麼風把妳吹來的？」

聽口吻，在青城弟子之中，展娟是頗受歡迎的，但當此人拉開院門，一眼瞧到諸葛瑜，神色不由陡的一呆。

「娟師妹，他怎麼會……」

「他是我的小弟，昨晚是誰用狼牙釘將他擊傷的？」

「他是妳的小弟？娟師妹，妳不是開玩笑吧？這小子我認識，他是黃蜂谷五鐵衛的最後一個。」

展娟道：「那又怎樣，當黃蜂谷的鐵衛並不犯法，是誰傷了小弟，我要找涂師伯討還公道。」

她與諸葛瑜闖進院門，另有兩名青城門下，由房中聞聲奔出。

適才開門的青城弟子，向一名滿臉橫肉，身着灰衫的大漢道：「七師哥，你看娟師妹她……」

灰衫大漢擺擺手道：「我都聽到了，娟師妹，昨晚是妳救了他？」

展娟：道「昨晚他是來探望我的，我自然要救他了，你們是誰用狼牙釘傷他的，我要找涂師伯討回公道。」

灰衣大漢道：「傷他的是我，妳不必去找師父。」

展娟道：「不，我要找涂師伯評評理，你們怎麼可以不問清紅皂白就用狼牙釘傷我小弟！」

她與諸葛瑜要向裏面闖，當面三人却全力攔住，展娟面色一寒，道：「七師兄：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讓我見涂師伯？」

灰衫大漢道：「師父正在練功，任何人都不能打擾，請回吧，師妹，過幾天師父練功完成，我會派人通知妳的。」

展娟道：「那不成，你們以毒藥暗器偷襲小弟，幾乎讓他喪失生命，我却告訴涂師伯一聲都不行，豈不是欺人太甚！」

灰衫大漢冷冷的道：「展娟，妳可知道妳作了些什麼？背數師門，戀姦通敵，這全是爲人不齒，爲社會所不容的，師父如果出來，妳就死無葬身之地了，看在咱們往日的一點交情，我不爲難妳，妳快些走吧。」

展娟道：「小弟：你怎麼說？」

諸葛瑜道：「這個麼，他打了我一釘，我總得換回一點什麼，否則豈不太吃虧了。」

展娟道：「聽到了麼？七師兄，別人要討債，可不關我的事，該怎樣你看着辦吧。」

黃蜂五鐵衛年歲不大，但在江湖道上，已是知名之士，尤以青城門下曾經幾次栽在五鐵衛的手裏，如今人家要索回一釘之仇，他們焉能不大爲緊張。

展娟微微一笑道：「七師兄，黃蜂五鐵衛的名頭你應該知道，只要他一刀揮出，對手必然不會有一個是完整的，請涂師伯出來吧，你們何必枉送性命。」

灰衫大漢嗆一聲拔出長劍，道：「要見師父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展娟嘆口氣道：「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何苦呢？」

語音一落，再悄聲對諸葛瑜道：「小弟，涂六公只怕已經走了，此地只留下他們三個，待會動手要留下活口，才能追問老狐狸的去向。」

諸葛瑜點點頭，緩緩拔出長刀，一股凌人的霸氣已經繞體而生，雙方還未過招，青城三弟子已嚇得倒退三步。

展娟冷冷道：「七師兄，咱們多少總有一點香火緣，只要你說實話，小妹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灰衫大漢道：「我所知不多，不見得能使諸葛少俠滿意。」

展娟道：「七師兄不必客氣，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小弟不會強人所難的。」

灰衫大漢道：「好吧。」語音未落，他忽然雙手齊揚，六枚淬毒狼牙釘，分向諸葛瑜及展娟當胸襲去。

雙方相距不過一丈，他這樣暴起突襲，成功的機會必然十分之大，至少能使對方一人受傷，然後以三對一就可穩操勝券了。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他却沒有想到狼牙釘剛剛出手，驟然勁風震耳，眼前閃過一片耀眼的晶芒，一陣錐心蝕骨的劇痛，使他忍不住像殺豬一般的嚎叫起來。

敢情他的一雙手掌，已被諸葛瑜齊腕劈落，同時運指如風，爲他止住激射的血水，他死不了，却已成爲一個殘廢。

一見灰衫大漢的下場，另兩名青城門下魂胆俱喪，他們不約而同的翻身躍上屋面，想來個三十六計的走爲上策。

但在弦聲兩响之下，他們幾乎不分先後的由屋面栽倒下來。

諸葛瑜由衷的稱讚道：「小姐姐好高明的箭法，是誰教妳的？」

展娟說道：「說來話長，先辦正事要緊。」

諸葛瑜道：「是，小姐姐。」

他先廢掉兩名中箭者的武功，然後詢問灰衫大漢道：「朋友上下怎樣稱呼？」

灰衫大漢哼了一聲道：「青城弟子張旭。」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黃小虎要筱乩童辦個法會，顯顯神力道法，筱乩童依言而行，幾百名善男信女去燒香膜拜，這回筱乩童賺了一大筆香油錢，隔日晚上又擺下了三台醮，筱乩童煞有介事的燃符唸咒，突然有人起鬨，接着小虎制住筱乩童的痲穴，逼他說出江夏城搶案的主兇，筱乩童要小虎解了他的痲穴才說，誰知竟然被他用法術而脫了細綁，立即逃遁，小虎等人不得不又四處找筱乩童的下落。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冒充大戶　拜見賭后

「不瞞各位說，舒梅這個女人，最講究享受，所以也是我們按摩院最好的客人。」

紫玉釵問道：「她常到這裡來？」

「她怎麼會來這裡。而是派人來叫我們去按摩，三五天一定會來叫一次，你們要打聽什麼事，告訴我就行了。」

小虎道：「我們想知道三元壇的筱乩童有沒有跑到舒梅那裡去，假如有的話，我們要去抓人。」

紫玉釵道：「還有一件事，我要知道花裡嬌是不是與筱乩童有連絡。」

「這二件事簡單，你們等着消息好了。」艾心道：「不過有件事我要言明在先，你們有什麼糾紛我不問，也不能插手，因爲我是此地人，還要做生意，希望各位能諒解我的苦衷。」

紫玉釵忙道：「這點我知道，表哥手下還有十幾個盲女要生活，我們絕不拖累表哥就是。」

小虎一怔道：「怎麼沒看到艾心表哥的手下？」

艾心笑道：「晚上客人比較多，所以都出去做生意了。」

說完領着他們住在左邊一排房子的最後三間，紫玉釵一間，三八花一間，小虎大牛呆瓜合住一間。

三八花在自己房裡轉一轉就到小虎房裡，只見小虎急得直兜圈子，道：「若不設法去救玫瑰姊，她一定死定了。」

呆瓜道：「那怎麼辦？」

門又吱呀被推開，只見紫玉釵進來道：「什麼事怎麼辦啊？」

三八花嘟着小嘴道：「小虎哥一直嚷嚷說不快點去救玫瑰，她就死定了，好像別人的命比他自己還重要。」

紫玉釵笑道：「艾表哥已經出門去打聽了。他嘴巴說不插手，心裡還是會插手，我們等消息好了。」

小虎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初更前一定會有消息。」

小虎道：「不行，玫瑰姊若是碰上花裡嬌，一定完蛋。要救現在就得去。」

紫玉釵皺着黛眉，她當然知道玫瑰釵的生命迫在眉睫，但這也不是買青菜豆腐，說到手就能到手的事。

她問道：「小虎，你有辦法？」

小虎道：「辦法是有，但要一明二暗三路人馬，方能成功。明的我來出面，暗的除了妳之外，還得靠一個能高來高去的高手幫忙接人。」

紫玉釵道：「你把詳細計劃說來聽聽，讓我分析一下，可不可行？」

「很簡單，我就依大牛說的辦法，去賭大家樂，見那個舒梅，跟她來硬的。吸引她的注意力，妳暗中去查一查玫瑰釵被囚禁在什麼地方。查到了見機行事，查不到也沒關係，另外一個就在暗中等着接人，妳得了手當然用不着他了，假如我能逼舒梅交出來，他就要立刻把人接走，以免被人追踪。」

這個計劃的確很週全，紫玉釵不禁點點頭，不過有一點，一定要見到舒梅，而且能鎭得住她，否則等于零。

紫玉釵把這層意思說出來，小虎笑道：「我身上還有二粒衞生丸子，足夠嚇破那個女人的膽。」

三八花吃驚地嚷嚷道：「小虎哥，這樣你不是太危險了嗎？」

「又不是要妳去，妳緊張個什麼勁。」小虎罵着三八花，又道：「現在不是流行恐怖活動嗎？我爲了救人，恐怖一次包管沒事。」

紫玉釵還在猶豫，小虎已抓起火藥丸子的包袱，扛在肩上，道：「紫姊，妳走不走？妳不走我走。」

紫玉釵道：「還少一個人啊？」

小虎搔搔頭道：「我看妳也不必暗中查探了，就當接應的暗棋吧。」

紫玉釵道：「好，我去。」

呆瓜急急道：「我們怎麼辦？」

小虎道：「這次用不到你們，你們就安心地等我回來。」

說完跟紫玉釵揚長出門。

* * *

舒梅的大家樂就開在淮陽城最熱鬧的西門町，本來中國地方名字是沒有町的，不過從唐朝以來，日本遣唐使往來頻繁，淮陽是日本遣唐使的水陸碼頭之一，貨物進進出出，都在西門地方，當初是荒僻市郊，完全被這批日本人開發繁華起來，所以日本人稱之謂西門町，淮陽城的居民也隨之呼叫習慣了，西門町的地名等于變成繁華的代名詞。

在西門町的街上，有雜耍院，有日本料理店，也有鞋子衣服店，禮品店，反正，吃喝玩樂的名堂，都集中在這二三條街上，而舒梅賭大家樂的大本營就設在一條武昌街上，門口有塊招牌，寫着「一見發財」。

提到一見發財，西門町的人就想到舒梅，她在這一畝三分地上，等于是「一代女皇」，誰都要讓上三分，平常見面打招呼，人皆戲稱她武則天，就連衙門裡的人，除了淮陽知府，見了她也是如此稱呼。可見她吃得開的影響力，出乎人之想像。

她會武功嗎？這倒沒有人見過，因爲以她的影響力與知名度，就是有武功，也用不上，只要歪歪嘴，要擺平誰就擺平誰，用不着她再亮招動手。

不過她却有一大票手下，明的是賭大家樂的跑街業務員，暗裡却是亮刀動槍，無所不爲，淮陽城裡只要有械鬪，保證就有幾個是這票人。

有時鬧得太不像話，衙門裡捕快就會出動鎭壓抓人。這票人也不怕抓，進衙門好像逛窰子，只要「武則天」一張字條，捕快乖乖放人，比抓人還快。所以淮陽城裡有首歌：

「武則天；
能通天。
鬼畫符；
人變仙。
皇帝老子讓三分，
牛神鬼蛇靠二邊。
養女若是像舒梅，
勝做天子一百年。」

按理說像她這樣有錢又有勢，應該是不愁穿不愁吃，每天快快樂樂，逍遙如神仙囉？其實並不然。

像現在，她就在房間裡發脾氣，不但發脾氣，而且摔桌子摔板櫈的大發脾氣，

就差沒把床翻過來，因為床太重。

跟誰發脾氣呢？對象正是筱乩童。

不要看筱乩童法術高深，武功也不弱，見了這位淮陽武則天，就沒咒唸。這是菩薩造萬物，一物尅一物。

現在筱乩童就畏畏縮縮地站在一邊，看着武則天舒梅摔東西，武則天摔一摔，他的烏龜頭就縮一縮，那副付可憐模樣，比見了皇帝要殺頭還害怕。

一隻價值連城的古董花瓶又朝筱乩童摔了過去，筱乩童見朝頭上飛過來，忙一縮腦袋，古董摔在墻壁，嘩啦啦，變成一堆碎片。

筱乩童又急又心痛，道：「我的皇后娘娘，妳不要摔了好不好，這都是錢啊！」

「老娘有的是錢，偏要摔！」武則天連粧台上的胭脂花粉都一齊摔了出來。

她邊摔邊罵道：「老娘當初是瞎了眼，怎麼會吃了你的鬼畫符，跟上你這個四寸丁，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花心，今夜居然還明目張胆的帶女人回來，你是存心氣我，還是找死啊？」

「我那敢！」筱乩童哭喪着臉急急解釋，「妳不知道，昨夜我的三元壇被人砸了，那個臭丫頭是關鍵人物，我抓她來正要嚴厲審問一番，妳就吃飛醋，見面劈劈啪啪，連讓我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哼！你是歪理十八條，條條像狗屁，心太花就碰上白虎星罩命，一夜之間把吃飯的根基弄垮，還有臉來跟我講緣故。」

「啊呀，武則天姑奶奶，就是不好意思跟妳講，所以才親自出馬抓人啊……」

「放你媽的屁。你不好意思講，好意思玩女人。」武則天的潑勁撒開了就沒完：「好，你說這個女人抓回來審問的，那末我問你，剛才怎麼又有三個婊子，跑到這裡來找你，她們難道也是砸你三元壇的仇人？」

筱乩童一愣，道：「三個女人？是不是都穿大紅衣服的？」

「武則天」冷笑道：「看來你已知道是誰，連穿什麼衣服都記得清清楚楚，老娘身上穿什麼衣服，你能記得清楚嗎？」

「唉！妳怎麼又瞎攪和，扯到衣服上面去，」筱乩童氣得打跌道：「她們跟我只是江湖上生意關係，妳不要胡思亂想好不好。」

「呸！我胡思亂想，你才一天到晚想入非非在害良家婦女呢！為什麼生意上來往的女人都一隻隻像發情的騷狐狸？為什麼沒有醜陋的？為什麼跟你來往的沒有男人，都是女人？你難道在開窰子，找姑娘？你說呀！」

愈說愈氣，一看桌上能摔的東西都摔光了，乾脆脫下脚上的綉花鞋，朝筱乩童摔去。

筱乩童伸手撥開，哀求苦惱道：「你為什麼不相信我的解釋呢，江湖上的買賣與妳坐地為王的情形不一樣，跟妳說也說不清楚，總之要怎麼樣妳才能相信我對妳忠心不二的感情呢？」

「武則天」似乎氣也洩夠了，心軟了下去，狠狠道：「要我相信你很簡單，答應我二件事，老娘就放你過關。」

「好好好，莫說二件，二十件我也答應，只求妳不要瞎攪和，就阿彌陀佛了。」

「那你給我跪下聽清楚。」「武則天」潑辣地說。

筱乩童也眞聽話，噗通就跪了下去，本來人不滿四尺，這一跪下，活像一條老癩皮狗。

「武則天」道：「第一件，你還有多少銀子存在錢莊裡？給老娘從實招來。」

筱乩童一驚，道：「怎麼又扯到銀子上面去了呢？妳問這幹嘛？」

「武則天」冷笑道：「老娘曾聽人說過，要男人老實，捏住他的血管就行，銀子就是血管，沒有血，天皇老子也動不了，現在我就要你把錢財統統交給我保管，不准隱瞞一分一毫。」

筱乩童倒吸一口涼氣，道：「誰教妳這招的？他生的兒子都沒有屁股，眞是缺德帶冒煙。」

「武則天」叉腰瞪眼道：「你到底說不說？」

「說說。」筱乩童潤潤乾燥的喉嚨，道：「昨天進賬了一萬三千多兩銀子，全部存在世華銀號裡，我把存摺帳簿都交給你，行了吧？」

「武則天」冷哼道：「只有一萬多兩，你當老娘是三歲毛孩子嗎？你也不打聽打聽，別人隨你騙，我也能騙嗎？」

筱乩童只有嘆氣，道：「好嘛好嘛，世華銀號裡的四十多萬兩都交給你。」

「還有吶？」「武則天」道：「山西錢莊的戶頭呢？還有廣東、上海二家票號裡的呢？」

筱乩童吃驚道：「你這麼清楚？」

「武則天」得意地笑道：「這一畝三分地上，連幾隻耗子在跑，老娘都一清二楚，你的一舉一動更不用說了。我要不清楚，豈不讓你老小子騙得七葷八素。」

筱乩童還在猶疑，「武則天」又冷冷道：「怎嘛，嘴皮子上說對我忠心不二地愛我，連這點錢財也不相信我啊？老實說，你存在四家號子裡的錢財，不會超過五百萬兩，要跟老娘比，只是個零頭，差得太遠了，難道你還怕我吞掉？」

筱乩童有苦無處申，吶吶道：「妳把我腰包都掏光了，我若有點事，怎麼動啊？」

「這還不簡單，你要用錢，只要說得出正當理由，跟老娘要，老娘不會少給你一分錢，你要在外面花花打野食，最好免開尊口。」

筱乩童心急着辦正經事，實在耗不下去了，忙道：「我都答應妳好不好，另一件事也快吧。」

「武則天」這才滿意地點點頭：「第二件事，你不是要審問那隻小狐狸精嗎？就提到這裡來問，問過後立刻宰了她。」

「是，我的老娘武則天，沒有了吧？」

「武則天」正要說話，房門突然剝剝響起敲門聲，接着被推開。伸進一個頭來，原來是看店面的店員阿茶。

「什麼事？」武則天問。

「老闆娘，有人要押大家樂。」阿茶回答。

「妳寫個號碼給他就行了，找我幹

嗎？」

阿茶道：「他說要跟老闆娘見見面，下賭幾百萬兩，好像是個大客戶。」

「武則天」眼睛一亮，有大客戶她是從來不放過的，於是吩咐道：「妳去叫他等一下，順便叫『神經流』上來。」

「是，是。」阿茶的頭縮回門外，蹬蹬蹬地走了。

筱乩童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剛要走，「武則天」喝道：「慢點走。」

「我去提人來審啊！」筱乩童有點摸不準武則天的情緒。

「武則天」道：「你知道『神經流』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他是妳的大保鑣。」筱乩童還是摸不着她的意向：「聽說他名字叫流換膿，誰跟他換帖子稱兄道弟，誰就流血流膿，聽說他身上的刀槍不止三兩支，殺起人來不講道理，不認老子，所以綽號叫『神經流』對不對。」

「武則天」冷冷笑道：「你能知道這麼清楚，我就放心了。」

話方落，門推開，走進一個廿餘歲的年輕人，他長得並不兇裡凶氣，人也不算魁梧，反而是結實中等身裁，斯斯文文的，但一對眼睛却像老鷹，閃動着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陰狠光芒，就像飛在天上的老鷹，隨時隨地在追尋獵物一樣，他右手拿支尺長的梨花槍，左手一支三尺長的蛇形槍，聽說他雙槍一出手，沒有幾個人能逃過一命。

他對「武則天」倒相當恭敬，鞠了一個躬，道：「老闆娘有什麼吩咐？」

「武則天」道：「你幫我老公一齊去提人，在這裡審問時，你就替我看着，只要有絲眉來眼去，不乾不淨，你就立刻出手斃人。」

「神經流」皮笑肉不笑地道：「連你老公也一齊斃？」

「一齊斃！」「武則天」狠狠道：「一個也不留。」

說完，跑去拾起地上的綉花鞋，拖在脚上，劈劈啪啪地去接見大客戶。

筱乩童只有苦笑。對「神經流」道：「走吧。」

二人也隨後出了房門，這也是玫瑰釵命不該絕，若不是「武則天」亂吃飛醋，她早已一命嗚呼。

* * *

「武則天」要接見的大客戶，就是小虎。他冒充闊佬，被店員阿茶帶進這間「武則天」單獨接見貴賓的會客室裡，左等右等，不見人影，心裡不免有點焦急，只能瀏覽房子裡的擺飾。

客廳裡的擺飾相當豪華，檀香木的太師椅，還加上鬆軟的墊子，每隻茶几上都有一盆玫瑰花，墻上掛滿了名人字畫，不過八大山人的山水與賽馬利的馬掛在一齊，有點不倫不類，張大千的荷花又跟趙元昂的老虎並列左右，更是亂搭配，十足是暴發戶的味道，使他想起江夏城前幾年倒閉的十信銀號老闆蔡沈舟家裡，也是這副調調兒。

反正現在的有錢人家，擺的是闊氣，從不注意表現出來的是不是文化修養，反正只要讓人家知道，老子有錢就好。管他娘的亂亂配。

正在百般無聊，神思不停，會客室的門開了，「武則天」裝出一副笑容走了進來。但雙方一碰面，各自都怔了一怔。

小虎料不到名動淮陽的「武則天」竟是個二十七八歲的美貌小婦人。見她眉如春黛，目如星星，鵝蛋臉兒滿春意，那像是在玩大家樂的邪門角頭？

「武則天」楞的是，大客戶居然是個半大不小的楞頭青，下注居然能下百萬兩銀子，誰能相信。

不過這年頭兒騙吃騙銀子的人多的是，她倒要秤秤這小子的份量。格格一笑道：「抱歉抱歉，剛才處理一點事，晚來了一會兒，小兄弟不會見怪吧？」

「那裡那裡，反正開獎不是今天，晚一點也沒關係。」小虎也在打哈哈。

「聽小兄弟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仙鄉何處？尊姓大名能不能賜告？」「武則天」開始盤底了。

「本公子霍來仙，家居潁州，家父是二淮巡按，這裡的淮陽知府是我舅舅。」小虎向來撒謊不打草稿，胡亂扯就變了名字霍來仙（專門聊天胡說的能手）。

「哦，原來還是名門世子，失敬失敬。」「武則天」也不知道是眞是假，不過見小虎的氣勢，的確像那些衙門官府出身的公子哥兒，也就三分信上個一分，反正是銀錢往來，有錢就好，跟身份沒多大關係。於是接下去道：「公子是要押大家樂？」

「不錯，聽說此地正流行這玩意兒，彩金高得嚇人，有不少人發了大財，嘻嘻，本公子是見獵心喜，也想下注，賭上一記。」

「是啊！」「武則天」談到大家樂就來勁了，嬌笑道：「我這裡公信力夠，老少無欺，所以下注的人，彩金也特別高，中上了一世就吃不完。你公子來下注，俗語說——慧眼識英雄啊！」

小虎暗暗好笑，典故用得亂七八糟，眞是肚子裡草包的綉花枕頭，人漂亮不能張口，開口就乏味，不過他是有所為而來，當然不能裝出鄙視的表情，笑道：「初來此地，一切不熟，能不能請妳講講規矩？」

「可以可以，一共九十九個碼號，從〇一到九九，你隨便下那一個號碼，押中了，看這個碼號有幾個下注，大家平分，如果只有你公子一個押中，就是獨贏。」

小虎點點頭道：「這樣說我就懂了，一注要多少？」

「武則天」道：「一注基本數是四兩，要往上加只能以十倍百倍加，比如四十、四百、四千，不能有零頭數，因為結帳的時候好算。」

小虎道：「什麼時間開獎啊？」

「逢五開一次，就是每月的五、十五、廿五，這次就是明天。」

小虎道：「好，這次我下二門行不行？」

「武則天」笑嘻嘻道：「行，那有不行的道理。不知道你要押多少？」

小虎大刺刺道：「每門五十萬兩。」

「好，好。請你先選號碼，再付銀票。」「武則天」高興得小嘴已經合不攏。

小虎道：「銀票我已帶來，不過號碼嘛，我得要問一問神。」

「武則天」一怔，道：「下注號碼還要問神？」

小虎唬亂繪一陣後動到點子了，笑道：「本來嘛！我想隨便押個號碼小玩玩，不過聽說此地有座三元壇，有個乩童靈得很，所以我想請那個乩童作作法，請神明來問一問，問好了再下注，究竟下的數目大了一點，妳說有沒有道理？」

說得的確有點道理，「武則天」也明白，最近淮陽城裡的人爲了玩大家樂，玩昏了頭，九十九門號碼要押中一門，終究不容易，於是請神占卜，什麼名堂都來了，一些廟壇，生意興隆，因爲神明能知過去未來，當然一定知道那個號碼會中，也當然一定靈，現在人家也進境問俗，要問問神明，怎能說不好。

可是三元壇已經被人砸了，筱乩童就在自己這裡，這小子去了還不是撲空。「武則天」想了一想，覺得這筆大生意千萬不能錯過，於是笑嘻嘻道：「公子你假如要找三元壇的壇主，就不必空跑一趟了，他正好在我這裡。」

「眞的？」小虎精神一振，覺得紫玉釵的消息沒有錯，果然找對了門路。

「武則天」笑嘻嘻道：「當然是眞的，我怎麼會騙你這位大財主。」

小虎道：「那請他來見見面如何？」

「行行。」「武則天」道：「我這就去叫他出來。請你躭擱片刻。」

說完，媚笑一聲，立刻開門走出去。

＊ ＊ ＊

筱乩童與神經流把五花大綁的玫瑰釵提到了房中。筱乩童大剌剌地在椅子上一坐，神經流冷冷地旁邊一站，就開始審問了。

「想不到四個臭小子設計砸了我的三元壇，原來是妳這臭丫頭在搞鬼。」筱乩童惡狠狠地說：「我問妳，這是花裡嬌的主意，還是妳的狡計，究竟爲的是什麼？」

玫瑰釵知道橫豎是死，毫不畏懼地冷笑道：「你應該比我清楚，江湖上幹你這一行，講究的就是一個『信』字，你搶了錢莊，弄了一批空頭票子來付辦事費用，叫別人出了手拿不到錢，將來找你的不止我一個，今天你殺了我也沒有用，魚四、仇八怪，還有花大姊，都會來找你的。」

「妳搞錯啦！那樁搶案不是我做的，以我的財富與職業，也不需要去做土匪，但是今天，我們不是討論這個問題，我問妳二件事。妳要老老實實地回答，否則我就宰了妳。」

玫瑰釵倏然格格一笑道：「假如我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你是不是還想要我做你的七姨太！」

她是故意吊胃口，希望伺機設法逃命，豈知歪打正着卻擊中了筱乩童的要害。

那「神經流」懶洋洋地靠墻吊兒郎當地站着，一聽這話，人就像槍一樣站直了，右手的一桿尺長梨花槍緩緩地舉起來。

筱乩童看得心驚胆戰，大喝道：「放妳媽的狐狸屁，老子在審問妳，沒叫妳發騷吊膀子。」

玫瑰釵暗吃一驚，她看得出筱乩童並不完全是眞的發脾氣，而旁邊站的那個傢伙倏然煞氣盈臉，他究竟是誰呢？筱乩童與他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平素她極自負機智不輸別人，可是現在她却有點迷糊了。其實她怎麼知道其中錯縱複雜的關係。

筱乩童又凶巴巴道：「妳是不是叛離了花裡嬌，快說。」

「說什麼啊？」

答話的人，並不是玫瑰釵，而是突然開門進來的人。

這個人有一副奇特的打扮，一身藍布短裝衣褲，頭上還套了一個黑罩頭。特別的是布罩上，在眼睛部位沒有二個洞，好像連眼睛都怕被別人看到似的。但他手上却拿了一根竹杖，一滑步就到了玫瑰釵的身邊。

筱乩童一驚，喝道：「你是誰？」

那黑頭罩幪面人也不說話，竹杖一挑，左手一拉、把杖中劍，寒光一閃，玫瑰釵身上繩索寸寸落地。

「神經流」不愧是個殺手，右手一揚，梨花槍前面一截槍頭已化作一溜寒光向幪面人射到，無論速度準頭，都稱得上是一流武功。原來他這支槍上還可以分好幾截。既是武器，也是暗器。

幪面人劍勢一揮，把槍頭挑開，沉喝道：「妳快走，我來擋。」

玫瑰釵縱身一閃，已掠出門外，「神經流」左手一抖，左手蛇形槍一伸，沒攔住玫瑰釵，却攔住了幪面人。

筱乩童沉喝一聲，掌勢已撲到，掌風如嘯，用的竟是伏牛開山掌。

但是幪面人居然用了一招「胡蘆滿地滾」，避開掌風，從蛇形槍下滾了出去，順手竹杖一勾，竟帶上門戶，這一手小巧功夫，朝脆俐落，拍案叫絕。

這些原本是刹那之間的事，筱乩童一急，伸手打開門戶剛跨出一步，突見「武則天」從轉角處迎上來，叫道：「你要到那裡去？」

筱乩童一軟，道：「人跑了，我去追。」

「武則天」急忙擋住，他道：「人跑了就算，不准走。」

筱乩童急道：「這事關係重大……」

「重大個屁。呸！」「武則天」又潑辣起來了：「叫你不要走，你就不准走。」

她眼光一眇，見「神經流」也站在門口，冷笑道：「二個男人竟看不住一個小姑娘，丟人丟到家啦，還好意思說出口。」

「神經流」臉不紅氣不喘，道：「突然撞進來一個幪面人，劍法厲害得很，有你老公在場，我稍爲疏忽了一些。」

「現在我不想討論這件事，走了也好，免得讓我火大。」「武則天」毫不在乎，却一拉筱乩童道：「你快跟我走。」

筱乩童急道：「拜託拜託，讓我去追人好不好？這件事太重要。」

「老娘的事就是比你的事重要，這叫一級壓一級。」「武則天」吼道：「你到底走不走。」

「走走走！」筱乩童氣得吹鬍子頓脚，偏又發不出火，道：「到底什麼重要的事要叫我做。」

「來個大客戶下大注，却要先找你問問神明，你就隨便鬼畫符一次，把這筆生意做下來再說。」「武則天」急急說完，催着筱乩童快去。

二人到了會客室，開門進去一看，却不見半個人影。

咦！人呢？

「武則天」正在四處張望，筱乩童已經問道：「妳在找什麼東西啊？」

「我在找那位要下注大家樂的客戶啊！」

筱乩童又氣又好笑，這麼大的一間房子，有沒有人，一目了然，那用找，他覺得女人有時候財迷心竅，就變得不可理喩，遂道：「又不是東西，還要東找西找，人家要來吃豆腐的，早跑啦！」

「武則天」雖然有點喪氣，不過嘴巴仍不認輸，道：「不可能，他的個兒就跟你一樣，所以才要找一找啊！」

筱乩童一聽，像蚱蜢一樣跳了起來，道：「妳說的大客戶是個毛孩子？」

「是啊！人家是巡按大人的公子，怎麼啦？又是那根筋不對了。」「武則天」在奇怪筱乩童的反應。

一聽是巡按府的公子，筱乩童不由又猶豫起來，忖道：我會不會太過神經緊張，錯認是媽祖進香團的小團長，那個毛孩子。

他不死心地問道：「妳能不能說說他的長相模樣？」

「武則天」想了一想，道：「他長得不很高，却相當成熟，談話中規中矩，頗有官府出身的公子哥兒味道，尤其那對大眼睛，非常討人喜歡。」

「是他，就是他。」筱乩童這次眞的跳起來。

「武則天」一愕道：「到底是誰啊？」

「就是砸了我三元壇的臭小子。」

「武則天」大吃一驚，嬌容變色。道：「你會不會搞錯？」

話聲方落，眼前鞭影一花一圈，從上而下，竟繞住筱乩童的脖子，把筱乩童凌空吊了起來。

這突如其來的偸襲，誰也不會料想得到。筱乩童手舞足蹈，拚命掙扎，但脖子是人身上最脆弱的一環，越掙扎，繩索扣得越緊，連氣都喘不過來，更不用說是出聲了。

「武則天」大吃一驚，花容失色，倏然衣風颯然，從屋樑上跳下一個人影，正是小虎。

只見他拍拍手笑道：「我這一招『千影鞭』不賴吧？」

「你……你到底是誰？想幹什麼嘛？」

「武則天」是又驚又怒。

「這才叫大家樂啊！」小虎嘻嘻笑道：「在沒有樂之前，我先問你一件事，這乩童有沒有擄了一個女子來此？」

「武則天」抬頭望着吊在半空中的筱乩童，見那根繩索穿過屋頂大樑，在繩索尾巴上還有根竹把手，正好打了個結，原來剛才就躲在樑上，現在筱乩童臉色通紅，血氣都聚在腦門上，說不出話，手却拚命向小虎指點，一股氣憤欲絕的模樣，不禁心裡一酸，吼道：「那隻騷狐狸剛被人救走，你快把人放下來。」

小虎一愣，居然有人搶先了一步，難道是紫玉釵先下的手？

心中猜着，口中道：「要放人不難，我得先查證一下，妳的話老不老實？」

「武則天」忙道：「我爲什麼要騙你，那隻狐狸精一進門，我就知道是掃帚星。」

她說着話，眼光却在往上飄，小虎嘻嘻笑着，拔出匕首道：「妳最好老實一點，我的鞭法雖然厲害，我手中的飛刀更厲害，出手必中，中必殺。」

「武則天」眞怕筱乩童上吊斷了氣，一急一怕之下，大叫道：「來人！救命哪！」

小虎急忙道：「不准叫，再叫就要妳好看。」

見匕首嚇不住「武則天」，乾脆把火藥丸子從包袱裡拿了出來，緊緊握在手上。

「武則天」這一聲大叫還眞管用，「神經流」倏然出現了，像標槍一樣筆直站在門口，右手梨花槍平舉，左手蛇形槍斜挑，滿身煞氣，蠢蠢欲動。

小虎雖不知道他是誰，但知道一定是「武則天」的手下，心裡一緊，沉聲道：「妳最好叫他不要亂動，動一動就叫妳嚐嚐我衛生丸的厲害。」

「衛生丸？」「武則天」聽不懂是什麼東西，眼見小虎手上黑不溜丟的土球，並不怎麼起眼，不由望了望半空中的筱乩童。

只見筱乩童雙手拚命亂搖，一副驚恐的模樣。

「神經流」站在門口沒有動，他不是不動，而是在看「武則天」的眼色。

「武則天」又急又好奇，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東西可以把妳房子炸成平地，妳說是什麼東西？」

「武則天」失聲叫道：「是火藥？」

「不錯，假如不想嚐滋味就叫門口那個王八蛋過來。讓老子出去。」小虎覺得人既然已被救走，留下來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神經流」聽到小虎在駡他，臉色立刻鐵青，槍頭已對準小虎。「武則天」急忙道：「不要出手，你快進來。」

她唯恐弄炸了衛生丸，玉石俱焚。

「神經流」自出道江湖，從未被人駡過王八蛋，自然也沒有人敢駡他王八蛋，因爲駡過的人就斷了氣，像黑道上著名的殺手游不靈，角頭林不亮，就是得罪了他，變成了他槍下遊魂，現在雖救然氣在心裡，但「武則天」的話不能不聽。

於是他一步一步往裡挪，小虎緊緊戒備，一步一步往外退。等到二人一百八十度地換了一個位子，小虎嘻嘻笑道：「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今晚我也不爲難你們，現在你們二位向後轉。」

「武則天」立刻轉身面向墻壁，「神經流」也慢吞吞地轉過去。小虎立刻轉身離去。

可是當他一脚跨出門外，一脚尚在門裡時，「神經流」倏然發動攻擊了。

「神經流」不愧是「神經流」，江湖上封他爲第一號殺手，不是沒道理，惹火了他，管你什麼火藥丸子天皇老子，他照樣動手要人命。

他轉身後料準小虎轉身欲走刹那間，

彎腰凌空一個觔斗，雙槍同時出手，蛇形槍是射向繩索，把繩索射斷，筱乩童凌空跌了下來。梨花槍的槍頭，像飛鏢一樣，射向小虎腦袋。可以說是準頭十足，百發百中。

但是碰上的是小虎，他太機靈，身後的動靜雖然輕微，却仍然逃不過他耳目，耳邊金風之聲一起，他也突起殺意，認爲這些傢伙太可惡，所謂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人一矮，滾出門外，反手就把衞生丸往裡用力擲，脚一抬，又把門踢上，幾個動作，一氣呵成，人像中箭的兔子，滑不溜丟地往外跑。

只聽得轟然一聲巨響，大地震動，火光迸射，西門町像碰上了大地震，街上灯火行人雖已稀少，也驚得家家戶戶驚慌地奔出來，看個究竟。

這一看不得了，大家樂的武則天大房子塌得東歪西倒，一片火光，濃烟昇天。

「啊呀！不得了啦，失火啦！」

「噹噹噹噹！武則天的皇宮失火啦！來救火啊！」

、「怎麼房子也會塌倒呢？」

「黑心錢，天報應啊！」

街上人一多，話也多，人聲鑼聲交織一片忙亂與慌張，把已近初更，寂靜的淮陽城吵翻了天。

小虎也是一身灰土，差點被飛濺的木頭磚瓦炸到，就在人叢中往回鑽。這種時候，誰還會去注意一個毛孩子。

他一路跑，一邊看，却沒見紫玉釵出面，心裡更加篤定了，認爲自己猜得沒錯，玫瑰釵一定是紫玉釵救走了。

回到按摩中心，見艾表哥站在院中，對面一排屋前，多了十幾個女孩子，有的在打水洗臉，有的在洗衣裳，有說有笑，誰知道這些盲目的按摩女却有一片快樂的天地。

但是他脚步聲却驚動了這些盲女，個個停住了笑語聲傾聽，好像她們聽得出小虎的步履聲，就跟她們不一樣。

艾表哥開口問道：「是小虎兄弟嗎？」

「是我，艾表哥，紫大姊回來了沒有？」小虎問。

「沒有啊！她不是跟你一齊出去的嗎？」

「還沒回來，那就糟了。」小虎道：「難道玫瑰妹不是她救出來的？」

艾表哥道：「不會吧，玫瑰妹妹先走一步，我斷後，按理說，她早該回來了，莫非走迷了路，摸不着方向了。」

「不會。紫大姊就在外面，一定會碰上頭，又遇上了什麼麻煩。」小虎說到這裡，笑道：「艾表哥，謝謝你幫忙救人，你嘴上說不幫忙還是幫了忙。」

「小意思，順手之勞嘛，不要放在心。」艾表哥一付淡然的態度：「等等看吧，或者我再去跑一趟。」

小虎心中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激，尤其對他那種不動聲色的態度，更加欽佩，忙道：「不用去了，你現在去了等于白去。」

艾表哥問道：「爲什麼？」

小虎哈哈笑道：「你沒聽說舒梅這女人是又輸又倒霉，她的窩被我炸塌啦，現在說不定跟筱乩童一齊屍體俱焚，化作了飛灰。」

艾表哥默然半晌，才輕輕一嘆，這一嘆包含了無限的感慨與惋惜。好像惋惜少了一個好客人。

大牛呆瓜三八花聽到聲音都走了出來，三八花最關心小虎，喳喳呼呼道：「小虎哥，你還沒有吃晚飯，我替你留了幾個包子哩，快來吃。」

大牛道：「人救出來沒有，有沒有收穫？」

「人是救出來了，但對搶匪的綫索却沒有收穫，等玫瑰釵回來，可能有新的消息。」

大牛一聽沒什麼消息就不說話了，呆瓜接着問道：「老大出馬，戰果如何？」

他對勝負最感興趣。

小虎笑嘻嘻道：「一顆衞生丸，一切清潔溜溜，大家快樂，他們快快樂樂上西天，我快快樂樂回來。」

呆瓜高興地大叫道：「老大果然是老大，四龍幫名揚四海。」

那些盲女都聽得格格笑出聲來，她們雖看不見，但聽到這些孩子的嬌嫩聲音談話，覺得蠻好玩的。

小虎這時才覺得肚子實在太餓了，急匆匆走回房中，拿起桌上的包子，就往嘴裡塞。剛剛吃完，却見紫玉釵氣急敗壞地推門闖了進來。

小虎一愕正要詢問，紫玉釵已道：「玫瑰妹妹禍不單行，被花裡嬌抓回去了。」

小虎大吃一驚，道：「怎會這麼巧？」

天下之事，本就無巧不成書。紫玉釵嘆息道：「我想出面救也救不了，所以暗暗跟了下去，跟到花裡嬌的住所，才回來，跟你商量怎麼再救人！」

三八花首先不同意，喳呼道：「還要救人啊？妳不把小虎哥累死才怪，要去明天去。」

紫玉釵一嘆，神色之間，頗感爲難。

小虎敲了三八花一記響頭道：「妳不要代我亂出主意。沒聽說話過，救人如救火，千萬慢不得，難道妳要看花裡嬌把玫瑰釵整死？」

三八花嘟起小嘴巴道：「我是替你着想嘛，怕你疲勞過度，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小虎也知道三八花是一份關懷，但是一聽後面二句話，不由火了，覺得不擺出一點幫主的威嚴，將來豈不讓她騎到腦袋上撒尿，他眼睛一瞪，罵道：「妳嘮嘮叨叨說什麼？我是狗的話，也是一〇一忠狗，妳豈不是小母狗。」

呆瓜呆呆道：「狗還要編號碼啊？老大怎麼編個一百〇一號呢？」

「去你的頭，」小虎又氣又好笑道：「我說的一〇一就表示一百條狗中的第一號，你要編號也只能編一〇三號。」

紫玉釵格格嬌笑，差點笑彎了腰，道：「你們不要逗了好不好，商量正事要緊。」

小虎坐在下板櫈上，手托下巴，邊思邊道：「救人是一定要去救的，只是要闖到花裡嬌的窩裡去，比闖『武則天』的窩更難，一定要想出幾個好點子才行。」

呆瓜笑道：「老子是點子大王，出點子怎麼難得到你。」

小虎盯着呆瓜，不懷好意道：「你說得對，但是花裡嬌手下的十二釵大部份都認得我，所以這次我鐵定不能出馬，應該換你這位三幫主才有搞頭。」

呆瓜一驚道：「要我去？」

「別慌，我只說你去比較恰當，現在我們先要知道，花裡嬌的窩在那裡？」

紫玉釵道：「就在東門百花巷一〇〇號。」

小虎一怔，道：「難道花裡嬌的大本營也在淮陽？」

「是啊！」

小虎這時想起牢裡「鐵鍋」的話來了，的確沒錯，他說過花裡嬌的影踪常在淮陽出沒。花裡嬌回淮陽是情理中的事，只是回來得快了一點，莫非紅岩寨那檔事兒有了變化？

他略略整理雜亂的思緒，又問紫玉釵道：「花裡嬌的大本營，房子有多大，做些什麼用途，妳能不能描述一遍？」

「當然可以。」紫玉釵道：「花裡嬌的江湖賣買是暗的，但在淮陽裡却有一宗很體面的行業，也賺了不少錢。」

大牛聽到賺錢最有興趣，插口道：「她做那一行？」

「媒婆。」小虎一怔，道：「黑媒婆？」

「不是啦！」紫玉釵道：「是撮合別人姻緣的紅娘。」

「嗬！原來是花媒婆！」三八花又喳呼了：「這種媒婆一定好不到那裡去。」

紫玉釵笑道：「那妳就錯了，花裡嬌在淮陽城裡幹這一行已三五年時間，倒是做得有聲有色，名利雙收，淮陽府的知府大人因爲由她從中撮合，娶到一位好媳婦，還送了她三副匾額。」

呆瓜伸伸舌頭道：「出手就是三副匾，眞大方，但那有這麼多話刻上去。」

紫玉釵道：「當然有啦，花裡嬌就把它掛在大廳上，右聯是『我愛紅娘』，左聯是『紅娘愛我』，中間一塊是『愛澤四海』。」

三八花啐道：「什麼愛啊愛的，簡直肉麻當有趣嘛！」

小虎哈哈笑道：「三八花，妳懂個屁，這個知府老爺的確是個妙人。」

呆瓜呆呆道：「知府老爺妙在那裡？」

小虎道：「妙在這塊橫匾，愛澤四海，解釋起來，豈不是說花裡嬌的愛心披澤天下，這等于說花裡嬌變成公共馬車，誰都可以搭便車，花裡嬌變成花裡騷啦。」

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紫玉釵笑罵道：「缺德。」

小虎猛然一拍桌子道：「我的點子來了。」

紫玉釵精神一振，道：「有點子快說啊！」

「且慢。」小虎道：「紫姊姊，我還有一點要問妳，平常做媒，難道都是花裡嬌出面？」

「不一定。」紫玉釵道：「她有事出門的時候，就由別人主持。」

「誰？」

「花裡嬌用了二個主持人，一個是男的，叫甜聞腫，一個女的，叫沈葱花，都是能言善道，醜的能說成美的，死的也說成活的。」

三八花一哼，道：「甜的吃了咀就腫，加上一些葱花，這種味道好不到那裡去。」

小虎道：「三八花，妳少歪纏好不好，這樣我的點子就更靈了，呆瓜，這次鐵定讓你出馬，讓你威風威風。」

呆瓜一呆，苦着臉道：「老大，爲什麼要叫我，不叫大牛？」

小虎笑道：「這個角色你最恰當，平日你不是喜歡耍寶，嗜逞威風嗎，這次就讓你師弟出馬，好好表演一番，讓你先娶一門美嬌娘，再娶三八花。」

「呸呸呸。」三八花氣瘋了：「誰要當他小老婆。」

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

「來來來，」小虎道：「我把心裡想的點子告訴你們，大家來安排安排。」

* * *

小虎的點子不能說不妙，但他疏忽了其他因素。

在他認爲，一顆衞生丸，炸平了「武則天」舒梅的大家樂，「武則天」「神經流」和筱乩童一定是死于非命。

「武則天」舒梅與「神經流」的確是死了，但筱乩童却有奇門法術，借着火遁遁走。

當筱乩童飛出煙霧瀰漫的火場後，那副衣衫不整的狼狽相是甭提了。在江湖上一帆風順二十餘年，怎麼也料不到今天倒霉在一批毛孩子手上。

所以在他心裡，對小虎是恨之切骨，回頭望望火場，覺得「武則天」平日雖然潑辣蠻橫，但終究相好了十餘年，床頭之間，也有過一番難以言述的纏綿恩愛，如今陰陽永隔，而且她死得如此之慘，想着想着，不禁嚎啕大哭起來。

好不容易眼淚鼻涕漸漸收歛，停歇下來，倏聽到一聲陰陰的冷笑道：「筱乩童，你哭完了沒有，哭完了，該把我們的事，好好談一談！」

筱乩童一愣，抬起頭來，眼前赫然是「浪裡鮫」魚四與七個手下弟兄。他一驚道：「你們怎麼回來了？紅岩寨的差使辦完了？」

魚四道：「辦個屁，被幾個小鬼搞出個六殺和尚，又來了個七殺和尚，不但倒把了錢財，還弄得一片烏烟瘴氣。」

「該死，一定又是這批小鬼頭。」筱乩童恨恨道：「但你們事情也應該辦啊！銀子的事情好商量。」

「怎麼商量？」魚四冷笑道：「聽說錢豐銀號已經倒閉，你拿了一大堆空頭票子唬人，告訴你，仇八怪與花裡嬌都在找你，看你怎麼交代？」

筱乩童一呆，倏咬咬牙道：「我當然會有交代，魚當家的，本法師既接了這筆買賣，要你們辦事，一切差錯，自然有我擔當，不會讓你們吃半點虧。」

魚四冷冷一笑，臉上的僵實却緩和了一些，道：「好，怎麼交代你說吧！」

筱乩童舉手抹抹臉道：「走。」

魚四一怔道：「去那裡？」

「我們到花裡嬌的媒婆館，你叫手下去找一找仇八怪，我做事向不打馬虎眼，乾脆跟大家做個總交代。」

魚四聽了點點頭，覺得有道理，馬上

吩咐大鯨魚去找仇八怪，自己跟着筱乩童向百花巷走去。

玫瑰釵逃離「武則天」的住所，却被花裡嬌帶着金銀二釵包圍，擒回了媒婆館，此刻花裡嬌臉色鐵青，端坐在裡廳的太師椅上，吩咐金銀雙釵提上來。

玫瑰釵被點了痳穴，讓金銀雙釵拖到花裡嬌面前跪下，心中已是萬念俱灰，自知已經沒有活命的希望。

裡廳中一片肅然，只有銀釵心中暗暗爲這位手帕知己的小么妹着急，因爲她知道花裡嬌的手段毒辣，整起人來不死也會脫層皮，可是眼前說不進話去，也不敢多開口。

花裡嬌冷冷望着玫瑰釵，臉色雖然難看，說起話來却仍笑意盈盈，只有十二釵知道，她臉上笑意愈盈，煞機也愈重。

「玫瑰丫頭，我叫你殺小虎，妳却跟他們溜到窩裡來了，溜的工夫，比我還高明啊！」花裡嬌的確有點涵養工夫，審起叛徒來，不慍不火，好像在聊家常。

玫瑰釵已渾身發抖，低下頭道：「大姊頭開恩，我只是想勸小虎回家……」

「少來這一套。」花裡嬌打斷她的話頭：「好了，淮陽城被你們搞得亂七八糟，天翻地覆，砸了三元壇，再炸大家樂，眞行，比我這個大姊的本事還大，眞是威風八面，拉風透了。」

玫瑰釵沉默了，知道說了還是白說，乾脆不開口，上刀山落油鍋，挺了。

花裡嬌笑盈盈道：「我撐立門戶七八年，門下只有死士，還沒出過叛徒，妳算是開天闢地頭一個，知不知道我要怎麼處罰妳，做個榜樣？」

「隨便妳。」玫瑰釵也橫下了心，反正是死，怎麼樣死都一樣。

「有志氣，夠胆子。」花裡嬌是氣炸了肺，逼出了惡毒的笑意：「很好，我可以先告訴妳，我不會打妳，也不罵妳，而且還要妳嚐嚐人生的樂趣。讓十個男人輪流跟妳上床，直到妳死爲止。」

這主意夠狠，玫瑰釵嬌容倏變，銀釵看不過去，忙道：「大姊頭，小么妹平素也沒有什麼差錯，這次是想不透暈了頭，妳何必生大氣，用這麼重的處罰，饒她一次吧，她會感激妳一輩子的。」

「妳給我閉口。」花裡嬌叱道：「妳是不是也想陪榜，跟十個男人輪流睡。」

銀釵馬上閉緊小嘴。

玫瑰釵一哼，目光一掃，道：「誰再替這個臭丫頭求情，我就叫她一齊禍進去。」

聽了這番話，裡廳裡十幾個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女生，那還敢說話，簡直連屁都不敢放。

花裡嬌這時嬌聲道：「金釵，妳去門房找十個粗壯點的脚色來，告訴他們今天我有賞賜。」

金釵黛眉一皺道：「大姊頭，那些人都已睡覺了，我看明天吧！」

「爲什麼要明天，我偏要現在。」花裡嬌桃花眼一瞪，煞氣四射：「睡覺了就一個個從床上拖起來，到這裡來集合。」

金釵應了一聲正要走，突見一名看門的大漢，匆匆奔入道：「稟老闆娘，來了一大批人要求見。」

三更半夜，來了大批人？是誰啊？花裡嬌不禁一怔，道：「有沒有遞名片？」

大漢道：「他們報了名號，淮陽船幫魚老大，紅鬍子馬幫仇當家，還有就是城裡三元壇的筱法師。」

花裡嬌笑道：「好啊，都上門來了，我還想找他們哩！就引他們在外廳相見。」

大漢應聲而退，金釵道：「大姊頭，小么妹怎麼辦？」

花裡嬌冷笑道：「叫人拖到牢裡先關起來，讓她多活片刻。妳們二個隨我出去見客。」

說完就站了起來，一脚把玫瑰釵踢出三尺遠。

於是玫瑰釵被二名丫環拖了下去，花裡嬌帶着金銀雙釵來到外廳，只見滿廳都是人，嬌聲笑着招呼道：「稀客稀客，今天眞是梁山泊上英雄會啊！」

大廳中魚四帶了一幫人，仇八怪也帶了一幫人，加上筱乩童，眞是濟濟一堂，大家都起身還了禮。

賓主坐落後，花裡嬌首先向筱乩童望去，見他衣衫不整滿臉灰土，不由冷笑道：「大法師，你怎麼搞成這副倒霉相，難道剛從大家樂裡逃出來？」

筱乩童臉紅得不知怎麼回答。

花裡嬌接下去又道：「我在到處找你，舒梅那個娘兒也眞潑辣，見面就把我轟出門，嘻嘻！現在只能到閻王那兒去做一代女皇了。」

筱乩童煩燥地道：「人死了還談她幹嘛，現在大家到這裡來是談談正經事。」

花裡嬌嘴巴不饒人，笑道：「當然要談正經事，你以爲我吃飽了撐的，專門談死人哪？不過要談正事，我想大家都知道，預付的那些空頭票子，你大法師怎麼交待？」

「當初我也沒料到這批銀票是空頭的，因爲事主沒說明，這件事當然由我找事主。」筱乩童道：「現在我決定明天開現付銀票把空頭票子換回來，而且全額付清，紅岩寨的那檔事一定要擺平，這是我的招牌信譽。」

魚四一聽銀子有着落，馬上臉露笑容道：「一句話，明天拿銀子，咱們再回去辦事。」

花裡嬌也道：「就是看在你那塊數十年的金字招牌，所以我才好好找人，吃了『武則天』一記閉門羹，換是別人，我早拆了她大家樂的招牌，打爛她的嘴。」

筱乩童搖搖手道：「閒話不必多說，除了紅岩寨的事，另外一件事還要先辦。」

仇八怪道：「什麼事要先辦？那價錢要另開。」

「沒問題，每位各加五萬兩如何？」筱乩童決心破財破到底，非報這記仇不可。

花裡嬌道：「到底什麼事？你說啊？」

筱乩童道：「你們大概知道有批小鬼，帶頭的叫什麼四龍幫幫主黃小虎。」

提起小虎，這三幫人馬那有不知之理，紅岩寨就被他搞亂了陣脚，弄得大家昏頭轉向，不要說有錢好拿，就是沒錢，也想殺小虎。

不過這些人都是老江湖，土匪頭之中的人精，筱乩童既已開出價碼，就乾脆不說心裡話，聽聽筱乩童要怎樣對付小虎。

只見筱乩童道：「這批小鬼是害人精，一天不除，咱們一天不能安枕，所以我要請大家同心協力，把這批小鬼斃在淮陽城中，免得變成禍害。」

魚四首表贊同，道：「可以，我幹了。」

「我也幹。」仇八怪想起燒賭場的事，心裏就有氣。

花裡嬌格格地笑道：「這批小鬼是鬼精靈，不過我門下一個叛徒已抓回來了，削去了他們翅膀，但還是要好好設計設計。」

筱乩童道：「我想出一套十面埋伏的計劃，叫他們一個也跑不掉，第一，魚老大與仇當家專門負責城四週的通路，阻截他們逃亡，城裡就由花大姊與我辦，找出他們藏身之所，就來個格殺勿論，任務這樣分配，各位有沒有意見？」

花裡嬌點點頭道：「這意見不錯，我沒意見，就這麼辦。」

魚四却皺皺眉頭道：「我有意見。」

仇八怪也表示同感。

筱乩童一怔，道：「有甚麼意見說出來大家可以商量。」

魚四道：「要封鎖住淮陽城的通路，範圍太大，我與仇當家的人馬加在一起，散開也只能佔一半地方，實在沒辦法。」

這也是實情，這二批人馬到淮陽城來，主要是來要銀子的，當然沒料到還有任務。

筱乩童道：「那二位就負責東西二邊，南北二邊我另找人，行不行。」

魚四與仇八怪這才點頭表示同意。

筱乩童道：「明天我們就開始佈防，上午我到這裡來開銀票，現在各位就休息吧。」

一場土匪會議就散了。

筱乩童的十面埋伏的確夠狠。但是他也像小虎的點子一樣，沒料到花裡嬌抓回來一個玫瑰釵，還有一個死而後活的紫玉釵在暗中，另外還有「盲劍門」相助。

江湖上的事，本來就像軍隊打仗一樣，什麼計劃啦，點子啦，都是空架子，臨場完全不是那回事，料想敵人多的地方少了，少的地方多了，勝敗多少得靠點機運。

＊　＊　＊

半夜三更，一頂紅呢大轎向淮陽城的衙門緩緩行去。這頂轎子的派頭不小，前面有四個黑衣大漢提着燈籠開道，轎旁還跟了一個嬤嬤，一副大家派頭。

燈籠上赫然寫着「宰相府李」。敢情是從京裡來的。

半夜三更，衙門深閉，不過門口站着二名戴紅纓帽拿着長槍的槍兵，看了這種行列，再看看燈籠上的字號心裡雖在奇怪，神色却不敢怠慢，一個已開口道：「你們是京裡相爺府來的？」

那個嬤嬤已上前摔了摔手帕，大剌剌道：「趕路來得慢了一點，快去通報知府，就說宰相李公子特來見知府老爺。」

那槍兵有點遲疑，道：「這麼晚了，大人已經睡覺，二位何不先落店，明天再來拜見。」

（未完・十）

少年英雄傳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張小仙正想處死駝背叟，忽然來了三絕婆婆，心裏很高興，忙上前打招呼，小仙最關心的是自己謎一樣的身世，三絕婆婆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解答，並無正面答覆，小仙得不到要領，只探到自己是從尼姑庵裏被三絕婆婆抱走，交給風塵雙俠撫養，這和天魔女秋水寒所說脗合，心很氣惱，如果眞是野生子，自己亦不承認，還要殺盡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再去找駝背叟已溜掉，三絕婆婆負責去追，小仙四人到悅賓樓赴公孫長風購寶圖之約，被他和丁老二圍攻，三絕婆婆和天魔女趕來解圍，轉回救濟會，雷天宇作掮客願代售藏寶圖，雙方斟盤……

得財沒命享　掮客作小人

皮蛋道：「誰叫你不付訂金，現在的價錢是每張五萬兩。」

大笨牛道：「兩張十萬兩，少一個子兒也不行！」

三人語氣堅定，雷天宇還想討價還價，被阿郎一口回絕，萬般無奈之下，雷天宇只好拿出一張銀票來，交給張小仙。

阿郎一看，眼珠子瞪得老大：「怎麽只有兩萬兩？」

雷天宇先沒開腔，拿起燈來，向後面退了三四步，往牆脚上一照！那兒早已整整齊齊的擺好一大堆大元寶。

皮蛋爲之雀躍道：「哇呀！好漂亮的大元寶！」

大笨牛亦道：「難怪大家都喜歡銀子，好好看啊！」

口說不過癮，立即衝上去拿起元寶玩起來。

雷天宇道：「每個淨重二百兩，四百個共八萬兩，請張敎主仔細算一算。」

阿郎瞄了一眼，道：「不必算了，本敎主相信雷大俠就是。」

雷天宇放下油燈，收好藏寶圖，道：「如此，雷某想就此告辭，請四位在此少待。」

多多道：「幹嘛。」

雷天宇道：「老夫與那買圖的人約好在此地會面，等一下四位可在屋內瞧一下那位朋友的廬山眞面目。」

阿郎道：「請他進來不好嗎？」

雷天宇道：「未得對方同意之前，雷某不敢作任何承諾。」

阿郎想一想，道：「願意進來就進來，不願意就免啦，反正又不是選女婿，在暗中瞧一瞧也一樣。」

雷天宇神秘兮兮的笑笑，道：「謝謝張敎主的合作請將燈火熄掉，關起門來，以免節外生枝。」

阿郎不疑有他，立將燈火熄滅，雷天宇轉身退出，隨手關門。

室內登時一片黑暗，只有稀疏的月光照進來，那四百個大元寶仍然清晰可見。

多多心思最細，道：「八萬兩銀子有五千斤　要幾十個人來抬才行　雷天宇眞會找麻煩　奇怪，他爲何不用銀票？」

皮蛋道：「銀子好，銀子有成就感，等一下叫丐帮派人來抬就成啦。」

大笨牛道：「是嘛　白花花的銀子看一看也舒服，銀票只是白紙一張，多沒意思。」

多多的話却觸動了阿郎的靈機　道：「姓雷的棄輕便的銀票不用　一定有原因，你們且先在此別動　我出去——」

言猶未盡　雷天宇的聲音在外面截口說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因爲銀子燒不爛！」

餘音未落　只見外面火光一閃。

這一閃可不得了　馬上引起了一場大火。

多多適才所聞到的味道，原是煤油，所有的門窗樑柱上，早已被人澆了厚厚的一層　不知何時　外面又被人堆上無數乾柴　煤油加上乾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一眨眼的工夫，整棟平房便陷入火海中。

阿郎不禁大駭　恨聲臭罵，道：「雷天宇　你簡直不是人　想將我們害死在這裏。」

無血刀雷天宇嘿嘿冷笑道：「好說，藏寶圖眼前已四圖合璧　白吃敎已經失去利用的價值　還留你們何用？」

皮蛋惡狠狠的道：「老混蛋　你好毒辣的手段，我死後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雷天宇一臉奸笑的道：「老夫只是奉命行事　這筆帳請勿記在雷某的頭上。」

大笨牛怒道：「是奉那一個老王八蛋之命？」

雷天宇毫不隱諱的道：「是奉西門世家的的老主人，西門堡的老堡主西門敬德之命。」

多多說道：「原來你也是人家的狗腿子。」

雷天宇道：「那倒不是，老夫只是將藏寶圖售賣予他。」

阿郎道：「既然如此，那西門敬德爲何要將白吃敎的人一網打盡。」

雷天宇道：「老堡主不願意讓人知道，藏寶圖落在何人之手。」

「可惜本敎主現在已經知道了。」

「一個行將被焚之人，知道也發生不了作用。」

「雷天宇　快設法將我們放出來，救白吃敎也等於　你自己。」

「張小仙，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此話怎講？」

「西門敬德不願讓知道他得到藏寶圖的人活在世上，你姓雷的知道的最清楚，豈有活路可走？」

「哈哈，小雜種，少在老夫面前耍花招　再見，四位慢慢的烤吧　稍待雷某說不定還會回來吃烤人肉乾。」

說走眞走，邁開大步離去。

多多急道：「回來，回來，我爹爹得知此事　絕對不會放過你。」

皮蛋罵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大笨牛道：「很可能還是現世報，報應就在眼前，千刀萬剮　抽筋剝皮。」

任憑三人喊破了喉嚨，罵破了嘴，雷天宇一概相應不理，前行數丈，正欲穿越前面樓門而去，忽覺頭頂袂聲一嘯，隕星天馬般瀉落一人。

年約七旬，身穿黑袍，一臉的絡腮鬍子，雪白如銀，長可盈尺，身材甚是魁梧，雙目烱烱有神，道貌岸然，不怒自威，全身上下皆散發着一股懾人的威儀，一看就曉得不是一個普通的角色。

無血刀雷天宇急忙止住脚步，深施一禮，道：「西門老堡主不是說好，明日午時在老地方見面嗎？」

西門敬德的臉上表情全無的道：「白吃敎的四大金剛很難纒，尤其那個張小仙更是詭計多端，老夫不放心，臨時改變主意，跑來瞧一瞧。」

雷天宇志得意滿的道：「老英雄多慮了，四個小毛頭還不曾放在雷某眼內。」

西門敬德的白眉一軒，道：「這樣說，藏寶圖已順利得手。」

雷天宇沾沾自喜的道：「張小仙這個小子，聽說是秋水寒的兒子，父親不是神偷賭仙，就是邪僧怪道，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小雜種，也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小財迷，多花一點銀子便買到手。」

立將懷中的藏寶圖，雙手獻給西門敬德。

借着火光，西門敬德略一瀏覽後便小心收起，道：「雷大俠，老夫想先走一步，多花的銀子西門堡日後自當補足，但不知白吃敎的人目前情況如何？」

雷天宇指着眼前的一片熊熊烈火，道：「一切皆遵照老堡主之命行事，四大金剛已陷身火海，保證不久便會變成烤魷魚了。」

西門敬德細一打量，果見烈焰狂捲，火光冲天，門窗已倒，屋頂也開始塌陷，但見風聲呼嘯，火舌翻滾，室內似有人影在奔走逃竄，隱約中還可以聽到哭喊叫罵之聲，道：「雷老弟，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老夫希望你能留在此地，直至火勢熄滅，親眼見那四個小混混燒成灰爲止。」

無血刀雷天宇欲語未語，西門敬德又道：「何況屋子裏的那八萬銀子亦須及早運走，免得便宜了別人，老夫答應你，全數歸你所有，絕不食言。」

八萬兩銀子的誘惑力的確不小，雷天宇未加深思，便滿口答應下來。

於是，西門敬德隨即一揖而別。

奇怪的是，他並未穿門而出，而是飛上高樓。

就在他雙脚甫落樓頂屋面的同時，身旁立刻出現好幾個人，每人手裏皆提着一個桶，照準雷天宇的頭，嘩啦嘩啦的倒下去。

不是水，是油。

是煤油，易燃的煤油。

無血刀雷天宇警覺有異，大驚失色的道：「西門敬德你這頭老狐狸，簡直毒如蛇蠍，連雷某人也想一起燒！」

銀虹一閃，璀燦奪目，雷天宇已拔刀而出，以「一鶴冲天」式，疾逾閃電般飛向高樓。

西門敬德白眉一揚，咀角噙着一絲冷笑，道：「雷天宇，老夫並無殺人之心，奈何情勢逼人，殺了你之後，天下就再也沒有人知曉藏寶圖落在西門世家之手。」

話至此時，雷天宇的身法快極妙極，已飛越屋頂之上，無血刀幻出萬道寒芒，電襲西門敬德隨行之人。

「滾！」

「殺了他！」

「把他推下去！」

吼喝之聲四起，衆人蜂擁而上，掌脚刀劍齊揮，狠辣的招式，宛若狂風暴雨，雷天宇身形所到之處，血光迸射，殺聲震天。

好厲害的無血刀，削金斷鐵，無堅不摧，遇刀斷刀，遇劍削劍，不論任何兵器，只要跟無血刀相撞，必然毀損無疑。

血肉之軀更不在話下，有人斷臂，有人傷腿，由於刀刄太鋒利，刀過之處，皆未見血，必待片刻之後血始如泉湧而出。

好厲害的雷天宇，連斷二刀三劍，造成二死三傷，在九死一生的逆境下，捨命相搏，卒被他登上樓頂屋面。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西門敬德比他更狠更厲害，雷天宇的雙脚尚未站穩，西門敬德已撲攻而到。

「滾！滾！滾！」

三聲滾，配合三招快攻，西門敬德的功力之深，簡直匪夷所思，雷天宇的無血刀根本揮不出去，但覺推撞之力奇大無匹，呼吸爲之一窒，猛地發出一聲悶哼，被雙掌震得離地飛出去。

西門敬德的掌力好大好猛，力逾千鈞，雷天宇疾往火海之中落去。

人尚未落地，身上的煤油已被火苗引燃，轟！的一聲，全身上下被包裹在烈火當中。

雷天宇的內腑業已受創，但神志尚清，猛地扭腰擺腿，硬生生的將墜飛的力道卸去了不少，強行扭轉方向，落在火場之外。

衝啊！雷天宇沒命似的衝向一個樓門去。

可惱樓門甬道內已被人放置柴火，點燃了一把火。

衝啊，又衝向另一道門，結果仍舊受阻於大火。

火，早已將所有的通路全部封死。

火，早已將雷天宇的衣服毛髮燒光。

正在他的肌膚上燃燒，焦皺黑炭似的皮膚上，火光熊熊，不時還可以看到爆裂的火花，雷天宇的慘叫聲，比屠宰塲挨刀的豬仔還難聽，命若游絲，危在旦夕。

滾啊！雷天宇此刻突然倒在地上，打起滾來，企圖將身上的火苗熄滅。

可惜太晚了，已瀕臨死亡的邊緣，滾不到兩三下便告氣絕身亡，整個軀體縮作一團，像極了一隻被烤熟的大龍蝦。

西門敬德發出一陣陰笑聲，方待飄落地面，去取雷天宇的無血刀，突聞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西門敬德，你幹的好事。」

發話之初，人尚不知身在何處，餘音未落，樓頂屋面的後方便冒上一個老太婆來，正是三絕婆婆。

西門敬德看得一楞，不痛不癢的道：「三絕婆婆，好久不見，是什麽風把妳吹來的！」

三絕婆婆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火塲上，這時整棟平房已全部倒塌，所有的門窗、傢俱，以及任何可燃之物，皆已付之一炬。

大火已近入尾聲，沒有喊叫，沒有哭泣，亦無人見到四大金剛逃出火海，若無天大的奇績出現，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恐已步上雷天宇的後塵，燒成灰，燒成炭，燒成大龍蝦。

三絕婆婆一開口便刺耳難聽：「嗯，是許久沒見了，不過就是八輩子沒見你們西門、公孫二堡之人，老身亦不會有半絲思念之情，我是被這一場大火燒來的。」

西門敬德很技巧的說：「婆婆也是來看火的。」

此人可謂老奸巨滑，無異表明這一場火跟他毫無關係，乃適逢其會，看熱鬧而已。

三絕婆婆嗤之以鼻：「哼，你倒推得乾淨，我老婆子沒有閑情逸緻來看火，是想查證一件事。」

「什麽事？」

「可曾見到白吃敎的那四個孩子。」

「沒有。」

「我老婆子得到消息，四大金剛和雷天宇在這個廢園裏有一個約會。」

「那妳應該去問雷天宇。」

「雷天宇下落如何？」

「不知道。」

「開封盛傳，姓雷的是替你們西門世家跑腿辦事，而雷天宇約晤白吃敎的，正是爲了藏寶圖，可有此事？」

「絕無此事。」

西門敬德推得一乾二淨，三絕婆婆怒眉雙挑的道：「還有一樁陳年舊事，老身不吐不快，你兒子西門豪與公孫鳳的那一段姻緣，究竟打算作何了結？」

「此事早已了結，無須婆婆操心。」

「是如何了結的？」

「那孽障早已不是我們西門世家的子孫。」

「噢，你將自己親生的兒子，逐出家門？」

「沒有殺他已是天高地厚。」

「豪兒這孩子流落何方？」

「既非西門家的人，老夫不問他的生死行方。」

「人說虎毒不食子，你這西門老兒非但將自己親生的兒子逐出家門，甚至還要謀殺自己的孩子，簡直人面獸心，豬狗不如！」

西門敬德聞言勃然大怒道：「妳說什麽？」

臉色鐵青，眉尖帶煞，已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準備隨時出手發難。

三絕婆婆却並沒有再開腔，乍然彈身一縱，飛花飄絮般落在地上。

各處的大火俱已大致熄滅，僅剩餘烟餘燼而已，三絕婆婆奔沒三丈，便發現了雷天宇的屍體。

這時候的雷天宇早已面目全非，她是從棄置一旁的無血刀推想而知，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昂首沉聲道：「西門老兒，雷天宇在此焚斃，白吃敎的那四個孩子又在何處？」

西門敬德冷聲道：「妳問我，老夫又去問誰？」

「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雷天宇替

你出面，跟白吃敎的人進行交易，你在此佈下天羅地網，燒死了一個，會不知道另外四個的下落？」

「老夫說過，純粹是適逢其會，湊巧來看火的。」

「雷天宇的藏寶圖不是賣給你？」

「不是。」

「也不曾見到白吃敎的四大金剛？」

「正是！」

「你姑妄言之，我老婆子姑妄聽之，爲了表明你不是殺人的兇手，可否帮老身做一件事？」

「妳說說看。」

「派人將餘燼撲滅，找一找看有無遺骸。」

「抱歉，火窟內並無人焚身，沒有這個必要。」

「你怎知道火窟內無人。」

「因爲未聞有人哭喊，亦未見有人走動。」

「再找找看，豈不更好。」

「何必多此一擧。」

「就算是做一件善事吧。」

「再見。」

西門敬德所爲何來，殺白吃敎諸人猶恐不及，自然不會帮三絕婆婆的忙，話一出口，便飄落樓外，頭也不回的率衆揚長而去。

火塲僅餘三絕婆婆獨自一人，勢孤力單，憑她一人之力，實在無法將餘火全部熄滅，由於溫度太高，連接近都十分困難，只好在外面觀看。

在四週仔仔細細的觀察了好一會工夫，始終沒發現任何遺體遺骸，三絕婆婆喃喃自語道：「小仙子這孩子，看相貌分明是一個大富大貴之人，不像是一個短命鬼，何況還不曾認他的爹，認他的娘，不應該這麽小就死，想係早已先一步離開，逃過此刦。」

心裏這樣想，頓覺寬慰不少，當即出門而去，打算再到別處找找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總之，火苗已全部熄滅，廢園內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是生？是死？生在何處？死在那裏？沒有人知道他們。

甚至連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四個活蹦亂跳的人，竟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沉靜黑暗中，遠處見到數隻燈籠，並有吵雜的人聲。

步履雜沓，數不在少，正朝火塲行來，天魔宮主天魔女秋水寒並未乘轎，一馬當先走在最前面，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緊隨在後，一霎時便衝到了現場。

直行至火塲的邊緣，秋水寒才停下來，急聲詢問冷霜霜：「霜霜，妳是聽誰說的，小仙他們在這裏？」

玉羅刹冷霜霜道：「是丐帮的一個小乞丐小七。」

天魔女道：「爲何不及早向本宮主報告？」

冷霜霜道：「起先屬下以爲只是閑話一句，宮主亦未有欲尋張敎主之言，及聞此處發生大火，深恐白吃敎的人發生意外，這才稟報宮主。」

秋水寒道：「可知他們此來何事？」

徐雪梅道：「據說是要跟無血刀雷天宇進行一筆交易。」

正當此時，一名銀劍使者發現了雷天宇的屍體，惶聲疾呼道：「啓稟宮主，這兒有一個燒焦了的死人。」

天魔女聞言心頭猛一震，跨步而上，細加審視，雖然認不出是誰，但從龐大的軀體，殘餘的衣物看，可以斷定並非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他們。

却因而更使天魔女秋水寒大爲緊張起來。

「小仙！小仙！你在那裏？」

「孩子！孩子！你在何處？」

不停的大聲喊叫着，繞着火塲轉了一個圈子，却不曾得到任何迴應。

秋水寒含着滿眶的熱淚，說道：「快，快到火塲裏去搜查一下，看有沒有他們的——？」

她始終認爲，張小仙就是她親生的兒子，「屍體」二字實在不願意說出口，因此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天魔宮主一向令出如山，四金劍使者，十二銀劍使者，齊聲應諾，一體遵行，提水的提水，翻土的翻土，秋水寒自己也親自參加工作，約莫一頓飯的時間，便將整個廢墟全部翻遍找遍了。」

沒有屍體！

沒有骨骸！

亦未見任何遺物！

只見到一大堆稍爲變形的大元寶！

怪哉！起火之前四大金剛明明在屋子裏，起火之後還聽到他們大呼小叫的聲音，在西門堡的衆高手嚴密監視下，又沒見他們逃離火塲。

難道上了天？

還是入了地？

銀劍使者徐雪梅道：「邪門，廢園空屋，那來的這麽多銀子？」

金劍使者冷霜霜道：「想來必是張公子與人交易得到的？」

徐雪梅道：「人呢？」

冷霜霜特別小聲，道：「怕已骨化飛灰。」

還是被秋水寒聽到了，說話的聲音比哭還難聽，道：「不！我不信，本宮主絕不相信，小仙的命已經够苦，他不應該再焚身慘死，死有屍體，最壞也該有一堆骨灰呀。」

說至最後，終於撲簌簌的滾下兩行熱淚來。

冷霜霜小心翼翼的道：「剛才一陣翻動，屬下很担心現場業已破壞。」

她的本意是，經過一陣踐踏翻動，骨灰早已弄亂，已無從辨識，却又不敢說出來。

天魔女玉面一寒道：「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不可能全部弄亂，一定是已及時逃離火窟，我們再到其他地方找找看。」

人在絕望時，往往喜歡寄希望於奇蹟的出現上，天魔宮主的話等於就是命令，十七個人隨即匆匆離去。

× × ×

四大金剛，生死如謎。

生不知在那裏？

死亦不知在何方？

又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終於有了反應。

在火場的東邊，靠牆脚的地方——地下。

先是通！通！兩聲十分低沉，如果不注意就聽不出來的敲擊聲！

片刻後，可以清楚看到，那個地方的土在開始鬆動，在向上隆起，不久便見到，有一片鐵皮，上面頂着三寸厚的塵土，被整個托推到後面去。

第一個衝出地窖的是阿郎，張口就罵道：「媽的，没被烤魷魚，差點變成燒鴨子。」

第二個上來的是多多，摸一下那一張鐵皮，道：「好熱，到現在還燙手哩。」

第三個是皮蛋，道：「人說常走夜路，總有一天會遇上鬼，大概咱們今天就是遇上鬼啦。」

大笨牛走在最後，嗓門最大，話也最多：「沒有關係，鬼有什麽了不起，只要有銀子可賺，又有地窖可躲，多燒幾次也無所謂，古人早就說過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看咱們白吃敎今後一定會大吉大利，萬事如意的。」

想到銀子，大笨牛心裏就發急，三步兩步奔過去一看，阿彌陀佛，大元寶還好端端的放在原處。

雷天宇就死在附近不遠，張小仙上去踩他一脚，道：「人算不如天算，你沒有燒死我們，却被西門老狗燒成一隻大龍蝦，這樣也好，閻王老子下油鍋炸你時可以省下不少油。」

多多點燃一支火把，在五尺外找到了無血刀，復在雷天宇的身上卸下刀鞘，亘古神兵，果然不是庸俗之物，無血刀本身毫髮未損，刀鞘亦僅燒毀配件絲穗等物。

當下將無血刀還入鞘中，遞給張小仙，道：「阿郎，你現在已經是武林名人，名人應該配一把名刀，這樣才够氣派。」

阿郎拿在手上把玩着，還沒有決定要不要，皮蛋接口道：「不要白不要，不用客氣啦，有了名刀，咱們找個機會再殺幾顆『名頭』來開刀。」

張小仙聽他如此一說，不禁豪情大發，決定將無血刀留下來，道：「皮蛋，你說說看，武林中有那幾個人的腦袋算得上是『名頭』？」

皮蛋扳着手指頭計算道：「西門敬德、公孫長風、駝叟、老蓋仙、三絕婆婆、還有天魔女秋水寒，這幾個人的腦袋瓜大概都可以算作名頭吧？」

咚！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道：「亂來，三絕婆婆對我恩重如山，老哥哥對我們天高地厚，秋阿姨更是呵護備至，怎麽可以拿他們的人頭來開刀，倒是西門敬德、公孫長風、駝背老兒的這三顆頭，正可以作爲咱們祭刀的好對象。」

驀見廢園內有火光出現，展目望去，見是一羣持火把的人，正朝這邊奔來，忙對多多道：「快將火把熄掉，說不定是西門堡的人回來收銀子呢。」

多多如言將火把插入土中，道：「回來最好，現在就拿西門老兒的頭開刀。」

皮蛋道：「開完刀就烤他的鱿魚。」

大笨牛道：「烤好鱿魚咱們就當消夜吃啦。」

四大金剛磨拳擦掌，隱身暗中，原想好好顯露一下身手，孰料，待來人近在眼前時，始知是老蓋仙洪五爺、丐帮帮主八臂神猿司徒雷、開封分舵主鐵掌王三元，以及幾十名開封分舵的弟兄。

張小仙一怔，道：「老哥哥，你們怎麽也跑來了？」

老蓋仙洪五爺抬頭望望天色，三星已至頭頂，算時辰三更已過，道：「你們去的太久，弟兄們又傳回消息說這兒着了火，老哥哥不放心，所以特地跑來瞧瞧。」

多多笑笑道：「可是怕我們被烤成人乾？」

皮蛋道：「其實，也只是差一點就要被人家烤成人乾啦。」

老蓋仙環目四下一掃，道：「看這個場面，的確够嚇人的，但不知事實的經過如何？」

阿郎將經過的情形說了個大概，直聽得老蓋仙眉峯聳動，臉色大變的道：「老弟，你說雷天宇幕後之人是西門敬德？」

張小仙點頭道：「沒錯，正是這個老傢伙。」

老蓋仙的臉色更加凝重，憂心忡忡的道：「糟了，看來武林多難，必將會掀起一場空前未有的血風腥雨。」

阿郎道：「老哥哥何出此言？」

洪五爺吐字有力的道：「你們有所不知，西門、公孫二堡，是武林中最有實力的兩個門派，也是兩個宿怨極深的死對頭，現在他們都將注意力投注在天竺聖僧哈里巴的寶藏上，再加上世仇，必然會有一番狠鬥。」

「他們到底有什麽世仇？」

「遠的不談，單就近的而言，是爲了一樁兒女婚嫁之事。」

「請老哥哥細說分明。」

「公孫長風有一個女兒叫公孫鳳，西門敬德有一個兒子叫西門豪，兩個人也不知道是怎麽攪的，莫名其妙的就一見鍾情，愛的要死要活——」

「老哥哥，請等一等，他們知不知道對方的眞實身份？」

「壞就壞在這裏，他們根本就是不曉得對方的眞實身份，便愛昏了頭，愛上了床。」

大笨牛插言道：「有沒有『那個那個』呀？」

洪五爺一楞，道：「什麽叫『那個那個』？」

大笨牛以手指頭亂比劃一下，道：「就是男女之間的那碼子事嗎。」

阿郎佯怒道：「笨啊，老哥哥說愛上了床，就是『那個那個』的意思，誰像你這樣粗魯，没水準。」

老蓋仙笑道：「如果没有『那個那個』，事情還好解決，就因爲『那個那個』，才引起一場大風波。」

阿郎道：「他們是何時才曉得對方的身份的？」

「就在『那個那個』之後。」

「如何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老哥哥不是當事人，無法揣度西門豪、公孫鳳當時的心境，但就常情常理而言，必然是萬念俱灰，痛不欲生。」

「木已成舟，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西門敬德與公孫長風若能成其美事，必將傳爲武林佳話。」

「西門豪、公孫鳳可能也是這樣想，第二天便告分手，分別回家去求他們自己的爹。」

「結果如何？」

「西門豪被他老子狠狠的揍了一頓，宣佈脫離父子關係，逐出家門。」

「公孫鳳呢？」

「遭遇如出一轍，同樣未能見容於公孫世家。」

「西門豪目前的景況如何？」

「生死行方不明。」

「公孫鳳又怎樣？」

「宛如石沉大海。」

阿郎問：「他們會不會結伴私奔，遠走他鄉？」

「機會等於零。」

「何以見得？」

「公孫、西門二堡，家規俱極森嚴，倘有此事發生，必將會千里追踪，殺之而後快，絕不允許二家的子女結爲夫妻。」

多多忽然驚「哦」一聲，道：「我想起一個人來，很可能就是西門豪。」

大笨牛道：「是誰呀？」

多多道：「就是那個……那個瘋瘋顛顛的——」

心有靈犀一點通，阿郎也想到同一個人，接口道：「就是那個失意人情痴先生嘛，今日在開封街頭，我第一次遇見公孫美的時候，情痴就曾向她打聽過公孫鳳的下落，後來公孫長風曾說公孫鳳已經死啦，也不知是眞是假？」

老蓋仙沉思一下，道：「公孫鳳早已被她老子逐出家門，是生是死，我看連公孫長風也不一定瞭然於胸，倒是如說情痴就是西門豪，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

皮蛋道：「有一件事令人百思不解，西門敬德設下十面埋伏，欲將我們白吃敎與雷天宇一網打盡，而捨棄銀票不用，改用銀子的目的，顯然是怕銀票被焚，想在事後將銀子收回去，事實上却再也不曾見到這個老匹夫的踪影，不知是何道理？」

洪五爺不疾不徐的道：「依老叫化子的判斷，必是臨時另有枝節發生，眼前，天魔女、駝背叟、三絕婆婆、公孫長風都在開封，什麽稀奇古怪的事都有發生的可能，四位不妨回想一下起火後的所見所聞，或可理出一個頭緒來。」

阿郎尋思一下，道：「火勢蔓延極快，我們曾目睹西門敬德親自現身，亦曾眼見雷天宇作困獸之鬥，大火燒身，之後我們在極度危急中覓得地窖藏身，由於房屋倒塌，上面蓋上一層厚厚的塵土瓦礫，以後的事就一概不知了。」

大笨牛道：「嗨！不知爲不知，何必傷這個腦筋，管它發生什麽事，反正銀子是咱們的，麻煩老哥哥派幾個人抬回去吧，咱們也該打道回府，吃消夜睡覺啦。」

張小仙冷哼一聲，道：「哼，你就曉得吃喝拉撒睡，告訴你，打從明天起，咱們又要面對新的挑戰。」

大笨牛眼一瞪，道：「幹嘛？現在我們已經是有財產的人啦，放着現成的福不享，還要去拚死拚活呀？」

阿郎道：「藏寶圖已四圖合璧，我們要去尋寶。」

皮蛋馬上興緻勃勃的道：「去尋寶？好啊，銀子越多越好，白吃敎可以在全國各地，建立無數分支機構，關係企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辦救濟大會。」

多多道：「可是，此地的救濟大會怎麽辦？」

阿郎道：「只有拜託老哥哥，司徒帮主，王分舵主，以及『白吃賭坊』的工作人員全權處理啦。」

將公孫長風支付的十萬兩銀票交給司徒雷，繼續道：「這十萬兩銀票，請司徒帮主再派一個專人送到七里坡去，眼前的這八萬兩銀子，則移作救濟大會之用，能辦多久就辦多久，直至花完最後一文錢爲止。」

老蓋仙洪五爺心直口快的道：「老弟，你只顧他人，不管自己，尋寶之事，必將浪跡四方，遍歷奇險，非十天半月可成，你們花什麽？吃什麽？」

這話正說到大笨牛的心嵌裏，立即隨聲附和道：「是嘛，我們吃什麽？喝什麽？花什麽？玩什麽？」

咚！的一聲，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你是白痴？還是得了健忘症？莫非忘了雷天宇還另外支付咱們一張二萬兩的銀票。」

一向都是大笨牛開多多的玩笑，這一次多多可逮到消遣他的機會了，拿着銀票，在大笨牛眼前晃來晃去的道：「銀票在此，二萬兩，一千二百五十斤，你抬得動嗎？吃得完喝得了嗎？再說你身上還有一千兩私房錢，一年半載之內絕對餓不死你了，你發什麽牢騷？」

一陣搶白，嗆得大笨牛臉色冷青，換一個話題反擊道：「我大笨牛餓不死的，一旦窮瘋啦，就逼妳去『賣尿』，或者找人來『騎』。」

這話太「葷」了，多多大爲不快，兩個人當場追打笑罵起來。

在笑罵追打聲中，丐帮的弟兄已找來工具，或扛或挑或抬，帶着四百個大元寶，一行數十人，浩浩蕩蕩的離開廢園，返回「白吃賭坊」。

爲了愼重起見，四大金剛經過一番密商，還連夜舉行了一個幹部會議，將賭坊裏的事詳加交代，並請鐵掌王三元全權負責，就近代爲管理。

諸事完畢，第二天一大早，救濟大會的大門剛打開，四大金剛便已結伴而去，踏上尋寶的路。

× × ×

尋寶的路是漫長的。

尋寶的路也是崎嶇坎坷的。

不知找遍了多少名山，也不知尋遍了多少大岳，歷盡千辛萬苦，浪擲了將近兩個月的大好時光，結果却一無所獲。

這日，白吃敎的四大金剛已到了湖北省境的桐柏山。

說也奇怪，許是有人暗中跟踪，許是有人另有所本，或前或後，或早或晚，桐柏山中早已羣雄畢至，冠蓋雲集。

西門敬德到了！

公孫長風到了！

三絕婆婆到了！

天竺波羅門的番僧到了！

邪僧、怪道、天魔女到了！

錢四海、駝背叟、情痴先生等人也到了！

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有的是爲了報仇，有的是爲了尋寶，有的是爲了探隱索密，有的是爲了找他的心上人，目的雖異，目標却全部指向這一座巍峨廣闊的桐柏山。

到的最早的是公孫長風，手捧着藏寶圖，尋尋覓覓，登上一座高山，來到一個四面峯巒疊障，中間是一處低矮的山窪，山窪裏有水，滙集成塘，足有四五畝大，池塘裏另外又有一座蒼翠的小山，山光水色，美景如畫。

公孫長風的神色乍然一緊，道：「大概就是這裏！」

長子公孫龍踏上一步，追問道：「是這裏嗎？」

公孫長風將裱糊好的藏寶圖展開來，指給兒孫輩及門下衆高手看 指指點點的道：「你們看 這圖的四週是山嶺峯巒，中間有一個湖泊 湖泊內有一座小山，與實地景象完全脗合。」

次子公孫虎細一比對 道：「嗯 錯不了 就是這個地方。」

三子公孫豹另有意見：「『日上柳梢頭 金光戲碧波 欲作神仙夢，盡在此山中』，這一首詩又作何解釋 必與現場的景物相配合 才顯得有意義。」

公孫長風昂首望望天色 日已偏西，根本照不進池塘裏來 道：「『金光戲碧波』，必待午正之時，且先別管圖上詩句如何解釋，反正寶藏『盡在此山中』，無疑指的正是湖中的這一座小山。」

孫女公孫美興冲冲的道：「爺爺，那咱們就趕快涉水而過，去挖寶吧？」

公孫長風老謀深算，道：「且慢，咱們應該先做一番必要的部署。」

孫女公孫美詫然說道：「還要什麼部署？」

公孫長風沒再答理她的話 轉對近百名隨行高手吩咐道：「即刻將所有的通道全部封閉 峯巒險峻之地亦應佈崗放哨，不論任何人 一概不准進入，違者格殺毋論！」

山谷之中立刻響起一片應諾之聲，公孫龍、公孫虎、公孫豹已在開始分配工作，指派人手。

然而 指派的人手，尚未各就各位，外面人潮如湧 已黑忽忽的闖進來一大羣人。

來人聲勢浩大，總數亦在百人上下，爲首者身穿黑袍 年約七旬 身材魁梧，銀髯及胸 不是西門敬德還會有誰？

他的三個兒子，西門英、西門雄、西門傑 還有一個孫子西門亮 就緊跟在他的左右。

後面的人排列成行 井然有序，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顯然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一等好手。

這兩家眞會取名字，西門家是英、雄、豪、傑，公孫家是龍、鳳、虎、豹、皆有氣貫日月，笑呑江河的氣勢，這也就難怪二大世家會格格不入 除去世仇不談外，一山難容二虎，何嘗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是嗎，公孫、西門二世家一照面，便如訓練有素的軍隊一樣，馬上擺好陣勢，形成一個對峙的局面，刀已出鞘，箭已上弦，惡戰一觸即發。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公孫長風臉上的每一寸肌肉皆充滿濃濃的殺機，對站在丈許外的西門敬德道：「老匹夫，你跑到此地來做什麼？」

西門敬德的臉色同樣難看已極，眸中兇芒暴閃的道：「老夫正想要請教你公孫老兒。」

「公孫家是來遊山玩水的。」

「西門家也是來玩水遊山的。」

「公孫家先到，你們請吧！」

西門敬德道：「抱歉，西門世家看中了這個地方。」

「老匹夫，坦白說公孫世家已經買下了這塊地！」

「放屁，這是荒山，不是私地！」

公孫長風揮動一下手裏的藏寶圖，迅即納入懷中，道：「老夫買下了這個，就等於買下了這座山。」

西門敬德拍打一下自己的口袋，道：「是藏寶圖嗎？哼，老夫也有一張，同樣等於買下了這座山。」

公孫龍一臉駭異的道：「你們西門堡那來的藏寶圖？」

西門英道：「買的。」

公孫虎道：「跟誰買的？」

西門雄道：「白吃教主張小仙。」

公孫豹疑雲滿面的道：「難道這個小雜種一物二賣？」

西門敬德冷笑一聲，道：「許是天竺聖僧哈里巴本來就留下兩張藏寶圖。」

他乃工於心計之人，所以會這樣說，旨在強調哈里巴的寶藏，他們西門世家也擁有絕對的權利。

兩大世家皆持有藏寶圖，皆找到了地頭，雙方自然各不相讓，捨命以爭。

公孫長風說：「老匹夫，咱們廢話少說，所有的仇仇恨恨，恩恩怨怨，大可藉此作一澈底了斷。」

西門敬德道：「好極了，老夫正有此意，所有的風風雨雨，是是非非，正可在功夫上決一死生！」

「殺啊！殺死一個少一個！」

「砍啊！砍死一對少一雙！」

「將公孫世家殺得鷄犬不留！」

「將西門世家殺得斷子絕孫！」

「要公孫世家從此在江湖上絕跡！」

「要西門世家從此在武林中除名！」

所有惡毒的話皆罵出了口，所有辛辣的招式皆施出了手，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慘烈無比，交手不過五十合，雙方已是傷亡纍纍。

池塘的水已經變成血紅的顏色。

死亡的人，橫七豎八的亂躺着。

處處都有惡鬥！

處處都有哀鳴！

處處都有流血！

處處都有人死！

池塘四週的爭奪戰最爲慘烈，寸土必爭，各不相讓，却始終沒有一個人能够越過池塘，登上小山。

猛可間，突聞公孫美發出一聲尖叫，

她不自量力和西門傑硬拚一掌，結果被震得離地飛起斷綫風箏般橫飛出四五丈遠。

還好被人接住，一旦摔落亂石叢中，不死也會殘廢。

接住她的人是張小仙，兩個人肌膚相接，抱個滿懷，由於衝勢太猛，阿郎連退了三四步才停下來。

軟玉在抱，少女特有的體香沁人欲醉，張小仙情不自禁的緊緊臂彎，竟然忘記將她放下來。

公孫美的感覺更敏銳，全身上下彷若觸電一般，心如鹿撞，索索而抖，竟亦陶醉在阿郎寬厚的胸膛裏，忘記掙脫。

皮蛋伸手拍了公孫美的屁股一下，粗俗的道：「喂喂，張敎主已經是死會啦，是我們多多公主的地盤，外人只許觀賞，不准攀折，可別耍賴啊！」

這話無異是替多多鳴不平，多多立即報來感謝的一瞥。

却也驚醒了陶醉中的阿郎，公孫美，二人驚「噫」一聲，齊將雙手鬆開，公孫美早已羞得滿臉通紅。

張小仙望了公孫美一眼，道：「公孫小姐沒有受傷吧？」

公孫美拋過來一個媚眼，羞答答的道：「還好，多謝張敎主援手之恩。」

大笨牛故意調侃道：「如果還覺得那裏不舒服，就讓我大笨牛再抱一抱，保證一抱見效，妙不可言。」

公孫美聞言大怒，臭罵了一句：「癩蝦蟆！」轉身就走。

她爺爺公孫長風却霍地一個大跨步，急縱而至，劈面就說：「阿美，他們沒有欺負妳吧？」

皮蛋好利的一張嘴，譏諷道：「老堡主說那裏話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不知恩圖報，反而倒打一耙，也不問一問我們張敎主，有沒有撞傷？抱痛？」

公孫長風冷哼一聲，轉對阿郎道：「張小仙，你來的正是時候，老夫正有一件事想請教。」

阿郎面不改色的道：「可是想爲公孫十鐵衛索仇？」

公孫長風沉聲道：「十鐵衛之仇暫且讓你欠着，老夫是要問你另外一件事。」

阿郎冷聲道：「哼，你可以讓我欠，本敎主却不許你賒，風塵雙俠的兩條命，你必須血債血還！」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已暗將功力運集於雙掌之上，準備隨時出手進招。

公孫長風卓立如故，面籠寒霜的道：「張小仙，老夫想請教，藏寶圖你一共賣出幾張？」

西門敬德本來是與公孫長風捉對厮殺，話至此時，亦電撲而至，接口追問道：「到底是一張還是兩張？」

阿郎劍眉一軒，忽生一計道：「是兩張，一個賣給公孫長風，一張售予雷天宇，後來被你西門老兒黑吃黑給吞啦。」

公孫長風的臉色驟然一變道：「那一張是眞？那一張是假？」

阿郎含混其詞的道：「假中有眞，眞中有假。」

西門敬德一頭霧水的道：「是什麼意思？」

多多已洞悉阿郎的意思所在，道：「也就是說，你們的藏寶圖之中，各有一半是眞的，一半是假的。」

皮蛋補充道：「說的更明白一點，兩位如肯通力合作，便可併湊出一張完整的藏寶圖來。」

大笨牛惟恐天下不亂，搧風點火道：「和談不成，還可以用武力解決！」

阿郎指着池塘中的小山道：「實際上此時有沒有藏寶圖，已非重要關鍵，因爲寶藏『盡在此山中』。」

此話一出，公孫長風如夢初醒，乍然一長身，箭也似的射向池中小山。

西門敬德的動作也不慢，接踵而起，二人只是前後脚之差，相繼落在小山上。

前仇加上近利，二人的脚跟還沒有站穩，便又大打出手。

空際人頭鑽動，喝叱打鬥之聲不絕，西門世家的英、雄、傑、公孫世家的龍、虎、豹，以及門下的數名高手，爭相過關斬將，力排萬難，又先後登上小山。

小山上究竟是何景象，衆人皆無暇詳察，二話不說，雙方便即鬥在一起，比早先更爲激烈兇險，刹那之間便又平添數條寃魂。

張小仙冷眼旁觀一會兒，招招手，兀自轉身離開，道：「咱們走啦。」

三人緊走幾步追上來，多多道：「小仙，不是這兒？」

阿郎道：「他們拿的是假寶圖，找到的自然也是假地方？」

皮蛋道：「眞的藏寶所在到底是個什麼樣兒？」

阿郎道：「四面高山環抱，中間有一個湖泊。」

大笨牛道：「沒錯呀，他們找到的這個地方，正是這個樣兒。」

阿郎道：「你忘啦，這個湖泊裏多了一座小山。」

大笨牛道：「怎麼會多了一座小山？許是後來長出來的吧？」

小仙啐道：「呆瓜，是我畫上去的，因爲原圖的中央有一個湖泊，旣怕奪圖殺人的兇手看出破綻，又怕被買圖的人找到眞的藏寶所在，所以便在湖泊的中央畫上一座小山，這也是眞圖與假圖惟一不同之處。」

皮蛋道：「想不到却眞有這麼個地方，看來西門、公孫二堡有得拚呢，非兩敗俱傷，稀哩嘩啦不可。」

多多黛眉一蹙，道：「可是，公孫長風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西門敬德曾企圖將咱們燒死廢園，這筆血海深仇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阿郎朗聲道：「有仇不報非君子，但此非其時，亦非其地，讓他們先放手去拚殺，然後咱們再伺機行事，別忘來桐柏山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尋寶，其他的事都可以緩一緩。」

小仙言之成理，三人齊頷首稱善，奔勢陡地加快，頃刻間便奔出二三里地，轉入另一座山的山腰上。

此乃荒山絕地，人烟罕至，山路甚是崎嶇難行，正行間，忽然聽到有人語步履之聲，但因樹木亂石遮掩，却不知身在何處，究係何許人？

（未完・17）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繆放戰金鞭叟節節敗退，灰衣道士只剩下十幾個人，少林三長老制止屠殺，道院一場搏鬥大勝，已控制了局面，所有大石窟的人都已部署好，這部署迎敵是竹逸先生煞費思量，金鼠來報，老夫人、青松道長、卞藥師等後援已到，那邊的夫人亦駕到，她門下女弟子恭請回駕，說是奉金道長之命，其中喬裝的女弟子，由丁瑤取出金令，夫人一見金令懷疑金道長余無天對自己不利，竹逸先生假扮秦皓和任乘風大師兄從中挑撥，使余無天和夫人火併，結果兩敗俱喪，秦皓亦喪生，解決了兩個頑敵，準備入瑯寰宮，忽見任乘風帶領三十名鐵甲武士出現……

不慎被識破　行宮起風波

另一個任乘風從圓洞門出來，自然不會是假的了！

上官靖對竹逸先生心中暗暗欽佩不已，他居然在怱忙之間，一下就改扮成任乘風，當眞不愧轉背之名，心中想着，立即舉步朝任乘風面前逼去。

李天雲、何津舫、沈雪姑、丁瑤等人隨着從左右兩邊抄了過去，他們這一移動，李小雲等八人也隨着移動，朝任乘風包圍上去。

任乘風眼看二師弟等人不肯相信道院出事，猶還罷了，從中間行宮居然奔出一個假扮自己的人，還指說自己是假的，二師弟等人竟然也相信他的話，反而朝自己包圍上去，一時當眞氣昏了頭，瞋目大喝道：「二師弟，你們連我的眞假都看不出來了？」

上官靖朝他冷冷一笑道：「閣下果然假冒得維妙維肖，但大師兄剛才明明隨秦總管一起進入行宮去的，再從行宮出來，自然不會錯了，可惜閣下不是從行宮出來的，任你易容如何高明，也沒有用了，依在下看，你的調虎離山之計已被戳穿，爲今之計，閣下還是束手成擒的好。」

他硬是指眞爲假，任乘風平日縱然極工心機，此刻已是有口難辯，氣得說不出話來，喝道：「我是眞的，他明明是劉轉背，你們却居然都相信他的話。」

李天雲道：「一句話，他從行宮出來的，還會假嗎？」

他沒學過變音術，說話的口音，當然不像束化龍了！

任乘風驀然一震，目注李天雲，喝道：「你不是三師弟！」

李天雲大笑：「你才不是任乘風。」

沈雪姑道：「你是劉轉背，現在還用得着抵賴嗎？」

任乘風目光陰晴不定，忽然朝身後的鐵甲武士喝道：「上去攔住他們。」

上官靖手托鐘形金牌，喝道：「此人乃是劉轉背所喬裝，鐵甲武士們都給我退下去。」

任乘風大笑一聲道：「我是行宮總值年，你總巡也要聽我指揮，你有金牌，我會沒有嗎？」

說着迅速探手入懷，也摸出一塊鐘形金牌 托在手中，喝道：「武士們聽着，快給我截住他們，待我去把假冒我的劉轉背拏下了。」

兩人都有一面鐘形金牌，這就使鐵甲武士無所適從，不知聽那一個的好，就只好站着不動了。

沈雪姑嬌叱道：「你還敢指揮鐵甲武士！」突然屈指輕彈，只聽「叮」的一聲，把任乘風托在手中的金牌彈得脫手飛出，孫小乙縱身躍起一下接到手中 迅快的送給站在大門前的任乘風。（竹逸先生）

李天雲抬手一劍朝他們身側刺去 喝道：「姓劉的 你再不棄去手中長劍 束手就縛，我就要不客氣了。」口中說着就要不客氣，長劍却已經對他不客氣了。

任乘風金牌脫手 方自一驚 還來不及飛身攫奪 李天雲的長劍已隨着話聲攻到 心頭又急又怒 突然暴喝一聲：「你不是三師弟！」

李天雲是形意門名宿 出手一招 使的自然是「形意劍法」 他當然一眼就認出來了 喝聲出口 揮劍直攻過來 長劍劃起一片尖嘯之風 他以攻還攻勢道凌厲絕倫 武功之高 不愧魔教首徒。

李天雲在衆人面前 豈肯閃避 口中大笑道：「你自己不是任乘風 還敢說別人是假冒的嗎？」口中說着 奮起全力，劈出一劍。

在他想來，這一劍上自己至少已用了九成力道，該可把對方震退出去兩三步，那知雙劍交擊，發出「噹」的一聲大響，任乘風固然被逼退了一步，但他自己也同樣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一時不覺心頭大感凜駭，也暗暗叫了聲：「愧慚，沈雪姑一記指風就震飛他手中金牌，自己和他硬拚一招，却只平分秋色。」

任乘風憤怒已極，在他眼裏，在場的任何一人，誰都該死，李天雲搶先向他出手，自然是他第一個下手的目標，身形如風，一下欺近，手中長劍急揮，眨眼之間就一口氣刺出了八劍。

何津舫看他向李天雲迫攻而上 右手一揮 長劍朝他左側攻去。那知他劍勢攻出，忽見任乘風 身如飄絮 刺去的一劍竟然刺了個空，對方毫不理會 依然揮劍朝李天雲刺去。

這對何津舫來說 當眞是大失面子之事 要知他乃是武功門的高手，在江湖上也是响噹噹的人物 如今對方竟然連他出手都毫不理會 眞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沉吟聲中 右腕一振 急如星火，連環三劍 急驟刺出。

任乘風依然沒有多加理會，只是身子連閃幾閃 把何津舫急攻過去的連環三劍完全讓開 但他攻向李天雲的八劍 還是電閃雲飛 一口氣擊出 毫無絲毫影响。

這八劍撒下重重劍影 如浪捲沙，如濤拍岸 逼得李天雲連退了數步之多。

李天雲揮劍護身 連連擋開對方劍勢，左手微曲 揚手一記「砲拳」，朝前擊出，這是形意門中一記剛猛無比的拳法，拳發如砲，含蘊着強大的內勁，足以裂碑碎石。

任乘風冷笑一聲道：「原來你是形意門的人！」左手食中二指一併，點了出去，迎着襲到李天雲的握拳脈門。

上官靖看出他這一記「畫龍點睛」，暗藏魔教陰功，李天雲僅以形意門的內功只怕無法和他抗衡，身形一側，「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從斜刺裏攔去，口中大笑道「看來你功力不足，只怕是劉轉背的徒子徒孫來冒充的吧？此時此地，你想在行宮逞強，那是自找死路了。」

在他說話之時，但聽「拍」的一聲，任乘風中食二指不偏不欹點在摺扇之上。

這一記任乘風用足指勁 點上扇面，但覺宛如戳在鋼板上一般 而且驟生震力，兩根手指劇痛若折 口中哼了一聲，往後連退兩步。

李天雲暗暗歎息一聲：「江湖後浪推前浪 自己當眞不管用了。」

那李小雲和祝小青、孫小乙等人 圍在右側 她眼看任乘風劍法連展 迫得後退不迭 心中就暗生怒意，此時任乘風朝右首退來 她左手朝祝小青打了個手勢，約她和自己一起出手，右手却立即駢起中食二指，劃了個小圈，迅快朝前點出。

這一記任乘風毫無防備 祝小青還來不及出手，只聽「撲」的一聲，李小雲一縷指風已經擊中他背後左肩胛上，任乘風悶哼一聲，本來後退過來的人，陡然被震得往前撲去，差幸他武功極高，只得往前俯衝了一步，就及時刹住了身子 倏地轉過身去，喝道：「是什麼人出手暗算本公子？」

他緊握長劍，怒得咬牙切齒，雙目兇光亂閃！

祝小青伸手一指李小雲，接口道：「方才是她，現在是我了！」沒待對方多說，中食兩指急急劃了個圈，迎面點出。

「無極神指」出手何等快速？任乘風剛聽她發話，目光轉到祝小青身上，陡覺一縷指風已經迎面襲到，一時之間封架已是不及，只得身形一側，準備閃讓，但「無習神指」又是「撲」的一聲，指風擊在他右肩窩上，震得他幾乎仰跌出去，肩骨劇痛，長劍「噹」的一聲落到地上，他左手緊按右肩，又疾退了兩步。

孫小乙眼看李小雲、祝小青兩人都得手了，任乘風連長劍都已墮地，自是見獵心喜，身形一晃，一下閃到他面前，笑道：「小子，你該束手就縛了了吧？老子正好撿個便宜！」

任乘風連連失利，急怒攻心，直到此時他才發現眼前這些人看去都是自己人，實際上却全是敵人所僞裝，尤其孫小乙一下閃到他面前，他認出正是搶去自己金牌的人！

「哼」自己就算戰死，也要找個墊脚的！」一念及此，一聲不作，左手放開右肩，猛地一掌朝孫小乙迎面劈落！這一記「九陰摧心掌」，他認爲相距極近，應該萬無一失。

那知孫小乙在欺過去之前，早已暗中駢起中食二指，說話之時，就劃着小圈，話聲說完，指已點出，因爲他做得極爲隱

秘，任乘風根本沒有看到，等他左手指拍出，陡覺一圈無形內勁，逼住手掌「九陰摧心掌」，幾乎已無法施展，心頭陡地一驚，左肋間突然如中巨錐，痛徹心肺，口中大叫一聲，一個觔斗往後翻了出去。

他雖在驚、駭、傷痛之際，心頭還並不忙亂，這個觔斗是直向石窟外翻去的。他眼看情形全非，自然要設法往外逃走，突出重圍！

其實此刻大石窟外，老夫人、青松道長、衡山飛雲道長、卞藥師、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等人都已到了，只是沒有進來而已，就算任乘風出了石窟，也逃不下山去的，但在石窟中的人來說，總是給他逃出去了，石窟中的衆人，豈肯容他乘機逃走？

八個改扮灰衣道士的人中，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都已露了一手，沒有出手的人，自然要搶着出手，任乘風翻出一個觔斗，其實離石窟門口少說也還有七八丈遠，趙之欣、徐永昶、侯休、郭勇、羅尚武等人人影閃動，喝聲乍起，截着任乘風五柄扑刀，刀光連閃，夾雜拳風、掌影一起出籠！

好個任乘風，口中發出一聲厲嘯，頭頂落地，雙腳叉天，兩手手掌撐立，以倒豎蜻蜓的姿勢，身子像陀螺般一陣急轉，在刀光掌風中旋轉如飛，居然閃避得極其快速，沒有一記刀光，一記掌風能劈上他的身子。

全場高手似是都未料到任乘風武功如此之高，不禁看得爲之一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任乘風在地上飛轉如輪，自然很快就找到他脫手墮地的長劍，就在大家還沒看清他這倒立飛旋的身法之際，他已經長笑一聲，突然翻身立起，劍光乍亮，同時也响起一陣急驟的「噹」「噹」金鐵狂鳴，他以「地煞七十二劍」的「迴光返照」，一下擋開趙之欣等五人的追逐圍攻！

等大家定睛瞧去，任乘風前面，忽然多了一個仗劍少女。

那少女冷然道：「今日之局，你還能逃得出去嗎？」她，是丁瑤！

任乘風雙目通紅，大喝道：「擋我者死！」

刷刷刷三劍，像匹練般飛捲而出，他是拚上了命，出手不但辛辣、凌厲、大有出手一劍就想砍殺對方。

丁瑤手中長劍輕輕一翻，一下就化解他的凌厲劍招，不，一下壓住了他的長劍，冷然道：「我話還沒說完。」

任乘風用力一抽，被對方一個少女壓住的長劍竟然半點也掙動不得，心中極感驚駭，忖道：「對方這些人，竟然沒有一個不是武功高強之人！」一面厲聲道：「有什麼話，快說！」

丁瑤又問道：「你們教主不在這裏，對不？」

任乘風道：「不錯。」

丁瑤道：「他躲在那裏？」

任乘風厲笑道：「小丫頭，妳以爲本公子會說嗎？」

丁瑤道：「我可以和你打個賭，你敢不敢接受？」

任乘風道：「妳說說看。」

丁瑤道：「咱們可以從劍上分個勝負，你勝得了我手中長劍，就讓你安全離去，沒有一個人會攔住你，你敗在我劍下，就得說出你們教主現在何處？仍可任由你下山，這樣算不算公平？」

任乘風不信一個丫頭片子能在劍上勝得了他白衣聖教首徒，聞言嘿然道：「妳說的話，他們都同意？」

他急於離開「行宮」。

丁瑤道：「這個自然，只要你勝了，決不會有人攔你。」

任乘風道：「好，我賭了。」

丁瑤長劍一收，說道：「你可以發劍了。」

原來丁瑤眼看任乘風和李天雲、何津舫兩人動手之際，使出來的劍法，雖然極其凌厲，多看了一陣，忽然心中一動，暗道：「原來師傅（緇衣老尼）傳自己的劍法，竟是專門尅制他們（白衣聖敎）劍法的，無怪他使出來的每一記劍法，若由自已和他動手，都可破解無遺。」這就暗中告訴了沈雪姑。

沈雪姑不覺心中一動，她剛才聽余無天的口氣，白衣聖教教主，並不在這裏，這就對了，他們把這裏稱爲「行宮」，那是他們還另有一處老巢了。一面低聲問道：「妳有把握？」

丁瑤道：「小妹有十成把握。」

「那好，」沈雪姑說道：「妳去和他打賭，他能夠勝過妳，就放他走，妳勝了，只要他說出教主在那裏，仍可放他下山去。」

因此丁瑤在他擋開五人扑刀之後，就出現在任乘風的面前，閒言表過。

任乘風賭的是命，丁瑤雖說就是他敗了，只要說出教主下落，仍可放他出去，但眼前這許多人，都是敵人，是不是眞的肯放他出去，不論是否能出去，他都要賭，所謂孤注一擲，碰碰運氣也好，生死存亡，在此一戰，他反而鎭定下來，抱劍凝立，目注丁瑤，神色愈來愈獰厲，雙目之中，已經隱隱射出綠焰，他練的是魔教陰功，當眞有如天魔附體，但却遲遲沒有發劍。

在場衆人之中，只有上官靖、沈雪姑兩人功力最高，已可從任乘風的身上，發現他煞氣愈來愈重。

事不關心，關心了就會担心，上官靖不由得暗暗替丁瑤担起心來，不知她是否眞能是任乘風之敵？右手握着的摺扇，已經交到了左手，只要發現丁瑤不是任乘風的敵手，他青陽劍立可出手。

沈雪姑當然看得出他的神情，暗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你千萬不能動，瑤妹也用不着你相助，她不會輸的！」

就在兩人說話之時，只聽任乘風發出一聲怪嘯，身形驟然撲起，劍勢如虹，幻起漫天劍影，有如銀蛇亂閃，劍鋒所指，盡是丁瑤的要害大穴。

這出手一招，其實當然並不止一招，因爲他劍使得極其快速，就像只是一招一般。

魔教「天魔劍法」，確實有他獨到之處，看得李天雲、何津舫兩人暗暗震驚，光是對方這一招，憑他們形意門名宿、武

功門高手，都看不清劍招的變化，無怪各大門派中人都會落到魔教手中了。

他們懷疑任乘風這樣詭異凌厲的劍勢，像丁瑤這樣一個年輕姑娘如何應接得下來？

那知定睛看去，竟然大出兩人意料之外，丁瑤只是旋身發劍，長劍輕輕點出，不但沒有被對方劍勢逼退，反而把任乘風的一片流動劍光，從容破解開去，看去極其簡單，但他們根本想不出個丁瑤這一劍有何奧妙？竟能破解任乘風的凌厲攻勢？

任乘風暗自大吃一驚，心想：「這丫頭難道眞是能夠破解自己的劍法？」心裏在想，手中長劍並未稍懈，一劍緊過一劍，把三十六式「天魔劍法」，像流水般使出。

丁瑤使出來的劍勢，並沒有他那樣複雜，看去招式簡單，但却有着極爲奇奧的變化，任乘風一口氣把三十六式「天魔劍法」，源源使出，十分快速，她似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只是展開長劍，把自已所會的劍法，一路使了下去，也就依次把對方劍法從容破解下去。

時間稍久，大家也都看出來了，丁瑤的劍法和任乘風極相近似，只是一個劍法繁複，使得像天花亂墜，一個因繁就簡，巧封妙解，極自然的把他一一破去。

任乘風越戰越驚心動魄，口中大吼一聲，劍法倏變，人如狼撲，圍着丁瑤左右前後亂竄，劍光就像雨後春筍，匝地起落，亂劈亂砍，每一劍都帶起裂帛劍風，「地煞劍法」，詭異激烈，更勝過他方才的劍勢。

但不論如何變招，如何險惡，丁瑤的劍招，一路施展下來，既未加快，也沒有跟着他亂轉，依然按步就班，一招接一招的連綿不斷，一路破解下去。

兩人打到五六十招，任乘風七十二式「地煞劍法」，也已經使了二十幾招，發現本敎兩大劍法，確實遇上了尅星，每招每式，都被對方逐一破去，看來自己勝算愈來愈少，額頭上的汗水却愈來愈多，心知這樣下去，打到最後一招，自己非傷在她劍下不可！這就冷然喝道：「住手！」

丁瑤果然立時收劍，喝道：「你是不是認輸了？」

任乘風道：「任某劍法，悉數爲妳所破，不認輸也得認輸了。」

丁瑤道：「好，你只要說出你們教主現在何處，你就可以走了。」

任乘風說道：「任某說出來妳會相信嗎？」

沈雪姑接口道：「信。」

任乘風看了沈雪姑一眼，問道：「任某說出來了，你們眞會讓我離去？」

沈雪姑道：「當然。」

任乘風心想：「我隨便說個地方，她們也許不信，不如就說三官廟好了。」這就不加思索的道：「三官廟。」話聲出口，就一個轉身朝外走去。

沈雪姑喝道：「你慢點走！」屈指朝他右肩胛「入洞穴」彈去。

任乘風轉身朝外走去，滿窟俱是敵人，自然早有防範，運集了全身功力，沈雪姑的喝聲入耳，陡覺「入洞穴」一痲，一縷極細的涼氣，直貫經絡，整條右臂立即廢然下垂，再也用不出力道，握在手中的長劍，也噹然墮地，心頭不禁大怒，左手迅速拾起長劍，倏地回身，怒喝道：「你們說話算不算數？」

沈雪姑冷然道：「我小妹答應的話，當然算數，你落敗了，只要說出教主下落，可以離去，但我小妹方才有沒有說不廢你的武功，我只點廢你一條右臂，已經對你很客氣了，你現在可以走了。」

一面朝孫小乙道：「小乙，你送他出去，請洞外的青松道長放人，讓他下山去吧！」

任乘風心想：「原來武當派的人也來了！」舉步待走！

孫小乙叫道：「喂，你且慢走，還是讓我孫老乙走在外面，好給你先去打個招呼，否則只怕你左脚跨出石窟，右脚就永遠休想跨出去了。」

任乘風沒有作聲，果然讓孫小乙走在前面，兩人一前一後往洞外行去。

假扮任乘風的竹逸先生呵呵一笑道：「沈姑娘這一着高得很！」

沈雪姑連忙躬身道：「前輩誇獎。」

只見管巧巧、劉媒婆領着卞藥姑從右上首石窟中走出。管巧巧一指沈雪姑，朝卞藥姑悄聲道：「喬扮我五師姐的就是沈姐姐呀！」

卞藥姑急步走上前去，一把握住沈雪姑玉手，說道：「妹子，我差點見不到妳們了。」

「卞姐姐脫險了就好。」沈雪姑道：「站在這裏的都是妳的熟人，不過此時妳不用和我們一一招呼了，卞伯父就在洞外，妳快出去見過卞伯父才是。」

卞藥姑道：「爹也來了？」

沈雪姑道：「妳快去吧！」

卞藥姑說了句：「謝謝妳。」飛一般往石窟外奔了出去。

左上首洞窟中，道院三個壇主已死，壇下所有灰衣道士——白衣聖敎的準弟子，除了當場傷亡之外，也有四五十個人被制住穴道，同時也全已廢去了武功。

金鞭叟田五常、智虔大師等六人也早已從道院退了出來，和站在石窟（左上首石門）門內的銀拂叟、唐世賢等人會合。

因大石窟中上官靖、沈雪姑等人假扮敵人，以假亂眞的連台好戲，正在上場，他們自然不好出去，就一起站在洞口內觀戰，直到此時沈雪姑放走任乘風，白衣聖教整座「行宮」中，只有下首左右兩座石窟的鐵甲武士沒有被制住穴道，但他們神智受到控制，（有如三官廟的神武隊）只認金牌不認人，如今兩面指揮他們的鑼形金牌一塊在上官靖手中，另一塊落到了竹逸先生（假扮任乘風）手裏，就不虞鐵甲武士反抗了。

行宮已經完全瓦解了，銀拂叟向天倫、智虔大師等人也一起從左上首石窟中走出。

銀拂叟呵呵一笑道：「上官老弟，這次大破行宮，你的功勞最大了。」

上官靖連忙躬身道：「前輩誇獎。」

銀拂叟又說道：「除了上官老弟的首功，第二名有兩位，那是沈姑娘和丁姑娘了。」

沈雪姑也欠身道：「愚姐妹那有什麼

功勞？這該歸功於前輩的總指揮和軍師竹逸先生運籌帷幄之功……」

話聲未落，突聽一聲沉哼，傳了過來，這哼聲凝重得有如一塊大石，在耳朵中撞擊了一下，不但心頭會猛然一跳，連頭腦都快被撞得震動！

大家驀地一驚，急忙定睛看去，上首圓洞門前，不知何時已經多了四個怪人！這四人，左首兩個是一對黃衣夫婦，男的一頭銀髮，簪了一支白玉如意，兩條白眉下垂到眼角，雙目如綫，蒜鼻獅口，一部垂胸白鬚，根根如銀，手中拄一支紫色藤杖，和黃衣老婆婆站在一起。

那老婆婆也是一頭白髮，戴着滿頭珠翠，但一張臉却白裏透紅，嬌艷得像桃花一般，柳眉鳳目，看去有如三十許人，手中也拄一支紫色藤杖，依傍着黃衣老人，就和一對新婚夫婦一般。

右首兩人，一個則是道人裝束，臉如青蟹，兩道黃眉又濃又粗，一部連鬢蒼鬚，身穿銀白道袍，手中執一柄銀白拂塵。

另一個是瘦高老人，禿頭，雙目深凹，雙顴突出，頦下生了疏朗了幾十根白鬚，這人瘦得只剩了一身骨頭包着皮而已，整張臉上，也找不出一點有肉的地方，身上穿了一件黑紗長衫，就像把長衫掛在竹竿上一般，如果在深夜裏（此時就在深夜裏），只有你一個人趕夜路的話，遇上了他，你不把他當作殭屍才怪！

這四個人，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三人却認識其中兩個，那就是左首的一對黃衣夫婦，他們就是當今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一對老怪物——黃雲妖怪——黃衫客和白髮仙娘。當日黃衫客還認上官靖做小兄弟，還送了他一顆蟾珠作見面禮。

（作者爲了要描述這四個人，費了不少工夫，如論時間，從大家聽到一聲沉哼，回過頭去，看到中間圓洞門石窟前忽然多了四個人，只不過是轉個頭的時間而已。）

只聽黃衫客繼沉哼之後，冷聲道：「欺師滅祖，也算是功勞嗎？眞聽得老夫生氣，白衣聖教門下竟然會有你們這幾個恬不知恥的孽徒。」

白髮仙娘連忙嬌柔的道：「老頭子，這點小事，也惹你生氣，你也眞是的，別氣壞了身子。」

黃衫客手中紫藤杖朝地上一頓，哼聲說道：「欺師滅祖，吃裏扒外，這還是小事？」

他紫藤杖雖是隨手一頓，但可不得了，但聽「砰」的一聲，地面上的大石，已被他杖頭頓得四分五裂！

本來站在石階上的竹逸先生（喬扮了任乘風），一眼看到四人，不由心頭一緊，這四個老怪物，是白衣聖教敦請來的「上賓」，也是白衣聖教倚爲長城的大靠山，本來自己的意思，能不驚動他們，悄悄一走，最爲上策，惹上了這四個魔頭，只怕合大家之力，也未必會是他們的對手，心頭一急，急忙後退了幾步，身子疾快的轉了過去，衣衫飄動之際，他已經轉了一個圈又回過身來。

轉身打了個圈，有多少時間？等他這一轉過身來，竟然已經換了一個人，本來是任乘風，現在一下變成總管秦皓了。

甚至在他轉身之際，衣衫飄動了一下，任乘風的一身大紅長衫，也變成綠色長袍了！竹逸先生外號劉轉背，轉個背，果然就變換了一個人。

秦皓堆起了一臉笑容，急步趨了上去，連連拱手道：「四位老神仙怎麼也出來了，這裏沒有什麼，些許小事，讓他們師兄弟去料理就好，四位老神仙請到裏面休息好了。」

右首殭屍般黑衣老人左手隨便一攔，發出低沉的聲音說道：「沒你的事。」

他雖是隨手一攔，毫不使力，却把秦皓推得往後連退了三步，才行站穩。

沈雪姑看到四人在中間石窟出現，心知不易對付，急忙以「傳音入密」朝上官靖道：「靖弟，黃衫客認你作小兄弟，由你出面，也許可以穩住他們夫婦，你還不快上去？」

上官靖朝她點點頭，立時跨前一步，抱拳作了個長揖，道：「老哥哥你誤會了，我們並不是魔教門下。」

黃衫客一怔，怒道：「你們明明是白衣聖教門下，欺師滅祖，叛教邀功，還敢說不是白衣聖教門下？」

上官靖迅快從胸前掏出蟾珠絲囊，說道：「老哥哥總認識這個吧？」

「蟾珠！」黃衫客如綫雙目中陡地迸射出兩縷金芒，注視着上官靖，喝道：「這蟾珠你從那裏來的？」

上官靖從身邊取出沾過洗容藥劑的棉花，在臉上拭抹了一陣，抹去易容藥物，恭敬的拱手一禮，說道：「小弟上官靖，拜見老哥哥，老嫂子。」

白髮仙娘嬌柔的笑道：「果然是小兄弟，老頭子，方才我聽他口音，早就聽出來了，你怎麼沒聽出來呢？」

黃衫客呵呵大笑道：「果然是小兄弟，哈哈，老夫怎麼不認識，只是要問問清楚罷了！」一面朝上官靖問道：「還有那位沈姑娘呢？」

沈雪姑也在此時迅快指去臉上易容藥物，抱着拳道：「晚輩沈雪姑見過二位前輩。」

黃衫客點着頭道：「好，好，你們都是易容而來，假冒白衣聖教門下，闖進行宮，這是劉轉背教你們的了。」

他掄目看了衆人一眼，說道：「老夫夫婦應邀在此作客，衝着小兄弟，不和你們計較，你們快下山去吧！」

他還不知道這座行宮已經全破去了。

「慢着！」黑衣瘦高老人道：「黃老既然說出來了，衝着這位小兄弟，讓你們大夥離去，老夫自無話說，不過少林寺的三個和尚，却要給老夫留下來。」

智虔大師合十一禮道：「貧僧智虔，先想請教這位老施主如何稱呼？不知和敝寺有何過節？」

黑衣瘦高老人深凹的雙目精芒閃動，忽然發出一陣嘿嘿怪笑，他這一笑，大家才發現他瘦得皮包骨的臉上，一張咀却特別大，幾乎橫到腮上，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更顯得兇獰無比，笑聲一落，才陰陽怪氣的道：「老夫如何稱呼？你們難道沒聽死去的師父說過陰山李老祖？」

這話聽得智虔大師三人不由一驚，昔年魔教倡亂，由少林寺聯合各大門派圍剿

，魔教約來助拳的旁門高人中，確曾有一個來自陰山的李大爵，練成「殭屍功」，武功高不可測，只要被他一把抓住，就會一口咬下你一條臂膀，大家就說他要生吃人肉，因此把他大爵二字叫成了大嚼。

那天和李大嚼動手的是少林上一代方丈大字輩的高僧大慈大師，兩人在泰山頂上拚鬥了一天一晚，最後大慈大師以一記「光明拳」把他擊落懸崖，但大慈大師也硬捱了他一記「寒冰掌」，回去之後，足足化了七天工夫，才把寒冷之氣逼出。

此人自稱陰山李老祖，不知是不是李大嚼？如果是他的話，豈不已是百歲以上的人了？

智虔大師看了兩個師弟一眼，才合十道：「李老施主來自陰山，自稱老祖，莫非就是昔年的李大嚼李前輩嗎？」

黑衣瘦高老人裂開大咀，嘿嘿怪笑道：「老夫正是李大嚼，你們三個和尚現在明白了吧？老夫就是要領教領教你們少林寺的『光明拳』，你們三個一起出手都可以。」

黃衫客說道：「小兄弟，你們可以走了。」

「老哥哥，老嫂子，還是你老二位請吧！」上官靖爲難的道：「我們……不能走。」

黃衫客訝異的道：「爲什麼？」

「因爲……」上官靖囁嚅着道：「這裏……」

秦皓連忙接口道：「這樣吧，上官少俠，還是由兄弟來說吧！」一面陪着笑，連連拱手道：「事情是這樣，金道長和夫人業已死去……」

青蟹臉黃眉老道突然厲聲道：「秦皓，你說什麼？教主夫、死了？」他黃眉一軒，巨目中射出兩道逼人精光，一下掃過在場的衆人，沉喝道：「是什麼人害死她的？快說！」

現在的秦皓究竟不是眞的秦皓，不知這老道和魔教宮裝夫人有何關係？一面忙道：「教主夫人是和金道長互拚之下喪生的。」

「你胡說。」黃眉老道沉哼一聲，說道：「余道兄知道教主夫人是老夫的侄女，豈會對她下手？」

「事情確實如此。」秦皓連忙道：「金道長是死在天魔燈的『魔燄神火』之下，教主夫人則是死在金道長的『天王針』之下……」

黃眉老道目射稜光，沉聲道：「你爲什麼沒加阻止？」

秦皓雙手一攤，爲難的道：「在下如何阻止得了？」

「哈哈！」黃眉老道突然厲笑一聲，目注秦皓，沉聲道：「秦天白，你忘記了你是誰？」

秦皓聽得心頭陡然一沉，秦天白，不就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之一？秦皓原來只是他的化名，這就難怪，既是碧落山莊的總管，搖身一變，又是「行宮」總管，而且還兼了「行宮」中接待「上賓」的職司，原來他的身份和余無天相等，差幸他也伏誅了。

竹逸先生假扮的秦皓直到此時才知道秦皓眞正的身份，心頭方自一震！

黃眉老道嘿嘿怪笑道：「你當然不是秦天白，這一點，若是從你面貌聲音，一點也找不出破綻來，破綻是在你不知道秦皓的底細，老夫沒說錯吧？就因爲你假冒了秦皓，才會把這座行宮攪得天翻地覆，當今之世，有這份能耐的，只有一個人，你大概就是奇胲門的劉轉背劉仲甫了？」

說到這裏，轉身朝黃衫客夫婦抱抱拳道：「黃衫老哥哥，方才你要他們離去，兄弟不好反對，如今却有一個小小意見，不知老哥哥是否同意？」

黃衫客含笑道：「黃眉道兄請說。」

本來銀拂叟和衡山飛雲道長等人看到這銀衣老道生了兩道又濃又粗的黃眉，已經想到一個人，只是無法證實而已，現在聽黃衫客這聲「黃眉道兄」，就證明此人果然是昔年著名老魔頭勾漏神魔漆黃眉，此人銷聲匿跡已有數十年之久，不想今晚會在此地遇上。

只聽黃眉老道說道：「不說兄弟是白衣聖教教主夫人的師伯，咱們都是應教主邀請，奉爲上賓，如今白衣聖教行宮被這夥人鬧得天翻地覆，余無天道友和教主夫人都已遇害，老哥哥你說咱們四個上賓，住在這裏，是不是面上無光？他日遇上教主，如何向他交代？」

黃衫客皺了一下白眉，沒有作聲。

黃眉老道嘿然道：「老哥哥已經要他們趕快離去，已經盡了心意，他們居然遲遲不肯離去，如今……」

他目光一掠站在大石窟前面的衆人，又道：「這姓上官的小娃兒，和姓沈的女娃兒，既是你老哥哥的小兄弟，衝着老哥哥賢伉儷，兄弟自然不好難爲他們，因此希望老哥哥要他們及早離去，其餘的人，兄弟斗胆，只好把他們留下來了。」

這話對黃衫客夫婦，確是已經很够面子。

黃衫客還沒開口，白髮仙娘已經嬌柔的道：「老頭子，黃眉道兄這話也是有理，白衣聖教把咱們敦請了來，待之以上賓之禮，教主不在，這座白衣聖教行宮全毀了，叫咱們日後如何向教主交代？咱們這張老臉又擱到那裏去？我看，上官小兄弟，沈小妹子，聽老嫂子相勸，你們兩個趕快走吧！」

黃衫客頷首道：「不錯，小兄弟，今晚之事，確實使老哥哥感到爲難，你們兩個，聽老嫂子相勸，還是離去的好。」

上官靖抱抱拳道：「老哥哥，老嫂子，不是小弟不肯聽兩位的話，小弟和他們一起來的，進則同進，退則同退，豈有不顧而去之理？再說，今晚是各大門派聯合清剿魔教餘孽，他們假白衣聖教之名，出現江湖，各大門派都已蒙受其害，四位都是江湖上的前輩高人，撇開江湖黑道白道不談，江湖上也總該有個是非，今晚到這裏來的人，都是身受其害的人，找上魔教，只是討還公道而已！」

黃眉老道不待他說下去，哼道：「小兄弟，你不用說了，老夫從不和人講什麼公道不公道，你們兩個趁早下去，免得黃衫老哥哥面子不好看，老夫良言盡此。」

上官靖道：「在下和沈姐姐若是不走呢？」

「嘿嘿，幾十年來還沒有人敢對老夫

這樣說話！」黃眉老道望了黃衫客夫婦一眼，勉強說道：「你們要不走，當然也可以，那就站到黃衫老哥哥身邊去，只要不出手，老夫不會難爲你們的。」

黃衫客招招手道：「小兄弟，你和沈姑娘一起過來，和老哥哥、老嫂子站在一起。」

上官靖抱抱拳道：「老哥哥好意，小弟待會再過來，因爲我和大家一起來的，剿滅魔教餘孽，也是江湖上稍有正義感的人共同的責任，小弟不能因遇上強敵，就託庇老哥哥，意存規避。」

黃衫客看他生性倔強，不肯和自己站到一起來，心知他武功雖然不弱，只怕也很難是黃眉道長的對手，不覺暗暗攢了一下眉。心想：「小兄弟這種倔強脾氣，才合自己的胃口，如果叫他過來，他就過來了，自己還會認他做小兄弟？」

這時候，洞外的上官老夫人和青松道長、卞藥師、白虎神暴本仁、風雲刀柴崑、慧修、慧持等人也得到消息，魔教邀約來的幾個厲害魔頭巳經出現，雙方即將動手，立即趕了進來。

老夫人說道：「諸位都是武林前輩高人，江湖上的有道之士，總該深明大義，我……」

「不用說了。」黃眉老道截着她話頭，哼道：「四十年前老夫就聽你們這些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人，說過大道理，你們如何衛道，魔教如何逆天行事，老夫不管這些……」

上官老夫人看他倚老賣老，不待自己說完，就截住話頭，心中不禁有氣，也截着他話頭，沉聲道：「老身並不代表各大門派，老身只代表自己，我會被魔教，藥物迷失心神，受他們利用，担任過碧落山莊的老夫人，他們也把各大門派迷失了心神的人，劃到碧落山莊，作爲他們的外圍，差幸老身等人及時得到解藥，尚未鑄成大錯，才一起聯手，來找魔教的，不用說什麼自命爲名門正派，歧視魔教這些話來混淆視聽……」

黃眉老道又是一聲怪笑，打斷老夫人的話頭，沉聲道：「那好，咱們不用多說，就是妳先出手好了！」

上官老夫人頷首，道：「老身正想領教。」

衡山飛雲道長朗笑一聲道：「貧道久聞勾漏黃眉道長之名，也想領教領教。」一面朝上官老夫人稽首道：「老夫人讓貧道來會會他。」不待老夫人答應，巳經飄然走出。

黃眉老道目光如炬，問道：「道友那一派門下？」

不說那一門派高人，那一派門下，就是表示他年歲輩份都高過飛雲道長了。

飛雲道長也是七十開外的人了，也是衡山派名宿，還是當今衡山派掌門人的師叔，聽他口氣如此狂妄自大，不禁微有慍意，單掌當胸，打着稽首，大聲笑道：「貧道衡山飛雲子，道長隱迹數十年不出江湖，大概沒聽過貧道這樣的無名小卒吧？」他不待對方開口，接着說道：「不過武林較技，較的是武功高低，優勝劣敗，勝者爲尊，與門派、姓名、年齡、名氣似無多大關係，道長可以出手賜教了。」右手抬處，巳從肩頭撤下長劍。

這話表面上毫無不敬之處，但骨子裏却是說：「你不必倚老賣老，較技是要拿得出眞功夫，勝得了我才行。」

黃眉老道沉笑道：「很好！道友那就接招了！」

手中銀拂輕輕一拂，一個人離地三寸，突然平飛過來，他銀拂雖然只是輕輕一拂，但因人巳欺近過來，一道銀光就像匹練般橫掃而來。

飛雲道長在第一招上豈肯退讓，長劍倏然朝前劃出，迎着銀拂揮去。那知對方銀拂明明橫掃而來，等他長劍揮出，銀拂閃電般一圈，纏上劍身，不待你有撤劍變招的機會，黃眉老道右腕一揚，銀拂纏着長劍朝上甩出。

這一下，動作之快，勁力之強，任何人都會措手不及，被他捲飛長劍，如果你緊握長劍不放，那麼一定會連劍帶人都被凌空摔出去。

飛雲道長就是緊緊握住長劍，連人凌空摔了出去。

這對旁人來說，摔出去就摔出去了，但飛雲道長乃是衡山派名宿，衡山劍法亦名「廻雁劍法」，原是長於縱身飛撲，能在空中廻身發劍，凌空下擊的劍法。

因此銀拂纏住他長劍，堪堪把他凌空摔出，飛雲道長身未落地，巳經翩然飛了回來，劍光錯落，朝黃眉老道當頭罩落。

這一招，旁人幾乎看不出他是被黃眉老道摔出去的，因爲大家都知道衡山派的劍法有廻雁身法，以騰空搏刺爲主。

黃眉老道微微一怔，大笑道：「好，好，衡山劍法果然要得。」他口中喝着，銀探朝上一圈，幻起一朶銀花，迎着劍光升起！

但聽一連發出「叮」「叮」五聲輕响，飛雲道長撲擊而下的一招五劍，悉被他一朶銀花接住，飛雲道長一個人隨着往上騰空，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劍光再現，又朝黃眉老道當頭撲來。

黃眉老道哼了一聲，銀拂再次朝上拂起，這回他拂上貫注眞力，一拂之勢，暗勁如山，朝上湧起，自是非同小可！

他怎知飛雲道長練劍數十年，劍上功力，一樣巳達爐火純青，雙方劍拂乍接，飛雲道長發現對方拂上眞氣迸發，雖然視之無形，却如海立雲垂，直逼而上！衡山劍法中的廻雁身法，原是借力升騰，用以消解對方力道，別人身在半空，只有捱打的份兒，衡山派的人却能以虛消實，你力道最強，他只要多翻一個觔斗，就可以卸去。

飛雲道長這一發現對方拂上力道強大，他長劍乍然一觸，立即騰身斜飛開去，黃眉老道銀拂剛剛收回，飛雲道長一道劍光又當頭劈來。

這就像秋蠅一般，揮之不去，去而復回，當眞可把黃眉激怒了，口中大喝一聲，左手袍袖突然迎空一振，大袖沿着手腕滑落，露出一隻黃毛茸茸的大手，五指勾屈，凌空朝飛雲道長招去。

這一招不打緊，正在騰空飛起的飛雲道人陡覺一道強大無比的吸力，朝自己吸來，心頭大吃一驚，急忙推出長劍，身子往後一仰，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但黃眉老道招手之間，吸力極爲強勁，飛雲道長往後翻出去的觔斗，只翻到一半，就被吸力往前拉去。

飛雲道長心知不妙，立即運起全力，雙足懸空一蹬，從巨大吸力中掙出，又是一個觔斗往後翻去。

黃眉老道也想不到巳被自己掌力吸住的人，還能憑空掙脫？左手再次朝飛雲道長招去。

這次招手之間，吸力大增，飛雲道長堪堪從他巨大吸力掙出，一個觔斗往後翻去，陡覺身後又有一道強大的吸力，有如長虹一般從身後追吸過來，力道之強，比方才幾乎增加了一倍，急忙弓身蹬足，企圖從旁滾出，但巳是力不從心，一下被對方吸力吸住，把他一個人從半空中拉了過去。

銀拂叟向天倫看出不對，口中低喝一聲：「吸星大法！」

身隨聲起，手中銀拂從斜刺裏拂起，一蓬銀絲在黃眉老道和飛雲道長之間，衝天直上（這裏是大石窟，最高不過五丈，衝天直上，只是形容他飛衝上去而巳。）

天池釣叟更不怠慢，釣竿一揮，一縷極細的釣絲筆直飛出，釣鈎一下鈎住飛雲道長的腰縧，像釣魚一般，往後就拉！兩人配合得很好，銀拂叟向天倫縱身揮出銀拂，正好把黃眉老道的無形吸力從中截斷，天池釣叟釣絲一收，把正被吸力朝前吸去的飛雲道長硬行拉了回來。

飛雲道長落到地上的同時，銀拂叟向天倫也一截得手，飛落地上。

這段話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前後不過眨眼工夫的事，合兩人之力，才把飛雲道長從黃眉老道的「吸星大法」中救了下來。

黃眉老道只招了兩下手，就把飛雲道長和終南二老忙得幾乎措手不及，這一情形，看得大家心頭大爲驚凜。

黃眉老道看着銀拂叟飛身截斷他發出的一道吸力，却並沒出手，只是朝銀拂叟點點頭道：「你是終南銀拂叟了？」

銀拂叟向天倫落到他身前八尺光景，拱拱手道：「兄弟正是向天倫，因爲看到道兄使的也是一柄銀拂，頗有同好之感，才想跟道兄討教幾招，不知道兄可肯賜教嗎？」

黃眉老道嘿嘿怪笑道：「很好，你以銀拂成名，老夫雖使銀拂，却沒人稱老夫銀拂神魔，咱們兩柄銀拂，正好切磋切磋！向道兄只管請！」

「只管請」者，就是你「只管出手」之謂也，他在口氣之中，依然十分託大，沒把終南五老之首的銀拂叟放在眼裏。

銀拂叟向天倫面對強敵，自然無暇去計較對方口氣，他在飛身落地之時，早巳運起全身功力，此時只是淡淡一笑道：「道兄恕向某有僭。」左掌當胸，右手銀拂一豎，使了一招「龍洗天街」，千百縷銀絲，就像白龍噴水，飛洒出去。

黃眉老道却什麼招式也沒使，你銀拂揮來，他也一抬手把掛在中指的銀拂朝前拂去。

使招式的銀拂，要一曲一折，才能夭矯如龍，再把一蓬拂絲抖開，才能化作千百縷銀絲，揮洒出去，這一招在銀拂叟手中使出，當然極爲神速，也極爲精純，千百縷銀絲中任何一根都可以洞穿金石！

黃眉老道沒使招式，用不着把拂塵一曲一折，再以內力逼開拂絲，他的一柄銀拂，只是直截了當的揮出，上述手續自然全免了。

試想兩人在拂塵上同樣有數十年功力，但一個要一曲一折的依着招式使出，一個只是隨手一揮，兩人誰快？不用說當然是隨手揮出，不使招式的人快了。

因此銀拂叟向天倫雖然出手較早，但在他一蓬銀絲洒出之際，黃眉老道的銀拂也巳拂了過來。

銀拂叟雖然不知對方功力如何，但想來決不會在自己之下，出手第一招上，不願和他硬拚，身形微側，帶轉銀拂，廻身飛繞，向左橫揮而出！

這一招叫做「玉帶圍腰」，看去是旋身避敵，却在避開敵招之際橫掃敵腰，勢必比敵人快上半招，是以退爲進的妙着！

那知拂塵堪堪橫掃出手，黃眉老道依然毫無招式，銀拂朝前揮來。你還是要旋身發招，他却仍是隨手揮出，因此這一招銀拂叟雖然自以爲可以快過對方半招，實則黃眉老道還是比你快過半招。

對方銀拂直逼胸臆，你橫掃出去的銀拂一時又收不回來，自然就非後退不可，銀拂叟趕緊吸了一口氣，身子迅速退出八尺。

黃眉老道手提銀拂，左脚朝前一步就跨上了八尺，右手抬處銀拂又直揮過來。本來是銀拂叟發招在先現在就被他扳回去了，這第三招就巳變成由他領先發招了。

銀拂叟堪堪退下，黃眉老道也巳跟上，依舊和沒有後退一樣，而且對方銀拂也隨着拂上胸口，這一來，手中空握銀拂，根本派不上用場，別說攻敵，連封架都來不及，只好再次吸氣後退。

但這和上次完全一樣，你後退之時，黃眉老道也跟着跨上，手中銀拂還是對着你胸口拂來。

銀拂叟一連後退了三步，黃眉老道也隨着跟上了三步。

銀拂叟心頭大怒，猛地暴喝一聲右手陡振，由下而上劃了一個弧形，銀拂奮力朝前揮出，這一下因被逼連退，心頭積怒巳深，奮力一揮，自然用出全力，雙拂交擊，拂絲都是柔軟之物，自然不會發出極大的聲响，但却把黃眉老道逼退了一步。

高手過招，有不得絲毫退讓，黃眉老道這一步後退，就把方才三招佔先的優勢，盡皆喪失。銀拂叟一擊得手，精神大振，銀拂揮處，接連攻出兩招。這兩招出手，他不由得又失去了先機。

那是因爲他的一柄銀拂，是有板有眼的按着招式使出，而黃眉老道的銀拂却是隨手發揮，根本不用招式。

一招之間，對方就快了半招，兩招下來，對方就快了一招。這並不是說銀拂叟武功不高，或者使用招式不好，以銀拂叟的武功，當今武林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了，他練了一個甲子的武功，對本門武學，自然精博無倫，變化神妙，但他遇上的却是黃眉神魔，乃是黑道中的前輩高手，武功入化，自然要捉襟見肘，處處受制於人了。

（未完・四十六）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健向馬芳芳探聽師弟不了和尙的死因，被馬芳芳巧言令色誆了，總以爲師弟和百里絳雲因情變仇而賭鬥，受情孽而死，見馬芳芳執禮甚恭而不疑，率娟娟找凌鶴，在路上相遇，一定要和凌鶴比一比武功，躭誤凌鶴找不到姜不幸，娟娟雖然捨不得凌鶴，但爲了學技，只好跟蕭健離去……馬芳芳已和凌鶴等人住在一起，對她是有利的，和凌鶴合起來，是一股不可估計的力量，而江涵說服葉伯庭歸順凌鶴，二人投天一會臥底活動，天一會會主麥遇春招兵買馬，佔了蕭辰的地盤，馮君實担任副會主，勒詐馬如飛捐欵，聲威浩蕩……

相約去臥底

麥遇春道：「據說江小俠和凌鶴等人近來來往頗頻。」

江涵道：「有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由於卑職玷污過馬芳芳，所以馬芳芳把卑職當作禮物送給凌鶴，這是因爲卑職父子和凌鶴都有深仇，但凌鶴不欣賞馬芳芳這一手，所以並未殺害卑職，卑職在此情況之下，爲了不吃眼前虧，只好暫時佯裝和凌鶴接近，使馬芳芳不敢動我。」

麥遇春道：「馬、凌二人的武功誰高誰低？」

江涵道：「兩人比試二次，似乎馬芳芳略遜，但也有人說，馬芳芳爲了討好凌鶴，故意輸給他。」

「會有這種事？」

「會主，馬芳芳對凌鶴用情至深，但凌鶴對她却總是保持距離。」

「令尊來了，你知道嗎？」

「啓稟會主，我們父子是約好一起來的，只是由于他先找到姜不幸，所以他先來了。」這謊言和葉伯庭胡扯的居然不謀而合。

表演有默契

麥遇春道：「令尊與你，同爲本會護法，對令尊來說，是委曲了些，俟建有功績後，再提昇他爲副會主。沒有事了，去吧！」

「是。」小江到了門口，又迴身說道：「另有一事，卑職以爲隱而不報是不對的。」

「有話盡管說，本座不喜歡吞吞吐吐的人。」

「會主，梁士君來此，據說主要是爲了報仇。他的獨子梁不凡被『怒堡』堡主黃氏兄弟閹割，從此斷了香烟，誓報此仇，以前在那『天一會』中尚未找到適當機會，據說這一次要找機會和他們兄弟同歸于盡。」

麥遇春有點相信，他也風聞確有此事，一個作父親的爲獨子報此仇恨是極可能，而順理成章的，他點點頭道：「很好！本座會注意這件事的。」

稍後，小江遇上了葉伯庭，看看四下

無人，小江道：「今後如我不叫你爹，你有什麽理由責備我？」

葉伯庭道：「江涵，爹思攷再三，仍需以『天一會』爲靠山，如落入凌鶴手中，後果你該知道的。」

小江道：「我就是個例子，馬芳芳把我當作禮物送給凌鶴，但凌鶴有容人之量，並未加害于我，只要你是眞的改邪歸正，凌大俠可能不念舊惡的。」

「江涵，爹可要把話說在前頭，你要是想在此玩什麽花樣，事情鬧大了！連爹也救不了你。」

「放心！我早就不倚賴你了！」爲免嫌疑，小江不便和他談得太久，他要設法救姜不幸，但這要籌謀善策才行。

× × ×

護法的職位和壇主及以下職位是個分界綫，不用說薪俸，就是住所，每人就可以佔一個院落，這固然是因爲此處地方大，房子多，但壇主就只能兩人住一小跨院，這就顯示不是地方大小，而是職位高低的問題了。

小江的院子稍偏些，靠近「撈月軒」，晚上飯後他倚在床上想心事，在此想救出姜不幸，那簡直太難了。

這時，忽然人影閃動，門外一個窈窕身影倒映進來，小江低聲問道：「是哪一位？」

人影移了進來，竟是家居打扮，頗爲美艷的陸丹——會主的千金。當然這是表面上的稱呼。有不少人知道，麥老大不是她的生父。

小江道：「陸小姐光臨敝居，不知有何見敎？」

「怎麽？不請我坐一會？」

「不是不懂禮貌，而是不大方便。」

「有什麽不方便哪？」

小江道：「單男獨女，這瓜李之嫌不可不避。」

「喲……」陸丹自動坐在小江的對面，小江技巧地把雙手藏在衣下，這動作使陸丹抿嘴一笑，道：「這又何必？」

小江不安地笑笑，道：「怕小姐看了不舒服。」

「我才不會，聽說是馬芳芳弄的？是不是？」

小江點點頭，嘆了口氣，迄今，他還弄不清陸丹來此的眞正動機，道：「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罷。」

「可是你畢竟已經痛悟前非了……」

小江心頭一震，「痛悟前非」不就暗示他來此另有居心嗎？而她的來意不已挑明了？

「別多心！」她低聲的說道：「在這兒的人，沒有一個人歡迎投靠者是正人君子的，因爲上樑不正下樑歪嘛！只有我一個人例外，到現在爲止，我只看到一個好人。」

「小姐是說……」到目前爲止，他們是不知她的動機，「逢人只說三分話」，在這兒他只好如此了。

「我以爲你是好人！」

「小姐，這句話對我是一種賄賂，使我臉紅。」

陸丹神秘地笑笑，道：「你可以瞞別人，休想瞞我。我早知你已痛悟前非，改邪歸正了。」

小江問道：「小姐以爲我來此有所圖謀？」

「那是當然！試問？凡是投靠本會的人，那一個不是心懷鬼胎？」陸丹道：「有的是來避仇，如令尊即是，有的是利用本會抬高其身價，如李占元、王色和『夜叉』阿九等皆是，當然，也有人是受了挫折，不甘寂寞的，像『玉面韋陀』馮君實即是。」

小江道：「我呢？」

陸丹神秘地笑笑，道：「我們都三緘其口，你不說我也不說如何？」

小江吶吶道：「那麽小姐今夜來此的眞正動機是什麽？」

「一回生兩回熟，交個朋友如何？」

小江楞住，自被殘了十指之後，自卑感極濃，他不信會有任何一個女人會欣賞他這個怪物，何況是如此可人的女郎，所以他連連搖頭道：「小姐並未說出此來的動機。」

陸丹站起來低聲道：「你不必担心，你想做的事只要對白道正義有益，即使對本會不利，我也絕不會檢舉你，甚至會帮助你。」

小江又愣了一下，道：「爲什麽？」

陸丹正色道：「『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句話對我無用。」

「這我還是不懂。」

「因爲這兒的人和這個地方我以爲都是臭的。」陸丹再壓低嗓音：「所以你要來宰人，不論你宰誰，宰幾個？我都不會干預，但我要聲明一點，雖然我對家母的作風也不欣賞，卻不希望任何人傷害她。」說完就走了。

小江不笨，但要確定陸丹的眞正來意卻很難，儘管她說得很認眞，也很情緒化，要他馬上相信是很難的。

他很想設法去看看姜不幸，但經驗告訴他，這是玩火的行爲，小不忍則亂大謀。

小江不能去見姜不幸，陸丹卻能，因禁姜不幸的地方是一個特別院落，牆高兩丈，屋子有鐵門鐵窗檽，屋中倒是十分乾淨，而且傢具和寢具齊備。

陸丹來到這院落門外，說明身份，裏面開了門，看守的是「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這是因爲男人看守易生弊端。

麥老大只想誘來凌鶴，却無意凌辱姜不幸，他也有他起碼帶人的尊嚴和規矩。

「是會主千金……」阿九道：「陸姑娘要幹甚麽？」

陸丹笑說道：「我要看看姜不幸，人人都說她很美，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麽樣子？」

「烈火無鹽」道：「美？他奶奶的！美有甚麽用？只要是女人都美？我還以爲我也不錯哩！只要吹了燈，世上還有不美的女人嗎？是不是，大小姐？」

陸丹沒吭聲，走了進去，「夜叉」阿九扯了她的衣襟一下，道：「妳能不能少說兩句？要是妳我都算美的話，老母豬也不賴呀！」

開了內屋的門，姜不幸坐在床上，陸丹進入道：「姜姑娘，打擾妳一下，可以

和妳聊聊嗎？」

姜不幸淡然道：「生殺予奪，全都由你們，聊聊當然可以。」

「姑娘既然那麽愛凌鶴，爲什麽要不告而別？」

「如果我不願談這些事呢？」

「我知道，妳恨這裏所有的人。」

「至少，我對姑娘的談吐和態度另有一種看法。」

「是不是認爲我表裏不一，虛假得可以？」

「不，這裏有姑娘這樣的人，我還不太絕望，雖然我見過太多虛僞的人。」

「謝謝妳！姜姑娘，剛才我提出的問題，妳仍不願回答嗎？」

「姑娘是不是奉命來問這些的？」

「如我是奉任何人來此詢問妳，就讓我死無葬身之地。」

「姑娘言重了，貴姓？」

「我名字叫陸丹。」姜不幸以前失去記憶，正是陸丹出現之時，所以她未聽過這個名字，陸丹又說道：「我是會主夫人的女兒……」

「這……」姜不幸道：「何不說會主的千金？」

「因爲我不是會主生的，而我……」

她傾聽一下，低聲道：「我更不會以作他的女兒爲榮。」

姜不幸十分吃驚，她此刻的心情和小江略似，歷盡艱險，不會輕易信人，儘管陸丹所表現的，使人不忍不信，姜不幸道：「我很欽佩妳的道德勇氣。」

陸丹又說道：「我更佩服妳的臨危不亂。」

姜不幸道：「陸姑娘，可知會主要如何處置我？」

「我也不太清楚，但至少相信他要把凌大俠誘來。」

「我希望他不要來，但我相信他一定會來。」

「姜姑娘，妳和凌大俠那麽好，且有了孩子，爲什麽要出走呢？我想，不論妳有什麽理由，妳一定也會痛苦，因爲至少妳會想自己的孩子。」

「是的，陸姑娘，我只想成全一個人，這個人對我太好了。」

「我可以與聞嗎？」

「當然，她就是蕭娟娟，認識嗎？她就是這兒以前的主人洞庭居士蕭大俠的獨生女。」

「噢！是她，我信，而且我也聽說過她很美，也很好。」姜不幸却弄不清，提起蕭娟娟，陸丹爲何十分興奮，又爲何那麽肯定她是那麽好？

「陸姑娘認識她？」

「不……不，只是耳聞。」陸丹話題一轉，說道：「姜姑娘，妳儘管放寬心吧，我相信妳一定有救的，以後我會來看妳的……」

陸丹走了，姜不幸雖不信她有救，至少對于她的脫困有了一綫曙光。

陸丹現在和她的母親在內宅相對而坐，道：「娘，妳眞以爲『天一會』能成大事？」

陸開鶯道：「不是已經成了嗎？」

「娘以爲能站得久？」

陸開鶯道：「這就不是娘所能回答妳的問題了。」

「這麽說，娘對『天一會』也沒有信心了？」

陸開鶯不出聲，陸丹忽然抓住了她娘的雙手，道：「娘，這兒是我生身之父的產業，誰也不能否認，妳忍心讓爹變成一個有家歸不得的人？」

「阿丹，妳少操這份心，他一定會有家的。」

「可是他必須返回自己的家中。」

「他會的，他一定會的。」

「娘，妳這是騙人，如今我爹怎麽回來？」

「娘說能就能，但是，從此以後不准妳再談這件事。」

陸丹道：「娘，妳不以爲妳的心腸够狠？」

陸開鶯奇特地一笑，道：「孩子，一個人有時是必須狠起心腸作事的，要作大事，非狠不可，這種狠，也許就是慈悲的一體兩面吧！」

陸丹愕然道：「我不懂娘的話。」

「阿丹，暫時，妳不必懂，但有一天，娘會讓妳懂的。」

「娘，不要打啞謎好不好？」

陸開鶯揮揮手，說道：「阿丹，娘絕不會使妳失望，但妳要耐心等候，就是聽戲，也不可能一開始壓軸戲就上場，對不對？」

陸丹怔怔地望着這位素行並不中規中矩，但却是她目前唯一可以談內心秘密的人。

「去吧，剛才談的話千萬不要在任何其他人面前談起。」

× × ×

馬芳芳、李婉如和司馬能行的參加「天一會」，引起了紛紛議論，的確，這三個人都有不該投靠的強烈理由。

先說馬芳芳，都知道她貼凌鶴貼得很緊，怎麽會和凌鶴對立？至于李婉如，她是「惡扁鵲」之徒，曲能直的師妹，她也沒有投靠的理由。

司馬能行這人比較穩沉，和百里松不一樣，自百里絳雲出現之後，他似乎並沒有反凌仇凌的跡象。反而是馬芳芳，殺了他的兒子「二五八」，應該有仇才對，居然聯袂同來。

當然，這是局外人的看法，這三人自有說詞。

麥老大在迎賓廳中十分隆重地接待這三個人。作陪的有「玉面韋陀」馮君實、黃宗海、黃世海兄弟及百里松等人。

老實說，這三人之中的兩個人，武功高強，尤其是馬芳芳，非副會主之位不足以穩住她，但是麥遇春也很懷疑他們的來意。

酒席間麥遇春表答了虔誠的歡迎之意，且當席表示，副會主遺缺，只剩下一個，兩人只有一位能佔此缺。

司馬能行立刻抱拳道：「麥會主，在下此來旨在共襄盛擧，不在于職位高低，若論年紀，在下痴長馬姑娘若干歲，但若論身手，在下自知不如，所以此位應給馬姑娘。」

馬芳芳板着臉不出聲。黃世海道：「

你們三人不是一起來投靠本會的嗎？怎麽不說話呢？」

麥遇春笑而不答，似也有這意思，李婉如忿然道：「我們是在洞庭附近遇上的，不是一起來的，至于馬姐姐不理他，會主以後就會知道原因的。」

司馬能行慚然道：「養子不敎，在下自知理屈，李、馬二位姑娘請原諒，反正犬子已死，罪有應得。」

百里松道：「司馬兄的寶貝兒子『二五八』玩了李婉如李姑娘 馬姑娘殺了『二五八』爲她報了仇 就是這麽回事。」

此人的作風和司馬能行大不相同，胡同趕羊——直來直往 此話未畢 黃氏兄弟竟「哈哈」大笑起來。

馬芳芳大聲道：「野人，你們笑什麽？你們有什麽資格笑？」

黃氏兄弟雖是護法身份，但他們手下有數百族人 甚受重視 馬芳芳居然當衆不准他們笑，這還得了？

兄弟二人心意相通，馬芳芳越是不准他們笑，他們越是非笑不可，二人笑了一陣，馬芳芳冷峻地道：「笑完了沒有？」

黃世海大聲道：「笑完了！」

馬芳芳大聲道：「依我看在座諸人，任何人都該笑，都有資格笑，但人家都不笑；你們兩個野人最不該笑，却像驢叫一樣笑個不停。」

黃世海面色一變厲聲道：「媽的！我們兄弟爲什麽最不該笑？」

馬芳芳淡然問道：「請問你們是男是女？」

李婉如接道：「簡單一點說吧！你們是公的還是母的？」簡單得不能簡單了。

二黃面色驟變，馬芳芳又加了一句：「公的能笑，母的也能笑，就是不公不母的中性人沒有資格笑！」

麥遇春知道有個火爆場面，揚起雙手作和事佬狀，但二黃已經大吼一聲離席，黃世海跳着大吼，斥道：「媽的！妳給我出來，妳當副會主，我們兄弟二人就不同意。」

麥遇春苦笑了一下，這是兩塊試金石，每次都由他們奉靶子倒也不錯。他說道：「馮副會主初來時，也有人不服，黃氏兄弟曾出手試過，結果馮副會主技高半籌，這一次兩位黃護法又要試，馬姑娘和李姑娘哪一位出手？還是雙雙接住黃氏二護法？」

馬芳芳道：「還是我來吧！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她往大廳中央一站道：「兩匹一齊上！」

黃氏兄弟自然聽不出這個「匹」字，要他們齊上，正中下懷，兩人一左一右嘶呼着撲上，這一次二人合擊的威力比對付馮君實那次要大得多。

馬芳芳一閃，兩人用力太猛，差點打着自己人。這本來是不應該的，他們二人就怕人說他們「不一樣」或者「沒有」這類字眼。所以暴怒，形同瘋狂。

麥遇春和馮君實以及司馬能行等人目不轉睛注視現場，這可以說是一流對一流，頂尖對頂尖，這種場面，是很少能看到的。

二黃如猛虎撲噬，一輪輪的狂攻都完全落空。不多不少，在第十二招上，馬芳芳雙手一抓，「唰唰」兩聲，把二人的衣領撕了下來。

這一手要比各砸他們一掌還要厲害高明多多。

二黃還要再上，麥遇春揮手道：「黃護法，可以了！在造詣上來說，二位比馬姑娘相差頗遠。就到此爲止吧！今後既爲一家人，不愉快的事必須忘掉。」

二黃不願再入席而告退。麥遇春道：「據說馬姑娘和凌鶴甚爲投緣，怎麽忽然投靠了本會？」

馬芳芳正要回答，李婉如道：「凌鶴太自大了，芳姐對他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百般遷就，無微不至，但他居然說……」

麥遇春說道：「如不方便就不必說出來。」

「他居然說……居然說，不拾人的牙慧！」

麥遇春道：「這話太重，也太過份了！這小子少年大成，不免氣大嗓粗，目空一切。」

馬芳芳狠狠地瞪了李婉如一眼，道：「誰要你多嘴多舌的？」

李婉如忿然道：「芳芳，我忍不住非說不可。我總覺得妳用不着那樣，論武功，他不見得比妳高明，論品德，妳也比他高尚，有兩個老婆的男人，還會是什麽好東西？」

麥遇春的表情肌抽搐了一下，因爲他也有兩老婆，原配被他遺棄了，不過知道此事的不多。他把話題一轉，道：「舍弟麥秀是怎麽死的？」

「關於這件事……」馬芳芳道：「由於以前很少和他們來往，最近才走動，只聽說是由於『惡扁鵲』的解藥被偷，大家都懷疑是麥秀幹的，在百口莫辯的情況之下，他只好以死明志，拔劍自刎了！」

麥遇春冷冷地道：「對於這件事，凌鶴抱什麽態度？」

馬芳芳哂然道：「他什麽也沒說。各位是知道的，只要他爲麥二俠說句公道話，麥二俠就不會自絕。這事怎能坐實是麥二俠幹的呢？」

「哈……」麥遇春厲笑一陣，道：「當然不是老二幹的，但本座目前不便宣佈。由此可見凌鶴這小子的成見太深。老二一條命也算是送在他的手中。」

他似乎忘了偷解藥是給他療毒的，而偷藥的人却又是他老婆的姘夫。到底應由誰來負麥老二自刎之責？

麥老大稍後宣佈，馬芳芳爲副會主，司馬能行爲護法，李婉如爲壇主。

這天晚上，麥遇春暗暗召集他的心腹如「玉面韋陀」馮君實，門徒司徒孝和李占元到他的住處來。馮君實來得雖晚，麥老大却知他靠得住。司徒孝是他的門徒，自不必說，另外李占元也很忠。更無其他企圖，不像梁士君，可能是來此爲子復仇的。

而其他人如黃氏兄弟，忠實固無問題，但爲人粗鄙，不能共大事。

百里松不穩定，馬如飛被敲了竹槓，恐怕於心不甘，葉伯庭父子經常倒戈。更不可靠。

至於「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二人，在麥老大心目中，還不如黃氏兄

弟，也都是粗鄙貨色，不堪與聞大事。

「這兩天一下子來了這麽多的成名高手，在本座來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麥遇春道：「喜的是這些高手參加本會，本會聲威大振，幾乎佔了武林大半精英。憂的是，這些人的來意，未必是响往本會，共襄盛舉的。」

馮君實道：「會主句句諍言，卑職至為欽服，就以馬副會主和司馬護法二人之來歸理由，卑職就認為十分牽強。」

麥遇春道：「馮副主請發表高見。」

馮君實道：「司馬能行為本門大弟子，也算是家師妹百里絳雲的門下，此人作事有板有眼，不像百里松那麽衝動，而且在下近數月來暗暗觀察，此人對凌鶴頗為尊敬，須知本會成立，固是替天行道，維持武林正義，也可以說是對付主要的大敵凌鶴那一批人。」

「對！」麥遇春道：「馮兄說的合情合理。那麽馬芳芳呢？」

馮君實道：「雖然他們否認是聯袂而來，其實不問可知，馬芳芳曾被葉護法之子奸汚過，因而行為失檢才和本門的門羅相識，造成門羅夫婦的同歸於盡，以後再遇不了和尚，又造成傾囊相授的局面，而且教畢就死了。這兩件事實在使人懷疑。據說黑蘭英的忠僕曾目睹馬芳芳行兇。而不了和尚的突然涅槃，也不免啓人疑竇。不了和尚傾囊相授之後，怎麽會不等着看看代戰人為他決戰的結果而先死亡呢？」

「太好了！」麥遇春道：「這的確是令人不解的兩件事，但這是他們的私事，我們所關心的只是他們來此的動機。」

馮君實道：「卑職以為不太可靠，至少應暗暗技巧地監視一段時間。」

「好，監視馬芳芳和司馬能行等三人，就由馮兄負責。」

「卑職遵命。」

麥遇春對李占元道：「李壇主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李占元道：「卑職人微言輕，所見如有不當，也請會主和副會主原諒。」

麥遇春道：「李壇主，本座不久即提升你為護法。」

「謝會主獎掖。」站起一揖到地，道：「馬芳芳對凌鶴死心塌地，這是人所共知的事。至少李婉如的師父和師兄都在凌鶴身邊，且『惡扁鵲』和凌鶴又是忘年之交。她來投靠又是基於什麽理由？只是同情馬芳芳的不幸遭遇嗎？」

「對！這理由十分薄弱。」麥遇春道：「兩位對於葉氏父子的投靠又有什麽高見？」

李占元道：「葉伯庭此人無行，無人不知，所以此人挾姜不幸來此投靠，談不上企圖問題，他目前是耗子過街，人人喊打，他來此只求避難。」

「對，可算是中肯之言。」

李占元說道：「但江涵此來說就不單純。」

「願聞高見。」

李占元道：「江涵強暴了馬芳芳，後來馬芳芳藝成，弄斷了小江的九根手指頭，並非到此為止放過了他，而是零碎收拾他，為什麽常常見面却又不收拾他了呢？這主要是因凌鶴之故，小江貼緊了凌鶴，以賤僕自居，就像姜子雲對凌鶴以賤僕自居一樣。誰都知道，小江早已改邪歸正了，他來投靠，又是基於什麽理由？」

「對對對！」司徒孝這半天没出聲，他不甘寂寞，道：「師父，這小子的動機大有可疑。不如快刀斬亂蔴把他——」

「把他如何？」麥遇春看也没有看他一眼，道：「說呀！」

司徒孝道：「把他做了！」

「給我住口！」麥遇春大聲道：「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不要信口胡說。你怎麽老是長不大？」

「司徒孝為什麽如此恨小江，無他，小江一來，他就發現師妹陸丹和他很接近，甚至還發現陸丹去過小江的院落。這小子當然恨小江奪愛了。

「還有一點，也足證小江與凌鶴，或凌鶴與馬芳芳，以及馬芳芳和小江之間都没有嚴重情感上的裂痕，就以馬芳芳和小江之間的仇恨來說，如果二人眞的決裂甚至成仇的話，到了這裏也會設法弄死小江，馬芳芳的手段，都知道是够毒的。但來此以後，並没有勢不倆立的表現。」

「啪」地一聲，麥遇春拍了大腿一下，道：「李壇主，這麽說來，馬、江加上司馬能行四人的來意都不問可知了？」

李占元道：「這是卑職的管見，不知對否？」

「太好了！李壇主。」麥遇春轉頭對馮君實道：「馮副會主以為如何？」

馮君實道：「李壇主的確是卓見諍言，在下佩服。」

麥遇春道：「好，李壇主和司徒孝分別注意葉氏父子。一有不正常舉措，就速來報告。」

散會後司徒孝來找師妹。陸丹對他以及對百里松都無意思，當初氣走百里松，只不過是利用司徒孝而已。

現在是酉時初，天已暗下來，司徒孝見師妹在做布襪，說道：「師妹，給誰做的？」

「當然是我自己囉！」

「妳騙人！妳的脚没有這麽大。」

「你少管我的閑事。」

「師妹，不會是為百里松做的吧？」

「是又怎麽樣？」陸丹揚揚頭，道：「聽說你被會主召去開會，還有馮副會主和李壇主。」

「是啊！我的身份妳又不是不知道，雖是護法，可比副會主還吃香哪！」

「當然囉！你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

「師妹，這襪子到底是給誰做的？」

「你先說說看，這秘密會議中都說了些什麽？」

「師妹，秘密會議怎麽可以亂說？」

「去、去、去！有什麽了不起的？」陸丹道：「我是不願意參加，並不是輪不到我。」

「還不是為了請來的一些人恐怕靠不住。要我們暗暗監視？」

「誰呀？」

「馬芳芳，李婉如，司馬能行以及小江等等。」

「葉伯庭是小江的父親，他就不受懷疑？」

「他挾持了姜不幸來此，自然不受懷疑了！」他把會中的情況詳說了一遍。又道：「師妹，這些話可千萬別告訴別人知道。」

陸丹瞪了他一眼，說道：「我會告訴誰？」

司徒孝道：「師妹，為我做一雙襪子好不好？」

「行，等我空閑下來再說。」看看天色，道：「大概晚膳時刻到了……」放下針綫就往外走。司徒孝往前面去了。陸丹到小江院中去了一下，不到兩盞茶工夫就出來了。

凡是護法以上的人物，可以讓下人把飯送到住處吃。小江在飯尚未送到之前，到司馬能行院中去了一趟。他回來時，正好丫頭櫻桃來送飯。

櫻桃十九歲，健美而窈窕，算是丫頭中相當不錯的一個。她放下食盒，把茶飯一樣一樣地放在桌上。

小江趦趄」一會，當丫頭櫻桃蹶着屁股拿出最後一盤菜時，「啪」地一聲，她的屁股被小江拍了一下。

櫻桃大吃一驚，發出尖叫，立刻廻身厲聲道：「你幹什麽？」

小江攤手笑笑，却不出聲，似乎心照不宣。櫻桃不是很隨便的女人，哭哭啼啼地出院而去。小江却坐下吃飯，似乎胃口相當不錯。

櫻桃報告了夫人，夫人立刻對會主說了。那知麥遇春點點頭道：「嗯！嗯！我知道了……」

陸聞鶯道：「你要如何處置他？」

「處置他？」麥老大道：「當然要處置的，這件事妳不必操心。」

「櫻桃可不是不三不四的丫頭，你得給她作主。」

「這是當然。飯後我就去處理這件事。」飯後他來到小江屋中。小江剛吃完飯在漱口，他躬身道：「會主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麥遇春摸摸下顎的幾根鬍鬚，道：「櫻桃說你摸了她的屁股一下？」

小江躬身道：「啓稟會主，拍和摸是否有點差別？」

「拍？」麥遇春道：「你是說只是拍不是摸的？」

「不是，會主，没有摸，只是拍了一下。」

麥遇春道：「就算是拍好哩！你為什麽要拍她那個部位？」

小江說道：「會主，請看看卑職這雙手。」

麥遇春目注院中的滴漏，道：「我知道，我知道。」

小江道：「卑職自被殘以後，總覺得這雙手很像蒼蠅拍，所以看到蚊子，蒼蠅或其他昆虫落在自己或別人身上，就會去拍，習慣成了自然，一時也改不過來。」

麥遇春廻過身子望着他的一雙手，道：「果然很像兩把蒼蠅拍，那麽江護法剛才是在拍什麽？

小江道：「啓稟會主，剛才櫻桃來送飯，卑職忽然發現她的屁股上有隻蒼蠅，本能地一拍，那知拍出紕漏來了。」

麥遇春很平靜地道：「這種事如發生在丁香和牡丹身上，我是說不論你拍在她的什麽部位，都不會有什麽紕漏，你懂不懂本座的意思。」

「卑職有一點懂。」

「本會將來勢必擴太編制，人手衆多之下，這問題非解決不可，昔年勾踐復國前，把犯罪的女人作為營妓，也就是軍妓，可能也是營妓的最早歷史，本座覺得這是最好的構想。」

小江道：「是的。」

麥老大回去對陸聞鶯道：「江護法被本座嚴斥之下，立了切結，今後不會再發生此事。」

「怎麽？摸了丫頭的屁股，光是嚴斥就完哩？」

「妳必須弄清楚一點，」麥老大道：「是拍而不摸，這兩種動作的差別很大，不可混為一談。」

「怎麽？拍就不犯法嗎？」

「是這樣的，那時正好櫻桃屁股上有一隻壁虎。」

由蒼蠅改為壁虎，風波平息，下次送飯的換了丁香，小江摸了三下都没有出紕漏，要不是他應付得當，丁香會賴在他的床上不下床呢？

看來麥會主對丫頭們的作風，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了。

這天深夜，馬芳芳到小江院落來要殺小江，小江不是敵手，只有逃跑，這事葉伯庭知道之後，趕來馳援，也不是馬芳芳的敵手，別人都不插手。

最後麥遇春出現，馬芳芳才停止追殺，他把馬芳芳叫入大廳之中，道：「馬副會主這是幹什麽？」

馬芳芳道：「此人賊性不改，為了維持本會的良好風紀，像拍丫頭屁股這種事，卑職以為不可等閑視之。」

麥遇春笑笑道：「當然，如有人敢再犯，當以會規從事，馬副會主，本會規定，入會以前的仇恨，自入會之日起，雙方都要放棄，所以最禁自相殘殺。」

馬芳芳道：「我知道，但身為副會主，對這等風化事件理應殺一儆百，豎立威信。」

麥遇春笑笑道：「馬副會主，像這類事件，尚不須嚴刑峻法，有些事也不必過於計較。」

經過這兩次事件之後，小江已不太受人監視，因為他拍丁香屁股的事也無人不知，證明李壇主說他已改邪歸正，來此意圖不明之揣測過於武斷。

至於馬芳芳追殺小江，也不是為了維持「天一會」的風紀，而是報小江以前玷汚她的仇恨，因而李壇主說他 同來，應有之仇恨已化解云云，顯然不是事實。

這天夜裏，小江正要入睡，有人推窗而入，小江低聲道：「是大小姐？」

「嗯！江大哥，你很會表演。」

「要不是陸姑娘出主意，我在這兒就不好混了。」

「當然，因為很多人懷疑你來此的動機，以及和馬芳芳之間的仇恨，為何得以化解？」

「是誰提議的？」

「『玉面韋陀』馮君實和李占元，因為會主最信任他們二人和司徒孝，不過經

上文提要：

萬清在司馬洛、林敏明的逼供下，終於帶他們到埋藏梁炳明屍體的地方發掘。事後，司馬洛還把萬清擊暈，將他半截身軀埋於三合土內，等候警方發現繼續追查眞相。司馬洛在回途中，先走訪陳龍生前任職的汽車行，冒認買家找陳龍試車，由車行職員路易士・王出面接應，他說陳龍已經死了，但他與陳龍是友好，並知陳龍生前很多事情……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漢

六：尋回秘咭　領取巨酬

這話也有點道理，除非路易士王家裏沒有收獲，不然，他們還是不需要到陳龍最後所住的酒店了。

林敏明說：「你和陳龍是眞的情如手足嗎？」

「如果不是這樣，」路易士王說：「他也不會有東西存在我家裏了，是不是？」

「唔，」林敏明說：「情同手足，你却出盡辦法，要把他的生意搶過來！」

司馬洛瞥了她一眼，覺得她不應該這樣說話，不過，她既然已經說了出來，也沒有辦法了。

而路易士王的臉上已經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說：「這有甚麼辦法？陳龍已經死了，我還要活下去，我就是不搶這筆生意他也做不到的。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司馬洛對他有點同情。有些人就是這樣。生就一張油咀，此外就沒有別的本事了。他們必須靠這一張油咀生活，而這種生活是相當痛苦的。他們必須用咀巴把人家袋裏的錢騙進自己的袋裏來。路易士王顯然就是這樣一個人。

如果還要講道義和人格，他就根本不能靠這張油咀生存，於是他也不能生存下去了。

* * *

路易士王把車子駛進市區，後來又出了郊區，到了一個郊外住宅區。雖然看路易士王的外表，他像是那種住花園洋房的人。但那祇是他裝扮出來的外表罷了。

這裏是那種環境不大好的人所住的郊外住宅區，石棉瓦的屋頂，屋外是竹籬圍着的花園。這裏交通不便而地價便宜，環境富裕的人是不住在這裏的。

路易士王把車子在其中一座竹籬圍成的花園外面停了下來，說：「這裏就是舍下！」有點尷尬的。也許這就是他不大願意帶他們回家的原因，這間屋子，和他身上的光鮮打扮不大配合。

另一個原因就是屋內有一個女人。路易士王含糊地介紹爲「楊小姐」，雖然他們顯然像夫婦一樣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的。楊小姐本來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但是年紀已經過了顚峯階段，她的美麗是不再增加了，祇是會隨着年月而褪色。

而且她還是剛剛醒過來，從牀上下來，既未曾施脂粉，亦未曾化粧，更加不會好看了。她有點難爲情和手足無措地招待了他們，替他們倒了茶，便回到房中去了。

那座小小的廳子裏陳設簡陋，不過還算收拾得整齊。

路易士王自卑地說：「地方太蹩脚了，是不是？」

「我們不是來參觀的，」司馬洛說：「你要給我們看一些東西，你拿出來給我們看吧！」

「請等一等！」路易士王說着，走過去把牆壁上掛着的一隻鏡架取了下來。那鏡架裏面裝着的是一幅畫，用牛骨蚌貝之類的薄片砌成，是那種庸俗而毫無美感的擺設品。不過路易士王並不是拿下來給他們欣賞，他是把那隻鏡架拿下來，拆開了。

原來這幅畫之內是另有乾坤的。畫的下面，與鏡架的襯底木板之間，藏着三隻

你這麼一表演，你的形象已壞，你要知道，你的形象不能太好。」

「我知道，因爲我過去太壞，如今太好了，反而不易獲得信任。」

「而你通知司馬能行之後，他立刻就暗暗轉達了馬芳芳當天就找你拚命。」

江涵道：「若非姑娘呵護，在下必然受到監視，寸步難行，只是在下想不通，姑娘爲何帮着外人？」

陸丹傾聽了一陣，道：「因爲麥遇春不是我的生身之父，他和令尊一樣，頭頂長瘡，脚底流濃——壞透了。」

小江連連點頭，道：「姑娘能對在下說這些，在下願爲姑娘粉身碎骨，赴火蹈湯。」

「言重了，」陸丹幽幽地道：「我不在乎一個人曾一度迷失，尤其是年輕人，只要能斷然改過，這個人就有靈性，有慧根。」

「我……我有靈性，有慧根？」

「對，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在此會未成立之前，我曾費了數月時間觀察你，我以爲你有慧根。」

「姑娘，這話我實在不敢當，萬萬不敢當。」

「你以爲我說的是假話？」

「當然不，却以爲姑娘誇大了我的優點，沒有看到我的缺點，姑娘，你看——」他伸出雙手，道：「很多人看了這雙手就會討厭我。」

「我不會。」

小江嘆了口氣，道：「姑娘對我的知遇之恩，我永世不忘。」

「不必說得那麼嚴重，在私下裏，你不必那麼拘謹就成了！」

小江心頭一驚，這怎麼可以？誰又能瞭解他的心？現在他只有喟嘆的份兒，陸丹又坐了一會才走。

× × ×

今夜，雨急風斜，在山寨西邊附近，距碼頭甚遠之處湖邊，冒出一個人頭，此人四下張望了很久，「嗤」地一聲，射出水面，落在岸邊草中。

水性深淺，大致以在水中躭的時間長短爲準，另外還有最簡易的辨別法，那就是出、入水的聲音越小越好。

此人的出水姿勢和聲音，都是一等一的水中高手。他在草中張望了一會，掠向內寨。洞庭山寨是以地勢自然形勢爲屏障，就像萬里長城的方式一樣，是起伏不定的，牆高一丈六七，此人一掠而入，輕功却怎麼俐落。

由於寨外遼闊，此人掠掠停停，但不久就被人發現，吹起了號角。小江聞聲趕到，他也看到了馬芳芳、李婉如和司馬能行，只是他們都不站在明處。

這人由於路不熟，一被發現，四面包抄，就迷了方向，到處亂竄，這工夫他掠入一個院落中。

原來這是個空院，因屋子須修繕，目前無人居住，這人往正屋一竄，內間忽然有人道：「洞庭西望楚江分……」

這人本來要往外竄忽然煞住，低吟道：「不知何處吊湘君？」

這本是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七言詩，應該是：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第一和末句用作暗語，使暗中敵人摸不透，當然，這種暗語（近似軍中口令）只可用一二次，多則有被敵方反利用的危險。

小江低聲道：「是哪一位？」

「翁老二翁仲，閣下是……」

「江涵。」原來是江涵事先和司馬能行私談過，所以他才知道聯絡暗語，因爲他和司馬等人非一道，是和葉伯庭私約而來的，只是未想到葉伯庭連兒子都騙了。

「江老弟不是和司馬兄及馬、李二人姑娘一起來的。」

「是的，但翁兄不必懷疑在下的身份，他低聲簡略地說了他被父親出賣，葉伯庭把姜不幸弄來這裏的一切。」

翁仲道：「在下來此是蒐集此寨的情報。」

小江道：「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我要送翁兄去一個地方暫避。」

「不知是什麼地方？」

「翁兄，由於來此投靠臥底的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懷疑，所以我們這些人的住處都不保險，跟我來吧！」

翁仲聽說過葉伯庭父子，自然也聽說過小江改邪歸正的事，但凌鶴那邊的人，都不知道小江也來了洞庭。所以翁仲半信半疑。

小江領先轉彎抹角，行行停停，躲躲藏藏。因爲他知道那裏有卡哨？竟來到內宅，巧的是，麥遇春聽到號角聲，知有奸細入侵，等了一會却未聽到已捉到奸細之號角，放心不下，也到外面去了。

而麥遇春一出動，守內宅的人手也跟去了一部份。因此，小江順利地來到陸丹院中，輕彈窗欞。

「誰？」

「我是江涵，姑娘請開門，有急事相求。」

門很快就開了，小江帶進一個穿了水靠的人，陸丹愕然道：「江大哥，這是怎麼回事？」

「姑娘，老實說，這位是凌大俠那邊派來踩盤子的人，姑娘如願帮忙，請容他藏一兩天，如感不便，在下只好另想辦法了。」

「快把門閉上，」陸丹道：「江大哥，別人我不敢說，你是信得過的。」

小江閉上門這才爲她介紹了翁仲，知道翁仲也非泛泛之輩，「南海五鯊」算是宇內水中頂尖好手，當翁仲知道陸丹就是「天一會」會主之女時，也大爲驚奇，小江說了他們父女並無血統關係以及陸姑娘從母姓，極討厭這位繼父的事。

好在陸丹這院中有正屋也有廂房，她叫翁仲住正屋，丫頭也和翁仲住在正屋，她這丫頭小芙本不願和翁中同住正屋，但小江人格担保，翁老二是君子，況且正屋三間，又不是同住一間內。

一切安排好之後，小江才返回他的住處，沒多久，院外有人叫門，而且立刻有兩人掠了進來，其一爲馬芳芳，另一個是司徒孝，他怕小江把人弄走，來不及等待開門就掠進，馬芳芳也跟了進來。

（未完・廿五）

信封。路易士王把這三隻信封拿到他們面前來。三隻中等大小的鷄皮紙信封，封口用火漆封着的。

「就是這些了，」路易士王說：「這些是陳龍交給我存放的。不過，信封封着口……」

「陳龍死了，」司馬洛說：「你拆開了，又有誰會怪你？」

這樣說着，司馬洛已經老實不客氣，動手把其中一隻鷄皮紙信封拆開來。

那隻信封裏面裝着的是四張放大了的相片。但相片中的內容，是不大方便公開的。那是一雙男女正在牀上纏綿的鏡頭，雖然拍攝的角度不太暴露，但是看得出他們是正在幹甚麼，而且是沒有懷疑的。如果這一雙男女是有事前熄燈的習慣的話，這張相片就可能不會拍到了。底片也在信封內。

路易士王也看得呆住了。

司馬洛和林敏明都不認識照片中人。

他問路易士王：「你認識這兩個人嗎？」

路易士王搖頭。

「不過，」司馬洛說：「無論如何，這不是爲了觀賞的而拍攝的照片，因爲這雙男女的條件不夠！」

「那……這是甚麼？」路易士王問道。

「勒索。」司馬洛說：「這雙男女顯然不是夫婦，也許其中一個已有配偶，也許兩個都有。依我看，多數是這個男的是有老婆又有錢又有面子，由於他是又肥又醜，比較起來，這個女的要可愛多！如果你認識他們，你拿着這照片就可以向他們勒索到很多錢了。而且這也顯然是陳龍正打算做的事。」

路易士王伸出舌頭來舐了一舐唇皮，似乎對這個主意感到了濃厚的興趣。

路易士王又開口說：「這不是你們要的東西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們再看看第二隻信封！」

他們把第二隻信封打開來。這裏面卻是一份合同的影印本。司馬洛略爲一看，就知道也不是他們要的東西了。這是一間工廠與另一間工廠簽定一宗交易的合同，合同的內容，對雙方的競爭廠家也許有價值的地方，司馬洛則不感興趣。

「這是什麼？」路易士王又問。

「工廠的合同，」司馬洛說：「你的好朋友不知道用什麼神通方法，去把人家的合同偸印了回來。」

「這是作什麼用的呢？」路易士王又問。

「找尋買家，」司馬洛說：「譬如有一家工廠有意爭取這筆生意，那它得先知道對手的交易條件的，起碼先得要知己知彼。你也是做生意的，你不會不懂吧？」

路易士王又大感興趣地看着這份合同的副本了。他說：「這也不是你們要的？」

「的是，」司馬洛搖頭：「我還沒有看見我要的東西。」

「我怎知道是不是呢？」路易士王又充滿懷疑的。也許，司馬洛所要的東西是不必拿走的，祇要看一眼就夠，這樣的話，他豈不是給他佔了便宜？

「讓我告訴你吧，」司馬洛說：「我不會騙你的，我們要的是一件特別的東西，你看見了的時候不會看得懂，我看見的時候，亦不會看得懂的。」

「那一定是這一封了！」路易士王說。

司馬洛把第三隻信封也拆了開來。那裏面卻是莫名其妙的東西。一些照片，已經很舊，看來可能是二十年前留下來的東西了。所以已經變成了黃褐色，照片中是一雙貌不驚人的男女，和兩個貌不驚人的孩子。在公園，在樹下，在家裏。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小家庭生活照片。

「這是什麼呢？」路易士王問。

他當然也看得出這是家庭生活的照片，他的意思是，爲什麼這樣幾張毫無秘密性可言的照片，要這樣秘密地收藏起來。

「莫名其妙，」司馬洛說：「我也不知道。」

「那麼，」路易士王說：「這就是你們所要的東西了？」

「不是。」司馬洛說。

「但是……但是你說的所要的東西就是我們都看不懂的。」

「我不是指這種看不懂。」司馬洛沒好氣地道。

「那怎麼辦？」路易士王大爲失望，由於他就祇有這三隻信封了，如果身爲買家的司馬洛仍不合意……

司馬洛拿著這幾張照片看了一會，說：「我明白了，我猜這也是勒索！」

「勒索？」路易士王又表示莫名其妙了：「這是一些很普通的照片，勒索得出什麼花樣來呢？」

「不錯，這是一些很普通的照片，」司馬洛說：「但是，假設，這個男人現在已經遺棄了他這個舊家庭，另外娶妻，也許娶了一位很富有的妻子呢？又假設他這位妻子並不知道他以前是有妻有兒的，如果知道了，就很不妙。而這些照片，是可以讓她知道的。所以，這個男人也一定很願意出錢把這些照片買回來了！」

司馬洛的幻想力，果然是值得佩服的。

路易士王嘆了一口氣：「陳龍這家伙，眞是好事多爲，什麼都敢做！」言下之意，倒不是對陳龍譴責，而是對陳龍表示佩服了。

「總之，」司馬洛說：「這也不是我們所要的東西！」

他伸手拿着這三隻信封，玩弄着，對路易士王：「怎麼樣，你還有什麼線索可以提供的嗎？」

路易士王皺着眉頭：「沒有了。」

「奇怪，」司馬洛說：「陳龍把這重要的東西放在你這裏，這對你是相當危險的事呀！」

「哦，這沒關係的，」路易士王說：「這件事，並沒有別人知道。我不會對任何人提起，而陳龍當然亦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的。」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所要的東西既然不在這裏，那麼，我們祇好到他住的酒店找找看了。」

「但是，」路易士王說：「東西既然不是放在我這裏，自然更不會放在酒店了。也許他會藏在一個比我這裏更可靠的地方。」

「這個更可靠的地方，又是什麼地方

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路易士王伸手搔着後腦。

他是很希望能向司馬洛供給這個情報的，就可惜他是有心無力。

「那我們去酒店吧！」司馬洛說。

路易士王伸手拿那隻信封：「讓我收起來吧！」

「不！」司馬洛說着，掏出打火機來。

「爲什麼？你要嗎？」路易士王問。

「不，我不要，」司馬洛說：「你也不能要！」他用打火機把那三隻信封都燃着了，放進烟灰盅。

「但……但……」路易士王大爲焦急，手足無措的：「這……這是陳龍放在我這裏的呀！」

「陳龍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也不必向他交代了。所以，還是燒掉的好。」

「你似乎認爲這些東西能替你變錢。」林敏明微笑。

「這是很危險的想法，」司馬洛說：「陳龍就是專用這種辦法去賺錢，所以他死掉了。難到你做這種事情會比陳龍做得好？所以，你還是做賣車的生意好一點了。」

路易士王沒有辦法，祇好坐在那裏，看着那三隻信封給燒完，化成了灰燼。他的心裏仍然在痛惜，這些可能變很多錢的東西，就這樣燒掉了，就像燒掉了一大疊鈔票似的。眞可惜！但是，他對司馬洛也有着一種莫名的敬畏，雖然司馬洛並未動手碰過他。但司馬洛這個人，就像猜得透他的全部心事，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要對司馬洛恭順了。而且，司馬洛又是可以給他賺大錢的。

於是，那三隻信封是全部燒完了，不存在了。

那些與信封有關的人很幸運，他們本來是可能成爲受害的人；但現在逃過大難，而他們可能還不知道。

司馬洛站起來，說：「我們走吧！」

路易士王也祇好站了起來，仍依依不捨地看着那些灰燼。他說：「你們先到車子去吧，我還得和她講一講！」

他進了裏面去，和他那個女人講幾句話。

後來，他也出來了。他們上了車。

＊　＊　＊

路易士王把車子開動了，開進市區，在一間一流的酒店門前停了下來。路易士王顯然是和這酒店中人相熟的，所以他們就沒有遭到他們本來會遭遇的困難。本來，不是房間的住客，當住客不在的時候，是不能進去的；但是路易士王與這酒店的職員認識，而這裏的職員也顯然知道他是陳龍的好朋友，所以，他們可以進去。

他們在陳龍的房間裏展開搜索，而在這個方面，路易士王則是幫不了什麼忙的。他對這種事情根本不是專家。祇是由司馬洛和林敏明兩個人來負責這件事。

兩個人作了一番很徹底的搜索。

後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輭輭地坐了下來。

「沒有嗎？」路易士王問道。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如果有，那是收藏得太好了！」

「我早知道的，」路易士王說：「他一定不會收藏在這樣一個地方。」

「他還有沒有別的朋友，像你一樣的？」司馬洛問：「也許他會放在他另一位朋友那裏？」

「我相信也不大可能了！」路易士王說：「起碼，我不知道他有這樣一位朋友。但……這鏡架呢？」

他指着牆壁上掛着一隻鏡架，鏡架裏面是一張紙，紙上印着酒店的規條，譬如日租多少，攜來各物貴客自理，不准窩娼聚賭之類。凡是酒店，都有這樣的條例掛在房中的。

「對了。」司馬洛說。

他把這隻鏡架也取了下來，拆開看看。沒有錯，裏面也藏着一隻雞皮紙信封。

「我早猜到的，」路易士王領功地說：「這種把戲也是他教給我的！」

這一次，司馬洛的手也有點發抖了。因爲他也知道，這是他最後一個機會。如果這裏面的也不是他要找的東西，那再找下去的話，他就會很麻煩——十分之麻煩。

他小心地把這信封拆了開來。

使他很失望。信封的裏面，仍然祇是照片而已。又是一男一女在牀上的照片，似乎陳龍這個人，的確是專做這種事情的。

那隻信封實在是一隻很簡單的信封，裏面袋着的相片取了出來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司馬洛卻還是把它翻來覆去地檢驗着，就像是仍然希望從其中找到一個什麼暗格，以便再找到另一些暗藏着的東西似的。他自然找不到。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把照片和信封都在茶几上丟了下來。

「怎麼樣？」路易士王相當失望，但仍然存着一點點希望地問道。

「沒有，」司馬洛說：「我們要的東西不在這裏！」

「你肯定嗎？」路易士王又問。

「我當然肯定，」司馬洛說。他們要的東西，是很容易認得的。就是一張硬紙，上面有着一些奇怪的孔洞，就像給白蟻蛀過了似的。不是這些照片。

「那……那怎麼辦？」路易士王問道，把玩着那些照片。

「你告訴我們怎麼辦吧，」司馬洛說：「也許還有一些可以找尋的地方？」

「沒有，」路易士王搖着頭：「沒有了，眞的沒有了，我想不出來！」

司馬洛又取出打火機來，又把那些照片燃着了，放進烟灰盅裏，看着它們燒掉。路易士王可惜地在旁邊搓着兩手。因爲，又一個變錢的機會飛出了窗外，化成了輕烟。

「那怎麼辦？」路易士王又問。

「沒有怎麼好辦的，」司馬洛說：「不辦了。」他從身上再掏出兩張鈔票來，交給路易士王：「很抱歉躭誤了你這許多時間，這一點點錢，希望可以償賞你的損失吧！」

閃電般快，那兩張鈔票就給路易士王沒收掉了。他說：「謝謝，謝謝！」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祇好放棄了。」

「放棄？」林敏明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看這裏是找不到的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你們——要走了？」路易士王問，有點依依不捨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要走了，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

路易士王跟着他們走到門口，問：「那麼……那麼車子呢？」

「我們不是坐車，我們是坐飛機回去。」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是……」路易士王又苦着臉：「這車子，你不是說要買下來的嗎？」

「我是說，假如找到了我們要找的東西，車子就買下來，」司馬洛說：「但是現在並沒有找到！而且，我們不是已經付給了你酬勞了嗎？一天的工作而已，這總不算得是太菲薄的酬勞了吧？」

路易士王聳聳肩：「我知道我近來是很倒楣的。我早就知道。」

「別那麼悲觀吧，」林敏明安慰地拍拍他的肩：「以你的推銷本領，我就不相信你的車子會賣不出去！」

「這是時間問題，」路易士王說：「你知道，我要趕及這個營業額才可得到那筆獎金，如果我再不能多賣一部車子，就不夠這個額，那我就不會得到獎金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原來是眞的！」

「我什麼時候對你們說過謊來了？」路易士王像受了侮辱似的，接着：「唏，對了，你們要坐飛機回去，機票已經買好了沒有？」

「我看，這件事情我們自己會管了。」司馬洛說。

「但是，」路易士王說：「我認識一位航空公司的朋友，我可以替你們……」

「謝謝，不必了！」司馬洛說着，動身走向門口。

「等一等，等一等，」路易士王簡直是哀鳴般地攔住他的去路：「我也不對你說假話了，司馬洛先生。不錯，我是志在賺你一點佣金，但這對你有什麼害處呢？我替你買機票，可以便宜一點，此外我還有回佣，你自己去買嘛，價錢要貴得多，我又沒有好處，不過讓航空公司得益罷了。爲什麼不讓我賺這錢？」

這個人爲了賺錢，可以說眞是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但司馬洛還有搖搖頭：「算了，王先生，我還是不想麻煩你，我們自己來吧！」

林敏明拉住他的手臂，把頭搖一搖，用埋怨的眼光看着他：「司馬洛，別這樣吧，我們又沒有什麼損失。」

* * *

「我們沒有損失嗎？」司馬洛說：「我們可能損失的是性命呢！」

林敏明苦着臉，把頭湊到飛機窗口的玻璃前面，望望下面。但那玻璃不大乾淨，她得用手去抹一抹，才能看得清楚。她說：「我們……現在飛得還不高，而且，我們……我們都會游泳！」一面說，她一面就像要嘔吐出來似的。

「我們是在飛機上面，」司馬洛說：「假如這算得是一架飛機的話，飛機一掉下去，你就是再會游泳，也沒有機會施展的！」

「別——別老是說掉下去好不好？」林敏明困難地嚥了一口唾沫。

「這樣一架飛機，」司馬洛說：「我們當然首先要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了！」

這的確不是一架值得恭維的飛機。不錯，是一架噴射民航機，而且報章上也常常看到這間航空公司刋登的廣告；但是，坐在這飛機上的人，就會發覺，機上的一切，與廣告上所宣傳的，是剛好相反的。

這架飛機舊得就像隨時要破裂開來似的，而飛起來時又震個不停。就連那些空中小姐也是又老又醜的。世界上漂亮女人這樣多，爲什麼要用這種質素差的空中小姐？難道這些都是公司要員的皇親國戚。不過，那些要員們大概也不會願意自己的親戚們來冒生命危險的吧？

「我們……我們很快就會到達目的地。」林敏明說。

「還好不是熱天，」司馬洛說：「不然，當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我們已經給焗熟了！」

「豈有此理的路易士王！」林敏明咬牙切齒，狠狠地說：「我們眞該把他殺掉！」

「都是你贊成讓他來替我們辦機票！」司馬洛說。

「我是同情他，」林敏明說：「看他的樣子怪可憐的！」

「他實在一點都不可憐，」司馬洛說：「有一種人是不值得可憐的！」

「我從來沒有坐過這樣蹩脚的飛機！」林敏明苦着臉：「也想像不到！」

「自然是因爲妳從來沒有信任過像路易士王這樣的人來替你買機票。」司馬洛說。

「豈有此理，」林敏明又咬牙切齒地道：「他簡直是一個賊！可惡的賊！」

「看開一點吧！」司馬洛道：「你自己不是聽我說過嗎？這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是賊，全部都是匪類！」

「還是前幾天，巴里島才有一架飛機失事，全部人都……」林敏明哭喪着臉。

「別這樣講好不好？」司馬洛感到很不舒服了：「妳自己也叫人家不要提的！」

那機忽然震了一震，一隻引擎咳嗽了起來。林敏明的手一按按在司馬洛的手臂上，緊緊地揑住，司馬洛則祇能苦笑着，緊緊地閉上了眼皮。即使神通廣大如他，對於這些事情都沒有辦法的。飛機要掉下去就是掉下去，他的人又不會飛。

「當然，」林敏明戰戰兢兢地說：「我們是沒有那麼好運氣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種機會，是比中馬票還要難得的。這樣好了，你試試睡一下吧。當你醒來時，我們應該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天堂還是地獄？」林敏明問。

「我們這種人當然是上天堂的，」司馬洛說：「不過那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所以現在不要提好不好？」

林敏明聳聳肩，祇好閉上了眼睛，而司馬洛也閉上了眼睛，企圖入睡。他果然是一個能夠控制自己神經的人，很快，他就睡着了。

* * *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是林敏明把他搖醒的。她說：「我們到了！」

果然，飛機已經正在機場的上空盤旋，準備降落。

「這是好消息，」司馬洛說：「睡得好嗎？」

「睡？」林敏明說：「你在開玩笑嗎？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能睡得着？」

「我就睡得着，」司馬洛說：「而且我還睡得相當舒服呢！」

「你是一個機械人！」林敏明說：「你知道嗎？我正在想着，將來有機會的話，我應該怎樣對付這個路易士王！」

「算了吧，」司馬洛說：「路易士王不過是個小賊而已。我們還是把腦筋拿去對付那些大一點的賊好！」

他們總算吉人天相，飛機平安無事地降落了。

一直到飛機在跑道的盡頭停了下來，林敏明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因爲危險大致上過去了，現在，最可怕的事情也不過是這架老爺機的機輪折斷了而已。這是不會使他們死亡的。

當他們下了飛機步行向乘客出口閘的時候，司馬洛說：「我們是在M市渡假回來，我們沒有見過萬清，也沒有到過萬清那座城市，懂嗎？」

「你在說什麼？」林敏明問道。

「我是準備萬一有人問的話，妳也懂得怎樣回答，」司馬洛說：「我們在K市渡假，多數時間都在酒店裏，有時上街買東西而已。梁炳明的事，妳完全不知道，妳甚至不知道他是已經死了。妳還打算一下飛機之後就回去找他！妳也不是第一次幹這一行的人，妳大概也懂得應該說些什麼的了！」

「我不明白，」林敏明說：「難道你認爲會有人問我們嗎？」

「我祇是心血來潮。」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的心血來潮沒有錯。當他們輪隊通過移民局的關卡口時，別的人都獲得放行了，就祇他們兩個人給截住，而且還給請到了另一個房間裏。

還好是兩個人一起。那裏面，已經有一位司馬洛的老朋友在等着了，那是當地的探長。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會在這裏歡迎我們？眞是可愛的意外！」

「不完全是歡迎，」探長說：「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問題？」司馬洛說：「你不會以爲我是一個走私客吧？」

「走私反是小事，」探長說：「我要問你，卻是一件比走私還要大的事。可以告訴我，你在前幾天是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嗎？」

「問得眞有趣，」司馬洛說：「你懂得在這裏等我，卻會不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你是從M城來的，」探長說：「這個我當然知道，但是，你可知道M城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司馬洛仍然在表示莫名其妙。

「你當然知道，」探長道：「你還是和這位林小姐在一起，這就有趣了！」

「你講得清楚一點好嗎？」司馬洛說：「你究竟想說什麼？」

「我們還是別講假話了，」探長說：「萬清的事情，你大概已經知道了吧！」

「萬清是誰？」司馬洛問。

「你可能知得比我們還要清楚，」探長說：「陳龍、萬清、梁炳明、你！」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司馬洛還是堅持假裝下去。

「好，」探長說：「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那我對你講清楚吧！」

他對司馬洛講清楚了。講出來的，當然是司馬洛已經知道了的事情。唯一司馬洛不知道的一點就是，萬清已經招供出來了，而且招出了全部眞相。

當探長提到梁炳明被殺及屍體被發現在M城的時候，林敏明就哭了。她以相當優秀的演技來應付這個場面。探長祇是瞪着她，就像咀巴裏嘗到了一些味道不大好的東西。

「她不知道這件事，」司馬洛說：「我和她一直在M城玩，我和她都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你是說，」探長道：「萬清是說謊的了？」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件事與我們完全無關！」

「唉！」探長說：「有些人就是這樣，隨時隨地都可以說謊，而且說起謊來，還面不改容的！」

這使司馬洛覺得自己的臉有轉紅的傾向了。不過祇是有這種傾向罷了，但是並沒有正正眞眞地轉紅。他說：「那麼容易嗎？」

探長聳聳肩：「你沒有殺死什麼人。而我們祇是想知道陳龍這件事的眞相，現在已經知道了。萬清的口供，我們相信，而且即使不把你們兩個人抓上法庭去作證，我們也相信的。所以就算了吧！」

「謝謝你，探長，」司馬洛說：「這簡直是恩同再造，你是我所認識的探長之中最好的一位！」

「滾吧！」探長說。

司馬洛和林敏明也沒有和他爭辯。他們走了，並不是滾，祇是走了。像其他的旅客一樣，離開了機場。

「這探長眞凶！」登上了的士之後，林敏明嘟囔着說。

「是一個好人，」司馬洛說：「咀巴雖然凶，心地卻是善良的。他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而且分得相當清楚！」

* * *

他們所乘的的士，直接開到了那間酒店。

陳龍死亡的那間酒店。林敏明有點難爲情，不過，她還是跟着司馬洛進去了。

接待員是一個陌生的女人。

「這就是妳那位朋友？」司馬洛說：「你給她錢，叫她讓妳替工的那一位？」

「謝謝天不是，」林敏明說：「但奇怪，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她又找到了一個人來替工！」

「我猜這是老板找來的替工了，」司馬洛說：「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不會很欣賞

這種職員的。找人來替工，卻連替工的人也開小差。」

「可憐的傢伙！」林敏明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給她一點補償的！」

「兩位要房嗎？」那個陌生的女掌柜問。

「呃……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唔……」

「司馬洛先生！林小姐！」忽然有人興奮地叫着過來。

那就是侍者阿佳。「你們終於回來了！」接着又轉對那個新來的接待員解釋：「這位是司馬先生，他是已經有一間房間在這裏的！」

「是的，」司馬洛也對這個女人微笑着：「我祇是回家來罷了！」

「來，來，我替你們拿鎖匙，」阿佳殷勤地說着，同時也不免帶幾分羨慕，由於司馬洛和林敏明一起回來的。

阿佳拿了門匙，和他們一起上樓，回到了司馬洛的房間。自然，這間房間是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了。

「我一切都替你保留着，」阿佳又奉承地說着：「什麼都沒有丟掉過！」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是一個好人。你這個人，的確是好人！」他手中出現了兩張鈔票，塞給阿佳。然後，在錢的魔力使阿佳笑顏逐開的時候，他又說：「那麼，另一個房間又如何呢？陳龍的房間！」

「哦！」阿佳說：「警方剛剛來揭了封，已經打掃好了，我們正打算租出去。」

「他的東西呢？」林敏明問道。

「都給警方拿走了，」阿佳說：「警方暫時替他保存着……」

司馬洛和林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司馬洛說：「那麼，我們是可以自由進去參觀一下了。」

自然，阿佳對他是不加阻止的。就是那兩張鈔票的好處了。他們進入了陳龍的房間。那是說，以前由陳龍租下來的。現在經打掃乾淨，而陳龍留下來的東西，是什麼都不存在了。

也許還有一點點存在吧？

司馬洛走過去，把掛在牆壁上的那隻鏡架取了下來。那隻鏡架，也就是嵌着一張酒店內的規矩條例的一張紙，似乎很乾淨的。

司馬洛把這隻相架小心地拆開來，看一看。裏面卻沒有藏着什麼。他回頭望了一眼林敏明，林敏明聳了聳肩。司馬洛一直相當肯定，陳龍是曾把那張密碼收藏在鏡架裏面的，由於這是他未曾搜過的地方，而陳龍在K市，卻有把東西收藏在鏡架裏面的習慣。所以他就和林敏明趕了回來，在這個地方搜一搜。

然而，似乎他的估計錯誤了。

鏡架裏面，並沒有什麼東西藏着。

「司馬洛先生，」阿佳問道：「你們——你們正在找什麼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正在找尋一些東西，但是我找不到。」

「你是……在這裏面找尋什麼？」阿佳說：「你是在找尋那片東西嗎？」

「什麼那片東西？」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全身血液奔騰起來。

「我收拾這房間時，把鏡架上面這張紙也換了，」阿佳說：「我在裏面找到了一張破紙，不知道誰開玩笑放在那裏面。眞奇怪！有些人，就是這樣愛開玩笑的，這裏放點什麼，那裏放點什麼……」

「那究竟是什麼紙？」司馬洛叫着，和林敏明一起執住了阿佳的手臂，一人執住一隻手臂，把他搖動起來。

「什麼紙？」林敏明也叫着問。

「一張給蟲蛀了的紙，」阿佳說：「一張厚紙，上面滿是破洞。」

「現在這張紙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叫着問。

「我已經丟掉了，」阿佳說：「丟進了垃圾桶！」

「什……什麼時候？」司馬洛叫道。

「剛剛罷了，」阿佳說：「我猜還在樓下的垃圾桶裏面！」

「下去！」司馬洛叫着：「我們下去找找……」

他和林敏明簡直把阿佳抬了下樓。他們到了酒店後面的後巷中，到了那隻大大的垃圾桶前面。林敏明也不怕把手弄髒，而且還是搶先把垃圾桶的蓋掀了起來。司馬洛也匆匆忙忙地把頭伸過去望一望。垃圾桶內，卻是空的。

「垃圾車已經來過了！」林敏明說：「來得這麼早？」

「也許是我們來遲了！」司馬洛說。

「垃圾車會把垃圾載到什麼地方？」林敏明睜着眼睛問司馬洛。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以前是傾進了海中，現在大概是運到什麼地方去傾倒，掩埋起來吧！」

「如果傾進海中……」林敏明說。

「現在不會這樣做了，」司馬洛說：「爲的是防止污染海水問題。這個地方，也沒有什麼荒地，任何荒地都給人用做建屋了！我猜是運到垃圾焚化爐去！」

「那麼，我們可以到垃圾焚化廠去查一查……」司馬洛說了半句，忽然不說下去，因爲這個時候，他們都聽見了，有一部沉重巨大的貨車正在開動的聲音。

「來，」司馬洛把林敏明一拉，他們衝出了巷口。

那把墨綠色的垃圾車剛剛開到街口。

「快！」司馬洛興奮地叫道：「我們追！」

他一揮手，把一部的士攔停了，和林敏明一起上了車。

「那邊，」司馬洛伸手指着：「麻煩你在那邊轉左！」

的士司機如他吩咐，開動了車子，轉左，他們果然看到了那部垃圾車，已經開到很遠了。

「這部垃圾車，」司馬洛伸手指着：「我要追上它！」

「追上一部垃圾車？」那的士司機奇異地瞥了他一眼：「爲什麼？」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亦沒有再問。

他們很快就追上了。這部垃圾車並不是在逃走，祇是在行駛罷了。而且時間還是清晨，連寫字間上班的人都還未曾出動上班，所以沒有很多車子阻攔他們。

那部垃圾車駛到了一座住宅大廈的後門，停了下來。那裏已經有好幾大籮的垃

圾在等着它了。

整座大廈的垃圾，由負責垃圾的人收集在一起，讓垃圾車來搬走。

從垃圾車上下來的那兩個工作人員對於司馬洛和林敏明這兩個不速之客感到很意外。

「我們是從酒店來的，」司馬洛說：「你們剛剛從酒店那邊載走了垃圾，不是嗎？」

「是的，」其中一個穿着顏色不同的制服，顯然是較高級的人說：「有什麼事嗎？」

「我們失掉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司馬洛說：「酒店的侍者弄錯了，把文件傾進了垃圾桶中。我們想來找回。」

那人面有難色，看看腕錶：「我怕沒有時間讓你們這樣做了。我們要趕時間的！」

他們手下已經向那座大廈的垃圾籮走去，準備把那些垃圾搬過來放進車中。司馬洛焦急地說：「我不會花很長時間的，你們剛剛離開那間酒店，所以我們要找的這份文件祇是最面的一層。」

那人搖頭：「不是這樣的，你看，當垃圾倒進了車中時，我們這車子後面這隻巨大的垃圾桶就會豎直起來，把裏面的垃圾搖勻，所以……」

正是這樣，這是一種比較新型的垃圾車，垃圾車的後部就是一隻巨大的箱子，收集了一次垃圾，司機就會按掣使箱子豎起來，讓箱子有空位容納下一次收集的垃圾。

林敏明大概也是很明白這一點的。不過，她卻不要等待那人解釋。垃圾車那隻大箱子後面的蓋子已經放了下來了，她就這樣爬了上去，爬進了垃圾堆中，搜索起來。

「喂，喂，小姐……妳不能這樣！」那個垃圾車的負責人瞪大了眼睛叫着。一個這麼美的女人，竟然肯鑽進這樣骯髒的一個地方去，這眞是難以想像的。

司馬洛微笑：「你這時間是浪費定的了，朋友，你可不能把她拉出來！你碰她，她會喊非禮！」

那人祇好張着咀巴站在一旁。那幾個搬垃圾的人也捧着垃圾籮回來了，看到了這情形，他們也不禁好笑，放下了垃圾籮，站在那裏看。

「你們——」那垃圾車的負責人揮着手指揮着：「你們還是幫她一幫吧！」轉向司馬洛：「你們要找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張硬紙片，」林敏明說：「長方形，白色，大約有這樣大，上面穿了許多洞，就像是給白蟻蛀過了似的。你們明白嗎？」

「哦，」其中一個搬垃圾的人說：「一張電腦咭！」

「什麼是電腦咭？」那個垃圾車的負責人問。

「哈，」司馬洛微笑着：「看來你的手下的知識，卻比你還豐富呢！」

「找吧！幫幫他們找吧！」那人揮着手指揮着：「一張電腦咭，聽見沒有？」

他們都忙着在垃圾堆中搜索起來了。司馬洛是在旁邊袖手旁觀着。他不喜歡鑽進垃圾裏。而且他認爲林敏明現在也應該出來了，既然現在已經有人代替她做她的工作；不過，林敏明看來像是正找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也不好意思把她叫出來。

後來，還是其中一個搬垃圾的人有所發現。他叫道：「唏！是不是這個？」他舉起了一張白色的硬紙。

「就是這個！」林敏明說着，也一撲撲過來，把那張白色的硬紙奪進了手中。一張白色的硬紙，上面穿了好些小洞，就像是給白蟻蛀過了似的。一張電腦咭。

「你肯定就是這一張嗎？」司馬洛湊近去看看她，一面皺着鼻子，她身上現在那股氣味實在不大好聞。

「如果垃圾堆裏會有同樣的一張，」林敏明說：「那我們的運氣實在是不大好了！」

* * *

「司馬洛，」林敏明在浴室裏叫道：「你可以替我出去買一點東西嗎？」

「什麼東西？」他走到浴室門口，看看她。她正坐在浴缸裏，浴缸都是肥皂泡，她的頭上也滿是肥皂泡。她正用手指抓着她的頭髮。

「替我買一瓶洗髮膏。」她說。

「我們回來之前，你不是已經買了一瓶嗎？」司馬洛說：「那一瓶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用光了，」她說：「我得再洗一瓶，我一想起那些垃圾，心裏就作悶！」

「用不着去買，」司馬洛說：「我的衣柜裏也有一瓶未曾用過的，我拿給你好了。」

「但你那是男人用的。」她說。

「這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你用了，也不會使你的頭髮掉下來的。」

「不會嗎？」她說。

「當然不會，」司馬洛走回房間裏，從衣柜中拿了那瓶洗髮膏交給她：「告訴妳一個秘密吧！林小姐，這個時代，女人用化粧品，男人也一樣用化粧品。女人的東西是香的，男人的東西也是香的。很可能根本就是相同的東西，祇是裝在不同的瓶子罷了。然而現在，男人用的，還要貴過女人用的。」

「唔，」她說：「人人都是賊，做生意的人也是賊，可以搶的時候就搶。」她把瓶子接了過來，扭開嗅一嗅，又懷疑地用手指挑一點出來，檢驗着。

「怎麼樣？」司馬洛道：「滿意了嗎？」

「好像和我所用的那種一樣。」她說。

「我早說過是一樣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保證比妳用的那種還要貴！」

「你嗅得到嗎？」她問着，把那洗髮膏向頭髮上塗。

「嗅得到甚麼？」司馬洛問道。

「那垃圾的臭味。」她說：「還有沒有？」

「沒有呀！」司馬洛說：「這的確不容易嗅到，在妳的身上，就是垃圾的氣味，也是香的氣味了！」

「別胡說八道！眞的有沒有？」

「眞的沒有了，」他說：「這裏肥皂泡多得可以裝滿一輛垃圾車，除了香味之外，還會有別的氣味嗎？」

（以下轉入第129頁）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馮飛虹和龍驤脫離了葛衣老者的追蹤，二人喬裝，龍驤扮作中年叫化子，馮飛虹扮作趕車的把式，一葉小舟，順流而下，被葛衣老者發現，馮飛虹想起他就是金臂劍魔任明傑，龍驤見他自岸上飛掠而來，踏水如履平地，想起黃鶴樓江面一幕，不禁心寒，只好迎擊，以手削竹為劍對敵，幸擺脫他的糾纏，二人繼續泛舟中流，馮飛虹談起自己的遭遇，以色易藝感懷身世，龍驤對她能改邪易正，勸勉嘉許，污穢已隨下流變逝水，像上流清水正是自新之道，不失為人，正在談心，又遇宇內雙魔糾纏，龍驤以劣勢克服覆舟落水之危，又擺脫困境……

傳書為知己

龍驤忙道：「姑娘妳經常行走江湖，難道沒聽說丐帮在二年前封帮之舉？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丐帮的各地分舵，全都隱蔽起來，所有的丐帮弟子都不許涉足各大門派之間的糾紛中，對於江湖恩怨也都處於超然的地位，是以我不想把這件事找丐帮弟子……」

「哦！原來如此。」馮飛虹嘆了口氣，道：「奴家眞恨不得一分為二，旣能替少俠傳信峨嵋，又能跟隨在你之後，憑着我的江湖經驗，替你解決一些困難。」

「多謝姑娘好意！」龍驤道：「姑娘只要替在下将書信傳到峨嵋，在下便終身感激不盡了……」

馮飛虹道：「還談什麼感激與否？奴家此生能有少俠這麼一個知己，便是捨身以報，也算不了什麼，只是奴家担心少俠的安全，據說那陰山神魔凌飛出身陰山之北，少時曾與天下最善於消息埋伏，追蹤躡跡的丁家子弟交往，所以他也學得不少追蹤躡跡之法……」

赴會探武當

「在下夜行晝伏，儘量不走官道，諒他善於追蹤躡跡也無法可以尋得痕跡……」龍驤道：「馮姑娘，我們還是儘速将船泊岸吧！」

馮飛虹道：「好吧，少俠你一切小心了。」

龍驤深深的望了她一眼，不再多言，走到櫓旁，專心去搖起櫓來。

他開始還不大熟悉搖櫓之法，力道用得不均衡，小船的船身在江中不住的晃動，也依然無法向江岸靠去，好在有馮飛虹在指導，僅僅片刻，便已學會操舟之法。

小舟在江面上劃着一個大大圓弧，向着右邊的江岸泊去，那葉扁扁的船身在盈盈的波光裏行着，就恍如一隻迷夢之舟，浴在朝陽的旭光，滑向夢的深處。

龍驤雙手搖着櫓，雖然為眼前的美景而興起許多感慨，但他却沒有忘記他所負担的沉重負荷，與將要面臨的種種遭遇，無人不是要他以整個生命去克服……

在單調的櫓聲裏，小舟終於泊近了岸

邊。

龍驤放下了手中的櫓，飛身躍上了岸，只見四野空曠，除幾株大樹之外，便只有一些高及膝部的野草隨風搖晃。

他站在江邊，四邊看了一下，然後收回四望的目光，投向小舟，只見金黃色的陽光自天空流瀉而下，如同一簇簇金色的箭射在舟上。

船板上的血跡已經乾涸，映着旭光泛出黯紅而令人心悸的光影，龍驤的目光落在躺在船板上的那具屍首上，臉上肌肉不禁為之抽搐了一下。

他怔怔地站在岸邊，但見馮飛虹走進了艙中，停留了一下，手裏拿一個蓆包，走出船板，站在那具屍首之前，望了龍驤一眼，俯身將屍首拖進艙裏，然後自蓆包中抽出一枝長劍，迅速地在船上刺了幾個洞。

她回劍歸鞘，上身一沉，猛施千斤墜功夫，那隻小船晃了一下，立即往下沉去，江水自破洞裏湧進，很快地便裝滿了半船。馮飛虹沒等江水淹到足踝，飛身掠起，躍上岸來，站立在龍驤的身旁。

望着那緩緩沉入江中的小舟，龍驤嘴唇蠕動了一下，道：「謝謝妳了！」

馮飛虹喃喃道：「我想，他也願意葬身在波濤之中，不再與俗人接觸，他日，我若是死了，同樣的也願意跟他一樣靜靜的躺在江裏，與魚蝦為伍……」

龍驤只覺心中思緒多端，望着那回復原狀的江面，一時感慨萬千，雜思愈來愈多，到了最後，反而有一片茫然之感。

馮飛虹默然立了片刻，緩緩將手中的蓆包交給龍驤，道：「這裏面除了那枝長劍之外，還有一些換洗衣服，乾糧碎銀，你拿去吧！」

龍驤接過了蓆包，只見馮飛虹眼中含着淚水，滿是惜別之色，他的喉結動了一下，還未說話，馮飛虹已一咬嘴唇，道：「龍驤，多多保重自己。」

她沒等說完了話，臉一側，反手拉着鬢帽的邊緣，飛身向前奔躍而去。

龍驤望着馮飛虹遠去的身影，再一想到她方才眼中所蘊含的盈盈淚光，只覺滿臉的惆悵，無法排遣，默然停立在江邊許久許久，方始嘆了口氣，提着那個蓆包，舉步飛奔而去。

一路之上，他就本着心裏所定的主意，晝伏夜行，儘走的荒郊野道，吃的是乾糧，喝的是山泉，根本就沒有進入一個村鎮裏，自然沒有讓他的形像，落進別人眼裏。

這一日，他經過一夜飛奔，在天色將要黎明之時，進入了一座小村鎮之中。

鎮上靜謐無人，那鋪得頗為整齊的石板上，經過歲月的蝕磨，有點高低不平，石板之上凹洞處處，就恍如一張滿是麻子的面孔，再加上被晒乾了灰土，隨風飛揚，更顯得這個靜謐的小鎮份外淒涼。

龍驤行俠江湖有數年之久，在前年他也曾奉着父命到過一次武當，曾在這個武當山下的小鎮住了一宵，此刻舊地重遊，想起當年的怒馬鮮衣，寶劍銀鞍，到處受人注目的情形，再一廻望自己此刻的一身風霜，衣裳襤褸，鬍子滿面的樣子，雖說自己是為了逃那神秘帮派的追查，而改扮成這個樣子，望着眼前的淒涼情景，也不由得使他感慨萬千。

他站立在街頭，望見石板上隨風輕揚的灰土，突然有了一股激動的慾望：「我何不找個客棧梳洗一番，換回原來裝束，反正已經到達武當山脚，還怕那個神秘帮派會對我怎麼樣不成？」

可是，他想了想却沒有這麼做，心中暗忖道：「我還是謹慎一點的好，先找個破廟休息一會，再登臨武當，等到見過武當的長老們之時，再將南宮北謀害乙木道長之事說出，然後換回原來的裝束，參加劍會……」

他站立在街頭，略一沉吟，然後往前大步行去，一直走到鎮尾，朝右邊的小徑行去。

他在兩年之前曾在這個小鎮上住過一宵，晚飯後曾在小鎮附近兜了一圈，他記得在鎮外不遠處便有一座頹敗的小廟，不過當時他並沒有進去，只遠遠的望了一下而已。

此時他憑着腦海中留下的記憶，往鎮郊行去，果然在走出十多丈遠，看到前面的一片雜林旁有一座土牆頹倒，山門半掩的小廟屹立着。

踏着叢叢野草，龍驤來到廟前，只見廟椽上的油漆早已剝落，石階敗壞，從隙縫裏長出的野草最少也有半尺高，兩面山門不知何時只剩下了一面，門上滿是灰土污垢，不但繪的門神已看不清楚，甚而木質朽壞，連山門的形狀都不存在了，近望就彷彿是一塊木板。

走進廟裏，龍驤發現裏面，較之外形更加頹破，連瓦面都破了幾個洞，從屋頂的破洞裏漏下來的陽光，可以看到裏面蛛網四張，灰塵厚結，簡直都沒有可以下足的地方，更別說有乾淨的地方供他躺一躺了。

龍驤苦笑一下，忖道：「早知如此，還不如在鎮裏找個客棧休息一下。」

一念末了，他突然聽到廟裏傳來一個聲音，彷彿是有人在翻轉身軀。

這個聲音雖是極輕，但是聽進龍驤耳裏，却是非常清楚，他循聲望去，只見那絲聲音發自神龕之後，由於有一座青石供桌擋着，使他看不清是否有人躲在神龕之後……

他本能地警戒起來，望着那低矮的神龕，沉聲喝問道：「是誰，誰在裏面？」

他的話聲在空盪的小廟裏廻旋着，似乎連廟縫裏的塵土都被他的聲音震得落了下來。

話聲一完，果然神龕之後傳來一個聲音道：「是我，我在這裏。」

隨着話聲的傳出，那座青石供桌之後，探出了一個頭髮蓬亂如草，滿面污垢的頭顱。

龍驤只見那個頭顱奇大，較之常人至少要大出一半有多，加之亂髮如草，滿臉污黑，猛一看去，眞跟傳說中的大頭鬼相似，若是常人在此，非被嚇一跳不可。

龍驤目光一閃，但見那張漆黑的面孔上，嵌着的兩顆眼珠，恍如夜空裏的寒星相似，在黝黑的廟裏看來份外明亮。

他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個奇大的頭顱一閃即沒，在神龕的

陰影後傳來一聲輕嗤，隨即在悄靜無聲中，出現了一個怪人。

龍驤雖說出身武林世家，但他並沒有像其他的世家子弟那樣，本身毫無修爲，毫無成就，完全是依靠父親的托庇而在武林中享有大名的。

他在藝滿之後，確實親身在江湖上行道兩年之久，憑着本身的武功，奪得「銀衫劍客」之名。

以兩年的行道江湖所得到的經驗，固然較之一般老江湖要淺得多，但是他所見到的也不少了，對於面臨的許多困難危厄，也都會設法以個人的力量加以解決，憑他的胆識，就算見到一些人意料之外的怪事，他也難得有驚異失色的時候。

可是此刻，在這頹敗的小廟裏，他眼見那個怪人自神龕後突然出現的一刹，他却驚得臉上都變了色，駭然之下，忍不住退了一步，左臂一托揹在背後的蓆包，上身一側，右手已飛快地握住了劍柄，隨時便能拔劍出鞘，置那人於死地。

他這等警戒之態，使得那突然出現的怪人，停住了向前移動的身軀，就靜靜地站在距離龍驤約丈許之外的地方，不再前來。

龍驤定了定神，凝目望將過去，但見那人身高不足三尺，雙腿細若柴枝，漆黑如鐵，身上穿着一襲千補百綴，花花綠綠的短衣褲，手裏持着一枝竹杖，背上揹着幾個蔴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悄悄立在那兒。

任何人見到那個頭顱奇大，兩眼奇亮，身形奇矮，雙腿奇瘦的怪人，都會爲之大吃一驚，何況他還是在這個荒廢頹敗的小廟裏突然出現，怎不使龍驤誤以爲他是個山魅野鬼，而凝神警戒？

龍驤定過神後，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眼前出現的那個怪人，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個大頭怪人冷冷地望了龍驤一會，也把他的形像看得清楚，聞聲一笑，道：「你連我是誰都不認得？」

龍驤道：「我爲什麽要認得你？」

那個大頭怪人笑了下，道：「說得好，你是不該認得我，因爲你並非是我門中人，自然不認得我了……」他說到了這裏，笑容一斂，寒聲問道：「你是誰？你既非叫化子，又爲何要打扮成這個樣子？」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這才曉得面前的這個大頭怪人乃是丐帮弟子，他本想將自己的名號說將出來，可是話到喉邊，硬給他咽了下去。

他淡然一笑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誰，在下又爲何要告訴你，我是誰？」

那個大頭怪人默默一笑道：「我叫歐陽雄，是丐帮執掌刑堂的首席座主，你是誰？」

龍驤哦了一聲，忖道：「這個大頭怪人一副怪樣子，從外形上也看不出他的年齡大小來，但是從他的聲音裏可以聽得出來，他頂多不超過三十歲，以這等年紀，便身居刑堂首席座主，可見他在丐帮中的地位不低，武功必然不差……」

他心念電轉，道：「在下是……」

他本想說出自己的名號，可是一說出口，頓時想起此刻自己已是易容改裝，爲了逃過那神秘帮派的追索，他辛苦的趕了兩夜的路，若是在將到武當之前，把自己身份洩漏出去，豈不功虧一簣麽？

他從南宮北背叛武當的那個例子中可以看出那神秘帮派勢力之大，用心之深了。對於面前的這個自稱歐陽雄的怪人，他絲毫不了解，豈能坦露自己？惹來更大的痲煩？

是以他話一出口，立即停住，改變話聲道：「請恕在下身有苦衷，不能向尊駕說出在下的名號姓氏……」

「哦！」歐陽雄聽後兩眼中射出寒厲的光芒，凝注在龍驤的臉上，沉聲道：「尊駕身有苦衷不願將姓氏告知？嘿，這倒是很奇怪的事……」

他話聲一頓，語氣轉爲冷厲，道：「尊駕想必也是武林中人，豈不知那藏頭縮尾的乃是下三濫所爲，絕非是堂堂正正的武人所應有的……」

龍驤雙眉一揚，道：「尊駕不要出口傷人，在下……」

歐陽雄嗤笑一聲，道：「出口傷人？這算是出口傷人？你既身爲武人，也必然跑過江湖，難道不曉得本帮已經封帮數年，嚴禁帮中弟子在外招搖生事，而你却扮作本帮弟子模樣，若是惹出什麽事情，豈不連累本帮？」

龍驤正想要有所辯說，已聽那歐陽雄聲音昂揚地道：「你說，你這樣打扮，對本帮有何企圖？」

龍驤看望他這種咄咄逼人的樣子，心中實在有點氣憤，可是他認爲自己確實有點不對，是以只淡淡地道：「在下也懶得跟你多解釋，因爲在下自問對貴帮並無任何企圖，至於我這身打扮只是由於我窮而已，而又有什麽好說的？」

他深吸口氣，抑下怒氣，抱了抱拳，道：「在下就此別過了！」

話聲一完，轉身便朝廟外行去。

他才走了兩步，身後傳來一聲大喝：「站住！」

龍驤根本沒有理會歐陽雄的喝止之聲，繼續往廟外行去。

當他剛走到廟門那已被蛀蟲蛀得斑駁頹倒的門檻，耳邊聽得一陣急勁的風聲，接着背後尖銳的勁風射襲而至，似乎要將他的身軀都洞穿而過。

龍驤冷哼一聲，上身往前一俯，揹在背上的草蓆蓆包已隨着他身軀前傾而蕩向前胸，他就利用蓆包的前盪之勢，已迅快無倫地拔出了長劍。

「嗆」地一聲輕響，從瓦洞中洒落的黯淡的陽光裏，閃起一道耀眼的光影，劍光如電急掠，劃了一個半弧，往後斜劈而去。

但聽得噗地一響，龍驤這迴臂的一劍正好砍在歐陽雄疾點而至的青竹桿上，隨着兩股勁道的相互衝擊，劍刃在桿上急速滑動，發生一種刺耳之極的尖銳聲音。

龍驤在長劍迴砍到歐陽雄遞到的竹桿之時，立即便發覺對方的那枝竹桿竟然是精鋼所鑄，縱然用勁切砍，也絕不可能將對方的竹桿切斷。

他把手腕一轉，使劍脊貼在那枝竹桿上，順着上身扭轉之勢，往上直削而去。

他這一下變刺爲削，劍刃急速之極的

削向歐陽雄持桿的右手，的確使得歐陽雄爲之大吃一驚。

他的身形猶在空中，眼見那枝劍刃急速削上，他的手背已經能感觸到從對方劍上湧出的寒凜劍氣。

在驚凜之下，他的鋼竹杖已被對方劍刃壓住，絕無辦法可以變招，逼不得已，只得棄杖保全右手五指。

在刹那之間，他大喝一聲，右手五指一鬆，往上揚去，上身一仰，雙足平踢而出。

「噹」地一聲，他的兩隻脚掌已經踢中龍驤手裏的長劍，由於這股力量奇大，並且龍驤也沒有想到歐陽雄的這一雙腿竟也是鋼鐵所鑄，故而在對方這一蹬之下，長劍盪開，上身往左一側，幾乎跌倒於地上。

歐陽雄雙足急蹬，踢開了對方的長劍，左手一操，撈住了那枝鋼杖，整個身子已借着從對方劍上傳來的反震之力，翻了一個觔斗，落在兩丈開外。

但聽得「錚」地一下，他的鋼足一齊落在地上，竟使得廟中的石地現出兩個凹下的痕印，可見得他所受到對方反擊的力量是何等之大，竟使得他都無法施展輕身功夫，提住身軀的墮落之勢。

他的雙足一踏落地面，微微晃動了一下，方始穩住了體內的衝擊之力，心中不由得一驚，忖道：「這傢伙的劍術眞個厲害，竟然發出一股迅雷似的劍氣……」

這個意念閃過腦際，他已見到在瓦縫中漏下的陽光裏，閃起一道凄迷的劍影，龍驤已連身帶劍的穿射過來。

劍寒如冰，迸發在這個破舊的小廟裏，龍驤猱身急上，一直衝出兩丈之外，方始大喝一聲，錯劍交擊，一刹劍勢，連出三劍。

歐陽雄一發現龍驤以那等威猛之勢，連人帶劍的追擊而至，還沒想到要如何却敵，耳邊已響起一聲大喝，直震得耳鼓發聾。

心中一顫，那寒凜犀利的劍芒已將他全身罩住，頓時他只覺敞露在衣裳外的肌膚，如同被一枝無形的劍在割着，疼痛異常。

他大驚失色，根本就不敢迎着那交錯急劈的劍刃擋去，脚下一動，手中鋼杖舞起一層杖影護住全身，急速地往後退去。

「噹噹噹」一連三聲脆響，在陰黯的神龕旁，閃起三點火花，劍杖相交之下，歐陽雄一直被逼退了八尺之遠，方始趁對方劍勢一緩，喘了口氣。

可是由於他先機已失，雖然龍驤急如風雨般的凶猛劍勢緩了一緩，他却依然無法抽杖反擊。

懾於對方的威勢，他曉得自己心裏上的壓力太大，若不退開對方長劍的威力之外，絕對無法加以反擊。

是以他急喘了口氣，鋼杖橫胸，脚下急速的向着神龕之後退去。

龍驤一連三劍都沒有將對方擊敗，心中也暗暗佩服對方，他一見歐陽雄目光閃爍，已曉得對方的用意，淺笑一聲，脚下一頓，不再繼續追擊。

歐陽雄向着神龕後退出五尺，突然發覺身外的壓力一輕，對方竟沒有繼續追擊過來，他不禁愕了一下，也停止了往後退去。

龍驤的目光寒凜如水，望着歐陽雄長笑一聲，道：「尊駕不必再往後退了，在下絕不會爲難你，你大可放心。」

歐陽雄臉上汚黑，也看不出他的表情如何，但是從他眼中顯露出的強烈憤怒之色，便可以曉得他心裏是什麽滋味了。

他愕了一下，大喝道：「今天我若不把你留在這裏，絕不……」

龍驤在話一出口，看到對方那明亮如星的眼中所流露出來的神情，頓時感到後悔起來。

因爲他曉得自己一時說話不愼，已嚴重地損害了對方的自尊。從對方那畸形的身體和所具有的武功看來，龍驤可以想像到歐陽雄在練習武功時該是何等的痛苦，他需要盡多大的心，費多大的力，經過多少時間的熬煉，方始獲致目前的成就。

在那一段苦練的日子裏，歐陽雄需要多麽堅強毅力，方能够忍受得了身體與心靈上雙重的磨折。

對於這種人，龍驤認爲自己應該敬佩才是，可是他却出言加以諷刺，雖說是無心的，也不應該如此。

龍驤凝望着歐陽雄，看到他眼中射出的痛苦與憤怒交熾成的目光，心中浮起一絲歉意，忖道：「若是我像他那樣，不僅身體畸形，並且雙腿傷殘，眞不曉得我將會變成什麽樣子？就算有人在旁督促，我也不知是否會有那份毅力去苦練絕藝，因爲在那每一段時日中，所費的苦心都將較之常人多出數倍，以我的忍耐心來說，恐怕早就半途而廢了，我還能譏諷這麽一個苦練有成的人嗎？」

這個意念在他的腦海閃電而過，他已見到歐陽雄手持鋼竹杖，凝力運功，緩緩行了過來。

他趕忙退了一步，沉聲吆喝道：「且慢！」

歐陽雄橫杖平胸，緩步向前，隨着鋼足踏在地上，發出的沉重聲響，他的臉色也愈來愈是沉重。

可是他才走了四步，距離龍驤猶有一丈之距，便聽得龍驤沉喝一聲，他的嘴角浮起一絲冷笑，沒有理會對方的喝止，仍舊緩步向前行去。

龍驤沉聲喝道：「你要動手，且容在下說完了話也不晚，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

歐陽雄冷冷地道：「你我之間已沒有什麽好談的，除了一決死戰之外，什麽事情都已不足重視……」

龍驤哈哈一陣大笑，打斷了對方的話，他的笑聲在廟中發出無數的迴震，一直等到迴聲稍歇，他方始緩聲道：「朋友，你我並沒有什麽仇恨，又何必以生死相拚，何況你也該明白，你的功夫雖可當得江湖一流高手，但是與在下比較起來還是差了一綫，這區區的一綫之距，將是你落敗致死的原因……」

歐陽雄敞聲笑道：「我就算拚了一死又何足惜？」

他的笑聲悲忿之極，大有風蕭蕭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決心。

龍驤沉聲道：「你就算與我拚死相抗

，又有什麼益處？爲何不留下有用之身作爲他日而用？」

他的話使得歐陽雄爲之一愕，愕然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在下並沒有什麼意思！」龍驤肅然道：「在下對於尊駕這一番成就，感到非常佩服，不願憑藉着一時的氣憤而將你毀去……」

歐陽雄怒道：「你就認爲你有必勝的把握？你一定就能將我擊敗？」

龍驤搖搖頭，道：「在下並無一定的把握，但是尊駕心中也可以明白，憑着方才的幾招看來，在下是要較你佔上許多優勢……」他非常誠摯地道：「在下方才曾暗自思忖，若是在下是你的話，今日決不可能有這番成就，因而在下衷心感到敬佩尊駕的堅毅意志，在下很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歐陽雄似是被龍驤的這番話勾起了痛苦的回憶，他的眼中蘊着淚水，臉上浮起堅毅的表情，沉聲道：「我就憑着那股堅毅的意志，相信終有一天能夠擊敗你！」

「或許有這個可能吧！」龍驤頷首道：「但是決不可能是今日，今日你能擊敗在下的勝算太少了，我們何不棄干戈？」

歐陽雄凝望着龍驤，眼中露出疑惑之色，他不曉得龍驤爲何要說出那一番話來。當然，他很明白對方所說之話都是事實，自己在此刻若要對方硬拚的話，勝算的機會是太小了。

也就因爲龍驤的話是事實，所以他才在心裏疑惑不已。

龍驤看出他那疑惑之態，淡然一笑，插劍回鞘，雙手抱拳道：「在下就此告辭了。」

說完，轉身便走。

歐陽雄見到龍驤轉身要走，趕忙喝道：「你這麼樣就要走了？」

龍驤側過頭來，淡然一笑道：「你還有什麼事情嗎？」

歐陽雄道：「你怎能不留下一個名號便如此走了？」

龍驤轉過身來，略一沉吟道：「人之在世有如浮萍，名號只不過是一個記號罷了，你只要曉得有我這個人便行了，又何必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姓？」

歐陽雄冷笑一聲道：「以你的武功修爲不像是個藏頭縮尾之輩，你又何必瞞着自己的姓名呢？」

龍驤道：「在下並不是怕人知道名姓，只是……」他發覺自己是話不由衷，連忙住口，改變語氣道：「在下目前有些瑣事要辦，所以才要急於離去，只要一有機會，在下會去拜望你的！」

「我等你找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歐陽雄道：「你我以三月爲期……好吧，就是在三個月後的今天，你我在這裏再會，到時在下可要向尊駕領教領教……」

龍驤頷首道：「好，三個月後的今天，我們在此見面吧，到時希望你能達到擊敗我的願望。」

他深深的望了望歐陽雄一眼，轉身昂首的走出小廟。

廟外陽光明亮耀眼，龍驤仰首望了望懸掛在高空的太陽，只覺心中有點茫然，暗自忖道：「這眞是多此一擧，千里迢迢的趕到這裏來，跟人打了一場，還訂了後會之期，以致連覺都沒睡，看來還是回到鎭上去找家客棧歇息歇息，然後洗去易容，回復本來面目，到武當去。」

他在荒蕪的草地上行走着，一直走到街上，腦海裏，依然留着歐陽雄那畸形的影子，他也感觸到，一份深深的悲哀與苦澀。

這時小鎭上的店門已打開不少，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來，望着那些行人，龍驤見到他們臉上掩不住的厭惡之色，心中不禁訝然失笑，忖道：「世人原都是這樣，全以外表來衡量一個人，他們見到我這個樣子，污穢不堪，自然會厭惡起來……」

因此，他對於歐陽雄也就更加憐憫與欽佩起來。

腦海中意念雜亂，他已緩步行到了一家客棧之前，望了望門口掛着的布簾，他正要舉步邁將進去，却被一個伙計給擋住了。

那個伙計顯然才起床不久，兩眼惺忪，似開未開的，他見到龍驤要走進店來，忙伸手攔住了，說道：「喂！你要幹什麼的？」

龍驤道：「住店！幹什麼？」

「住店？」那個伙計兩眼睜得老大，嘴角撇道：「憑你這個樣子也來住店？」

龍驤劍眉一揚，想要訓那伙計一頓，可是回心一想，像這種下役之人，目光如豆，又何必跟他計較？是以他只淡淡一笑，伸手自懷中掏出一錠銀子，道：「在下的樣子雖然難看，可是銀子不難看吧？」

那個伙計一見到龍驤拿出一錠白花花的銀子，臉上連忙堆着笑，說道：「不難看，不難看，大爺你說什麼啦？哦，是住店，小店裏還有三個客房……」

他的話聲一頓，目光閃處，好似看到了什麼，竟然呆住了。

龍驤在與那伙計說話之時，便已聽得街上傳來一陣蹄聲，由於此地是武當山脚，來往的武林中人很多，騎馬而來的，是很平常之事，是以他也就沒有回過頭去。

可是當他一看到那店伙兩眼直勾勾的望着街上，竟似看呆了的模樣，他不由得感到奇詫起來。

他忍不住心裏的好奇，順着那店伙計的目光轉首往街上望去。

在刹那之間，他全身一顫，竟然也跟那個伙計一樣，目光勾勾的望着街上，也是望呆了。

敢情他在一轉首間，見到自街道那端馳來了一紅一白兩匹駿馬，遠望過去，那騎在右首白馬上的是一個杏臉桃腮，玉面紅唇的勁裝女子，而騎在左首那匹棗紅色駿馬上的則是一個文士打扮的年青男子。

他們兩人並轡而行，面面相對，正在低語淺笑，隨着雙騎前馳，那勁裝女子的紫色披風不住拂動，而那年青文士一身銀色長衫也是映日生輝，難怪引得路人駐足旁觀了。

龍驤的目力極好，遠遠望去，一眼便看出那身穿紫色勁裝，乘坐白馬上的女子就是這次華山派出來參加五派劍會的何素月。

由於那左首的銀衫文士偏側着頭在跟何素月說話，龍驤初初望去倒也沒有看清

楚他的臉，不過心中對那文士穿着銀色長衫之事，却也頗爲疑竇，因爲他自己也是因爲酷愛穿着銀色長衫，方始闖下銀衫劍客之名。

他心中的疑竇之念剛起，那個銀衫文士已轉過頭來，龍驤的目光一觸及對方的臉龐，立即便發覺那個銀衫文士竟然與自己長得一模一樣。

那種俊美之容，瀟洒之態，唯有被武林中稱爲第一美男子之稱的銀衫劍客龍驤方始具有的。

若非龍驤心中還很明白自己才是那銀衫劍客龍驤，那麼此刻一見那銀衫文士，還以爲對方才是銀衫劍客……

不過雖是如此，他站立在客棧之前，也不由得怔愕住了，一時之間，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目光勾勾的望着那個面貌極像自己的年青女士，忍不住忖道：「天下竟有這種奇怪之事，不但兩個人的面貌長得一模一樣，並且連愛好也是一樣……」

他心中的這個念頭才一浮現，已見到那兩騎快馬漸漸馳近，距離龍驤立身之處不足三丈之遠。

但聽得何素月淺笑盈盈道：「龍少俠，你爲何延至今日方始趕來武當？若非是我因惦念着你，所以下山來望望，現在大概還見不到你呢。」

那個銀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多謝何姑娘的關懷，在下非常感激，其實在下早已聽說這次劍會因武當掌教之駕鶴仙去而展緩三日，是以才沿路觀賞風物勝景，延至今日才到……」

何素月笑笑道：「原來如此，小妹還以爲你是被南宮大俠的那個小妾給迷住了呢！」

那個銀衫文士搖手道：「唔，何姑娘怎麼可以開這個玩笑？在下家有妻室，豈能做出那等事來？」

何素月嗤地一笑，說道：「這年頭那一個男人沒有三妻四妾？像龍少俠你這樣的人才，就算多娶兩個如夫人又有什麼關係？」

那個銀衫文士哈哈一笑，目光閃處，已望見站在客棧門口的龍驤和那個瞪大了眼，張大了嘴的店伙計，他一勒韁繩，馳馬在客棧前，道：「有沒有上房？」

那個店伙計一見這麼俊俏瀟洒的銀衫文士馳馬客棧之前，連忙臉上堆着笑，上前向他迎去，說道：「公子爺，你要休息還是要住夜？我們小店裏有最好的上房，最……」

那個銀衫文士見到龍驤站在客棧前，傻楞楞的望着他，他的劍眉一皺，目光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這個乞丐，當他看到龍驤蓬頭亂髮，一身污垢，穿着一件破衣，揹着一卷草蓆的狼狽模樣，厭惡地道：「伙計，你們怎麼連個叫化子也打發不掉？少俠我要住店可不能打擾……」

「是是！」那個店伙計連忙頷首道：「小的這就請他走路……」

他走到龍驤身前，搓着手說道：「這位……」

龍驤曉得那個店伙計既怕得罪到那個銀衫文士，又不願將自己這個客人推出門外，所以才會現出爲難之色。

當然，一個衣着鮮明，容貌俊逸的少年公子，較之一個身滿污垢，頭髮蓬亂的中年叫化是要受人歡迎，並且也是像這樣的伙計最不願得罪的。

他心中非常明白，若不是方才自己把銀子亮出來，那麼此刻一定會被那店伙計喝叱趕走，絕不會現出這樣的尷尬神情來的。

好在他也想要偵察出那個銀衫文士爲何會冒用自己的名號，如何能易容得跟自己一模一樣的眞相來，是以一見那店伙計嚅囁地說不出話來時，連忙笑了笑道：「沒有關係，我到別處去討飯也可以過得了今天……」說着，轉首淡然望了望何素月，緩步行了開去。

那乘坐在白馬上的何素月對於站在面前的龍驤一直注視以好奇的目光，她原本只是對龍驤那身襤褸的衣着跟鬆亂的頭髮，寄以好奇之心罷了。

可是當龍驤淡然地望了她一眼，那熟悉的眼神如同一枝無形的利箭在深射她的心底，她不由得爲之一愕，趕忙凝目注視着龍驤，想要從他的眼神裏，捕捉一些什麼她所要追尋到的。

但，當她凝目向着龍驤望去時，他已經轉首正要離去，望着他的背影，以及他背上揹着的破草蓆，她在心中一面在揣摩着他投來的那絲眼神的含意，一面禁不住詫異地望着尚騎在馬上的假龍驤。

確實，她記憶中的龍驤便是那個模樣，冷傲而瀟洒，高貴而美俊，是以當她的目光一投在假龍驤他俊美的臉龐上時，她心中的疑惑釋然了。

一縷憐憫之情自心底昂起，她脫口呼道：「喂！你站住。」

龍驤才走了兩步，便聽得身後傳來的呼喚之聲，他停下了脚，轉過身去，沉聲問道：「這位小姐，有什麼吩咐嗎？」

何素月還未說話，那騎在馬上的假龍驤已厭惡地皺了皺眉，叱道：「你，你怎可如此放肆？」

龍驤淡然一笑，斜睨了馬上的假龍驤一眼，才問道：「請問，這位公子貴姓大名？」

那個假龍驤臉上泛起一絲怒容，道：「你……」

他的話未說完，何素月已柔聲勸阻道：「龍少俠，你不要與這種人計較……」她轉過了臉，將手裏的一錠碎銀擲給龍驤，道：「這個你拿去買點飯菜吃吃吧，別餓壞了。」

龍驤嘴角掠過一絲自嘲的笑容，接過那錠碎銀，道：「謝謝何女俠了。」

何素月詫異地問道：「你……你認得我？」

敢情她從龍驤接銀子的手法，看出他並非是普通的一般的乞丐，再一聽他這麼問，心中更加肯定起來，是以才會有此一問。

龍驤沒有理會她，轉首望了馬上的假龍驤，道：「這位少俠眼生得緊，不知是何稱呼？」

那騎在馬上的假龍驤也看出他雖是一副落魄樣子，却並非是一般的普通人物，是以一聽龍驤的問話，冷傲之色稍減，道：「在下龍驤，請問尊駕貴姓，如何稱

呼？」

龍驤冷冷一笑道：「原來名震武林的峨嵋銀衫劍客是這個樣子，在下眞是失望得很。」

那騎在馬上的假龍驤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

龍驤冷笑一聲，沒有理會他，轉身走了開去。

他的步履一邁，背後傳來何素月的呼聲道：「龍少俠，你……」

接着，一聲劍吟之聲響起，龍驤頭也沒回，手中托着的那錠銀子已反臂擲了回去。

一道銀光閃處，那錠銀子正好擊在那假龍驤劍柄之上，一般大力撞將上來，他還未拔出長劍，那枝剛出鞘半截的長劍已被震得離鞘而出，落在地上！

× × ×

龍驤在客棧前所露出的那一手，不但騎在馬上的假龍驤爲之大吃一驚，那坐在另一匹馬上的何素月顯得更加的驚駭。

她是深知龍驤的武功高低，能被江湖上稱爲銀衫劍客，作爲他們中原四大劍手之首，絕非是輕易得來的，但他却擋不住那中年乞丐的一錠銀子飛擊便致長劍脫鞘落地。固然那中年乞丐的武功確實很高，但是以龍驤的功力與聲望，他絕不可能如此輕易的便長劍脫手，是以望了望騎在馬上的假龍驤，又望了望站在地上的龍驤，滿臉儘是驚愕之色，心中疑惑不定，錯愕無比。

她臉上浮現的驚愕之色一映進龍驤眼中，使得他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狂笑。

他的笑聲一傳進騎在馬上的假龍驤耳邊，使得他臉上的神情一變，飛身躍下馬去，沉聲喝道：「你笑什麼？」

龍驤笑聲一停，冷冷地望了對方一眼，道：「像你這種低微的武功，竟然敢自稱是名動武林的銀衫劍客龍驤，豈不使在下笑掉了大牙？」

那個假龍驤臉色又是一變，狠狠地盯了龍驤一眼，俯身拾起地上的長劍，啞聲道：「本少俠非要讓你試一試峨嵋劍法，你才曉得我龍驤的厲害……」

他一領劍訣，長劍平指眞龍驤，神色肅然地道：「你把兵器亮出來吧！」

龍驤哂然一笑道：「對付你這種人，在下還需要亮什麼兵器？哈哈，在下就以這一雙肉掌領教你的峨嵋劍法，看看你到底學了幾成……」

何素月乘在馬上，一直在冷眼旁觀，她對於假龍驤的失常舉動，確實有所懷疑，但是她仔細的看了許久，却沒有發現有什麼破綻露出。

最主要的是那張俊逸的臉孔，和瀟洒而傲然的神態，在她的腦海裏留下很深的印象，使她對於眼前這個與印象中一模一樣的龍驤，心中不起懷疑之念。

她暗忖道：「龍驤的武功之所以不如以前，大概是這些日子被南宮北那不要臉的小妾所糾纏，再加之日夜連續趕路，精神消耗太鉅所致……」

因而，她心中的疑惑之念一去，看到他們雙方針鋒相對，眼見便起爭鬥，趕忙躍下馬來，攔住了假龍驤，道：「龍少俠你稍等片刻，且容小妹跟他說幾句話！」

那假龍驤冷哼了一聲，說道：「何姑娘，妳不必管這件事情，且讓在下教訓一下這個狂徒，讓他曉得我龍驤可不是好欺負的……」

龍驤聽了他這番話，心中暗笑，忖道：「他是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龍驤，是以口口聲聲都提到了龍驤，或許，他是因爲假冒我的身份時日太短，唯恐忘記，才這樣動不動便揹出峨嵋這塊招牌來……」

他心中雖是這樣想，但是對於眼前的這個假龍驤的化裝之酷肖自己，神態，動作之能學得不差多少，也感到很是佩服。

他暗道：「這必然是金臂劍魔任明傑搜查我的行蹤沒有結果之後，想出來的主意，而且這個人還必需要見過我，甚而多少了解我的個性，才能夠裝扮得了的，他們的目的不外是用他來把我引出來，我現在絕不可露出眞正面目……」

他的心念極快的一閃而過，只聽何素月拉住了那假龍驤道：「龍少俠，你連日以來趕路太急，尚未休息，何必又與人另起爭端？」

那假龍驤劍眉倒豎，冷冷地瞪了龍驤一眼，對何素月說道：「這並不是我與他起爭端，而且，他要找我的麻煩，想我龍驤，身爲中原四大劍手之一，豈能遭人侮辱……」

龍驤哈哈大笑，道：「在下久仰龍驤是個鐵錚錚的漢子，那知今日一見却是失望得緊，現在只是你自己找出來的事端，爲何又要將何姑娘拉出來，有胆量的你我二人……」

「這位前輩請聽晚輩一言！」何素月趕忙打斷了他的話，抱抱拳，道：「前輩武藝高強，乃是風塵奇俠，諒必在江湖上享有盛名，不知前輩是如何稱呼？晚輩也好……」

龍驤哈哈笑道：「我這個樣子是什麽風塵奇俠？姑娘太過誇獎了，至於在下的名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又怎能告訴妳呢？」

何素月又怎知道面前站着的這個中年乞丐會是龍驤？她自然不會曉得龍驤所說的是眞話，的確他在這副打扮下的身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何素月還以爲龍驤不願將名姓告人，她笑了笑，說道：「前輩不願將大號告知，晚輩也不能勉強，只是，照前輩這身打扮，大概是丐帮中人，據晚輩所知，丐帮雖已向江湖各派宣告封帮，但是以丐帮與峨嵋昔日的交情看來，前輩也不該與龍少俠……」

龍驤哈哈一笑，打斷了她的話聲，道：「何女俠，你不必用話來擠我，在下若不是看在丐帮與峨嵋有交情的話，早就對他不客氣了，還等到現在？」

他話聲一頓，側首望了那怔愕一傍的店伙計，笑道：「伙計，你快帶他進店去，免得我看到他愈看愈生氣，說不定眞想揍他一頓！」

那假龍驤怪叫一聲，推開何素月，怒道：「叫化子，你別使着丐帮與本派有舊，便對我如此放肆，少俠我今天非要教訓你一頓不可……」

龍驤兩眼一瞪，叱道：「眞是不知好歹的混蟲，竟敢對我如此無禮起來，看來

我非得要替峨嵋龍掌門人管教你一番不可的……」

那個假龍驤一橫長劍，左手捏起劍訣，臉色冷肅地道：「你把兵器亮出來，我們就在這裏較量一番，在下倒要看看你憑什麼敢如此大言狂妄。」

龍驤看到對方一橫長劍，所擺出的架式竟是本門「少陽劍法」的起手式，他不禁一楞，忖道：「我還以爲這個人假冒我，必然不會眞的與我動手以免被何素月看出破綻，那知他竟然沒有絲毫顧忌，敢情他仗着學會本門的少陽劍法……」

他看看對方的神態，心中疑惑不已，忖道：「這套少陽劍法，乃是本門的獨傳劍法，雖是在二十年前失落小部份心訣以及最具威力的三招劍式，却也算得是內家劍法中的翹楚，不知這傢伙又何以學到這手劍法？」

他存心要試一試對方所學得的少陽劍法到底有幾成火候？是以啞然一笑，拍了拍雙掌，道：「我也不必用什麼劍，就以這一雙肉掌領教少俠你的少陽劍法。」

那個假龍驤臉色數變，被龍驤這種態度氣的臉色都青了，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還未說話，那站在一傍的何素月已尖聲道：「老叫化，你縱然是丐帮的帮主霹靂神丐也不能這樣大的口氣，難道你以爲我們五大劍派都沒人了？哼，竟敢以空手對付龍少俠的少陽劍法，我看你是來找死！」

那假龍驤冷笑一聲道：「素月，像這種不知好歹的傢伙根本不懂妳關心，就讓他來送死好了！」

何素月冷冷的瞪了龍驤一眼，道：「他不把峨嵋的少陽劍法看在眼裏，也就等於不把本門的少清劍法放在眼裏，我倒眞要看看他憑着什麼敢誇如此大口……」

龍驤敞笑一聲道：「在下聽說龍掌門人不但把一身絕藝傳給龍驤龍少俠，並且還把峨嵋鎮山的玉龍寶劍也交給了他，但是他此刻手中所持的只是一枝普通的青鋼劍，在下又何懼空手應敵呢？」

他的話聲一頓，凝目注視着那個假龍驤，嘲弄地笑道：「神龍龍大俠既然派你參加武當劍會，爲何又未將那柄玉龍寶劍交給你？莫非是……你的那把寶劍遺失了不成？」

那個假龍驤似乎未料到面前這個中年叫化子對於峨嵋派是如此的熟悉，他被問得一時之間不曉得該如何回答才好，只得狂笑一聲，道：「對付你這種連姓名都不敢報出來的狂徒，又何必要用玉龍劍？」

龍驤心中也頗爲驚異於面前這個假冒自己的劍手反應之快，以及機智之高，他哂然一笑，說道：「大概你那把玉龍劍早已遺失了吧？否則你又何必找一把破劍來用？」

他心裏明白對方假冒自己，必是出自金臂劍魔之授意，由於那柄玉龍寶劍早就被南宮北帶至武當，任明傑臨時改變主意，派人裝扮龍驤赴會，一時無法找到玉龍劍，這才隨便拿了柄長劍交給那假龍驤佩帶。

龍驤爲了要使那站在一傍的何素月泛起疑竇，是以才針對對方沒有佩帶玉龍劍的這一點關鍵，連續加以攻擊。

果然何素月臉上泛起疑惑之色，望了望假龍驤手中的長劍，問道：「龍兄，你的那柄玉龍劍可是遺忘在南宮北莊裏？怎麼沒見你帶來？」

那假龍驤臉上現出一絲慌亂之色，很快地便已回復正常，他頷首道：「不錯，那柄玉龍劍，我是在醉後遺落在南宮莊，恐怕是被南宮前輩帶走了，到了武當之後，他便會將寶劍交給我的。」

他又恐怕何素月繼續追問，不再理會她，向前行了一步，凝神望着龍驤，道：「你既敢空手與我相敵，想必自信身懷絕技，在下也不需多說什麼，就以這柄破劍領教你一二……」

龍驤雙掌一錯，擺出了一個普通的「樵夫問路」掌式，道：「不必領教一二了，我先讓你三招便是。」

那個假龍驤眼中露出狠毒之色，冷笑道：「別讓大風閃了你的舌頭！」

他話聲一了，左手劍訣一揚，跨步引身，長劍平伸，滑出一個小弧，斜斜往龍驤胸腹削去。

龍驤身爲峨嵋一派嫡傳弟子，自幼年起便是受到父親龍雲鶴的親授，不但對於本門的劍、拳、輕功，內功、心法，有很深的素養，並且還旁及江湖上其他各派各門的武功，此外對於文事方面，琴棋書畫等等也頗有心得，由於技藝博雜，是以被目爲峨嵋百年來的奇才。

他年紀雖輕，武功上的成就，不但超過同輩師兄弟，甚而連上一輩的師叔們也都不是對手，是以這次劍會才會派他參加，那知路途會碰上這麽多的事情，並且還引來那神秘帮派遣人假冒自己……

由於他本身對於武功上的自信，以及深深地明白對方縱然是一代高手，他絕不敢當着別人之前使出其他門派的武功，是以他在發現這個假冒自己之人後，這才敢誇口以空手對敵！

果然他在激怒對方之後，見到對方拔劍攻來，劍光一閃，爍起一條圓滑的淡青色的光帶，急削而來，龍驤沒等對方劍式運完，便已明白對方這式正是少陽劍法中第三式「少陽再行」。

他從十歲開始便受傳這套原來共有二十七招，如今只剩二十四招的少陽劍法，對於整套劍法中的每一式變異之處，以及劍式本身的長短，可說是瞭如指掌。

因而當對方劍出「少陽再行」之式，他馬上便已閃身挪避開，避過對方的着劍點。

劍光滑行，還未施完，那個假龍驤便已發覺對方早已避開，他劍眉一皺，忖道：「這個叫化子，果然是深悉峨嵋劍法，否則他絕不可能未等劍式施完，便已看出着劍之點，而預先移位避開……」

心念如電閃過，他手下絲毫不慢，刷刷一連兩劍，連出「乍分陰陽」、「三陽開泰」兩招，劍光繚繞，劍氣如雲，已將龍驤圈在劍光之中。

何素月見到龍驤劍出如電，並且毫不留情，連續三劍下來，便已將那中年叫化困在劍圈之中，他的臉色微變，忖道：「這個叫化子雖是丐帮高手，却太狂妄了點，竟要先讓龍驤三招，眼見他這下無法避開龍驤的劍幕，便將喪命劍下……」

她一念及此，正想要出聲加以阻擋，

免得龍驤和丐帮中人結下仇怨，驟然聽那中年叫化朗笑一聲，身形閃了兩下，便已輕靈至極的從假龍驤繁密的劍光下脫身出來。

他心中驚駭無比，怔了一怔，已見那中年叫化站立在六尺開外，敞聲大笑道：「龍驤，你這套少陽劍法確實是盡了力量去練，但是可能練習的時日還短，只有六成火候，與你本身的功力相較，是差上一籌。」

那個假龍驤心中明白對方熟悉少陽劍法之奧秘，縱然自己盡出全身之力，將這兩天所苦練的二十四式劍法全部施展出來，對方雖是空手應敵，自己也必然無法取得勝算之勢。

是以他嘴角一抿，眼中射出毒厲的光芒，劍鋒倏轉，進步欺身，鋒路自偏角引伸切入，大喝道：「你再試試我這一劍看看！」

龍驤避過對方三劍後，正想要多說兩句譏諷之話，卻已見對方身隨劍走，劍路乍變，奇詭莫測的自側路斜斜切身而至。

那一劍之式急速無比，在對方的話聲中侵襲而至，轉眼便已向他的咽喉挑來，電閃的劍芒，卻已將他左邊身軀要穴都罩住，端的是毒辣詭奇。

龍驤臉色微變，曉得對方惱羞成怒，並且洞悉峨嵋劍法，是以才在倏然之間，施出他本身的劍術。

眼望那一劍急切而至，龍驤不及多想，深呼口氣在對方劍尖及身的刹那，整個身體已倒飛而起，如同飛蛾，陡地昇起丈許。

劍芒斜錯，劍影急閃，只聽「嗤」地一聲，對方倏然攻出的一劍，已緊貼着龍驤的脚底而過，將他脚下所履的草鞋削去薄薄的一層。

那個假龍驤深深地痛恨着這個中年叫化，他看到自己如此毒厲迅捷的一劍，依然被對方閃過，臉色頓時一寒，目光仰視，想都不再多想，一撇劍尖，劍鋒猛地向上疾擦而去……

這一式變化奇快，完全是應付着飛身掠起的龍驤而施的，劍風急嘯，芒鋒直上，看他這等氣勢，似要在這一劍之下，便將龍驤劈爲兩片。

何素月雖是自動投身華山習藝，本身武功頗有造詣，也曾經仗劍走過江湖，但她到底是個女人，眼看這等毒辣的一劍，也禁不住驚叫出口。

她的尖叫之聲甫一出口，那騰身空中的龍驤已沉聲喝道：「來得好！」

他在空中雙足倏張，雙臂平伸，如同一個大門一樣展開，吸胸縮腹，借着雙臂一振之力，上半截身子已屈曲起來。

但見他上身一屈，左手拍出一股掌風，向着對方持劍的手腕擊去，右手兩指叉開，疾如流星般的向對方眼睛插去。

這些動作描述起來頗慢，但是却全都是刹那時間所發生的。

那假龍驤一劍上削，劍風激飛，從龍驤張開的腿胯下削過，削了個空，當他想要變招殲敵，却已覺察到疾風襲腕而至。

他將手腕一沉，劍刃一轉，還待設法斬斷龍驤的左掌，但兩眼一酸，對方叉開的兩指已疾插而至，那銳利的指風使得他的眼睛不由自主的合了起來。

可是他痛恨龍驤太深，雖然自己處身在劣勢下，仍然不忘傷敵。

當下但見他脚下一挫，身軀如箭般往後退去，手中的長劍却直立峙起，奇快地往上插去。

他在闔眼的刹那，已將對方距離位置算好，忖量着自己後退之時，舉劍上插，劍尖正好指向那中年叫化的小腹胸腔，對方只顧傷敵，絕難逃得了這開腔破肚的一劍……

龍驤果然沒有想到對方會有如此毒辣，他若是急於挖出對方眼珠，必定無法躲得了這毒厲的一劍，就算不死也將重傷。

好在他並沒有使對方傷殘的打算，手下還留下幾分情，因而一見這直插而上的一劍如電刺來，使得他有空閒的時間可以應付。

（未完・七）

惡漢（本文承自第一式〇頁）

「我要再洗兩次，」她說：「換兩次水，對不起，要你多等一陣。」

「這是多此一舉，」司馬洛說：「我已經跟妳講過了，垃圾的氣味已經完全沒有了！」

＊　＊　＊

「再嗅清楚一點！」她說。

「眞的沒有，」他的鼻尖在她的頸上揩着：「我嗅到的祇是香氣！」

「唔……」她閉着眼睛，鬆弛地躺在牀上：「這好一點了。你知道，心理作用，我沒法肯定自己還臭不臭！」

他在她的身邊躺了下來：「不臭了，因爲我不介意！如果妳是那麼緊張，你就不應該急着在垃圾堆裏鑽！」

「我要找那張密碼卡呀！」她說。

「妳倒眞熱心發財！」司馬洛說。

「你不了解我，」她有點傷感地瞪着他：「這是有感情作用在其中的。梁炳明是爲了這張密碼而死，如果我們結果都不能把它找回來，那梁炳明不是死得太沒價值了？」

「這也有點道理，」司馬洛說：「找到了它，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心理上也總算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但，告訴我，林敏明，妳是不是要把這張密碼當做紀念品，保存起來？」

「當然不是，」林敏明說：「人家託我們找的，我們找到了，怎麼可以不還給人家呢？」

「妳拿去還了，」司馬洛說：「妳就可以得到一大筆酬勞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錢，妳打算怎麼花呢？」

「這我倒不擔心，錢不夠的時候才應該擔心怎樣花。但我猜，我應該分給你一半……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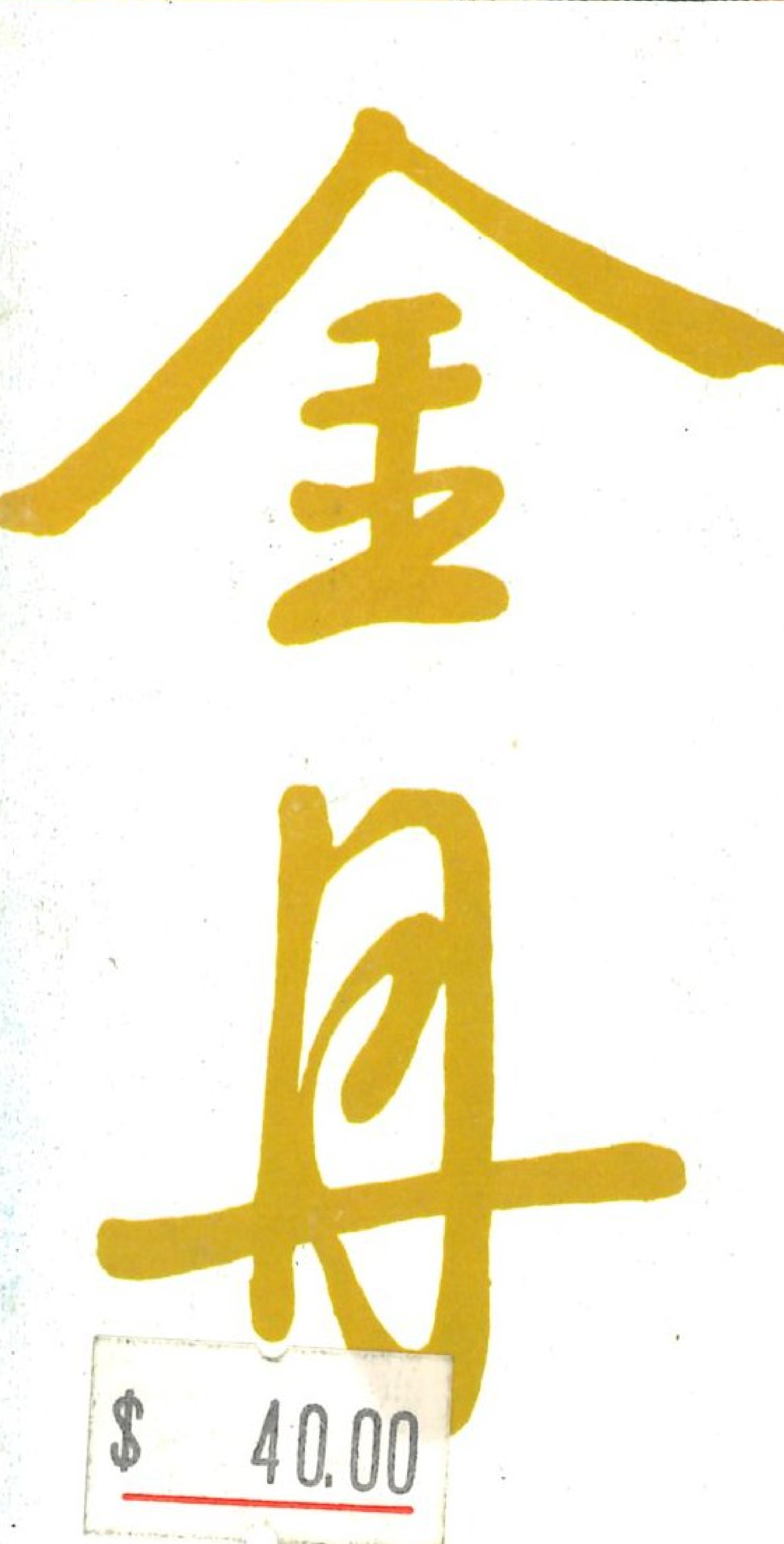
「最好聽的一句話！」

「你這賊！」

「一個喜歡妳的賊！」（全文完）

常服

氣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